武俠世界

恭喜發財

少帥奇兵（江南少帥傳奇故事） 龍乘風・著

江南少帥再闖天下，面臨洶湧波濤，神秘高手，魔域奇案，着着出人意表。本文構思獨特，筆法清新脫俗，對江湖種種奇人奇事之描寫尤爲精彩，佳作當前，敬希讀者諸君萬勿錯過。



第29年

50

$7.00

編者話

今期爲大家提供的巨型小說「少帥奇兵」是龍乘風先生新作，龍乘風先生的佳作向以構思獨特新奇、筆法流暢脫俗稱著，今期「少帥奇兵」一文中，對江湖中種種奇人奇事之描述尤爲精彩，佳作當前，請勿錯過！

今期刊出新篇「大地情仇」，乃是吳中龍先生所撰寫「南宮天賜傳奇故事」之續集，南宮世家之後人南宮天賜，以及慕容世家之後人慕容牲，在歷經不少艱險，追查當年殘害兩大世家的主兇，快意恩仇，最後得以重振聲威，重建家園……故事情節曲折離奇，打鬥場面尤爲激烈，而愛情故事更是纏綿悱惻，令人盪氣迴腸，佳節期間得睹此一佳作，確是一件賞心樂事！

「一代風水大師傳奇故事」之「旋乾轉坤」也於今期刊出。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是傅紅雪先生所著「南宮雪傳奇故事」之「黑色的女人」，彭笑梅手段毒辣、殘暴不仁，令人髮指，爲的是甚麼？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86.00
	一年港幣 $37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12.00
	一年港幣 $42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72.00
	一年港幣 $54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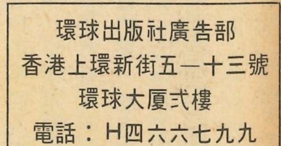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 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50期
（總號 149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七元・
H.K. $7.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江南少帥傳奇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少帥奇兵

父子不同姓　師父懶管徒

大雪紛飛，一個衣衫單薄的少年坐在搖椅上，他右手捧着一杯酒，左手不斷在搖動摺扇。

這少年十二歲多一點點，長得臉龐圓圓，眼睛大大，樣子可愛極了。

他無疑是個很討人歡喜的男孩；但除了可愛之外，他往往也極可惡。

他一面喝酒揮扇，一面頻呼：「好熱！好熱！這天氣真是熱得太可惡了。」

他說完這兩三句話之後，在他頭頂上立刻就有人叫道：「少帥，還要不要繼續下雪？」

雪稍停，但仍在繼續。

只見衣衫單薄的少年皺了皺眉，道：「別再下雪了，這種假雪，他祖宗的乖乖越下越熱，真是餿主意！」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雪已完全停止下來。

就在這時候，不遠處有人高呼：「中原鐵壯士到！」

少年立刻從搖椅上跳了起來，匆匆向前迎了出去。

* * *

「中原鐵壯士」司馬征人來了，他是武林大高手，也是武林大怪人。

因此，木魚大師有云：「大怪人生下小怪人，此即『江南少帥』是也！」

其後，少帥對木魚大師說道：「緣木求魚之人是否笨蛋？」

木魚大師頷首道：「自然是笨蛋之又笨蛋。」

少帥一笑，道：「晚輩明白了。」

木魚大師一怔：「你明白了些什麼？」

少帥道：「緣木求魚是笨蛋，即使說少了『緣、求。』這兩個字，也是笨蛋之又笨蛋的。」

「緣木求魚」這四個字若說少了『緣、求』二字，就是『木魚』。

木魚大師這才知道，江南少帥是在兜圈子罵自己笨蛋。

幸好木魚大師沒有生氣，也決不會生氣，因為他只要一看見江南少帥，就會經常笑得合不攏嘴。

木魚大師和江南少帥看起來一點也不像是師徒，天下間怎會有這樣的師父？這樣的徒兒？

但這裡偏偏就有了。

木魚大師是江南少帥的師父，但這個寶貝徒兒卻兜着圈子罵師父是個笨蛋。

最難得的是：師父居然不生氣！

現在，司馬征人就是和木魚大師一起到這裡來的。

這裡是飛魚塘，自從飛魚塘屢經大變之後，江南少帥已成為飛魚塘的主人。

剛才，在江南少帥頭頂上負責「下雪」的，是飛魚塘的一個武士，他年紀比江南少帥大五六歲，但卻很聽江南少帥的話。

他叫孟學刀，但學的卻不是刀法，而是劍法。

所以江南少帥說這種人是靠不住的，不老實的。

而正因為孟學刀這個人靠不住、不老實，所以非要好好教導不可。

在幾個時辰之前，江南少帥就很細心地教導他怎樣製造假雪，和怎樣把假雪從屋簷上撒下來。

但這種雪並未能使天氣變得涼快，真是他媽的十分遺憾之事。

少帥覺得遺憾的事，孟學刀自然也是深有同感的。

孟學刀是個小胖子，從三歲開始，他就認為自己並不如別人想像中那麼笨。

他的確不太笨，最少，這世間上還有十幾個人會比他更笨一點點的……

* * *

司馬征人是個武林奇人，他行踪神出鬼沒，說話的方式也是別有一套。

有時候，你以為他有很多話非說不可，但結果你等足一個月，他還是一言不發。

等到你以為他已經變成啞巴之後，他卻可能會在十個時辰之內滔滔不絕地跟你講話，直至你變成聾子為止！

所以，寧看輕天竺之大象，莫看輕咱們的司馬征人。

江南少帥也不敢！

他在司馬征人手下，吃過不少苦頭，當時，他曾經暗自發誓：「他媽的此仇不報非君子！」

但結果，他這個君子，是永遠也做不成了，因為到了後來，他才知道司馬征人原來就是他的親生老子。

就算江南少帥有「報仇狂」，也萬萬不敢向自己的親生老子報復的。

這算不算是一件痛苦的事？

江南少帥不知道，他只知道，父親大人很喜歡毆打兒子。

而司馬征人偏偏就只有江南少帥這麼一個兒子！

這真是蒼天有眼之極的事。

所以，木魚大師一看見這對父子，就會情不自禁地發出流氓般的微笑。

他這個出家人，本來就比流氓還更流氓得多。

* * *

搖椅本來很好，但司馬征人一坐下去，這張搖椅就變了。

它以後再也搖不起來。

你幾時見過一堆碎木還可以搖來搖去的？

木魚大師立刻高喧佛號，接着，道：「司馬檀樾，你的『鐵股功』終於練到第九層境界了，真是可喜可賀！」

司馬征人冷道：「大師的『拍馬屁神功』卻是越練越差勁，令人毛骨悚然。」

江南少帥忍不住道：「他是我的師父！」

司馬征人哼一聲：「在我面前，你算是老幾？」

「老大！」

「什麼？」

「你只有我這麼一個寶貝兒子，我不是老大，難道該算是老八、老九了？」

「好刁的嘴，該打！」司馬征人冷冷一笑，正要動手，忽然有一把劍攔在他的面前。

這把劍很古怪，看來肥肥胖胖的，就像是它的主人孟學刀。

孟學刀一劍橫胸，喝道：「誰要動司馬塘主，都得先問問這把劍！」

司馬征人大笑，但却沒有動手。

大笑之後，這位中原鐵壯士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

他目注着江南少帥，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木魚大師奇怪極了，天下間怎會有這樣的父親，居然無緣無故問兒子的名字？

江南少帥也是一怔，半晌才眨了眨眼睛答道：「我叫司馬寶寶！」

「錯了。」司馬征人搖搖頭，「你並不叫司馬寶寶。」

江南少帥又是呆了一呆，道：「寶寶這個名字不好嗎？」

司馬征人搖搖頭：「寶寶這個名字是不壞的，但你不要跟我複姓司馬。」

江南少帥道：「這倒奇了，你是我老子，你姓司馬，我難道可以姓牛姓羊嗎？」

司馬征人道：「你若喜歡姓牛姓羊，絕對不成問題，但千萬別姓司馬。」

江南少帥莫名其妙，「這又是什麼道理？」

司馬征人道：「道理太簡單了，因爲你的老子本來也並不姓司馬。」

江南少帥一愕：「什麼？你不姓司馬？」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騙你的是烏龜王八草包包爛脚！」司馬征人很認眞地說道：「你的老子一生下來，就給一個和尚帶走了。」

江南少帥立刻盯着木魚大師的臉。

木魚大師連忙趕緊合什，道：「那個和尚可不是爲師，徒兒千萬別誤會。」

江南少帥乾咳一聲，道：「如此甚好，否則咱們的關係恐怕越變越複雜了。」

司馬征人道：「帶走你老子的和尚，是一個眞眞正正的好和尚，他是吃素唸經，戒殺戒賭的。」

江南少帥微微一笑，道：「如此和尚，肯定不是我的師父。」

司馬征人道：「但好和尚活得並不長久，他不久就給一個江湖大盜幹掉了。」

江南少帥道：「那麼，你老人家的命運又怎樣？」

司馬征人道：「人家是落草爲寇，我却是落草爲嬰，餵我吃奶的是那個江湖大盜的押寨夫人。」

江南少帥抿嘴一笑，心想：「老子的老子好艷福。」

司馬征人却嘆了口氣，道：「但不到兩年，那個押寨夫人就落髮爲尼，出家去了。」

江南少帥一愕，道：「却是何故？」

司馬征人道：「那是因爲江湖大盜越來越風流，盜寨裡的押寨夫人越來越多。」

江南少帥笑了笑，心中又想：「老子的老子運氣不錯，一個奶媽不見了，却有更多奶媽趕緊補上。」

但司馬征人接着却又說道：「那個出家爲尼的押寨夫人，她自己固然不想留在那個江湖大盜身邊，連你老子也一起帶走了。」

江南少帥道：「她把你帶到什麼地方去了？」

司馬征人道：「嵩山。」

江南少帥眉頭一皺：「嵩山少林寺高僧如雲，矮僧如雨，不高不矮的和尚更是數之不盡，這一次老人家又跟着一個怎樣的和尚了？」

司馬征人搖搖頭：「嵩山可不是少林寺全都包了下來的，我到嵩山，並不是到少林寺，而是來到了一個隱士的竹軒裡。」

江南少帥道：「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這隱士倒是風雅得很。」

司馬征人道：「他風雅不風雅，你老子是不懂得欣賞的，當時，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每天都要塡飽肚子。」

「對，民以食爲先，管他是隱士還是隱形人，你老人家最重要的就是多吃幾碗飯，千萬別餓壞了身子。」江南少帥深有同感。

司馬征人道：「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有了這個名字，叫司馬征人。」

江南少帥道：「是那個隱士給你的名字嗎？」

司馬征人道：「不錯，但他只是信口開河，隨便改上這個名字的。」

江南少帥道：「你不滿意？」

司馬征人道：「那時候，吃飯才是頭等大事，名字叫什麼東西，又有什麼相干？」

江南少帥呆了一呆，道：「後來又怎樣？」

司馬征人道：「後來的事，千變萬化，不想談下去了。」

江南少帥跳了起來，叫道：「既有千變萬化的事，怎可以不說？」

司馬征人道：「正因爲事情太複雜，要談起來三晝三夜也談不完，那又何必浪費時間。」

江南少帥道：「怕什麼！咱們有的是時間！」

司馬征人道：「你是有很多時間的，所以除了做假雪之外，還可以做假面具、假髮、假牙、假鼻子。」

江南少帥訕訕一笑：「做假鼻子有什麼用處？」

司馬征人道：「用處大得很，最少可以用來給我老人家捏一捏，因爲假鼻子是不會被捏痛的。」

江南少帥心中暗叫不妙。

他心念未已，司馬征人已閃電般出手，而且一出手就捏住了他的鼻子。

江南少帥不由大叫：「好疼！這鼻子是貨眞價實，童叟無欺的。」

司馬征人還是捏着他的鼻子好一會才放手，道：「我捏你的鼻子，是因爲你是我的兒子，大人都是這樣的，越是疼愛孩子，就越是喜歡這裡捏一把，那裡捏一把，你懂不懂？」

江南少帥的鼻子已給老子捏得又紅又腫，只得說：「孩兒明白了，但你老人家若每天都這麼捏一下，孩兒的鼻子很快就得變成肉醬。」

司馬征人嘆了口氣，道：「你放心好了，我今天捏過你的鼻子之後，恐怕在十年內都沒有這個機會。」

江南少帥一呆，道：「這又是什麼道理？莫不是你老人家要學那些什麼高僧矮僧，打算面壁十年嗎？」

司馬征人「呸」一聲道：「別說是面壁，就算是面對天下第一大美人，也面對不了十年那麼久！」

江南少帥點頭不迭，心想：「不錯，美人再美，過了十年就會變的，正是人老珠黃，越看越不是味兒。」

只聽見司馬征人接着又道：「你老子打算到波斯走一遭。」

江南少帥「哦」一聲，道：「波斯有多遠？」

司馬征人道：「不曉得，但有好幾個人一去十年，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江南少帥道：「他們去波斯幹嗎？」

司馬征人道：「各有各的事情，誰管得着！」

江南少帥道：「那麼你老人家呢？」

司馬征人道：「周遊西域列國，走一走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江南少帥還是第一次聽見這四個字，「這條路長不長？」

司馬征人道：「比長安更長三千倍。」

江南少帥舌頭一伸，道：「那就乖乖錯不得了，這也難怪，那些絲絲綢綢，本來就是長過長江的，既稱爲絲綢之路，自然不會短到什麼地方去。」

司馬征人道：「你這個譬喻十分之好，情況的確是這樣的。」

江南少帥道：「你老人家已決定要啟程前往了？」

司馬征人道：「不錯，所以，在這十年之內，你必須好好練功，發奮圖强。」

江南少帥道：「這個你老人家大可以放心，有師父照顧着，孩兒就算想偷懶也是不行的。」

司馬征人頷首道：「不錯，你師父雖然有時候看來不倫不類，但你能夠拜他爲師，那是前生修來的福氣。」

木魚大師呵呵一笑，道：「那裡的話，哈哈！哈哈！」

江南少帥道：「師父的話，寶寶是非聽不可的。」心中却在暗想：「聽是可以聽的，但却可以聽而不做，哈哈！一樂也！」

司馬征人的目光倏地變得異常精厲，喝道：「龍寶寶，你心裡少出鬼主意！」

江南少帥吃了一驚，連忙肅然道：「孩兒不敢！」

但他隨即又問：「孩兒現在該怎樣稱呼自己才對？」

司馬征人道：「我不是已經叫過你的名字嗎？你別跟着老子姓司馬，反正老子本來姓什麼，就連你老子也不知道，你又何必跟着？」

江南少帥點頭不迭，道：「你老人家說的甚是，你當年被稱爲司馬某某，乃是該隱士信口開河而已，說不定你本來就是姓龍，如今孩兒叫龍寶寶，正好還原還個正着！」

司馬征人道：「你能夠這樣想就好了。你以後就叫龍寶寶罷。」

江南少帥龍寶寶立刻應聲道：「孩兒遵命！」

司馬征人滿意地點了點頭，又對木魚大師道：「老和尚，犬子就交給你好好看管了，他若不聽話，大可以踢他的屁股。」

木魚大師還沒有回答，孟學刀已趕緊接道：「大師若不聽少帥的話，少帥是否也可以踢他的屁股？」

司馬征人道：「你認爲可以不可以？」

孟學刀道：「當然可以，否則這就是太不公平了，正是有理能壓天子，無理難壓庶民，來而不往非禮也，師父踢徒兒之屁股，徒兒也可以踢師父之屁股，方始謂之大同。」

這個小胖子大發謬論，木魚大師的臉色漸漸變得很不好看。

司馬征人嘆了口氣，道：「這裡的事，我也管不了，我走啦，但願大家都好自爲之，十年後再見！」

就是這樣，中原鐵壯士離開了中原，司馬寶寶又變成了往日的龍寶寶……

* * *

司馬征人離去後，木魚大師不斷督促龍寶寶勤力練功。

木魚大師是一代高手，連「中原繡花針」宇文嫻也不敢小覷這個古裡古怪的老和尚。

但在對付鬼聖帮一役，這位可怕的女殺手已和「一帖斷腸」謝百利同歸於盡。

這是悲壯的一役，也是令人無法忘懷的一場決戰。

雖然木魚大師有時候看來瘋瘋癲癲，但他要正經起來的時候，却比誰都更要正經。

龍寶寶對於他這個師父，往往也是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的。

這一天，木魚大師對龍寶寶說道：「爲師要去拜祭賣花婆婆，你去不去？」

龍寶寶道：「她也是我的師父，我當然是要去的。」

木魚大師道：「難得你有這份心意，但這一次，你不必去了。」

龍寶寶奇道：「爲什麼？」

木魚大師道：「因爲你必須好好練功，在半個月之內，絕對不可以離開飛魚塘。」

龍寶寶苦着臉，道：「這豈不是悶煞寶寶兒了？」

木魚大師道：「勤有功，戲無益，練功練得越深，就連放屁也更响更臭，正是他媽的一雷天下响，豈不精神爽俐哉？」

木魚大師教訓完之後，就一搖一擺地走了。

龍寶寶沒有跟上去，他只是暗暗好笑，忖道：「師父一走，老子可不愁寂寞呢！」

翌日，天還沒有亮，龍寶寶就把孟學刀弄醒了。

孟學刀睡眼惺忪的，叫道：「少帥，有什麼事？」

龍寶寶道：「正因爲什麼事也沒有，

所以才把你弄醒，這就是老子今天第一件要幹的事。」

孟學刀苦着臉，道：「這樣又有什麼好玩了？」

龍寶寶一掌拍在他的頭頂上，罵道：「誰跟你玩了？你想不想學第一流的劍法？」

孟學刀連忙點頭不迭，道：「當然想，是不是少帥親自教我？」

龍寶寶嘆了口氣，道：「老子的武功，雖然比你高明千倍萬倍，但和眞正的劍客相比，却還是不消提的。」

孟學刀揉了揉眼睛，道：「那怎麼辦？總不成無師自通，亂耍一頓罷？」

龍寶寶沉吟半晌，道：「無師自通，並不是壞事，聽說不少武林一代宗師，他們都是無師自通，開創絕頂武功之先河的，但這些武林一代大宗師，全部是聰明絕頂之輩，至於閣下，咳咳……只怕……只怕還差了一點點。」

孟學刀苦笑了一下，道：「人貴自知，屬下不是差了一點點，而是差了很多，若說到聰明，少帥才是當之而無愧的。」

龍寶寶道：「其實，聰明與否，並不一定是十分重要的，最重要的還是福氣十足，沒有福氣的人，別說是自己亂來一頓，就算是有明師指點，也會走火入魔，連走路也倒轉過來。」

孟學刀打了一個「呵欠」，道：「那麼，咱們天還沒有亮就起床，又是爲了什麼事情了？」

龍寶寶道：「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將會發生，你可知道？」

孟學刀搖搖頭，道：「屬下不曉得。」

龍寶寶道：「青城派俗家弟子，劍法最厲害的是誰？」

孟學刀連眼也不眨一下，立刻就答道：「自然是『玉面神劍手』卓超羣。」

龍寶寶道：「你見過這傢伙沒有？」

孟學刀道：「見過一次，那一次是在黃鶴樓，當時屬下恰好路經該地，並且目睹卓超羣三劍怒斬聶元霸之景況。」

龍寶寶道：「那個什麼聶元霸，是卓超羣的老朋友，但結果却給卓超羣斬爲肉醬。」

孟學刀道：「但江湖上人人都說，那聶元霸不是個好東西，所以卓超羣才不得不幹掉他的。」

龍寶寶冷冷一笑：「別以爲卓超羣老早不知道聶元霸的底細，他早就知道聶元霸是個怎樣的人，但七八年來，他和這個姓聶的還不是和和氣氣，稱兄道弟嗎？」

孟學刀乾咳一聲，道：「這個屬下就不知道了。」

龍寶寶道：「那一次，卓超羣怒斬聶元霸，是因爲聶元霸輸掉了五萬兩銀子。」

孟學刀一怔，道：「聶元霸輸掉了五萬兩銀子，又跟卓超羣有什麼相干了？」

龍寶寶道：「但那五萬兩銀子，有一半是卓超羣的！」

孟學刀更奇，道：「卓超羣怎會把二萬五千兩銀子放在聶元霸那裡？」

龍寶寶道：「那些銀子，本來也不是卓超羣的。」

孟學刀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龍寶寶道：「聶元霸是個殺人放火的大盜，這是衆所週知的，但實際上，卓超羣也是他的同黨！」

孟學刀這才恍然大悟，道：「屬下明白了，卓超羣和聶元霸聯手做案，兩人刦得了五萬兩銀子，但後來却給聶元霸輸掉了。」

龍寶寶道：「所以卓超羣大爲生氣，而這麼一氣之下，就把聶元霸幹掉了。」

孟學刀想了片刻，道：「如此說來，聶元霸固然是不講義氣，卓超羣也是太心狠手辣一些，重財輕友。」

龍寶寶道：「他們是蛇鼠一窩，物以類聚，此事不必深究。」

孟學刀道：「少帥說今天將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發生，未知所指何事？」

龍寶寶道：「今天卓超羣要和另一個武林高手決戰。」

孟學刀道：「這另外一個武林高手又是誰？」

龍寶寶道：「此人甚爲奇怪，江湖上沒有人知道他的眞正來歷；而他的外號，也是只有一個字。」

「一個字？」

「不錯，那是一個『亂』字。」

「亂？」孟學刀越聽越奇。

「對了，他無名無姓，綽號就叫『亂』！」

「這眞是亂得可以，此人武功怎樣？」

「不太清楚。」

「是少帥不太清楚，還是江湖中所有人都不太清楚？」

「這個也不太清楚。」

「什麼都不清不楚，咱們豈不是有如縮頭烏——」

「烏你姐姐的王八蛋！」龍寶寶不等孟學刀說完，就已在他的鼻子上重重扭了一下。

孟學刀早已習已爲常，除了循例「哇」一聲大叫之外，接着便若無其事，道：「少帥打算怎樣？」

龍寶寶道：「當然是去瞧瞧熱鬧。」

孟學刀道：「你師父若知道了，只怕會不怎麼高興。」

龍寶寶道：「但若不去瞧瞧熱鬧，老子就會更加不高興了，以閣下之見，你寧願誰人不高興？」

孟學刀道：「當然是你師父不高興好一點。」

「什麼道理？」

「因爲你師父不高興，他只會踢你的屁股，但你若不高興，屁股受罪的就不是少帥，而是孟學刀了。」

「聰明！不愧是個不笨的劍客。」

「謬獎！謬獎！」

「廢話少說，咱們還是火速前往杏花園。」

「杏花園？這園子的主人我認識，她叫杏花娘娘，不到四十歲，比我略胖百餘斤。」

「只比你略胖百餘斤，那倒不算太

胖。」

「當然不胖。」

「但那只能和犀牛相比。若是以人來計算，那就不是胖，而是根本不似人形。」

孟學刀的臉不禁爲之脹紅，但却也不敢說什麼。

龍寶寶咳嗽了一聲，又道：「咱們現在馬上去杏花園好了。」

「遵命！」

＊　＊　＊

孟學刀若和杏花娘娘一比，的確就不怎麼胖了。

杏花娘娘一看見孟學刀，立刻就笑嘻嘻的說：「你怎麼還是胖不起來？」

孟學刀苦笑了一下，道：「這個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吃喝不多之故。」說到這裡，有意無意地望了龍寶寶一眼。

龍寶寶笑了一笑，道：「刀兄平時吃的不多，每一頓飯只吃一碗就夠了。」

杏花娘娘「哦」一聲，道：「每一頓飯只吃一碗，的確不多。」

龍寶寶道：「我也常勸他多吃一點，但他每次吃了一碗飯之後，就再也吃不下了。只不過，他的碗比一般人所用的碗子稍大，倒是眞的。」

「稍大？稍大多少？」杏花娘娘問。

「大概比妳的肚子還大一點點罷。」

龍寶寶嘻嘻一笑。

杏花娘娘「呸」一聲：「小鬼！你的花樣眞多！」

龍寶寶抿嘴一笑，道：「花樣若少了，也不敢在娘娘面前獻醜。」

杏花娘娘凝注着他，忽然問：「你是飛魚塘的主人，今天是什麼風把你吹到這裡來？」

龍寶寶道：「是血雨腥風。」

杏花娘娘一怔：「什麼意思？」

龍寶寶道：「聽說卓超羣要和一個綽號叫『亂』的高手決戰，而且決戰地點就在這裡，所以我們就來了。」

杏花娘娘却嘆了口氣，道：「可惜你們來的不是時候。」

龍寶寶一呆，道：「怎麼了？難道決戰已經成爲過去了？」

杏花娘娘搖搖頭，道：「他們還沒有展開決戰，但却也不會再有決戰了。」

「這又是什麼道理？」

「道理很簡單，因爲一個活人是不可能和一個死人決戰的。」

「活人和死人？誰死了？」龍寶寶大爲訝異，「是卓超羣還是那個綽號叫『亂』的高手？」

杏花娘娘道：「當然是卓超羣，因爲他是個混蛋兼壞蛋，這種人又怎可長命百歲？」

龍寶寶道：「是誰幹掉他的？」

杏花娘娘道：「是他自己！」

「什麼？」

「這又有什麼稀奇了，一個人自己幹掉自己，那就是自殺！」

「卓超羣活得好端端的，他爲什麼要自殺？」

「不爲什麼，只因爲他知道，自殺比死在『亂』的手下舒服得多，所以他就自己動手了。」

「他知道自己一定打不過『亂』？」

「當然知道，連上官天湖都擋不住『亂』三招，他還有什麼希望？」

「上官天湖？是不是江南上官家族的『黑槍手』上官老八？」

「不是他又還是誰。」

「聽說上官老八的『黑金剛奪命槍』已練得出神入化，怎會連人家三招都抵擋不住？」孟學刀問。

杏花娘娘道：「這就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孟學刀說：「卓超羣就算知道自己打不過『亂』，也可以一走了之的，何以非出此下策不可？」

杏花娘娘道：「這個老娘就不怎麼清楚了。」

孟學刀回頭望了龍寶寶一眼：「少帥，你老人家認爲怎樣？」

龍寶寶道：「我老人家認爲這件事已成爲過去，所以再也不必爲這種事而傷神，還是早早回家睡覺好了。」

孟學刀一呆，正想說話，龍寶寶已揪着他的衣衫直往外走。

杏花娘娘嘻嘻一笑，向孟學刀揮了揮手，說道：「你以後要多吃一點，最好每餐吃它三碗大飯……」

＊　＊　＊

離開了杏花園後，孟學刀的眉頭一直皺得很緊。

龍寶寶盯住他：「阿刀，你怎麼了？」

孟學刀苦着臉，道：「反正已經來了，爲什麼不查一查事情的眞相便走？」

龍寶寶冷冷一笑：「你怎知老子不會繼續追查下去？是不是離開了那個胖婆娘，就再也查不出事情的眞相？你以爲那個胖婆娘眞的很靠得住？你以爲老子像你那麼笨？你可知道什麼叫人心險詐？」

他的說話有如連珠砲發，孟學刀聽得不斷眨眼，半晌作聲不得。

過了好一會，龍寶寶才道：「照老子推斷，那個胖婆娘是大有蹺蹊的，她是故意把咱們從杏花園趕出來，不讓咱們繼續逗留下去。」

孟學刀大奇：「她爲什麼要趕走咱們？」

龍寶寶道：「這就得要追查一下眞相了。」

孟學刀道：「怎樣追查呢？」

龍寶寶道：「咱們以退爲進，先行離開杏花園，但接着不妨捲土重來。」

孟學刀道：「捲土重來？杏花娘娘會歡迎咱們嗎？」

龍寶寶道：「當然會，她會用鐵叉、豬糞、狗血、貓尿來歡迎咱們。」

孟學刀吃了一驚：「這豈不是滿身腥臭，變成臭蛋嗎？」

龍寶寶瞪着他：「做臭蛋有什麼不好？尤其是你，身材胖嘟嘟的，一旦變成臭蛋，那便是舉世罕見的胖臭蛋，必然會一舉成名的。」

孟學刀雙手亂搖，道：「如此成名，不成也罷。」

龍寶寶又伸手扭他的鼻子：「你這個人眞是笨得無以復加，就算你肯變成胖

臭蛋，老子也不會奉陪！」

孟學刀吐出一口氣，道：「這還好一點……」

他稍爲一定神，接着又說：「這麼說，咱們不回杏花園了？」

龍寶寶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咱們明闖不行，大可以暗地溜入。」

孟學刀登時爲之眉毛一揚，道：「好主意，杏花娘娘一定想不到咱們會去而復返的。」

龍寶寶道：「別以爲她想不到，也許她已佈下天羅地網，正等着咱們回去！」

孟學刀道：「她若佈下天羅地網，咱們大可破她的胖婆娘陣！」

龍寶寶道：「你不怕她把你這個胖子壓成肉醬嗎？」

孟學刀咧嘴一笑：「她有半斤，我也有六七兩，怕她的就不是好漢！」

「有種！」龍寶寶拇指一豎：「你可以成爲男人中的先鋒猛將了，將來有什麼婆娘難纏，丫環不好惹，統統都派你與爺擋駕便是！」

孟學刀舌頭一伸，大叫：「這番苦也……」

* * *

夜色漸濃，杏花園中早已燈火通明，照得如同白晝。

杏花園是酒家、客棧、賭坊、也是青樓。

杏花娘娘就是這裡的老闆娘，至於老闆，早已給她一屁股壓死了。

這並不是誇大其詞，杏花娘娘本來是杏花園的一個妓女，後來老闆看上了她，把她娶了回來，但結果不到三年，就給杏花娘娘取其位而代之。

老闆很不服氣，暗中找殺手要對付杏花娘娘，可惜事機不密，他所聘請的殺手全都給杏花娘娘所殺，而老闆也給杏花娘娘一屁股壓在臉上，就此一壓身亡。

現在，杏花園的主人就是杏花娘娘。而且，數年以來，她的地位都十分鞏固。

熟悉杏花娘娘的人，都知道她處事頗有一套，正是八面玲瓏，是個場子十分漂亮的人物。

像這種銷金窩之地，當然有不少人想動腦筋，也曾經有不少人出手掂一掂杏花娘娘的斤兩。

結果証明，杏花娘娘的確是個斤兩十足的女中豪傑，不但身材斤兩十足，就功夫應變手段都是頗有一手，絕非泛泛之輩可比擬的。

龍寶寶早已知道她是個厲害非凡的胖女人，所以一直不敢小覷了她。

這天晚上，龍寶寶帶着孟學刀又再「捲土重來」了，孟學刀的臉一直脹紅紅的，表情經常似笑非笑。

龍寶寶叮囑他：「凡事鎭定一些，別害怕，那個胖婆娘不會用屁股壓住你的。」

孟學刀苦笑了一下，道：「我不怕她出這一套，只怕她還有別的新招，那便防不勝防。」

龍寶寶道：「她當然還有別的新招，說不定她會把你抱住，一直把你抱至不省人事爲止。」

孟學刀舌頭一伸：「這婆娘太可怕，我還是……」

「還是怎樣？現在才想打退堂鼓嗎？」

「不敢！不敢！」孟學刀嘆了一口氣：「既來之則安之，怕她的就不是英雄好漢。」

兩人小心翼翼地，從杏花園後園子溜入。孟學刀忽然向左邊一指，道：「那邊有不少妞兒。」

龍寶寶道：「咱們不是來找妞兒。」

孟學刀說：「當然不是來找妞兒的，但咱們到底是來找誰的？」

龍寶寶道：「老子想見一個武林高手。」

孟學刀一怔，半晌才道：「你想找那個綽號叫『亂』的傢伙？」

龍寶寶點點頭，道：「不錯。」

孟學刀道：「你認爲他會在杏花園內嗎？」

龍寶寶道：「現在還不能確定，但最少該查一查眞相。」

孟學刀道：「這地方看來不小，又該往那裡去找？」

龍寶寶道：「找個寃大頭問問便是。」

「寃大頭？誰是寃大頭？」

「到處都是，咱們找一找好了。」

* * *

杏花園是銷金窩，但不管是銷金窩也好，是狗窩也好，總是會有茅厠的。

龍寶寶就是帶孟學刀來到了茅厠旁邊等候着。

孟學刀掩着鼻子，道：「這附近好臭。」

龍寶寶道：「如此足証你的鼻子相當正常。」

孟學刀苦笑了一下，道：「別人到銷金窩，總是喜歡找些芳香撲鼻的酒菜嘗試，但咱們却得淪落到如此田地，眞不是味兒。」

龍寶寶道：「這就叫大丈夫能屈能伸，這裡雖然氣味欠佳，但却是下手的好地方。」

孟學刀大惑不解：「何以見得？」

龍寶寶道：「凡是跑到這裡來的人，都是敕敕如律令的，但他急老子不急，顯見咱們最少已佔了以逸待勞之利。」

孟學刀道：「但我現在很急了……」

「他祖宗的，你若急了，大可以先行解決！」龍寶寶立刻一脚踢向他的屁股。

但孟學刀接着又搖搖頭，道：「給你這麼一踢，却又急不出來了。」

龍寶寶沒好氣地白了他一眼，突然「噓」了一聲，說道：「別再作聲，有羊牯來了。」

孟學刀一看，不由心中叫了一聲「媽啊」，什麼羊牯，來者簡直是一座泰山，這傢伙就算沒有八尺高，也最少有七尺半以上，單是他的一對拳頭，就已粗如瓦砵！

這是一個如假包換的大漢，甚至可說是大漢中的大漢！

這大漢進入茅厠，很快就出來，龍寶寶向孟學刀做了一個手勢，意思是說：「小便！」

孟學刀心想：「管他是小便還是大便，若向這鐵塔似的傢伙下手，俺保証一定大大的不方便。」

幸好龍寶寶也是這麼想，所以，這大漢並未成爲兩人下手的對象。

不久，又有一人進入茅厠。

這却是一個女人，這女人的臉上最小塗了半斤脂粉，連孟學刀看見了她都想吐。

但這女人剛從茅厠出來，龍寶寶就已閃電般搶前，伸手點了她膻中、靈台、百滙三大要穴。

這女人立刻動彈不得，但却還是能夠說話。

她輕輕叫了起來：「別殺奴家，奴家不大聲呼叫便是！」

龍寶寶嘻嘻一笑：「妳雖然貌醜如猪，但却最少比猪聰明一些。」

這女人嘆了口氣，道：「一個人若又醜又笨，又怎能在杏花園搵飯吃了？」

「說得好！」龍寶寶把這女人拉到茅厠背後，微笑着道：「老子現在問妳，妳必須老老實實從實招來，如有半點差錯，輕則糞便從天而降，重則把妳推入糞地中，把妳活活淹死！」

這女人吃一驚，忙道：「使不得！使不得！奴家一切從實招供便是。」

龍寶寶乾笑一聲，道：「妳是個比猪聰明的女人，當然懂得明哲保身，免招糞溺纏身之苦。老子如今先來問妳，妳叫什麼名字？」

這女人道：「奴家姓莫，賤名若嬌。」

「莫若嬌！」龍寶寶淡淡一笑，道：「這名字不錯，妳在這裡是幹什麼的？」

莫若嬌輕嘆一聲，道：「貧賤女子，淪落青樓，不提也罷。」

龍寶寶道：「老子想找一個人，妳能否幫忙則個？」

莫若嬌道：「未知公子想找的是誰？」

龍寶寶道：「亂。」

「亂？什麼亂？亂什麼？」

「那是一個人的綽號，他的綽號就只有一個『亂』字。」

「這綽號眞不錯。」

「不是不錯，而是古怪！」

「但奴家認爲有一件事情，比這個人的綽號更加古怪。」

「是什麼事？」

「是關乎點穴功夫的。」

龍寶寶一怔，倏然感到有點不妙。

他感到不妙的地方，是這個女人莫若嬌的眼神，她的眼神這一瞬間彷彿已變成了另一個人。

而這種眼神，是絕不該出現在一個飽受驚嚇的青樓女子身上的。

除了眼神之外，莫若嬌這句說話也是古怪之極的。

——一個庸脂俗粉的妓女，又怎懂得關乎點穴功夫的事？

龍寶寶並不是呆了，他立刻已感覺到事情有點不對勁，可是，等到他想退避的時候，已經太遲了。

莫若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一出手就點住了龍寶寶身上三個穴道。

她點的穴道，也是膻中、靈台和百滙三大要穴。

不但龍寶寶被點了這三個穴道，連孟學刀也是遭遇到同一命運。

龍寶寶呆住了，孟學刀想大叫，但到最後還是勉強及時忍住。

莫若嬌嘻嘻一笑，道：「怎麼了？我的點穴功夫還不錯罷？」

龍寶寶嘆了口氣，道：「妳的點穴功夫委實高明，最少比我高明得多。」

莫若嬌道：「其實，你認穴很準，可惜內力修爲稀鬆平常之極，所以一遇上了我這種深藏不露的高手，就全然發揮不了作用。」

龍寶寶道：「難怪妳說是一件古怪的事情了：點穴功夫眞正高明的高手還沒有點別人的穴道，那些自以爲是的井底之蛙反而肆無忌憚亂點可也，眞是不怕笑掉別人的牙齒。」

莫若嬌道：「你明白就好了。」

龍寶寶又嘆了口氣，說：「江湖爭殺，成者爲王，敗者爲寇，在下如今落在姐姐手裡，姐姐要劏要殺，任悉尊便。」

孟學刀連忙補上一句：「我也是一樣！」

莫若嬌搖搖頭，繼而一笑，道：「你們認爲我長得怎樣？算不算是個美女？」

龍寶寶眉頭緊皺，道：「妳要殺在下，隨便出手好了，要我讚妳是個美女，那麼萬萬辦不到。」

莫若嬌臉色一寒：「難道我眞的長得那麼醜陋嗎？」

龍寶寶道：「姐姐長得醜不醜，那是見仁見智之事，但決不會是個美女！」

莫若嬌嘿嘿一笑，道：「你這樣說話，不怕我一怒之下把你殺了嗎？」

龍寶寶道：「我說的是老實話，當然是不中聽的，但我巧言蜜語，只憑口舌之功把姐姐容貌『化腐朽爲神奇』，那便是小人之所爲，如此卑劣德性，豈非更加該殺嗎？」

莫若嬌緊繃着的臉色漸漸緩和下來，微笑道：「你果然是個很聰明的孩子，眞不愧是『江南少帥』！」

龍寶寶一怔，繼而長長嘆了口氣：「原來姐姐早已知道在下是誰，看來，該掉進糞池裡的，算來算去還是我這個龍寶寶！」

莫若嬌道：「我早就知道你會捲土重來，但你到現在還不識得我到底是何方神聖。」

龍寶寶道：「希望姐姐不是杏花娘娘的好姊妹罷。」

莫若嬌神秘地一笑：「我當然不會是她的好姊妹，而且也不會是任何人的好姊妹。」

龍寶寶一怔：「怎會不是任何人的好姊妹？除非……除非……」

孟學刀皺了皺眉，追問：「除非怎樣？」

龍寶寶道：「除非姐姐根本不是女人？」

除非姐姐不是女人！

倘若不是女人，當然也就不會是什

麼姐姐了。

莫若嬌哈哈一笑，忽然拇指一豎，對龍寶寶說道：「還是你聰明，我的確不是女人。」

不是女人，那便是男人了。

龍寶寶忍不住問：「你到底是誰？」

莫若嬌道：「你眞的很想知道嗎？」

龍寶寶道：「當然想，不想也不會問了。」

莫若嬌道：「但你越想知道，我就越是不說。」

龍寶寶道：「這又是什麼道理？」

莫若嬌哈哈一笑，道：「因爲我想看看，你給人吊胃口的樣子到底是怎樣的。」

龍寶寶嘆了口氣，道：「一個人給吊胃口的樣子，當然是不會好看的，兄台又何苦費這個精神？」

莫若嬌盯住他的臉，道：「不錯，你現在這副樣子的確不怎麼好看，與其看你這張苦繃繃的臉，不如去看猴子吃果子還好得多。」

「兄台說的甚是。」龍寶寶連連點頭。

「如此告辭了。」莫若嬌向他揮了揮手，接着便扭動身子，一搖一晃的走了。

「喂，等一等，我們的穴道……」龍寶寶在叫。

但莫若嬌再也不理睬他，很快就在消失得無影無踪……

* * *

在茅厠後面呆呆地站着，的確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孟學刀不斷說：「好臭！好臭！」

龍寶寶嘆了口氣，道：「別再罵了，這次都是老子不好，連累了你！」

孟學刀忙道：「少帥，這種話萬萬不能說，都是怪那個不男不女的怪物太可惡，才會把咱們弄得有如十五隻吊桶，七上八落！」

龍寶寶道：「你不是苦練過『大力神功』嗎？」

孟學刀道：「是又怎樣？」

龍寶寶道：「既練過大力神功，何不試一試用這種功力，把被封住的穴道衝開？」

孟學刀苦笑了一下：「阿刀若有這麼大的本領，也不會給那個怪物制住了。」

龍寶寶道：「由此足証，你練的都是他媽的臭功夫，既不中看也不中用。」

孟學刀道：「我的武功本來就是不值一哂的，但少帥——」

「別提了，老子若在平時，不消一兩下功夫，就可以把穴道衝開，但現在却不行。」

「爲什麼不行？」

「不爲什麼，只因爲這裡的確很臭，老子一運內功，就得深深吸一口氣，但這麼一口氣吸下來，那便他奶奶的臭上加臭，這麼臭上加臭之下，能夠忍住不吐出來，已然上上大吉，又怎能把勞什子穴道衝開？」

「這個……咳咳……亦是道理……」

「這番苦也！」

「不是苦也，是臭也……」

行事作風　不可思議

就在龍寶寶與孟學刀被困茅厠後面之際，杏花園來了三個怪人。

三個怪得不能再怪的怪人。

這三人，一個鼻闊臉長，身穿一襲金袍，腰間倒懸着一根短柄金叉。

第二個人身穿青袍，披頭散髮，獠牙突出，但却偏偏笑口常開，手裏持着的武器是狼牙棒。

至於第三人，頭上光禿禿，但却偏偏是個虬髯大漢，他腰間插着一雙板斧，渾身肌肉結實如鋼鐵，但却也黑似木炭。

這三個怪人一進入杏花園，衆皆爲之側身閃開，只有一個叫楊亭的人迎了上前。

楊亭是杏花園的管事，大概四十出頭，長得一臉秀氣，但做事頗有分寸，是杏花園中一個極出色的人物。

「三位大爺，請進！請進！」楊亭一上來就笑臉相迎。

金袍漢子面色一沉，道：「咱們不是一直向前邁進嗎？你嘴裏這樣說，似乎想擋住咱們的去路！」

楊亭忙道：「豈敢！豈敢！」

青袍人瞪着他：「你是什麼東西？」

楊亭道：「杏花園管事楊亭。」

「羊停？」虬髯大漢一楞，道：「爲什麼羊兒到了這兒就非停下來不可？是否牛、馬、豬、鴨、雞等等到此，就用不着停下來了？」

楊亭乾笑着，道：「在下姓楊，是楊家將的那個楊字，亭者，也不是停下來的意思，而是亭台樓閣的那個亭字。」

虬髯大漢眨動着銅鈴般大小的眼睛，道：「俺縱橫江湖多年，可沒聽過你這麼一號人物。」

楊亭笑了笑，道：「在下本來就是藉藉無名之輩，尊駕從未聽過區區賤名，自然不是什麼奇事！」

虬髯大漢道：「如此說來，你是個無名小卒了？」

楊亭道：「本來就是無名小卒。」

虬髯大漢道：「俺最不喜歡結識那些大人物，你是無名小卒，反而合對了俺的胃口。」

楊亭微笑道：「大爺眞會說笑。」

虬髯大漢道：「俺心情不好，沒這份閒情逸緻說笑，你既是這裏的管事，那便好辦。」

楊亭道：「未知大爺有何賜教？」

虬髯大漢道：「賜教是不敢當的，但俺想找一個人，還望楊管事帮忙帮忙則個。」他一面說，一面從衣衫裏掏出一枚銅錢。

他拿着這一枚銅錢，看了半天才老大不捨得地塞進楊亭的手裏，同時吊着嗓子叫道：「這個賞給你，雖然微薄一些，總算是一點心意。」

楊管事接過這枚銅錢，還是連聲道謝，就像是個收下了幾百兩金子似的。

虬髯大漢得意地一笑，然後接道：「咱們找的這個人，他只有一個綽號。」

「這個人的綽號怎樣稱呼？」

「這人的綽號只有一個字：『亂』。」

「亂？」楊亭眉頭一皺，道：「楊某可不知道有這麼一號人物。」

虬髯大漢面色一沉，道：「你眞的不知道？」

楊亭道：「實在不知道。」

虬髯大漢哼一聲，道：「但你已收下了俺的賞錢，常言有道：『拿人錢財，替人消災。』你這算是幹什麼的？」

楊亭道：「這兩句話，楊某自然是聽過的，但有時候，除了拿錢之外，還得看看形勢怎樣。」

虬髯大漢道：「現在形勢怎樣了？」

楊亭道：「楊某根本從未聽過『亂』這麼一號人物，又怎能把這個人找出來？」

虬髯大漢道：「既交不出『亂』，就得把金子還給俺！」

楊亭道：「什麼金子？」

虬髯大漢嘿嘿一笑，道：「俺是在衆目睽睽之下，把一百兩金子交給你的，你既交不出『亂』，就該把一百兩金子雙手奉還。」

他分明只是給了楊亭一枚銅錢，但却說是一百兩金子，這一招算是什麼？是點石成金？還是拋磚引玉？

衆人都瞧得呆住了，有人不禁在想：「原來是騙子。」

但其實這也不能算是騙子，如此行爲，簡直就和强搶勒索沒有什麼分別。

誰都以爲楊亭必然會大叫冤枉的，那知楊亭却只是嘆了口氣，道：「尊駕所言甚是，楊某無能賺取這一百兩金子，自當原金奉還才是。」

他這樣說，已是衆皆愕然之事。

初時，衆人聽了，還以爲他只是說說而已，誰知道楊亭說完之後，接着眞的拿出了兩錠老大的金子，雙手遞給那個虬髯大漢。

這兩錠金子，每一錠都足有五十兩，加起來便是一百両正！

虬髯大漢接住這兩錠金子，不禁呆住了，顯然，就連他自己也萬萬想不到，楊亭眞的會把一百兩金子還給自己。

這眞是一件荒謬絕倫的事。

虬髯大漢已很荒謬，想不到楊亭比他還更荒謬很多。

「瘋了！瘋了！」一個好事者在旁邊捧着額角叫道：「莫不是所有的人都瘋了！」

* * *

楊亭是不是瘋了？

當然不是！在杏花園，誰不知道他是個精明的人？倘若連他這種人也會變成瘋子，那麼這世間上正常的人只怕剩不下十個了。

現在，楊亭的目光還是那樣冷靜，冷靜得使人想起森林裏準備獵食的豹子。

反而那個一度咄咄逼人的虬髯大漢，現在彷佛已變成了一個呆子。

就在這時候，鼻闊臉長的金袍漢子忽然閃身搶了過來，不由分說一記耳光就打在虬髯大漢的面頰上：「他奶奶的灰孫子，你瘋了？你分明是給了人家十萬兩黃金，怎麼只收回一百兩便算？」

嘿嘿，眞是越來越是怪事了。

但更怪的說話還在後頭。

那青袍人又接了上來，道：「除了十萬兩黃金之外，你還給楊亭二十箱珍珠，每一顆都有龍眼那麼大小，此外，還有翡翠玉石，奇珍異寶不計其數，但這都不要緊了，你最少應該把少林寺的達摩易筋經和武當派的兩儀劍譜收回來……」

虬髯大漢聽的目瞪口呆，過了良久才點頭如搗蒜，道：「不錯！不錯！應該收回來才對的！」

這一來，就連楊亭也不禁聽得爲之耳朵直豎不已。

他只是收了人家一枚銅錢，這一枚銅錢，就算用來買一碗像樣一點的牛肉麵都不夠，但經過再三轉折之後，這枚銅錢簡直已經變成了天下間最大的一個寶藏！

楊亭就算眞的瘋了，也不會相信這是眞的！

就在他發楞的時候，身邊忽然响起一個人溫柔的聲音：「楊管事，這些東西，你是應該還給人家的。」

這人一出現，楊亭就有着一種「灼熱」的感覺。

因爲這人實在太肥胖，這種人不但本身不怕冷，而且還能令到其他人有着「熱得很」的感覺。

在杏花園裏，能夠有此「功力」的人，當然就只有杏花娘娘一人而已。

* * *

杏花娘娘含笑而來，沒有人知道，在她笑容背後是否另藏着要命的武器？

笑裏藏刀，本來就是武林中慣施的伎倆。

當然，並不是每一個武林中人都懂得這一套，否則，仇殺糾葛之事，會比如今更多千百倍。

但只要有某一部份武林中人如此，已足使天下大亂！

虬髯大漢一看見這個肥胖的女人，就知道事情不妙了。但他仍然怒目瞪視着她，喝道：「妳是從那裏來的大水桶？」

杏花娘娘仍然笑臉相迎：「我是這裏的店東。」

虬髯大漢道：「妳是店東也好，店南店西店北也好，這裏沒妳的事，快滾！」

杏花娘娘搖了搖頭，道：「我太胖了，就算想滾也滾得不快，我也不想就此一滾了之。」

虬髯大漢道：「妳可以不滾，但這裏的事，妳千萬別插手，否則俺對妳不客氣。」

杏花娘娘道：「這裏的事，我當然是不會管的，否則我又何必花錢聘請一個管事回來？」

虬髯大漢道：「這個什麼楊管事，就是妳僱請的？」

杏花娘娘道：「不錯，楊亭很能幹，他做事從來都不會令我失望。」

虬髯大漢道：「但這一次他非要令妳失望不可了。」

杏花娘娘微微一笑，道：「何以見得？」

虬髯大漢道：「因爲他若不想令妳失

望，就得跟咱們拚命，但他若眞的和咱們拚命，那便變成了送命。」

杏花娘娘道：「三位未免把楊管事的本領瞧得太低了，你可知道，去年有多少像你們這樣的人前來撒野？」

虬髯大漢道：「大概不出十人吧？」

杏花娘娘道：「你錯了，前前後後，總共有五十六人。但結果只有一個人可以平安大吉，活着離開這裏。」

虬髯大漢道：「這人是誰？」

杏花娘娘道：「這個人就是老娘。」

虬髯大漢奇道：「這裏是妳的地方，妳爲什麼要跑到這裏來撒野！」

杏花娘娘道：「每個人都會有無聊的時候，那一次，我就是因爲太無聊了，所以才易容改裝，故意闖進自己的地方來撒野的。」

虬髯大漢冷冷一笑，道：「以芳駕這等大水桶般的身材，就算易了容，楊管事也必定認得妳就是他的老闆的。」

杏花娘娘搖搖頭，道：「你又料錯了，你以爲江湖上只有我這個女人是肥肥胖胖的？難道你不知道，辰州易家莊莊主易中雲，他的身材也和老娘一般無異？」

虬髯大漢道：「妳就是易容冒充易中雲，闖進自己的地方來撒野的？」

杏花娘娘道：「不錯。」

虬髯大漢奇道：「但這樣做對妳有什麼好處？」

杏花娘娘道：「對老娘沒有什麼好處，但對易中雲却有極大的壞處，因爲經此一役之後，老娘可以名正言順找他的麻煩了。」

虬髯大漢眉頭一皺，繼而點頭不迭，道：「不錯，既然易中雲可以踢妳的盤子，妳也大可以殺到易家莊大興問罪之師。」

杏花娘娘道：「易中雲是老娘的遠房親戚，老娘要對付他，就必須要有堂而煌之的理由，否則就會給別人說閒話。」

虬髯大漢道：「既然如此，妳又何必把這件事情說出來？」

杏花娘娘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當時易中雲是個披上了羊皮的老虎，但如今老娘已再無後顧之憂，又有誰敢說老娘的不是？」她的解釋似是而非，也含糊之極，但此事根本與大局無關宏旨，虬髯大漢也就不再問下去。

然而，從此事已看出，杏花娘娘極工心計，決非等閒之輩可以比擬。

虬髯大漢沉吟半晌，又道：「咱們這一次來，只是想找一個人而已，還望老闆娘帮忙則個。」

杏花娘娘哂然一笑，道：「尊駕不是一上來就叫老娘滾開嗎？」

虬髯大漢道：「還是妳說的對，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俺越看，妳越不像那些庸脂俗粉，雖然並非國色天香，倒也香艷動人！」

金袍漢子不由怪叫起來：「老三，你又來了，正是窮心未盡，色心又起。」

青袍人接道：「若在從前，老三大可以把這肥女人弄回去做其押寨夫人，但如今老三連老巢都已送給了那些窮獵戶，就算把這肥女人搶回來，也是無寨可押的。」

金袍漢子道：「不做押寨夫人，可做個女跟班，也是不俗。」

青袍人道：「女跟班太胖了，只怕一不小心，會把主人壓成肉醬。」

金袍漢子道：「這樣不對，那樣也不對，該當如何？」

青袍人道：「乾脆不要！」

金袍漢子道：「豈不可惜？」

青袍人道：「咱們究竟是來找那個什麼亂七八糟的傢伙，還是來找這個老闆娘的？」

虬髯大漢跳了起來，大聲叫道：「咱們當然是來找『亂』的！」

青袍人道：「但『亂』在那裏？」

虬髯大漢道：「問一問楊亭和這個肥女人便是！」

＊　＊　＊

「亂」在那裏？

「亂」到底是何方神聖？

這三個怪人的來歷又是怎樣的？

正當杏花園大院那邊鬧得沸沸揚揚之際，龍寶寶和孟學刀仍然被困於茅厠背後。

這滋味眞不好受。龍寶寶早就想吐了，但却偏偏吐不出來。

凡是越想吐的人，當他越是不吐出來的時候，這種滋味也就越是難受。

孟學刀也是苦着臉的，但却無可奈何。

忽然間，兩人都聽見一個熟悉的笑聲，這笑聲很細小，但却清晰可聞。

一聽見這人的笑聲，龍寶寶的眼睛立刻亮了，因爲那是木魚大師發出來的！

木魚大師是武林奇人，他武功路數奇特，行事作風更是奇異得不可思議。

龍寶寶怎樣也想不到，師父居然會在杏花園裏出現。

孟學刀一看見木魚大師，立刻就叫嚷起來：「大師救命！」

木魚大師冷冷一笑：「吵什麼！你好大的膽子，居然慫恿少帥跑到這裏闖禍！」

孟學刀忙道：「不關阿刀的事——」

龍寶寶也接着說道：「的確和肥刀無關，都只怪我不好，無事生非……」

木魚大師冷冷道：「現在才知道後悔，只怕是太遲了。」

「不遲！不遲！」龍寶寶道：「徒兒早就知道師父會前來救駕的。」

「你怎知道？」木魚大師哼了一聲。

龍寶寶道：「因爲師父神通廣大，洞悉先機，料事如神，消息靈通，耳目衆多……」

「夠了夠了，」木魚大師聽得眉頭大皺，「你練功偷懶，嘴舌神功却是一日千里，難怪連你的老子也遠避他鄉，省得眼煩心亂。」

龍寶寶道：「師父，這裏談話不大方便，還是先解了徒兒的穴道，別的事情慢慢再說好了。」

木魚大師却道：「這裏怎會不方便，人人跑到這裏，都是爲了方便而來的。」

龍寶寶叫苦不迭，道：「此方便不同彼方便，求求師父別再捉狹好不好？再

說，徒兒是你老人家的得意弟子，倘若給人看見這副樣子，豈非大損師父的威名嗎？」

木魚大師乾咳一聲，道：「此言甚是，那麼，咱們從此脫離師徒關係好了。」說完，發出了一陣怪笑。

龍寶寶只得又再叫道：「師父，都是徒兒不聽你老人家的教導，才招致這等惡果，徒兒知錯了，這次衷誠向師父請罪便是。」

木魚大師眼珠子骨碌骨碌地轉了兩轉，半晌才嘆了口氣，道：「也罷，誰叫貧僧收了你這麼一個弟子，這一次就饒了你二人，但以後再敢陽奉陰違，當心屁股開花！」

他一面說，一面爲兩人解開了穴道。

龍寶寶穴道一解，便掩鼻不已，叫道：「速離此地可也！」

木魚大師却一手把他抓住：「你想溜到什麼地方去？」

龍寶寶道：「茅厠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杏花園有賭坊，咱們何不去賭他媽的兩手？」

木魚大師道：「你賭癮又起了？」

龍寶寶道：「此乃既來之，則賭之，可不犯法。」

木魚大師道：「到賭坊賭錢雖不犯法，但却犯本。」

龍寶寶道：「賭錢賭錢，不是輸錢便是贏錢，只要有錢可贏，又怎會犯本了？」

木魚大師道：「你敢肯定逢賭必贏嗎？」

龍寶寶道：「只要遇上羊牯，保証十賭九勝。」

木魚大師道：「別以爲世間上有太多羊牯，尤其是在杏花園這種地方，就算有羊牯也輪不到你來宰割。」

龍寶寶道：「既然師父這麼說，徒兒不賭便是。」

木魚大師道：「賭錢不是不好，但現在不是時候，咱們還有許多正經事要辦。」

龍寶寶道：「什麼事情？」

木魚大師道：「找『亂』！」

龍寶寶一怔，道：「師父也知道『亂』這麼一個人物嗎？」

木魚大師冷冷一笑：「連你都知道，爲師豈有不知之理？」

龍寶寶道：「師父不是要去拜祭賣花婆婆嗎？何以却又會在這裏出現？」

木魚大師道：「拜祭賣花婆婆，可用不了太多時候，當爲師拜祭了她之後，就跑到這裏來了。」

龍寶寶笑了一笑，道：「師父不是有老相好在杏花園罷？」

木魚大師搖了搖頭，道：「爲師的老相好遍佈大江南北，偏偏這裏連一個也沒有。」

龍寶寶道：「連杏花園也沒有師父的老相好，似乎對師父的威名大有損害，要不要……」

木魚大師瞪着他，「呸」一聲道：「你說夠了沒有？爲師的事，你最好少出餿主意！」

孟學刀忽然插口道：「餿主意自然是不可出的，但若有好主意，少帥却是不妨直說。」

木魚大師罵道：「肥刀，你想試一試分筋錯骨手法的滋味嗎？」

孟學刀笑了笑，「當然不想，但阿刀知道，大師決不會用這種殘酷的手法來對付阿刀的。」

「你敢肯定？」龍寶寶有點奇怪地望着孟學刀。

孟學刀道：「分筋錯骨手法只可以用來對付敵人，或者是卑鄙小人，而阿刀却是忠心不二的大忠臣，大師又怎會拿自己人來開刀？」

龍寶寶笑道：「說得好！你眞是越來越聰明了。」

木魚大師也點頭不迭，道：「不錯，肥刀的確是越來越聰明，相信不出三年，他就會比一隻豬還更聰明一點點！」

龍寶寶不禁笑得彎低了腰，笑得連眼淚水也迸了出來。

就在這時候，又有人上茅厠了。

但這個人上茅厠的情形却很特別，只見這人一進茅厠，就在茅厠大喝一聲，然後一拳就把茅厠打穿一個大洞。

龍寶寶心中暗叫：「他祖師爺的痲婆豆腐，這傢伙那裏是上茅厠了？這簡直是拆茅厠。」

拆茅厠幹嗎？

不問而知，這傢伙顯然是衝着茅厠後面的人而來的。

＊　＊　＊

拆茅厠的是一個怎樣的人？

就算龍寶寶再聰明，也恐怕很難在三百次之內猜中。

當然，也沒有時間可以讓他猜三百次，甚至連猜三次的時間也沒有。

從茅厠裏直衝出來的，居然是一個年紀和龍寶寶差不多的少女！

龍寶寶只有十三四歲，這少女也只有十三四歲，只見她長得十分漂亮，有一張圓圓的臉，充滿秀氣的眼睛，笑起來的時候兩邊面頰都有酒渦。

龍寶寶做夢也想不到，這樣的一個女孩子居然會「破厠而出」！

不但龍寶寶想不到，木魚大師同樣也想不到。

＊　＊　＊

木魚大師不是沒有見過十三四歲的少女，但像這麼樣的一個少女，却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他忍不住問：「這有什麼好玩？」

這少女「哼」一聲，說道：「誰跟你這個老和尚玩了，快走！這裏沒你的事！」

她居然要把木魚大師趕走！

木魚大師不禁發出一聲怪笑：「好哇，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了，這位小妹，妳是從那裏來的？」

少女道：「說出來只怕嚇扁了你的鼻子，所以還是不說了。」

木魚大師道：「但妳若不把大名說出，又怎嚇得跑我這個老和尚？」

少女道：「說出大名，那是：必的，你瞧瞧這東西就行了。」

她一面說，一面把一個細小的盒子拋給木魚大師。

木魚大師接過盒子，左看看右看看，過了很久才問：「這又是什麼玩藝兒？」

少女道：「盒子裏裝着的是迷魂葯，只要你一打開，馬上就會給這些迷魂葯迷倒，不省人事。」

木魚大師打個哈哈，道：「如此倒要見識見識！」

說完之後，他就把盒子掀開。

盒子裏有什麼東西，只有木魚大師一個人可以瞧得見。

他倆只知道，木魚大師一打開那個盒子，臉色立刻就變了。

龍寶寶不知道，孟學刀也不知道。

裏面裝着的，眞的是迷魂葯嗎？

木魚大師對那少女說道：「老衲眞的要昏倒了，但這裏很臭，若在這裏昏倒過去，只怕還沒有醒過來就已給臭死了，所以老衲希望……」

「大師希望溜遠一點才昏倒過去，是也不是？」少女老氣橫秋地說。

木魚大師道：「正是。」

少女道：「姑念此處確是臭氣薰天，大師請便！」

木魚大師如獲大赦，道：「老衲這就昏倒去也！」也不再理會龍寶寶和孟學刀，身如怪鳥瞬即在黑暗中消失得無影無踪。

龍寶寶不由一驚，心想：「這妖女準是施展邪術，否則又怎會把老子的師父嚇得屁滾尿流？」

孟學刀却掩着鼻子，道：「此處不宜久留，咱們還是速離可也。」

「走不得！」少女突然伸手一攔，道：「何謂之此處不宜久留？既知不宜久留，又怎會偏偏揀選此地裝神弄鬼？」

龍寶寶嘆了口氣，道：「此乃權宜之計，雖然是下策之又下策，但總比束手無策好一點。」

少女道：「你就是什麼『江南少帥』龍寶寶？」

龍寶寶道：「好說！好說，妳又是那一位巾幗不讓鬚眉的女英雄？」

少女道：「我叫南宮妙。」

「南宮妙？」龍寶寶道：「莫非是南宮世家的十一小姐？」

南宮妙模仿着他剛才的口氣，道：「好說！好說！」

龍寶寶道：「久聞南宮世家高手如雲，謀臣如雨，想不到連姐姐兒也是那麼好看。」

南宮妙「呸」一聲：「你說到什麼地方去了？」

龍寶寶道：「咱們可不是要在這裏站到天亮罷？」

南宮妙嫣然一笑，道：「就算眞的站到天亮，也沒有什麼不好。」

龍寶寶苦着臉，道：「這裏若是人間仙境，當然是不妨久站的，但這是茅厠左右，氣味實在不太好聞。」

南宮妙道：「但這只是你的感覺而已，對我來說，這裏的氣味是很淸香的。」

龍寶寶一楞，道：「老子只聽說過『逐臭之夫』，原來還有『逐臭之女』。」

南宮妙「呸」的一聲，道：「別胡說八道，我感覺到氣味淸香，全然是因爲我預先在鼻子上塗上了『桂花香油』！」

龍寶寶「啊」的一聲，道：「原來如此，那麼老子也想塗一些在鼻子上。」

南宮妙道：「『桂花香油』每一滴都是價值不菲的楊枝甘露，豈可隨便給你亂塗？」

龍寶寶嘆了口氣，對孟學刀說道：「所以嘛，女兒總是香的，女兒香，男兒臭，眞是放諸天下而皆準也！」

孟學刀道：「如此說來，咱們眞是恨不生爲女兒身！」

龍寶寶道：「你想變女兒，那是很容易的，只要引刀成一快，那便阿彌陀佛，由男變女可也！」

孟學刀搖頭不迭：「非也！如此引刀，只會快快變成太監，那可乖乖的不好玩！阿刀不幹！阿刀不幹！」

南宮妙聽得面泛紅霞，倏地怒叫道：「你們再不住嘴，兩個都得變成……變成殭屍！」

龍寶寶眨了眨眼，道：「南宮小姐，妳嚇得了老子的師父，可嚇不了老子！妳快滾！老子可要撒尿了。」

南宮妙的臉脹紅得更厲害，她怒叫道：「你敢胡來，我先殺了這個小胖子！」

龍寶寶道：「明人不做暗事，妳要對付老子，儘管出手好了，這肥刀可跟妳無仇無怨！」

南宮妙道：「你和本小姐也是無仇無怨的！」

龍寶寶道：「妳知道就好了，明知無仇無怨，爲什麼要整老子？」

南宮妙鼓着香腮：「誰說我是來整你的！」

龍寶寶哈哈一笑，道：「妳不是來整我，難道還是來幫老子的不成？」

南宮妙道：「正是！」

龍寶寶一怔，繼而笑道：「這可奇了，老子有什麼事情需要妳來幫忙？」

南宮妙道：「別的不說，你現在是不是想弄淸楚卓超羣和『亂』的事？」

龍寶寶又是一怔，道：「是又怎樣？妳可以幫老子這個忙嗎？」

南宮妙道：「當然可以，不然我也不會破茅厠而來了。」

龍寶寶凝視着她，看了半天才嘻嘻一笑，說道：「妳眞是名符其實的妙姐兒，南宮世家有了妳這麼一個活寶貝，眞是生色不少。」

「彼此彼此！」

「妳是名門望族的千金小姐，金枝玉葉，但龍寶寶却是個苦命的人，眞是相去何止萬里，彼此彼此這種說話，實在不消提！不消提！」

「少廢話，你要找『亂』，到底是爲了什麼事？」

「只是爲了老子近來悶得出奇，無聊之作而已。」

「既然你是個與事情毫不相干的人，還是別再多管閒事了。」

「本來事情的確和老子毫不相干，但如今老子已涉足其中，若不弄淸楚其中來龍去脈，只怕三年都睡不着覺！」

南宮妙嘆了口氣，道：「煩惱皆因强出頭，你又何苦自討苦吃？」

龍寶寶道：「自討苦吃也好，自討沒趣也好，總比陷入悶局好得多。」

南宮妙道：「那麼，你首先要準備大吃苦頭。」

龍寶寶挺胸道：「來者不懼，懼者不來，怕的不是好漢！」

南宮妙道：「你可知道，是誰叫本小姐到這裏來的？」

龍寶寶想了一想，立刻省悟：「一定是那個莫若嬌的仁兄了？」

南宮妙冷冷一笑，道：「你可知道他實在是什麼人？」

龍寶寶道：「不會是那個什麼『亂』罷？」

南宮妙道：「偏偏就是他！」

龍寶寶跳了起來，道：「怎麼？原來眞的是他？這可苦煞老子也！」

南宮妙道：「你有什麼苦了？」

龍寶寶道：「老子千方百計想找他，但他却不領老子這個情！」

南宮妙冷笑道：「他爲什麼要領你的情？你是個專門搗蛋的傢伙，他的事，你最好不要管，而且，你就算想管也管不了。」

龍寶寶道：「彼此份屬江湖中人，又何必分彼此？」

南宮妙道：「你這種江湖人，最好別再丟人現眼，難道你沒看見，連你的勞什子師父也吃不了兜着走嗎？」

龍寶寶道：「我師父事情很忙，他準是約了某尼姑遊山玩水，所以非匆匆告辭不可！」

「油腔滑調，不正經！」

「正正經經，會發神經！」

「胡說！」

「非也，此乃實話實說。」龍寶寶嘻嘻一笑，道：「妳以後非要好好向我學一學不可。」

南宮妙哼一聲，道：「我才不學你這一套。」

孟學刀在旁邊看得眉頭大皺，忍不住道：「請問兩位，你們說夠了沒有？」

龍寶寶笑了笑，道：「老子早已說夠了，只是這位南宮小姐一看見老子就說話滔滔，似乎有無限心事非向老子傾訴不可。」

南宮妙瞪圓杏眼，罵道：「你找死！」

龍寶寶嘻嘻一笑，道：「老子怎會找死，只想找那個什麼『亂』而已，嗯，他到底是何方神聖，和卓超羣之間有什麼瓜葛？」

南宮妙冷冷一笑，道：「你知道得越多，麻煩也就越多！」

龍寶寶道：「老子不怕麻煩！」

南宮妙道：「你眞的不後悔？」

龍寶寶道：「老子做事，決不前悔後悔，妳放心好了。」

南宮妙道：「好，既然妳不怕麻煩，那麼本小姐也就不厭其煩，把事情源源本本說給你知道，但你必須等一等才可以。」

龍寶寶道：「要等多久？」

南宮妙眼珠一轉，道：「也用不着太久，大概二十年罷！」

龍寶寶跳了起來：「二十年？那時候只怕老子已做了武林盟主！」

南宮妙道：「只怕你盟主做不成，倒變成了龜主！」

孟學刀道：「甚麼叫做龜主！」

南宮妙道：「他是龜王之王，手下烏龜王八數之不盡，還不是龜主嗎？」

孟學刀「哦」一聲，面露恍然大悟之色，喃喃道：「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如你祖師爺的龜蛋！」龍寶寶不等他說完，已一掌拍在他的腦後，「你最好閉嘴，以免說多錯多！」

孟學刀舌頭一伸，再也不敢說出半個字。

南宮妙睨視着龍寶寶，道：「你這個人年紀不大，火氣倒是大得驚人。」

龍寶寶道：「南宮小姐，妳究竟想怎樣？」

南宮妙道：「我是來帶兩位脫離險境的！」

龍寶寶眉頭一皺，道：「脫離險境？險境何在？」

南宮妙道：「這裏就是險境，憑你們兩個人的本領，躭在這裏遲早只有送命的份兒。」

龍寶寶環顧四週一眼，半晌才道：「但老子却覺得這裏很不錯，雖然沒有鳥語花香，倒也是景色怡人，而且有南宮小姐妙語解頤，眞是人生一大樂事。」

南宮妙道：「你用不着恭維本小姐。」

龍寶寶搖搖頭，道：「老子並非恭維南宮小姐，只是向妳大拍馬屁！」

南宮妙「呸」一聲：「你這個人眞是狗嘴長不出象牙！」

龍寶寶道：「不錯，所以也只有妳這樣的小姐，才會在嘴裏長出象牙來！」

南宮妙氣得跳了起來，叫道：「我揍你！」

但她只是說說便算，並沒有眞的動手。

因爲就在這時候，那個「莫若嬌」又來了。

* * *

「莫若嬌」就是「亂」！

但「亂」又是何方神聖？

龍寶寶一看見了他，立刻就問：「你到底是誰？屬於何門何派？」

莫若嬌道：「我就是『亂』。」

龍寶寶道：「這綽號太古怪，只有一個字，而且還是一個『亂』字。」

莫若嬌道：「綽號或長或短，又有什麼相干了？有些人的綽號又長又難聽！像什麼『一掌驚魂黑心亡命客』、什麼『威震八荒子午連環刀』、什麼『唯恐天下不亂武林第一小混蛋江南少帥』等等，眞是一聽心煩，再聽意亂，只要聽上三四遍就得昏倒過去。」

南宮妙嘻嘻一笑，目注着龍寶寶道：「原來江湖上有這麼一號人物，綽號叫『唯恐天下不亂武林第一小混蛋江南少帥』，總共有十七個字，的確又長又麻煩，難聽之極。」

龍寶寶悶哼一聲，道：「這綽號也不算太差，總比『似妙非妙實在大大不妙阿彌陀佛不妙也哉』這個綽號好聽得多！」

孟學刀聽得眉頭大皺，道：「怎麼一個綽號裏面居然會有四個妙字之多？若再加上南宮妙，那麼就總共有五個妙字了。」

南宮妙氣得哇哇大叫，莫若嬌倏地臉色一沉，道：「少廢話，你們以爲這裏是什麼地方，一個弄不好，說不定馬上就會身陷重圍！」

南宮妙鼓着腮：「是他們不對嘛。」

孟學刀茫然道：「我有什麼不對？」

倏地，黑暗中有人陰惻惻地冷笑。

莫若嬌臉色驟變，喝道：「是誰在裝神弄鬼？」

龍寶寶緊接着說道：「大丈夫光明磊落，偷偷摸摸的算是什麼好漢？」

孟學刀一怔，道：「少帥，這麼說咱們也不是什麼好漢了。」他指的自然是躲在茅厠背後的事。

「放屁！咱們用的只是權宜之計，可不是一般跳樑小少醜之輩可比。」

「噢，阿刀明白了，這就叫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莫若嬌喝道：「少胡說八道！」

孟學刀立刻住口不語，不久，那人陰惻惻的笑聲又再响起。

莫若嬌冷笑一聲，倏地從腰間抽出了一把軟劍。

軟劍長二尺八寸，但覺精光閃閃寒氣逼人，顯非凡品。

軟劍一出，立刻刺向一株大樹。

莫若嬌眞的以劍刺樹嗎？

當然不，他要刺的並不是大樹，而是大樹背後的一個人。

只見軟劍去勢極快，瞬間已繞到樹後。

「叮」一聲响，樹後有人還擊，那人使的武器是一柄彎刀。

彎刀是金色的，式樣十分特別，但莫若嬌的劍招更是古怪，不斷纏向那人的右腕。

那人是個女子，但容貌顯然比莫若嬌漂亮得多。

龍寶寶心想：「眞女人果然比假女人好看幾千倍，難怪女子總是比男人吃香得多的。」

南宮妙瞪視着他，道：「你心裏又在想着些什麼鬼主意？」

龍寶寶道：「老子在想，將來總要娶個小老婆的。」

南宮妙俏臉一紅，啐了一口把頭側了過去。

龍寶寶笑了笑，又道：「妳放心好了，老子決不會娶妳這個惡ㄚ頭的。」

南宮妙一頓脚，叫道：「除了母豬之外，誰會嫁給你這個混蛋！」

龍寶寶嘻嘻一笑，道：「最少還有妳，但老子決不中妳的奸計……」

* * *

使彎刀的女子大概二十出頭，穿一襲淺灰長裙，出手十分快捷俐落。

孟學刀忽然對龍寶寶說道：「這小婆娘樣子還算不錯，但笑聲却不怎麼動聽。」

龍寶寶點了點頭，道：「不錯，所以最好把她幹掉，免汚耳朵。」

孟學刀一呆，道：「這倒殘忍一點……」

龍寶寶道：「你居然也懂得憐香惜玉了，很好，你以後一定會娶到小老婆的。」

孟學刀道：「老婆便是老婆，怎麼叫小老婆？」

龍寶寶道：「老婆是除了和尚之外，每一個男人都要娶的，但小老婆却可娶可不娶，你懂不懂！」

孟學刀道：「娶多少個才對？」

龍寶寶道：「能娶得多一點便多一點，總之，娶得越多，便越是好福氣。」

孟學刀道：「但只怕麻煩事也特別多。」

龍寶寶道：「你若怕麻煩，大可以娶一個，踢走一個，以後再娶一個，又再把她踢走……」

孟學刀皺着眉，道：「這算是什麼招式？」

龍寶寶道：「邊踢邊娶，邊娶邊踢，踢踢娶娶，娶娶踢踢，一樂也！」

孟學刀聽得兩耳直豎，看來就像一隻胖兔子。

南宮妙忽然挨到龍寶寶身邊：「那個女子，你可知道是什麼人？」

龍寶寶道：「是女人！」

「呸！」南宮妙白了他一眼，「這個還用你來說嗎？」

龍寶寶道：「不這麼說，又該怎樣說？妳知道她是什麼東西嗎？」

南宮妙道：「她是卓超羣的妻子！」

龍寶寶「哦」一聲，道：「原來是卓超羣的老婆大人，她是不是要爲卓超羣報仇雪恨？」

南宮妙道：「報什麼仇？雪什麼恨？卓超羣仍然活生生的，難道你以爲他已經死掉了？」

龍寶寶道：「老子可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但有個胖婆娘說，他已經自己幹掉自己。」

「自己幹掉了自己？」

「不錯，這就是自盡的意思。」

「是誰說的？」

「杏花娘娘。」

「你相信這個胖女人說的話嗎？」

「有點相信，但也有點不相信。」

「究竟是相信還是不相信？」

「既不是不相信，也不是相信，總之模稜兩可，十分滑稽。」

南宮妙道：「這麼說，你最少有一半相信杏花娘娘了。」

「是又怎樣？」

「不怎麼樣，只是証明你眞的比我想像中還要笨上千百倍！」

* * *

激戰仍在繼續。

龍寶寶越看越是感到詫異，他對孟學刀說：「你雖然叫學刀，但學的却不是刀法，而是劍法，照你看，你的劍法和這什麼『亂』的劍法相比，彼此相差多少？」

孟學刀道：「十萬八千里。」

龍寶寶道：「所以，你若面對着卓超羣的老婆大人，將會怎樣？」

孟學刀道：「早已完蛋大吉。」

龍寶寶一笑，道：「很好，正是人貴

自知，你懂得這樣說，足見愚笨之中有聰明，正是孺子可教也。」

孟學刀道：「但阿刀有點担心。」

龍寶寶道：「担心什麼？是不是担心天會掉下來？」

孟學刀道：「阿刀是不會杞人憂天的，但這裏是杏花園，這裏出了亂子，你看杏花娘娘會不會懵然不知？」

龍寶寶道：「她當然早就已經知道了。」

孟學刀道：「但怎麼還不見她出來加以干涉？」

龍寶寶道：「我又不是那個胖婆娘，又怎知道她在攪什麼鬼？」

孟學刀道：「卓超羣和那個什麼『亂』之間的恩怨，到底是怎樣的？」

龍寶寶道：「他媽的一定十分複雜，絕非局外人所能瞭解。」

孟學刀道：「咱們是不是局外人？」

龍寶寶道：「本來是，現在不是。」

孟學刀道：「那麼說，咱們已經是局內人，但咱們却還是什麼都不知道。」

龍寶寶道：「雖然暫時還是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但遲早會知道的，既然遲早也會知道，那麼就等於知道了，既已知道，那當然便算局內人，你明白了沒有？」

孟學刀唯唯喏喏，道：「阿刀明白了。」但實則毫不明白。

龍寶寶也不再理睬他，忽然悄悄走到南宮妙身邊，說道：「妳很好看。」

南宮妙橫了他一眼：「我有什麼地方好看？」

龍寶寶道：「妳的眼睛好看。」

南宮妙道：「就只有眼睛好看嗎？」

龍寶寶搖了搖頭，道：「不，除了眼睛之外，鼻子也很好看。」

南宮妙道：「還有呢？」

龍寶寶道：「妳的耳朵和脖子都很好看。」

南宮妙笑了笑，道：「夠了夠了，你想怎樣？」

龍寶寶道：「別讓我等那麼久好不好？」

南宮妙莫明其妙，道：「什麼別讓你等那麼久？你在說什麼？」

龍寶寶道：「妳不是要我等二十年，才肯把卓超羣和那個什麼『亂』的恩恩怨怨說給我知道嗎？」

南宮妙道：「你認爲二十年太長久？好罷，一縮十倍，兩年好了。」

龍寶寶叫道：「二十年和兩年又有什麼分別？」

孟學刀立刻接道：「這可大有分別了，一個人活了二十年，就是二十歲，若只活了兩年，那就只有兩歲。」

南宮妙哈哈一笑，道：「阿刀言之成理，果然不愧是江南少帥的好跟班。」

龍寶寶道：「他不是我的跟班，跟班是不會像他這麼胖的。」

南宮妙道：「不錯，他看來只像個大腹賈。」

龍寶寶道：「可惜他非但沒有腰纏萬貫，就連十貫錢也沒有。」

南宮妙嘆了口氣：「由此可見，你對他是何等刻薄。」

孟學刀忙道：「不，少帥對阿刀很好，妳千萬不可以胡亂說話。」

南宮妙道：「你放心好了，無論本小姐說什麼，你這位少帥也是不會放在心裏的。」

龍寶寶道：「這可冤枉者也，只要妙姐肯大發慈悲，把卓超羣和那個什麼『亂』的瓜葛說出來，老子就算再過八十年也會記住妳這份大恩大德。」

南宮妙呆了一陣，才嘆道：「難道你沒聽過，煩惱皆因强出頭這句話嗎？」

龍寶寶道：「聽得太多了，但老子認爲這是一句廢話，不必理會。」

孟學刀接道：「少帥說不必理會的事情，就一定不必理會。」

南宮妙長長地吐出一口氣，道：「你們眞的很想知道？」

龍寶寶道：「當然很想，簡直想得快要發瘋了。」

南宮妙道：「既然這樣，我說出來便是。」

龍寶寶道：「快說！快說！」

南宮妙默然半晌，才繼續接道：「卓超羣是個壞蛋！」

龍寶寶道：「這個老子早就知道了。」

南宮妙道：「但你可知道他最壞的地方在那裡？」

龍寶寶道：「是心術不正。」

南宮妙道：「壞蛋自然都是心術不正的，你這樣回答分明是取巧。」

龍寶寶道：「但總算給老子猜中了，哈哈……」

南宮妙道：「看來，你這個人也和卓超羣相差不遠。」

龍寶寶道：「的確不遠，彼此相距還不足十萬八千里，正是天涯若毗鄰。」

南宮妙笑了笑：「偏就是有這許多廢話。」

龍寶寶道：「這並不是廢話，是眞心話。」

孟學刀緊接補上一句：「咱們少帥對小姐是一片眞心的。」

南宮妙的俏臉泛起了紅霞，孟學刀又道：「少帥遲早會遵守諾言，要妳做小老婆！」

南宮妙臉上的血色立刻褪得乾乾淨淨，突然一脚重重踏在孟學刀的脚背上。

孟學刀「哇」的一聲大叫起來：「妳……這個賤……」

龍寶寶不等他說完，立刻就伸手掩住他的嘴巴：「你別胡說八道，當心她把你的舌頭割掉！」

龍寶寶說完這兩句話之後，忽然覺得眼前一黑，接着便給一個人抬走了……

避難水閣　結識高手

龍寶寶並沒有昏倒，他眼前一黑，只是因爲有一隻黑色的布袋忽然從天而降，把他整個人罩住。

龍寶寶雖然武功並不怎麼高明，但要把他罩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這一次，偏偏有人很容易就把他

整個人都罩住了。

龍寶寶在布袋裡大叫大嚷：「喂！你是什麼人？爲什麼要把老子罩住，快把老子放下來，老子答應不追究便是。」

但抬走他的人根本連睬也不理睬他。

龍寶寶只覺得這人輕功甚高，一下子功夫已奔出甚遠。

但到底有多遠，龍寶寶可不知道。

他不知道，是因爲他根本無法看得見黑布袋外面的景物。

但總而言之，抬着他的人輕功極快，快得不可思議，那便是了。

龍寶寶見大叫大嚷不成，便央求道：「老前輩，請恕小子有眼不識泰山，而且如今就算雙目明亮如炬，也是看不見你老人家的，但無論怎樣，四海之內皆兄弟姊妹也，你老人家把我放下來，有事慢慢再談怎樣？」

那人還是一言不發，只是繼續扛着龍寶寶不斷飛跑。

龍寶寶嘆了口氣，道：「眞可惜，原來前輩是個啞巴，唉，那麼無論老子說什麼都是多餘的了。」

那人還是沒有任何反應。

龍寶寶惱將起來，忽然語氣一轉，叫道：「他媽的，反正你又聾又啞，老子也用不着對你客氣，死啞巴，老子操——」

他罵人的話還沒有繼續「出籠」，忽然就再也說不出半個字來。

原來那人把他的啞穴點住了。

龍寶寶心中暗暗吃驚，忖道：「這老甲魚的武功眞是他媽的不簡單，老子給黑布袋罩住，他居然還能把老子的啞穴點住，好不厲害！」

既然連啞穴都給人點住，便索性什麼也不想，在黑布袋裡靜觀其變。

但給困在黑布袋裡，根本就是連「觀看」這兩個字也是談不上的。

萬萬談不上。

* * *

黑布袋很黑。

龍寶寶心想：「只要把黑布袋解開，老子就不會覺得四週環境漆黑一片了。」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他才給人拋在地上。

這一拋之力非同小可，龍寶寶疼得連骨頭也似已散裂開來。

不久，有人把黑布袋解開了，龍寶寶從布袋裡把小腦袋探出來。

那知人雖然鑽出黑布袋，但外面還是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的。

龍寶寶心中大叫「媽的」，這到底是什麼地方了？

他很想發問，但他啞穴被點，根本連想打噴嚏也打不出來。

「少帥，這裡是個靜心休養的好地方。」黑暗中忽然有人對他這樣說。

這人是誰？

龍寶寶無法從這人的聲音，認出他到底是何方神聖，只知道那是一個陌生男人的聲音。

只聽見這人咳嗽了一聲，接着又說：「你在這裡，用不着客氣，無論想要什麼，儘管開口吩咐便是。」

龍寶寶心中大罵：「眞是他媽的混帳，老子現在連一個字都說不出來，又還能吩咐些什麼了？」

但那人却不再理會龍寶寶，打開一道門便出去了。

龍寶寶一聽見打開門的聲音，以爲外面最少也該有點光線，那知道連外面也是漆黑一片的，所以，他只能聽見「戛」一聲，知道有一道門給打開了，但外面的景況到底怎樣，却是無法知曉。

只聽見那道門一打開之後，很快又關上了，龍寶寶想追出去，但黑暗中根本什麼都看不見，才追出了一步，就已絆倒，變成了一個大元寶。

「這番苦也！」龍寶寶追不上那人，只得慢慢在黑暗中摸索。

但他摸來摸去，只是摸到一片冰冷的石地、石牆上，也不知道大門是不是石造成的。

龍寶寶摸索了很久，才放棄了繼續摸索。

他心想：「這地方不怎麼好玩，說不定是個牢獄，或者是密室之類的地方，嘿嘿，龍寶寶呀龍寶寶，你一世英雄，想不到如今也着了人家的道兒。」

但他到底着了人家什麼道兒？

有人用暗器偷襲他嗎？

非也！

有人用迷藥對付他嗎？

亦非也！

說來說去，還是他自己武功不如人，人家只是隨隨便便用一個黑布袋向他迎頭一罩，他就給人抬到這裡來了。

這又怎能算是「着了人家的道兒」？

其實，說什麼都是多餘的，他現在眞的不是味兒，也不知道會被困到什麼時候。

他胡思亂想了好一會，忽然感到內急，於是便解開褲子，準備撒尿。

但他的尿還沒有撒出，已有人叫道：「這方向不對，快轉身射向南面。」

龍寶寶不禁爲之大吃一驚，在吃驚之餘，又覺得十分奇怪。

他吃驚的是這裡居然有人。

他覺得奇怪，是因爲自己撒尿又有什麼方向不對了？

再說，這人叫自己向南面射尿，但這裡四處一片漆黑，又怎樣分辨得出何處是東南西北？

正當他猶疑不決，驚疑莫測之際，黑暗中忽然有人把他向右一擰，同時叫道：「向前面射可也！」

龍寶寶驚呆之餘，却又不禁覺得十分可笑，心想老子自出娘胎以來，撒尿經驗不可謂不夠豐富，但這一次撒尿，却連方向也得由人控制，實在是前所未有之怪事。

這不但是怪事，而且還是一個笑話。

他一氣之下，想大叫：「老子不撒尿了。」但却苦於啞穴被點，連這一句話也叫不出來。

正當他暗暗失笑，也暗暗叫苦之際，忽然又有另一個人的聲音在黑暗中響起。

這人的聲音聽來十分尖銳，簡直令

人有極端刺耳的感覺。

只聽見這人尖聲大叫：「你若敢把尿射到這一邊，老夫立刻要你變成小太監！」

龍寶寶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連忙大聲說：「老子不小便便是……」

他一叫出這句話，不禁又爲之呆住了。

他的啞穴分明給人封住，怎麼忽然又可以開口說話了？

莫不是自己一急之下，把被封住的啞穴衝開了不成？

只聽見在南方那人說：「老夫解了你的啞穴，你該怎樣謝老夫？」

龍寶寶一愕：「我的啞穴是你解開的？」

那人哼一聲，道：「難道你以爲是你自己可以把被封住的穴道衝開嗎？眞是妙想天開。」

龍寶寶心想：「原來如此，那麼老子剛才的確是太妙想天開了，但這是不打緊的，古往今來的大人物，又有幾個不是他媽的妙想天開了？」

只聽見那人又道：「在你背後的那個混蛋叫展一刀，此人十分混帳，你若聽他的話，這一輩子都會變得和他一般窩囊，一般混帳。」

龍寶寶怔了怔，忽然聽見背後那個展一刀又道：「小娃兒，你別聽老甲魚的廢話，江湖上，有誰不知道司空怪影是個老混球？你若聽他的話，那才是一龜二甲魚三混帳四王八蛋五灰孫子六十萬大軍齊齊放他媽的狗屎豬屁！」

那個聲音蒼老的人「呸」的一聲，道：「你才別跟他一般見識，老夫輕功天下第一，他這個混蛋是一輩子也望塵莫及的，你若跟着老夫，保證你獲益匪淺，遲早出人頭地！」

龍寶寶嘆了口氣，道：「兩位前輩，你們別再吵嘴好不好？」

司空怪影道：「我是前輩，展一刀却不是什麼前輩，此人充其量，只能算是龜兒子輩而已。」

展一刀怒聲道：「老甲魚，你是不是想打架。」

司空怪影哈哈一笑，道：「說到打架，老夫難道還會怕了你不成？」

展一刀道：「好，咱們就決一死戰好了。」

司空怪影道：「老夫不奉陪的是王八，你準備什麼時候動手。」

「三十年後怎樣？」

「好的！他媽的一言爲定。」

龍寶寶聽得連耳朵都爲之直豎起來。

三十年後才決一死戰，這又算是什麼決戰了？

說來說去，還是只不過說說而已。

* * *

四週環境一片漆黑，這種滋味的確不太好受。

龍寶寶忍不住問：「這到底是什麼地方？」

司空怪影道：「不是牢獄。」

展一刀接道：「這裡最少比牢獄好一點。」

龍寶寶道：「好在那裡？」

展一刀道：「困在這裡，絕對沒有人會來探牢，省却不少麻煩。」

龍寶寶一聽之下，不禁爲之啼笑皆非。

他想了一想，又問道：「兩位前輩被困在這裡有多久了？」

司空怪影道：「也許是一年，也許是十年。」

展一刀道：「照我計算，是五年三個月另十六天半。」

「放屁！」司馬怪影罵道：「在這鬼地方，根本不見天日，怎樣才算是一天，多久才算是一個時辰，又有誰可以計算出來？」

展一刀哂然一笑，道：「笨頭笨腦的人，自然是計算不出來的。」

司馬怪影道：「若說到笨頭笨腦，江湖上又還有誰能比得上閣下？」

展一刀哈哈一笑，道：「最少還有一個司馬怪影！」

司馬怪影怒道：「他媽的，你找死！」

展一刀道：「是找死又怎樣？你有種的就把展某宰了！」

司馬怪影悶哼一聲，道：「老夫可不捨得把你宰掉。」

龍寶寶大奇，心想：「你們兩人似是水火不相容，又怎會不捨得宰掉對方了？」

只聽見展一刀哈哈一笑，道：「你老人家自然是不捨得把展某宰掉的，倘若展某給你宰掉了，你老人家以後還能罵誰來着？」

司馬怪影冷冷一笑，道：「你也別太過得意了，正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展一刀道：「什麼意思？」

司馬怪影道：「老夫從前不捨得把你宰掉，是怕少了一個可以給老夫大罵一頓的混蛋，但如今，你不見一個小娃兒又已加入這裡嗎？」

龍寶寶暗叫不妙，心想：「老子來的不合時宜，居然要成爲別人大罵洩悶的對象了。」

只聽見展一刀哈哈一笑，道：「你以爲這個小娃兒會在這裡陪你多久？」

司馬怪影道：「陪得一年便是一年，陪得一天便是一天，老夫可不會計較這個。」

展一刀道：「小娃兒，你是何方神聖？」

龍寶寶乾咳一聲，道：「我那裡是什麼神神聖聖了，我只是個不懂事的小伙子。」

展一刀又是哈哈一笑，道：「別客氣了，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

龍寶寶苦笑了一下，道：「我不但沒有三分三，連兩分兩、一分一也沒有，而且，這裡也好像不是什麼梁山，而是像個牢獄。」

展一刀道：「管他是梁山也好，是牢獄也好，總之，你能夠被送到這裡來，足見你並不是個尋常的人物。」

龍寶寶連忙問道：「這裡究竟是什麼地方？」

展一刀道：「你是眞的不知道，還是

他媽的裝糊塗？」

龍寶寶道：「小子給一個不明來歷的武林高手揹到這裡來，連東南西北也分辨不清楚，又怎知這裡究竟是什麼地方？」

展一刀道：「這裡是避刦水閣。」

「避刦水閣？怎麼我看不見水？」龍寶寶說完之後，接著又嘆了一口氣，繼續說道：「別說是水，就連自己的手指也看不見，眞是他媽的一片黑暗。」

展一刀道：「你且別管是否看得見水，總之，你在這裡是十分安全的。」

龍寶寶說：「難道我在外面就他媽的不大安全了？」

展一刀道：「人在江湖，總是過着刀頭舐血的生活，又有什麼安全可言了？」

龍寶寶道：「但被困在這裡，縱使再安全，可以活到八百歲，又和一具走肉行屍有什麼分別？」

展一刀道：「你也許認爲沒有什麼分別，但實際上分別却是大得很的，最少，走肉行屍是不會練武功的，而你在這裡，隨時都可以學得到絕頂的武功。」

龍寶寶「哦」的一聲，道：「兩位在這裡，莫非正在練絕頂的武功嗎？」

展一刀道：「當然是的，否則咱們兩人又豈甘心長久被羈禁在這個水閣之中？」

龍寶寶一呆，道：「難道你們到現在還不想出去？」

「出去？」司馬怪影哈哈一笑，「咱們在這裡練功練得好端端的，爲什麼要出去？」

龍寶寶道：「兩位顯然能夠練成絕頂武功，何以還甘願逗留在此？」

司馬怪影又是打個哈哈，道：「要練成絕頂武功，可不是一年半載就可以大功告成的事。」

龍寶寶道：「那麼兩位前輩打算再練多久？」

司馬怪影道：「這種事，又有誰能夠說得清楚？也許老夫一輩子也不打算離開這裡了。」

龍寶寶大奇，道：「前輩不打算離開這裡，就是爲了要練絕頂武功？」

司馬怪影道：「不錯。」

龍寶寶道：「即使前輩能夠在這裡練成天下無敵的武功，但倘若不出外面找幾位絕世高手互相較量、印証，又怎曉得前輩所練的武功確屬高明？」

司馬怪影道：「較量、印証、切磋和決鬥，對老夫來說，都是多餘的。」

龍寶寶道：「這又是什麼道理？」

司馬怪影道：「武功高明不高明，這又有什麼打緊了？總要練得有興趣，其他的事，免談。」

龍寶寶道：「只練功不打架，那又有什麼趣味可言？」

司馬怪影不斷搖頭，道：「小娃兒此言差矣，少林寺不少得道高僧，窮畢生之力苦苦鑽研武功，但一輩子也沒有跟別人動手，又何足怪哉？」

龍寶寶道：「若照我看，却是怪得不能再怪，就像是煮熟了飯不吃，做了新衣裳不穿一樣。」

司馬怪影道：「你年紀還輕，懂得什麼！」

龍寶寶道：「兩位打算在這裡再逗留多久？」

展一刀道：「暫時沒有什麼打算。」

龍寶寶道：「但老子被困在這裡，却是悶煞人也！」

展一刀道：「別怕！咱們敎你武功，你就不會感到煩悶了。」

龍寶寶道：「此地一片黑漆，別說是練功，便是走一兩步路也極艱難。」

展一刀道：「所以嘛，你第一套要學的，就是『夜視神功』。」

「夜視神功？」

「不錯，練成了這功夫，就算在漆黑之中也能視物，這樣就不會吃虧了。」

「不錯，不但不會吃虧，而且還可以大佔便宜。」

「但有一種人，卻是佔不到他任何便宜的。」

「是不是瞎子？」

「果然聰明！」展一刀笑了起來，「從前，江湖上有一個武林高手，他被困於一峽谷內，力鬥五大仇人，結果，五大仇人給他幹掉了四個，而剩下一人，武功最差，而且還是個瞎子！」

龍寶寶道：「後來怎樣？」

展一刀道：「這瞎子雖然武功最差，但卻很聰明，而且一早已探索清楚谷內形勢。」

龍寶寶道：「這瞎子怎樣對付那個武林高手？」

「這瞎子逃進一個山洞裏。」

「此計大妙！」

「不錯，山洞裏一片漆黑，那個武林高手雖然武功遠比瞎子爲高，但一進入山洞深處，形勢立刻就逆轉過來。」

「那個瞎子在山洞裏把那個笨蛋幹掉？」

「不錯，但那個武林高手若練成了『夜視神功』，那個瞎子就一定不會佔到任何的便宜！」

「對了，多練一種武功，對自己是有益無損的。」龍寶寶說道：「既然這樣，老子就勤力練習這種功夫！」

「好！有志氣！以後，就算你遇上了瞎子，也不會一籌莫展了。」展一刀大笑着說道。

龍寶寶笑了一笑，道：「要是不練『夜視神功』，以後遇上了瞎子，就只好客客氣氣，決不能得罪對方。」

展一刀聞言，不禁又是爲之一陣大笑。

＊　＊　＊

練「夜視神功」並不有趣。

不但沒趣，而且簡直是一件極其乏味的事。

但龍寶寶不能不練，要是他不練，展一刀就會踢他的屁股。

練功再沒趣，也總比屁股受罪好得多。

也不知過了多少天，龍寶寶雖然天天都在練功，但始終還是看不見展一刀和司馬怪影的樣子到底是怎樣的。

最後，龍寶寶忍不住說道：「展前輩，我不練『夜視神功』，練別的武功可以嗎？」

一人突然來到龍寶寶身後，提醒他方向不對。

展一刀還沒有回答，司馬怪影已在怪笑著說道：「當然可以。」

展一刀怒聲道：「老妖怪，你又想搞什麼花樣？」

司馬怪影道：「你這套功夫他媽的不倫不類，就算再練三百年，也是白費心機！」

展一刀道：「老妖怪休得含血噴人！」

「姓展的，你別在這裡害人害物好不好，人家是大好少年！」

「你老眼昏花，又怎瞧得出他是個大好少年？」

「老夫耳力過人，只是聽一聽這小子的說話，就知道此子將來決非池中之物！」

「將來決非池中之物，如今又怎樣了？還不是被困在這裏嗎？」

「哈哈，這是他的福緣，旁人連羨慕也羨慕不來。」

龍寶寶心中有氣，忍不住跳了起來，叫道：「這算是什麼福緣？在這裏，簡直悶死老子也！」

只聽見司馬怪影微微一笑，道：「你用不着生氣，老頭敎你一套掌法，保証你今生受用不盡。」

龍寶寶道：「這裏黑漆漆的，能夠練得了什麼掌法？」

司馬怪影道：「這套掌法易學難精，但你很聰明，必然很快就會大有所成。」

龍寶寶道：「你又不是我的師父，爲什麼要把這套掌法傳授給我？」

司馬怪影道：「這是人結人緣，老夫一聽見你這把嗓子，初時覺得十分吵耳，但如今感覺卻不一樣。」

龍寶寶道：「如今又怎樣了？」

司馬怪影微微一笑，道：「簡直比金子碰金子的聲音還更悅耳。」

龍寶寶嘻嘻一笑：「是眞的？」

「是假的，」司馬怪影忽然語氣一變，冷冷笑道：「你的嗓子簡直比豬叫還更難聽，但老夫偏要傳授你這套掌法，你學不學？」

龍寶寶又笑了笑：「前輩既然這般瞧得起晚輩，晚輩又怎能不學，但就只怕展前輩不肯！」

司馬怪影「呸」一聲，怒道：「展一刀算是什麼東西？他敢阻攔，老夫一掌砸扁他的臉！」

展一刀倏地咆哮起來：「老甲魚，你是存心跟展某抬槓？好哇，來來來，咱們大戰三百回合，瞧瞧到底是誰一掌砸扁誰的臉。」

司馬怪影嘿嘿一笑：「姓展的，你簡直是不知死活，老夫今天非要給你一個重重的敎訓不可！」

但就在此際，忽然「戛」的一聲，一道鐵門從外面打開。

然後，一道火光就在這黑漆的地方亮了起來！

＊　＊　＊

一支火炬，把這裏照得一片光明。

其實，這火炬的火燄並不算太明亮，但對於久在黑暗裏的人來說，這種光亮已足使他們完全睜不開眼睛。

龍寶寶用手掩住自己的臉。

隔了片刻，他聽見司馬怪影哈哈一笑，說道：「今天是什麼日子了！居然連水閣主人也親自到這裏來！」

龍寶寶心中一動，暗想：「這裏叫避刦水閣，如今水閣主人來了，倒不知道是個怎樣的人物。」

他漸漸不再感到火光刺眼了，他緩緩地睜開眼睛，向那人望去。

他一望之下，登時呆住。

他心裏在大叫：「老子的媽啊，這胖子不是孟學刀嗎？」

但他再看清楚一點，就知道自己看錯了，這人的身形看來雖然很像孟學刀，甚至連臉龐的輪廓也很相似，但這人的年紀，最少已可以做孟學刀的父親。

所以，這人決不會是孟學刀。

但世間上怎會有如此相似的兩個人？難道……難道……

龍寶寶終於忍不住問：「主人，你是不是姓孟的？」

水閣主人悠然一笑，不答反問道：「我是不是很像一個人？」

龍寶寶道：「是的。」

水閣主人道：「你認爲我像誰？」

龍寶寶道：「像孟學刀。」

「孟學刀是什麼人？」

「一個小胖子。」

「孟學刀是小胖子，我呢？」

「是大胖子。」

「大胖子和小胖子，會不會有什麼淵源？」水閣主人笑吟吟地問。

龍寶寶道：「這正是晚輩想知道的。」

水閣主人忽然臉色一沉，道：「你可曾聽過，天理循環報應不爽這八個字？」

龍寶寶一凜，道：「前輩此言，是什麼意思？」

水閣主人冷冷一笑，道：「意思很簡單，你時常欺負犬子，今天你還不是落在咱孟水山父子手裏嗎？」

這避刦水閣主人，原來叫孟水山，但龍寶寶做夢也想不到，這水閣主人居然是孟學刀的老子。

只聽見孟水山冷冷一笑，道：「龍寶寶，你雖然是飛魚塘主人，但犬子也不是無名小卒，你這樣欺負他，如今落在俺的手裏，還有什麼話可說？」

龍寶寶暗叫不妙，但臉上卻還是哂然一笑，緩緩道：「本少帥欺負阿刀，你是否親眼目睹？」

孟水山道：「此事江湖上人盡皆知！」

龍寶寶「喔」的一聲，緩緩地轉過臉孔，問司馬怪影：「你老人家可知此事？」

雖然龍寶寶一直瞧不見司馬怪影和展一刀兩人，但他知道，司馬怪影年紀比展一刀大得多，所以，站在自己左邊白髮蒼蒼的老人，必然就是司馬怪影無疑。

只聽見司馬怪影乾咳一聲，隨即搖搖頭道：「老夫從未聽說此事。」

龍寶寶淡然一笑，繼而問展一刀：「展前輩，你呢？」

展一刀道：「我也沒聽說過。」

龍寶寶笑了一笑，道：「兩位算不算是江湖中人？」

司馬怪影雙目圓睜：「咱們在江湖上翻滾了數十年，倘若連咱們都不算是江湖中人，難道算是和尚嗎？」

龍寶寶道：「兩位當然不是和尚，要是和尚，又豈會不唸阿彌陀佛？」

孟水山沉聲道：「龍寶寶，你少花言巧語，這裏是俺的地方！」

龍寶寶悠然一笑，道：「什麼地方都是一樣的，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但本少帥行事向來光明磊落，正是君子坦蕩蕩，卻又何懼之有！」

孟水山的臉色又變了，他哼一聲，道：「你既然不賣俺的帳，俺——」

「你想怎樣？」司空怪影忽然冷冷一笑。

孟水山卻在這時候笑了起來，道：「他既然不賣俺的帳，俺就知道龍少帥果然是個有種的小英雄啦！」

龍寶寶一呆，展一刀隨即問孟水山：「閣主前倨後恭，卻又是甚麼用心？」

孟水山冷冷一笑，道：「用心良苦得很，因爲阿刀在俺面前，不斷說龍少帥的種種好處，俺不大相信，所以故意出言相試，如今証明，阿刀之言的確不錯，俺這廂有禮，向龍少帥道歉道歉便是。」

龍寶寶這才恍然大悟，笑道：「原來如此，正是不打不相識，雖然咱們沒有打起來，但總算彼此都曾經掂過對方的斤兩，這些日子以來，晚輩吃了閣下不少飯菜，晚輩這廂謝謝了。」

「別客氣，粗茶淡飯，算得上什麼！」孟水山呵呵一笑。

龍寶寶望住他，忍不住問：「你是阿刀的老子，怎麼阿刀從來沒對我說過？」

孟水山嘆了口氣，道：「他媽的一言難盡，阿刀這孩子，一直都由他娘親帶着，俺也是在最近才知道，他就是俺的兒子。」

龍寶寶道：「你又是怎樣知道的？」

孟水山道：「俺瞧見阿刀，一看他的臉，就知道他是俺的兒子。」

龍寶寶不由一笑，道：「這也不無道理，雖說人有相似物有相同，但你們父子的相貌，簡直就是有如照鏡子一般，只是年紀有點分別罷了。」

孟水山呵呵一笑，道：「龍少帥，你說咱們父子長相如何？」

龍寶寶道：「威風不足，親切有餘！」

孟水山一愕，隨即點頭大笑：「說得好！不愧是飛魚塘主人，江南少帥！」

龍寶寶乾咳一聲，道：「孟前輩，你說夠了沒有？」

孟水山道：「俺這一次到來，本來就沒有什麼話要說，只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如此而已。」

龍寶寶道：「孟前輩受何人之託？」

孟水山道：「一個武功極高的江湖奇俠。」

龍寶寶道：「他是誰？」

孟水山道：「他的綽號只有一個字，那是：『亂』！」

「是『亂』？」龍寶寶不禁大爲詫異。

孟水山點了點頭，道：「雖然他的綽

號只有一個字，但連名帶姓卻有六個字。」

「六個字？」

「不錯，他複姓宇文，叫二十三郎。」

「宇文二十三郎！」龍寶寶不禁長長的吐出一口氣，道：「這名字的確很長。」

孟水山道：「宇文二十三郎不但名字長，而且情長義更長，俺最佩服的就是他這種人。」

「情長義更長，很好！很好！」龍寶寶緩緩地點了點頭，道：「很湊巧，我也是這種人，不曉得孟前輩以後會不會佩服我這個江湖小子？」

孟水山道：「俺現在就已經很佩服。」

「眞的？」

「當然是眞的，俺很佩服你什麼話都說得出口！」

龍寶寶一怔，繼而哈哈大笑。

他大笑，孟水山也在大笑。

司空怪影突然冷笑道：「兩位說夠了沒有？」

孟水山道：「還有一事，俺非要向大衆說清楚不可，因爲這避刦水閣嘛……這避刦水閣……」

司空怪影眉頭一皺，道：「孟閣主，有什麼事不妨直說，何必吞吞吐吐？」

孟水山道：「司空老兄說得甚是，俺的確是不必吞吞吐吐的，這避刦水閣……咳……這……」

龍寶寶心中暗暗失笑：「孟閣主這一下子倒和阿刀不相伯仲，一急起來，想不吞吐其詞也很難。」

但這次司空怪影不再催促，只是任由他慢慢說下去。

過了一會，孟水山才繼續說道：「這避刦水閣恐怕以後再也不能包庇江湖上落難的朋友了。」

司空怪影兩眼一瞪，道：「孟閣主何出此言？莫非避刦水閣也會關門大吉嗎？」

孟水山點點頭，道：「正是！」

司空怪影陡地呆住，道：「拿人錢財，與人消災，怎可以說關門大吉就關門大吉？」

龍寶寶聞言，不禁大爲奇怪，忍不住問司空怪影：「怎麼，老前輩在這裏『避刦』，原來要付帳的嗎？」

「當然得要付帳！」司空怪影道：「老夫給了三千兩銀子，才能進來避刦。」

展一刀道：「展某甚窮，只能付一千五百兩。」

孟水山道：「但以後嘛，避刦水閣將會門戶大開，任誰也可以輕易進來。」

司空怪影道：「老夫倒不怕什麼，但其餘人怎辦？」

孟水山嘆一口氣，道：「大可遠走高飛，躲到別的地方去！」

司空怪影道：「但老夫曉得，不少武林高手到此，並非志在『避刦』，而是志在『避靜』。」

孟水山微微一笑，頷首道：「此地確是避靜的好地方。」

展一刀冷冷笑道：「跟司空老怪共處一室，清靜個屁！」

司空怪影哼一聲：「你只付一千五百兩，還想苛求嗎？」

展一刀「呸」一聲：「孟閣主若嫌不夠，只要說一聲，展某出外打一個轉，馬上就可以再多給三五千兩！」

「強盜本色！」

「是俠盜！不是強盜！」

司空怪影哈哈一笑：「俠盜跟強盜又有何分別？」

展一刀道：「俠盜刦富濟貧，強盜又怎能與之相比？」

司空怪影又是哈哈一笑，道：「說來說去，還是他媽的換湯不換藥！」

孟水山皺着眉，道：「咳，兩位大俠，事已至此，多言無益，兩位還是早早離去，各謀打算也罷。」

展一刀道：「孟閣主，數十年來，避刦水閣的招牌都是響噹噹的，何以忽然要關門大吉？」

孟水山嘆一口氣，道：「一言難盡，兩位不必多問，還是請早上路罷。」

龍寶寶忽然問：「孟前輩，宇文二十三郎給了你多少銀兩？」

孟水山搖搖頭，道：「他叫俺把你帶到這裏來，俺是分文不取的。」

龍寶寶一怔，道：「這豈非虧本生意嗎？」

孟水山又搖搖頭，道：「少帥此言差矣，宇文二十三郎的事，也就是俺的事，他只是要俺送你到這裏，這些小事，又如何能要他的銀子？」

龍寶寶道：「孟前輩在江湖上的朋友多不多？」

孟水山哈哈一笑，顧盼自豪地說：「俺在江湖上的朋友，當然是多得很的。」

龍寶寶嘆了口氣，道：「這就難怪避刦水閣要關門大吉啦。」

孟水山奇道：「少帥何出此言？」

龍寶寶哂然一笑，緩緩地說道：「孟前輩相識滿天下，這個朋友的事包在俺身上，那個朋友的事俺如何能收他的銀子？如此作風，確是豪爽極了，但卻很划不來，連銀子也不收取，避刦水閣的兄弟又能吃什麼？喝什麼？」

孟水山嘆一口氣，道：「少帥此言，雖然頗有道理，但俺這避刦水閣如今關門大吉，卻和庫房銀兩多寡並不相干。」

龍寶寶一愕，道：「然則，卻又爲何會弄至如此田地？」

孟水山道：「這個……這個……這個……」

他一連說了三次「這個」，但始終還是「這個」不下去。

龍寶寶不禁爲之眉頭大皺，道：「你老人家若有什麼難言之隱，就不必再說什麼了。」

孟水山又說了一句：「這個……」

但這次展一刀卻不客氣，他兩眼一瞪，粗聲說道：「展某生平最憎恨故弄玄虛的傢伙，姓孟的，這樁事你若不說得明明白白，展某等決不罷休！」

孟水山默然良久，才嘆一口氣，說道：「實不相瞞，俺已把避刦水閣賣掉了。」

「把避刦水閣賣掉？你把避刦水閣賣給誰？」

「是……是……是南宮世家。」

「南宮世家向孟閣主買下避刦水閣？」展一刀大爲奇怪。

孟水山道：「是的。」

展一刀道：「孟閣主富甲一方，何以把水閣賣給南宮世家？」

孟水山搖搖頭，道：「什麼富甲一方，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展一刀呆了一呆，道：「你不是變成了一個窮人罷？」

孟水山道：「正是如此。」

展一刀道：「怎會這樣的？」

孟水山道：「這個……這個……唉，都是賭之害！賭之害！」

展一刀眉頭大皺，道：「孟閣主，你從前是不賭博的！」

「從前是從前，如今俺已經變成了一個自陷泥沼的賭徒，這兩年來，俺在杏花園裏最少輸掉三十萬兩銀子！」孟水山苦着臉說。

展一刀頓一頓脚：「他媽的，你又不窮．又何必去賭錢？」

孟水山道：「初時嘛，俺只是小玩玩的，但到後來，卻越玩越兇了，終於輸得七葷八素，面如土色，差點身敗名裂！」

展一刀冷冷一笑，道：「你現在跟身敗名裂又有什麼分別了？」

孟水山道：「最少用不着欠下別人一屁股債。」

展一刀道：「要是不賣掉避刦水閣，那又怎樣？」

孟水山道：「要是不賣掉避刦水閣，俺這一屁股債就驚人得很了，單是欠下杏花娘娘那一筆賭債，已超逾十萬兩以上。」

展一刀道：「那個胖婆娘不是個好東西。」

孟水山道：「俺當然知道她不是個好東西，但輸得頭昏腦脹的時候，就什麼都顧不得了。」

展一刀道：「南宮世家近年來已很少理會武林中的事，何以忽然又插手起來？」

孟水山道：「這個俺就眞的不知道了。」

司空怪影哼一聲，道：「還有什麼好說的，既然避刦水閣已然易主，咱們再逗留下去也是沒用的，還不如各走各路，最爲上策。」

孟水山道：「司空大俠說的甚是！」

司空怪影「呸」一聲，道：「老夫不是什麼大俠，老夫只是一個怪物，古怪得連自己都忍受不了的怪物！」

孟水山道：「怪物有很多種，像司空……司空老兄這一種，卻是難得一見的。」

司空怪影冷冷一笑，道：「少拍馬屁，老夫告辭了。」

忽聽一人笑道：「司空老怪且慢，你若走了，南宮某買下這避刦水閣，又有何用處了？」

那是一個蒼老但卻宏亮的聲音，在孟水山背後，就出現了一個衣飾十分華麗的紫袍老人。

除了紫袍老人之外，還有一個正在向龍寶寶扮鬼臉的少女。

南宮妙！

＊　＊　＊

南宮妙又出現了，龍寶寶心中暗暗叫苦，心想：「這個小姊姊好厲害，老子一看見她就大大的頭疼。」

可是，在暗暗叫苦之餘，不知如何卻又有着一種甜絲絲的感覺。

龍寶寶接着又暗暗讚嘆：「她的眼睛很靈，很美，連罵人的時候，那種神態都很有趣。」一時之間，也不知道她究竟是可惡還是可愛。

只聽見那個紫袍老人對司空怪影說道：「司空老兄，還記得三十年前，老夫曾與兄台聯手苦戰崆峒派的兎崽子嗎？」

司空怪影眨了眨眼，道：「三十年前的事，老夫早已忘記得乾乾淨淨。」

紫袍老人笑道：「不要緊，南宮某大可以舊事重提——」

「少廢話！」司空怪影冷哼一聲，道：「三十年前咱們也許是一場朋友，但十年人事幾翻新，何況是三十年如此悠長的歲月？南宮雁，過往的事，還是不要再提了。」

那紫袍老人，原來是南宮世家主人，江湖上人稱「鐵袖流雲陰陽手」的南宮雁。

南宮雁也就是南宮妙的父親。

南宮雁給司空怪影搶白了幾句，卻也不以爲忤，只是淡然一笑，說道：「南宮某的徒兒，不識好歹，曾經冒犯過司空老兄，此事南宮某也深感抱歉，至於該劣徒，南宮某早已將之逐出門牆，司空老兄大可不必放在心上。」

司空怪影陡地怪笑起來，道：「南宮雁，你把老夫當作是什麼人了？正是量小非君子，過去的事，已成過去，如今咱們要看的，是眼前大勢！」

南宮雁道：「眼前大勢，是妖氛瀰漫，魔障重重！」

司空怪影道：「南宮世家有的是金山銀海，但這避刦水閣對你們眞的很重要嗎？否則，又何以會將之買了下來？」

南宮雁道：「與其落入奸人之手，何不由南宮某把避刦水閣買下？」

司空怪影目光閃動，道：「如南宮兄不買下避刦水閣，又會有誰欲加以染指？」

南宮雁道：「卓超羣。」

「玉面神劍手卓超羣？」

「不錯，此人狼子野心，不可不防。」

「哼，老夫可不大相信，憑姓卓的這一個人，他有多大能耐？」

「卓超羣也許不足爲患，但你可知道，他背後還有一位大老闆？」

「大老闆？」司空怪影一愕。

展一刀道：「誰是卓超羣的大老闆？」

南宮雁緩緩道：「南宮某也很想知道這人是誰！」他這樣說，顯然是不知道這大老闆是誰，只知道有這麼一個人存在而已。

展一刀冷冷一笑，道：「管他什麼大老闆小老闆，展某就不相信他有三頭六臂！」

司空怪影桀桀一笑，道：「尊夫人也沒有三頭六臂，但卻能夠把閣下逼得快要發瘋！」

展一刀大怒，道：「老怪物，你想找死？」

司空怪影道：「你敢動老夫，早已動手，何必等到這個時候！」

展一刀再也按捺不住，揮拳便要跟司空怪影拚命，但南宮雁卻伸手一攔，道：「口舌之爭，無日無之，犯不着爲了三言兩語，咱們先來一個窩裏反！」

展一刀怒道：「什麼窩裏反窩外反的，咱們根本就並不同在一窩！」

南宮雁道：「從前也許不是同一窩，但如今卻大大不同。」

展一刀道：「這又有什麼不同了？」

南宮雁道：「因爲南宮某說大大不同，便是大大不同。」

龍寶寶聽了，心想：「眞是笑話！」

但展一刀和司空怪影的想法卻大不相同。

因爲說這句話的並不是等閒之輩，而是南宮世家之中權力最大的南宮雁！

＊　＊　＊

展一刀的怒氣忽然就平息下來，就連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怒火何以這樣快就消失於無形。

但事實的確如此。

司空老怪雖然古怪之極，但畢竟也是老江湖了，他早已看出，眼前的形勢，實在是非比尋常。

南宮雁忽然殺出，顯然是有所圖謀的，但他爲什麼要買下避刦水閣？

南宮雁目注衆人，過了很久才緩緩地說道：「南宮某知道，卓超羣這一次攪風攪雨，全然是『拿人錢財，與人消災。』」

展一刀道：「他拿了誰的錢財？」

「當然是他背後的大老闆。」

「這個勞什子大老闆又有什麼如意算盤了？」司空怪影問。

南宮雁道：「滅一帮，除八派，併吞三大世家。」

龍寶寶道：「一帮是不是天下第一大帮的丐帮？」

南宮雁點點頭，道：「不錯，八派就是八大門派，還有三大世家，就是慕容世家、蜀中唐門及南宮世家！」

龍寶寶舌頭一伸：「是誰有這麼大的胃口？」

南宮雁道：「胃口如此驚人，當然不是一般江湖人物，據南宮某所知，這一個人極可能跟宇文二十三郎有關！」

龍寶寶一怔：「你是懷疑宇文二十三郎在興波作浪，攪風攪雨唯恐天下不亂嗎？」

南宮雁搖了搖頭，說道：「南宮某並不是說宇文二十三郎，而是與宇文二十三郎有關係的人物！」

龍寶寶道：「這些人到底是誰？」

南宮雁道：「由於南宮某也不敢確定，因此無可奉告。」

龍寶寶道：「咱們若連敵人是誰都不曉得，這一戰還用打？」

南宮雁道：「當然可以不打，但不打這一戰，結果就是任由邪魔勢力增長，而咱們卻逐漸陷入萬刦不復之境。」

龍寶寶道：「這可不怎麼妙！」

南宮雁道：「你知道就好了。」

龍寶寶望着展一刀，道：「展前輩，咱們是否應該同舟共濟？」

展一刀眨一眨眼，忽然拍了拍肚皮，道：「與其說什麼同舟共濟，不如有飯共吃更好得多！」

孟水山道：「展大俠若是餓了，俺馬上叫王大師父準備酒菜便是。」

司空怪影哈哈一笑，道：「如此最好！如此最好！老夫也肚子餓得緊了……」

＊　＊　＊

避刦水閣景色怡人，亭台樓閣大小築物無不美侖美奐，令人嘆爲觀止。

這一頓酒菜十分豐富，司空怪影一面吃，一面讚不絕口。

展一刀忍不住冷冷一笑，道：「這酒菜眞的很好嗎？」

司空怪影道：「用不着付帳，白吃白喝一頓，自然很好。」

展一刀冷哼一聲，道：「這一大把年紀，還是貪吃貪喝，眞是可笑！」

司空怪影呵呵一笑，道：「展老弟，你什麼事都瞧得不順眼，如此對你自己又有什麼好處！」

展一刀道：「展某只是不平則鳴！」

司空怪影道：「你若要抱打不平，就該對付那些江湖敗類！」

展一刀道：「這個展某自有主張，不勞閣下費心。」

司空怪影卻老氣橫秋地乾咳一聲，說道：「我若不費心，誰還能看管得住你這頭老猴子！」

展一刀差點便給他氣得當場吐血，就在這時候，孟水山突然從外面衝了過來，大叫道：「這番不妙，杏花娘娘來了！」

水閣山谷　解決戰爭

杏花娘娘果然來了。

她就算只是單刀赴會，也已十分「聲勢」驚人。

何況此刻她並非一人前來，在她的左右，最少有三十餘人。

楊亭當然是其中之一。

避刦水閣門前，鬧得沸沸騰騰，甚至有人在門外跳來跳去，就像一隻猴子。

這個跳來跳去的人，綽號就叫「跳猴」，提起「跳猴」孫廣樹，能不眉頭大皺者幾稀矣。

孫廣樹爲人怪誕，除了喜歡跳來跳去之外，最喜歡的就是湊熱鬧。

那裏最熱鬧，孫廣樹就一定會趕到，決不落後。

孟水山一見此人，也是眉頭大皺，道：「老孫，你怎麼也來了？」

孫廣樹嘻嘻一笑，道：「這裏？不是武林禁地，我要來便來，便是武林禁地，只要老孫高興，也是隨時可以混進來的，大家認爲對嗎？」

孟水山無言，卻有一人冷冷笑道：「大家都認爲你是一個很特別的混蛋。」

孟水山隨即問道：「何特別之有？」

這人道：「一般的混蛋都不會跳來跳去，但這個混蛋跳得比虱子還要勤力，你說特別不特別？」

孟水山哈哈一笑：「言之成理！」

孫廣樹的目光立刻望住一個人，這人髮亂如草，笑起來的時候眼睛瞇成一線。

「展一刀？」孫廣樹陡地大笑：「想不到你仍然活着。」

展一刀道：「展某仍然活着，是因爲江湖上的混蛋越來越多，正是『蛋多眼亂』，好看得緊，所以不妨多活三幾十年，慢慢瞧個清清楚楚。」

孫廣樹哈哈大笑，道：「闊別多年，展老兄還是那樣有趣。」

展一刀道：「遇上你這種是非不辨，黑白不分的混蛋，再有趣的人也會變得毫無趣味可言。」

孫廣樹道：「你錯了。」

「錯了？」展一刀嘿嘿一笑，道：「我又有什麼地方錯了？」

孫廣樹道：「我就算是個混蛋，也是一個明辨是非，能分黑白的混蛋，老孫這一次只是爲了看熱鬧而來，可不是站在那個胖婆娘的一邊。」

他說的胖婆娘，自然是指杏花娘娘。

杏花娘娘笑哈哈地望着孫廣樹，直至這時候才說道：「老孫，你把我當作什麼人了？我這一次到避刦水閣，只是想討一個公道。」

孫廣樹道：「你要討什麼公道，這地方有誰欠了你一屁股的債？」

杏花娘娘又是咭咭一笑，向孟水山一指，道：「這個小胖子，他眞的欠下杏花園一屁股債，我是來追討欠債的。」

孫廣樹道：「欠債還錢，這種事的確十分公道，孟閣主，明人不欠暗債，你欠了她多少，馬上清還便是，誰也用不着嚕嚕囌囌。」

孟水山吸一口氣，正要說話，南宮雁卻把手一揮，大聲叫道：「這筆賭債，不必還了！」

孟水山一呆，呆楞楞的望着這位南宮世家主人。

杏花娘娘目光轉移到南宮雁的臉上，笑道：「南宮世家似乎從來不會賴帳，這位當家的怎麼說出這種話？」

南宮雁冷冷道：「南宮世家的確從來不會賴帳，但孟閣主這一筆賭債，南宮某認爲決不能清還。」

孫廣樹面露詫異之色，道：「這又是甚麼道理來着？」

南宮雁道：「道消魔長，要是孟閣主把這筆寃枉錢送給杏花娘子，對整個武林來說，都不是一件好事。」

孫廣樹沉吟片刻，忽然桀桀怪笑，道：「這次南宮雁說得很正確，杏花娘娘若手上多了銀子，殺人武器也會多鑄造幾件，對武林以至天下蒼生，都不是一件妙事。」

展一刀道：「猴子所言甚是！」

杏花娘娘卻只是盯着孟水山，道：「債是你欠下的，還與不還，該由你自己作主，又何必他人借箸代籌？」

孟水山乾咳一聲，說道：「這筆債嘛，是非還不可的，但卻不能立刻便還。」

杏花娘娘道：「要等多久才還？」

孟水山道：「三十年如何？」

杏花娘娘嘿嘿一笑，道：「怎麼不說三百年？三千年？」

孟水山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俺說過三十年之後清還，就決不食言！」

杏花娘娘哈哈一笑，道：「孟水山，你好大的膽子，我今天總算看清楚閣下的爲人！」

忽聽一人冷冷笑道：「孟閣主，老夫已很久沒殺過人了。」

說話的並非別人，正是司空怪影。

孟水山道：「司空老兄，你想怎樣？」

司空怪影道：「這胖婆娘不知好歹，老夫想把她好好整治一下，孟閣主意下如何？」

孟水山道：「你究竟想殺了她？還是只想把她整治一下？」

司空怪影道：「老夫做事，向來都是幹了再說，但幹到怎麼樣子，卻是連自己也是不大清楚的。」

孟水山道：「這豈不是糊塗透頂嗎？」

司空怪影道：「有人說，糊塗是福，做人太清醒，反而不是什麼妙事。」

孟水山道：「有理！有理！」

司空怪影哈哈一笑，道：「孟閣主是明白人，這種道理一定會明白的。」

孟水山卻搖搖頭，說道：「別的事情，也許只有明白人才能弄得明明白白，但這種糊糊塗塗的事，卻是只有糊糊塗塗的人才能明白的。」

司空怪影哈哈大笑，道：「說得好，果然是難得糊塗，合該賴帳！」

孟水山道：「這並不是賴帳，只是把還債日期押後一點點而已。」

司空怪影「唔」一聲，道：「三十年後之事，三十年後還債，總也是還，於理並無不合。」

孟水山道：「但你若殺了杏花娘娘，三十年後這筆債又該還給誰？」

司空怪影道：「此乃三十年後才再研究不遲。」

孟水山「啊」一聲，道：「聽君一語，茅塞頓開，好的，就照這麼辦！」

杏花娘娘嘿嘿一笑，說道：「兩位談夠了沒有？」

孟水山道：「請動手。」

杏花娘娘道：「你在請誰動手？」

孟水山道：「宇文二十三郎。」

他這六個字才說出口，杏花娘娘身邊已閃電般出現了一個人。

這人正是「亂」，也正是宇文二十三郎！

＊ ＊ ＊

龍寶寶第一次遇見「亂」的時候，這位武林奇人是個「女人」！

但如今，出現在龍寶寶眼前的，卻是一個瀟洒不羣，氣宇軒昂的中年儒士。

這人就是宇文二十三郎。

他手裏有一把劍，這把劍不算十分鋒利，但劍鋒已架在杏花娘娘的脖子上。

杏花娘娘居然臉色依然，並沒有半點改變。

宇文二十三郎淡淡道：「你是不是認爲，在下這一把劍，根本沒法可以切斷你這又肥又粗的脖子？」

杏花娘娘道：「我知道，你這把劍看來並不鋒利，其實卻是用『火燄鐵砂』鑄成的『火燄神劍』。」

她說話的時候，脖子上的肥肉不住顫來顫去，她肥肉一顫動，火燄神劍劍鋒便把她的頸割得皮破血流。

轉瞬間，杏花娘娘已滿頸是血。

但她居然還在微笑，好像流出的血根本就不是她自己的。

龍寶寶心下駭然，暗道：「這胖婆娘當眞邪門得緊！」

杏花娘娘果然不是一般善男信女，難怪能夠統領數十高手直闖避刦水閣。

宇文二十三郎也面露佩服的神情，道：「杏花娘娘，彼此都是江湖中人，何苦咄咄逼人？」

杏花娘娘道：「如今咄咄逼人的是閣下，而不是我這個肥女人。」

宇文二十三郎道：「殺了你，對整個江湖也許大有好處。」

杏花娘娘道：「既然如此，何以還不下殺手？」

宇文二十三郎道：「擒賊擒王，你並不是王者。」

杏花娘娘乾笑着，道：「我不是王者，誰是王者？」

宇文二十三郎道：「另一個女人，她比你清瘦得多。」

杏花娘娘冷冷一笑：「我不知道你在說誰。」

宇文二十三郎道：「你知道的，你一定知道，只是在我面前裝蒜而已。」

杏花娘娘咬了咬牙，道：「就算我眞的在裝蒜，那又怎樣。」

宇文二十三郎嘆了口氣，道：「那是你自討苦吃，在下愛莫能助！」

忽聽一人連聲冷笑，大聲說道：「宇文二十三郎，你就算吃了豹胆熊心，也不敢殺杏花娘娘！」

這個大聲說話的並非別人，乃是楊亭。

宇文二十三郎目光收縮，道：「在下也許眞的不敢殺杏花娘娘，但卻敢殺你！」

楊亭冷笑：「那麼，你過來殺我好了！」

宇文二十三郎道：「那三個怪得不能再怪的怪人，聽說已走得很遠。」

楊亭道：「何以提起這三個渾人。」

宇文二十三郎道：「因爲他們都是在下的朋友。」

楊亭冷笑道：「這種朋友，和白痴又有什麼分別？」

宇文二十三郎目注着楊亭的臉，半晌才冷冷一笑，道：「我不喜歡任何人侮辱我的朋友。」

楊亭道：「楊某說的是事實。」

宇文二十三郎冷冷道：「但你卻已因此而惹來災禍。」

楊亭道：「你要殺楊某？」

宇文二十三郎道：「要殺楊管事，又何須在下親自動手，自有他人願意代勞。」

楊亭道：「是誰願意代勞？」

一人哈哈大笑，道：「老夫早就想除掉人面獸心的傢伙，在杏花園，這位楊管事已謀害過不少人，今天正是罪惡貫盈的時候。」

這個大笑而來的正是司空怪影。

楊亭瞧着司空怪影，冷冷道：「你這個老不死，似乎已很久沒有在江湖上露面了。」

司空怪影道：「不錯，老夫在避刦水閣裏練功，正是勤有功戲無益，文人讀書如是，武人習武亦復如是。」

楊亭道：「這些年以來，你練成了甚麼武功？」

司空怪影道：「殺人的武功。」

楊亭道：「凡是武功，都是用來殺人傷人的，這豈非廢話？」

司空怪影道：「有時候，廢話也能殺人。」

楊亭道：「廢話又怎能殺人？」

「有一種人的確可以用廢話殺人，例如閣下。」

「哦！如何殺人法？」

「一面談廢話，一面暗中施放毒氣，如此即可殺人於無形之間。」司空怪影臉色一沉，道：「十二年前，你就是用這種方法殺掉唐獨。」

唐獨是司空怪影的師弟，性情孤傲，武功極高，但最後卻給楊亭以毒氣暗算，結果身亡。

楊亭冷冷道：「所以，你現在就是要找我算這一筆帳？」

司空怪影道：「該算帳的時候，自然要算帳，債拖得太久，並不一定是好事，便以孟閣主來說，他欠下別人一屁股賭債，要在三十年後才清還，這滋味恐怕也是不怎麼好受的。」

楊亭無言，就在這時候，一人突然搶先出手。

搶先出手的並不是楊亭，也不是司空怪影，而是杏花娘娘！

＊ ＊ ＊

杏花娘娘本已給宇文二十三郎用劍架住脖子，但她卻能突然逃脫，而且還出手發難，突襲司空怪影。

一個如此肥胖的女人，居然有如此敏捷身手，着實出人意表。

司空怪影冷笑揮掌，同時喝道：「老夫要找的並不是你這個胖婆娘，快滾！」

杏花娘娘卻笑道：「你不找我，我偏要找你！」

龍寶寶知道，這個女人武功極高，不禁有點爲司空怪影擔心。

就在這時候，有人把他悄悄拉走。

把他拉走的，是南宮妙。

「你猷在這裏有什麼好瞧的？」南宮妙對龍寶寶說道：「這一大羣武林人，只怕會殺得天翻地覆，一場糊塗，你武功不濟事，還是遠遠躲開爲妙。」

龍寶寶嘻嘻一笑，道：「跟你在一起，到底是妙還是不妙？」

南宮妙道：「我是南宮妙，並非叫南宮不妙。」

龍寶寶道：「你自己當然是很妙的，但跟你在一起的人，只怕就不怎麼妙了。」

南宮妙「哼」一聲，道：「你把我當作什麼人？是不是把我當作會吃人的妖怪？」

龍寶寶道：「你當然不會是妖怪。」

南宮妙冷冷一笑，道：「你怎知道我不是個妖怪？」

龍寶寶道：「妖怪又怎會像你這般漂亮，這般好看？」

南宮妙「噗嗤」的笑了起來：「你這個人嘴巴好壞！壞得不能再壞！」

龍寶寶一愕，眨眨眼道：「怎麼了？讚你漂亮，讚你好看，就算是個嘴巴好壞的人了？那麼，是不是要我把你罵個體無完膚，把你說成是一個母夜叉，你才會說我是個大大的好人？」

南宮妙小嘴一呶：「你偏就是有這許多話要說！」

龍寶寶嘻嘻一笑，道：「我這張嘴巴最喜歡吃東西和說話，此乃人之常情，正常得不能再正常。」

南宮妙道：「小心禍從口出！」

龍寶寶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嗯，外面這麼熱鬧，連那個什麼猴子也趕來瞧熱鬧，咱們躲在這裏，是否太浪費了一點？」

南宮妙道：「江湖中人總是喜歡打打殺殺的，有什麼好玩？」

龍寶寶道：「這是爲勢所逼，你不殺人，別人就會殺你！」

「我才不相信這一套，」南宮妙哼的一聲，說道：「要是大家能夠平心靜氣，好好商量商量，又有什麼事情不可以解決？」

龍寶寶道：「爲求名利，人人都不擇手段，這是江湖中人早已習以爲常的。」

南宮妙道：「這是惡習，應該戒除。」

龍寶寶嘆了口氣，緩緩道：「要一個人戒除惡習，已是千難萬難之事，要所有江湖中人都戒除惡習，簡直是痴人說夢！」

「你敢罵我是痴人？」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你千萬別把這個罪名加在我身上。」

「你跟我走！」

「走？走往那裏？」

「去見一個人，一個你非要見不可的人。」南宮妙的神情充滿着神秘，龍寶寶不知道她在攪什麼鬼，但也只好跟着她走。

* * *

南宮妙的輕功，顯然遠在龍寶寶之上，雖然她已放慢了腳步，但龍寶寶還是跟得十分吃力。

南宮妙帶着龍寶寶離開了避刦水閣，來到了一座山谷之中。

這山谷緻景倒不錯，龍寶寶左顧右盼，暗想：「她帶老子到這裏來，莫非是要跟老子賞花不成？」

但轉念一想，又忖道：「這裏的花並不是怎麼美，倒是那幾株大樹高大得出奇，眞是壯觀得很。」

心念未已，大樹那邊忽然緩緩地走出了一個人。

「師父！」龍寶寶不禁大爲詫異。

原來木魚大師一直在這座山谷裏等候着龍寶寶。

「師父，你怎會在這裏的？」龍寶寶問。

木魚大師道：「爲師避重就輕，所以跑到這裏來。」

「避重就輕？師父莫非怕了杏花娘娘那一夥王八蛋嗎？」龍寶寶眉頭大皺。

木魚大師搖搖頭，道：「你以爲爲師是個貪生怕死之輩嗎？」

龍寶寶本想說：「當然不是！」但轉念一想，倘若自己這樣說，師父勢必說自己拍他老人家的馬屁，說不定立刻會一腳回敬過來，那就大大的不妙了。

於是，他說道：「師父是否貪生怕死之輩，江湖中人自有公論，徒兒不便信口雌黃，胡說八道！」

木魚大師一愕，隨即悠然笑道：「你越來越是聰明了。」

龍寶寶得意地一笑，說道：「徒兒跟着師父這麼久，自然越跟越聰明，總不成會越跟越是愚蠢！」

木魚大師陡地臉色一沉：「你終於還是拍爲師的馬屁了！」

龍寶寶吃了一驚，連忙道：「徒兒說的是眞話，可不是亂拍師父的馬屁。」

木魚大師哼的一聲，說道：「算了罷，你若不拍我馬屁，也許不是江南少帥龍寶寶了。」

龍寶寶這才嘻嘻一笑，道：「師父是個明白事理的人，徒兒以後一定會努力練功，腳踏實地——」

「少廢話，」木魚大師揮了揮手，道：「你可知道，南宮十一小姐爲什麼要把你帶到這裏來？」

龍寶寶神情茫然地搖搖頭，說道：「徒兒什麼都不知道。」

木魚大師道：「你什麼都不知道，就跟着人家跑到這裏來，難道你不怕中了別人的陷阱嗎？」

龍寶寶舌頭一伸，望了南宮妙一眼，說道：「南宮小姐不是壞人，所以徒兒才會跟着她的。」

木魚大師冷冷道：「你怎知道她不是壞人？」

龍寶寶道：「她若是壞人，徒兒一定會看得出來的，師父用不着擔心！」

木魚呵呵一笑，道：「你倒有一雙厲害的法眼，連人家是好是壞也可以一眼瞧得出來！」

南宮妙道：「他這次偏偏看錯了，我是一個可惡的壞蛋，遲早有一天，我會把他一口吞進肚子裏。」

龍寶寶道：「你若眞的把我吞進肚子裏，就會和那些吞掉小羊的蟒蛇一樣。」

「那些蟒蛇又怎樣了？」

「都變成了大肚子！」

南宮妙「啐」了一口，一張臉紅得像是櫻桃一樣。

木魚大師陡然喝道：「寶寶，你越來越不像話了，總是口沒遮攔！」

龍寶寶連忙道：「師父請息怒，徒兒

以後不敢亂說話了。」

木魚大師道：「避刦水閣那邊，如今勢必弄得天翻地覆，爲師並非想隔江觀火，而是這裏也有很重要的事情等着要幹。」

龍寶寶一愕，道：「這裏又有什麼重要的事情了？」

木魚大師道：「爲師約了一個人在這裏決戰。」

龍寶寶一怔，道：「師父約了誰在這裏決一死戰？」

木魚大師道：「那人就是卓超羣的大老闆！」

「卓超羣的大老闆？」

「不錯，這人才是整個武林的最大禍胎，只有把這個人解決掉，武林中才會有眞正的安寧。」

「這人來了沒有？」

「還沒有來。」

「這人何時才會來？」

「也許很快就會到這裏，也許根本不會來。」

龍寶寶皺了皺眉，道：「徒兒越弄越糊塗了，要是這人不來，師父豈不是白等一場嗎？」

木魚大師道：「白等也要等，最少，爲師曾經等過這一個人，就算這人眞的不來，爲師也不會在晚上睡不着覺，此謂之心安理得，你明白不明白？」

龍寶寶道：「徒兒明白了。」

木魚大師莞爾一笑，道：「你明白就好了。」

龍寶寶苦笑了一下，對南宮妙說道：「既然如此，咱們就在這裏等一等罷。」

南宮妙道：「好的，咱們就在這裏等，一直等到天荒地老可也！」

* * *

木魚大師的耐性很好，龍寶寶的耐性看來也不太壞。

師父在等，徒兒也只好陪着等，至於要等到甚麼時候，那就只有天才曉得了。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南宮妙忽然說：「有人來了。」

木魚大師搖搖頭，道：「這不是人，而是一條毒蛇，無論是誰給這條毒蛇咬上一口，都會後果堪虞。」

南宮妙點點頭，似乎完全明白木魚大師的意思。

但龍寶寶卻不懂。

因爲來的分明是一個人，而且還是一個很好看的女人，師父爲什麼說她是一條毒蛇？

這個女人穿着一襲淺藍長裙，走路時的姿態看似弱不禁風，但卻又另有一種醉人的神韻。

龍寶寶望住這個女人，心想：「她眞的是一條毒蛇嗎？她的年紀有多大？」

她看來好像二十多歲，又好像已經三十幾歲，到底眞正的年紀有多大，龍寶寶實在看不出來。

木魚大師目光冰冷地盯住這個女人，道：「宇文夫人，久違了。」

這個女人嫣然一笑，道：「我又已老了很多，但你卻還是和十年前一模一樣。」

木魚大師道：「十年前，你說過會放下屠刀的。」

宇文夫人道：「賤妾如今手裏何來什麼屠刀了？」

龍寶寶忍不住口問，「師父，她莫非就是宇文二十三郎的夫人嗎？」

木魚大師道：「不錯，她就是宇文二十三郎的妻子，但宇文二十三郎生性任俠，是一條好漢，但他這個有如毒蛇的妻子，卻丟盡了他的臉。」

龍寶寶道：「她如何丟盡宇文二十三郎的臉？」

木魚大師道：「十年前，這個惡毒女人在宇文二十三郎面前挑撥離間，使宇文二十三郎殺錯了兩個好人！爲了這件事，宇文二十三郎簡直快要變成一個瘋子！」

龍寶寶道：「這就是做妻子的大大不對了。」

木魚大師道：「這還不算，到後來，她索性離開宇文二十三郎，自己另闖天下。」

龍寶寶道：「她怎樣另闖天下？」

木魚大師道：「她利用自己的美色，陷害了不少英雄好漢。」

龍寶寶一呆，不敢再答話，心裏卻在暗道：「英雄自古難過美人關，美人若不用美人計，那是不用白不用。」

木魚大師接着又說道：「宇文夫人立志要勝過自己的丈夫，無論做任何事情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因此，她已變成一個行事不擇手段的女魔頭。」

龍寶寶道：「卓超羣就是爲了她而甘願冒險，與宇文二十三郎爲敵的？」

木魚大師道：「宇文夫人是個很聰明的女人，她要駕御卓超羣，最少有好幾十種法子可以使用，卓超羣雖然自負不凡，但落在她的手裏，就只有任由擺佈的份兒。」

龍寶寶道：「師父早已知道此事，何以不對徒兒早一點話，好讓徒兒早早動手去對付這個惡毒的女人？」他這樣說，根本就是信口雌黃，胡說八道。

他知道，憑自己的本事，決計對付不了宇文夫人，但他還是要這樣說的。

木魚大師冷冷一笑，但隨即又嘆了口氣，說道：「江湖上的惡魔，又豈僅宇文夫人而已，你只要把武功練好，增加多一點江湖閱歷，以後自當不愁寂寞。」

龍寶寶道：「以後寂寞不寂寞，那是以後的事，但如今徒兒卻是寂寞得發慌。」

木魚大師道：「你想出手對付宇文夫人嗎？」

龍寶寶心中暗暗失笑：「憑老子的武功，必然不是這個女魔頭的對手，但有師父在身邊，要打便打，又有什麼好害怕的。」

心念電轉，立刻一拍胸膛，道：「常言有道，殺鷄焉用牛刀，這一陣就讓徒兒代勞好了！」

木魚大師微微一笑，目露嘉許之色：「你的本領越來越大了，但這種本領只能用來放屁！」

龍寶寶一怔，還沒有回話，已給木

魚大師點了幾個穴道。

他穴道被點，登時動彈不得，給木魚大師一掌推送到南宮妙身邊。

木魚大師沉聲道：「南宮十一小姐，劣徒就交給你了！」

南宮妙得意地一笑，在龍寶寶耳邊笑道：「你聽見了沒有？」

龍寶寶知道多說無益，只好索性閉起了眼睛，一言不發。

＊　＊　＊

谷中有殺氣，四週籠罩着一股沉重的氣氛。

木魚大師低頭沉吟，宇文夫人忽然嘆了口氣，道：「大師本是世外高人，何苦爲了爭一口不該爭的氣，而捲入這是非漩渦之中？」

木魚大師陡地兩眼一睁，喝道：「少廢話，你動手罷！」

宇文夫人似笑非笑，似要動手，但也一直沒有動手，她似乎是留手有待。

木魚大師知道這個女魔頭十分厲害，但事已至此，彼此都已再無選擇餘地。

眼前唯一可走的路，就是動手決一死戰。

宇文夫人的身子向木魚大師逼近了一步，她淺笑一下，道：「動手嘛！你還在等什麼？」

木魚大師深深吸一口氣，隨即道：「得罪了！」

但也就在這一瞬間，一人長嘯而至。

這一陣嘯聲，沉雄有勁，似是含怒而發，又似是有着滿腔怨恨之情，無從宣洩，唯有藉着這一陣嘯聲來舒解舒解悶氣。

龍寶寶心中一怔，忖道：「是誰來了？」

＊　＊　＊

來者並非別人，正是宇文二十三郎。

宇文二十三郎本該在避刦水閣那邊才對，但卻忽然在這山谷之內出現。

宇文二十三郎對宇文夫人道：「該收手了，難道你還覺得害人不夠嗎？」

宇文夫人冷冷一笑，道：「江湖中人，江湖中事，你懂得多少？」

宇文二十三郎道：「我也許什麼也不懂，但最少，我知道你本來並不是一個害人精。」

宇文夫人道：「二十三郎，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每個人都會改變的，就連你也不例外，對不？」

宇文二十三郎道：「夫人，你跟我走好不好？」

宇文夫人道：「我跟你走？走到哪裏去？」

宇文二十三郎道：「海之角，天之涯，到一個誰也找不到咱們的地方。」

宇文夫人道：「找不到又怎樣？難道你以爲咱們還可以像從前一樣過活嗎？」

宇文二十三郎道：「爲什麼不可以？別人怎樣想，那是別人的事，我只知道，咱們還是可以再續前緣的。」

「再續前緣？」宇文夫人哂然一笑，道：「別再痴人說夢，一廂情願了，老實說，如今你已配不起我！」

宇文二十三郎叫道：「你在撒謊！」

宇文夫人道：「就算我眞的是撒謊，那又怎樣了？二十三郎，你是個聰明的人，但再聰明的人，也該認命，不然的話，只會自討苦吃！」

「我不怕吃苦！」

「但我不會跟你這種人吃苦，你最好還是別再惹我！」

宇文二十三郎失望極了，他極度失望。

木魚大師忽然插口：「兩位談夠了沒有？」

宇文二十三郎無言。

宇文夫人陡地出手！

她出手招式並不快，但在方圓三丈之內，都是她凌厲無匹的殺着。

宇文二十三郎揮掌相迎，木魚大師不由自主地退了開去。

龍寶寶看得眉頭大皺，對身邊的南宮妙說道：「這倆夫妻大打出手了，南宮小姐有何高見？」

南宮妙道：「幫理不幫親！」

龍寶寶道：「你說這倆夫妻，到底是妻子有理，還是做丈夫的有理？」

南宮妙道：「老婆打老公，快活又輕鬆，老公打老婆，天地也難容！」

龍寶寶「哦」了一聲，道：「是誰說的？」

南宮妙鼻子一皺：「是我！」

龍寶寶嘻嘻一笑，道：「你若打我，我決不計較，任由你快活個飽便是。」

南宮妙「嘎」一聲，道：「你好大的夢想！」

龍寶寶笑了笑，道：「咱們本來就是天生一對，又有什麼夢想不夢想的，正是天作之合，佳偶天成，咱們遲早會結爲小夫婦！」

南宮妙俏臉火紅，道：「別臭美，我才不會嫁給你這種卑鄙小人！」

龍寶寶一怔：「我有什麼地方卑鄙了？江湖中誰不知道，江南少帥是個頂天立地的英雄人物？你若嫁給了龍某，整個南宮世家都會爲之生色不少！」

南宮妙「哼」一聲，道：「你再胡說八道，我點了你的啞穴！」

忽聽一人在她背後靜悄悄的說道：「此地不必久留，咱們還是殺入避刦水閣，才是最正經的大事！」

一聽見這人的聲音，龍寶寶差點就忍不住要歡呼起來，因爲這個並非別人，而是孟學刀！

南宮妙回頭瞪着孟學刀，道：「你怎會跑到這裏來的？」

孟學刀嘻嘻一笑，道：「少帥是俺的主人，主人有危難，下屬又怎可以坐視不理？」

南宮妙道：「你說咱們要殺入避刦水閣，但你可知道，我和龍寶寶本來就是由避刦水閣跑到這裏來的？」

孟學刀道：「俺當然知道，但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如今形勢又已和昔才大不相同！」

南宮妙皺了皺眉，道：「如今形勢又有何不同了？」

孟學刀道：「俺已召集不少高手，準備爲少帥打起正義之師的旗號，堂而煌之地殺入避刦水閣，對付卓超羣和杏花娘娘！」

南宮妙目露疑惑之色，道：「就憑你這塊材料，又能召集得了甚麼樣的江湖高手？」

孟學刀乾咳一聲，道：「俺人微言輕，自然是不成氣候的，但俺的老子，卻總還薄有名聲……」

「你老子孟水山？」龍寶寶喜悅地叫了起來。

孟學刀點了點頭，道：「不錯，俺的老子早已知道，避刦水閣遲早會出事，因此先行命令俺這個不成氣候的兒子，預早與百勇堂的弟兄有所聯繫……」

「百勇堂堂主上官火燄，跟孟閣主倒是很要好的老朋友！」南宮妙不住的點頭。

孟學刀道：「上官火燄一聽見避刦水閣將會發生一場浩刧，立刻就要率領堂中精英高手趕至，但俺卻不准許他這樣做。」

南宮妙眨眨眼，道：「這又是什麼道理？」

孟學刀道：「俺不知道是什麼道理，這是俺的老子預早吩咐的，所以俺只好照着俺老子的話去做。」

南宮妙這才恍然大悟，道：「原來有先見之明的並不是你這個小胖子，而是你的老子大胖子。」

孟學刀道：「什麼先見之明，俺是不大明白的，總之，俺的老子怎樣說，俺就怎樣去辦。」

南宮妙目光閃動，道：「你現在打算怎樣？」

孟學刀道：「這裏不夠熱鬧，還是回師避刦水閣最爲上策。」

南宮妙道：「百勇堂的人在那裏？」

孟學刀道：「在水邊寨五月溝，等候少帥的命令出發。」

南宮妙奇道：「爲什麼要等龍寶寶的命令？」

孟學刀道：「這是俺的主意，因爲俺的主人就是江南少帥，連俺也要聽他的命令，百勇堂的高手，自然也要聽從少帥的命令，此爲之『從一而忠』，忠是忠心的那個忠，你現在明白了沒有？」

南宮妙嘆了口氣，道：「我甚麼都明白了，那又怎樣？」

孟學刀道：「既然如此，咱們立刻出發！」

南宮妙伸手指了指龍寶寶，道：「但他給木魚大師點了穴道，怎辦？」

孟學刀陡地一呆，龍寶寶苦笑了一下，道：「正是解鈴還須繫鈴人，這一下子非要師父出手解開老子的穴道不可。」

南宮妙道：「只怕他老人家不肯。」

孟學刀眉頭一皺，道：「他老人家雖然脾氣古怪得很，但此事非同小可，他老人家大概不會如此頑固，不通情達理罷？」

南宮妙攤了攤手，道：「這個本小姐就不曉得嘍！」

一直站在十丈開外的木魚大師，突然施展輕功，三兩下子就飄了過來，冷冷道：「爾等小輩在這裏談些什麼東西？

孟學刀道：「咱們都說你老人家是個頑固的老東西，好端端的，爲什麼點了少帥的穴道？

木魚大師道：「因爲我高興！」

孟學刀道：「你老人家在高興的時候，便會點了別人的穴道？那麼，你現在高興不高興？」

木魚大師道：「當然是很不高興，所以，我現在不會點別人的穴道，但也同樣不會解開別人的穴道！」

孟學刀跳了起來：「大師，這可不是鬧着玩的！」

木魚大師道：「求人不如求己，龍寶寶大可以自己解開自己的穴道！」

孟學刀道：「他如今動彈不得，又如何能自己解開自己的穴道？」

木魚大師哈哈一笑：「爲師這一手點穴功夫，十分微妙，只要他大笑三聲，穴道自然可解。」

龍寶寶立刻大笑三聲，但他笑了三下之後，穴道還是未能解開。

「師父！徒兒還是動不了！」龍寶寶在大叫。

木魚大師道：「你笑得不夠起勁，因此穴道未能被笑聲所衝破。」

龍寶寶一呆，只好再大笑三聲，可是，他被點住的穴道仍然未能解開。

「師父，快救徒兒則個！」龍寶寶苦着臉。

木魚大師道：「爲師已說過，解鈴還須繫鈴人，你要衝開穴道，就得用盡全身力氣拚命大笑，不然的話，一輩子也解不開這穴道。」

龍寶寶苦着臉，只得運足眞氣，用盡全身力氣放聲大笑。

他發出這三下笑聲，絕不有趣，甚至笑得連額上青筋也暴現出來。

幸好，這一次，龍寶寶終於成功了，他被點住的穴道，果然因此而被衝開。

木魚大師哈哈一笑，道：「總算你還不太笨，哈哈！哈哈！哈哈哈……」

＊　＊　＊

龍寶寶衝開穴道之後，立刻跳蹦蹦的和孟學刀走了。

南宮妙緊緊跟隨着，木魚大師卻沒有跟上去，仍然留在這山谷之中。

宇文二十三郎、宇文夫人仍在酣戰之中。

誰也不曉得，這對夫妻的武功，是誰比較高強一些，想知道答案，唯有等待這一戰的結果。

木魚大師蹲在一塊大石上，臉上的表情怪得難以形容。

宇文二十三郎是武林怪傑，武功之高，簡直是莫測高深，木魚大師是大行家，自然一眼就瞧得出來。他忽然搖頭長長地嘆了口氣，說道：「如此方爲眞武學也！」

宇文夫人嫣然一笑：「難道武學也有眞假之分嗎？」

木魚大師道：「在凡夫俗子眼中，武學只有高低之別，卻不知道尚有眞假之分。」

宇文夫人道：如何是眞的，如何又是假的？」

木魚大師道：「眞武學招式眞，意境眞，每一動每一靜都是眞知灼見逼熬而成的！」

宇文夫人道：「此語當眞？」

木魚大師道：「眞如兩位所使之眞武學！」

宇文夫人又笑了笑，問宇文二十三郎：「相公，大師之言，你懂不懂？」

她這一笑，竟連木魚大師也爲之心中一蕩。

連木魚大師也如此，一直對宇文夫人猶有餘情的宇文二十三郎又會怎樣？

＊　＊　＊

南宮妙、孟學刀、龍寶寶走得很快。

三人很快就來到了五月溝，孟學刀帶着龍寶寶和南宮妙去見上官火惔。

上官火惔一聽見來者正是「江南少帥」龍寶寶，不禁爲之精神大振，叫道：「好極了，俺已等候多時，如今正好出發！」

龍寶寶對這位百勇堂堂主上官火惔說道：「避刦水閣之中，來了一批很厲害的黑道高手，上官堂主有何破敵之策？」

上官火惔道：「咱們從左右兩翼進襲，把那一羣可惡的瘟神一網打盡！」

龍寶寶道：「咱們這邊有多少人？」

上官火惔道：「連同上官某在內，共有六十九人。」

突聽一人大笑道：「別說是六十九人，便是六千九百人，倘若全是酒囊飯袋，又有什麼用了？」

上官火惔臉色一寒，喝道：「是誰在這裏放屁！」

五月溝中倏地捲起一陣狂颷，原來有一人正以雄渾無比掌力，把一張放在石獅旁的太師椅劈成粉碎。

上官火惔臉色更寒，但等到他看清楚來者是誰之後，一臉寒霜立刻就化爲親切的笑容。

「容大哥，怎麼連你也來了！」上官火惔瞳孔中敵意盡散。

來者身長八尺，一把長髯也有三尺，乃湘北武林大豪「美髯天王」容鐵夫。

容鐵夫與上官火惔雖非八拜之交，但情誼却極深厚，兩人曾不下十餘次並肩作戰，在刀林箭雨之下共同出生入死。

容鐵夫原來早已率領湘北六派高手趕至，也要爲孟水山助拳！

孟學刀不由大喜過望，對龍寶寶說道：「少帥，這次有得瞧了！」

龍寶寶道：「大家能夠聯成一氣，那是很好的，杏花娘娘這一次可要大大的頭疼了！」

＊　＊　＊

避刦水閣早已鬧得天翻地覆。

孟水山雖然有不少高手助陣，諸如南宮世家精英高手、展一刀、司空怪影等等，但杏花娘娘却是有備而來，她也有不少高手支援，一場激戰爆發下來，形勢甚是緊湊，委實不容易分出勝負。

此際，廝殺得最起勁的，居然是孫廣樹這個老猴子。

孫廣樹平時甚少使用兵刄，但這時候，他手裏却有一把神兵利器——火惔神劍。

這一把火惔神劍，是宇文二十三郎相贈的，他對孫廣樹道：「這年頭，來湊熱鬧也得帶兵刄，不然的話，赤手空拳湊熱鬧，也會給無情刀棒砸成肉醬。」

宇文二十三郎把劍相贈，當然是一番好意，既然是一番好意，孫廣樹自無拒絕之理。

當龍寶寶率領着羣雄來到避刦水閣之際，孫廣樹已渾身是血。

就連他自己也不曉得，這是自己的血，還是敵人的血。

上官火惔一看見孫廣樹就大叫：「老猴子，你怎麼還未死？」

孫廣樹哈哈大笑：「世上熱鬧之事總是沒完沒了，俺又怎能不活下去？」

上官火惔怪聲一笑：「說得好，咱們他媽的並肩子上，殺這羣兔崽子一個片甲不留！」

孫廣樹道：「殺人家片甲不留也好，給別人殺得落花流水也好，都是他媽的一樣痛快！」此人之怪誕由此可見一斑。

上官火惔一上來就殺了杏花娘娘身邊一個武士，隨即叫道：「老鬪娘，你大事不妙矣！」

杏花娘娘冷冷一笑：「你好厲害，一出來就滿嘴是屁！」

上官火惔道：「臭婆娘，俺就用這臭屁臭死你！」一面大吼，一面狂揮鐵掌，直逼杏花娘娘。

杏花娘娘道：「就只怕臭不死別人，臭死你自己！」

這時候，龍寶寶也跟容鐵夫雙雙加入戰圈。

杏花娘娘與上官火惔殺得難分難解，但尚有容鐵夫在旁虎視眈眈，形勢對杏花娘娘越來越是不妙。

龍寶寶忽然大叫：「胖婆娘，你已經陷入必敗之境，何不爽爽快快認輸，老子答應放你一條活路如何？」

突聽一人大笑：「要杏花娘娘認輸，除非先殺了楊某！」

杏花娘娘也在大笑：「好楊亭！果然不愧是忠肝義膽的楊亭！」

兩人雙雙大笑，而且迅速緊靠在一起。

容鐵夫陡地發出一聲巨吼：「要殺楊亭，又有何難？」吼聲甫落，人已衝前，以一柄軟刀狂攻楊亭。

容鐵夫武功固然極高，楊亭也不是省油的燈，容鐵夫刀勢雖然狠辣，但楊亭却以一雙金匕首一一化解開去。

驀地，一人以內家重掌劈向楊亭。

楊亭乍聞掌聲，急急閃避，但他一向左避開去，又有一柄飛刀向他疾射而至。這才是致命的一擊！

楊亭已再無可閃餘地，只聽見「颯」一聲，飛刀射入他的咽喉。

楊亭驚怒轉身，只見放射飛刀之人，正望着他發出了無可奈何的笑容。

誰也想不到，杏花娘娘擅使飛刀！

誰也想不到，杏花娘娘會殺楊亭！

但如今，杏花娘娘的飛刀已出手，她的飛刀奇快奇準，而且，她殺的並非別人，而是誰也想不到她會出手擊殺的楊亭！

羣雄想不到，楊亭更想不到，甚至

連杏花娘娘也想不到。

她殺楊亭只有一個理由，就是爲求自保。

因爲她只有殺了楊亭，繼而認輸投降，才有活路可走！於是，楊亭就被犧牲了。

形勢急轉直下，容鐵夫和上官火惔答應不殺害杏花娘娘，但必須毀了這個女人一身武功。

此後，杏花娘娘就不再是江湖中人，她銷聲匿跡，誰也不知道這個曾經害人無數的女魔頭去了什麼地方。

避刦水閣終於避過了這場災刦，孟水山很高興，整天笑得合不攏嘴。

龍寶寶也很高興，因爲他這一路「奇兵」，終於能夠扭轉乾坤，力挽狂瀾！

＊　＊　＊

避刦水閣的局勢穩定，龍寶寶又回到那座山谷之中。

山谷之中有一人，即是他的師父木魚大師。

木魚大師正在山谷中練武，他練的是輕功。

木魚大師輕功上佳，只見他在山谷中左騰右鑽，身形閃動其快無比，就像是一隻巨大的怪鳥。

龍寶寶沒有拍掌叫好，那是因爲免受「拍馬屁」的嫌疑。

孟學刀可不管，忍不住喝采大聲叫好起來。

木魚大師倏地停了下來，沉着臉問孟學刀：「有什麼事情值得你叫好？」

孟學刀道：「大師輕功佳妙，自然值得叫好！」

木魚大師「呸」一聲，道：「好個屁，這種輕功，再練三百年也追不上人家。」

「追不上人家？追不上誰了？」孟學刀奇怪地盯着木魚大師的臉。

木魚大師道：「當然是追不上宇文二十三郎夫婦！」

孟學刀眉頭大皺，他不明白木魚大師的意思。

龍寶寶却已會意，道：「是不是宇文大俠已經和宇文夫人雙雙走了？」

木魚大師道：「不錯，宇文二十三郎已和宇文夫人言歸於好，以後再也不會有爭殺之事出現。」

龍寶寶目露疑惑之色，道：「那個女人足智多謀……不，該說是陰險毒辣才對，宇文大俠跟她在一起，只怕會大大的吃虧！」

木魚大師搖搖頭，道：「不會的，你放心好了！」

龍寶寶聞言，不再說什麼。

不久，木魚大師就走了，他臨走的時候囑咐龍寶寶：「爲師要到外面逛逛，一兩個月之內，也許不會再回到飛魚塘那邊了，你自己好好照顧自己，知道嗎？」

龍寶寶心中暗喜，臉上卻裝作愁眉苦臉的樣子，道：「弟子知道了，師父最好早早回來。」

木魚大師道：「你別在爲師面前假惺惺作態，你心裏現在一定十分高興，哼！」

木魚大師說完之後就走了，龍寶寶望着他的背影在遠處消失，然後才對孟學刀說：「有人他媽的十分不妙！」

孟學刀一呆，道：「是誰不妙了？」

龍寶寶道：「也許是宇文二十三郎，也許是宇文夫人。」

孟學刀搖搖頭，道：「不，他倆現在很妙，這倆夫婦不是已經雙雙遠走高飛，言歸於好嗎？」

龍寶寶兩眼一瞪，整個人跳了起來，又用手背敲孟學刀的頭殼：「你這個笨蛋，你眞的相信老子這個師父的話？」

孟學刀眨了眨眼：「他是你的師父，我爲什麼不相信他老人家的說話？」

龍寶寶又在他的頭殼上用力敲了一記：「正因爲他是我的師父，所以更加不能相信！」

孟學刀一怔：「這是什麼道理？」

龍寶寶道：「這是你主人俺老子江南少帥龍寶寶的道理！」

孟學刀又呆了好一會，才道：「那麼，咱們……不……少帥打算怎辦？」

龍寶寶道：「當然是去找他們！」

「找宇文二十三郎夫婦？」

「不錯！」

「但天大地大，咱們該往那裏找？」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咱們要是下定決心，要找一個活人和一個死人，又有什麼困難了？」

「什麼？一個活人和一個死人？」孟學刀吃了一驚。道：「這是什麼意思？」

龍寶寶嘆了口氣：「我師父的話，你是聽不出他的意思的，但我是他的得意弟子，別人不明白的事，我卻明白。」

孟學刀聽了，還是覺得不明白。

龍寶寶道：「你跟我走，只要找到宇文二十三郎，你就會明白一切！」

＊　＊　＊

黎明，一道灰黯雲層自遠方飄來，宇文二十三郎的臉色看來也是一片灰黯。他在一條小河邊獨坐沉思。

他在想念着一個女人，那是他的妻子宇文夫人。

宇文夫人死了，是他親自把這個女人殺死的。

他不想殺她，但卻不得不殺！

木魚大師目睹他如何擊敗宇文夫人，也目睹他如何痛下殺手，一掌震碎宇文夫人的心脈。

這是無可奈何的一掌。

宇文二十三郎把妻子埋葬在這河畔，河水平靜，墳前也同樣一片平靜。

平靜得足以令人發狂！

宇文二十三郎獨坐很久很久，突然神情木然地漫吟道：「楚江空晚，悵離羣萬里，怳然驚散。自顧影、欲下寒塘，正沙淨草枯。水平天遠，寫不成書，只寄得相思一點。料因循誤了，殘氈擁雪，故人心眼。

「誰憐旅愁荏苒，漫長門夜悄，錦箏彈怨，想伴侶，猶宿蘆花，也曾念春前，去程應轉。暮雨相呼，怕驀地，玉門關見。未羞他，雙燕歸來，畫簾半卷。」

忽然天降大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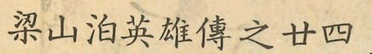
宇文二十三郎輕輕撐起雨傘，遮住墳墓，人卻依舊獨坐，任由衣衫濕透。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廿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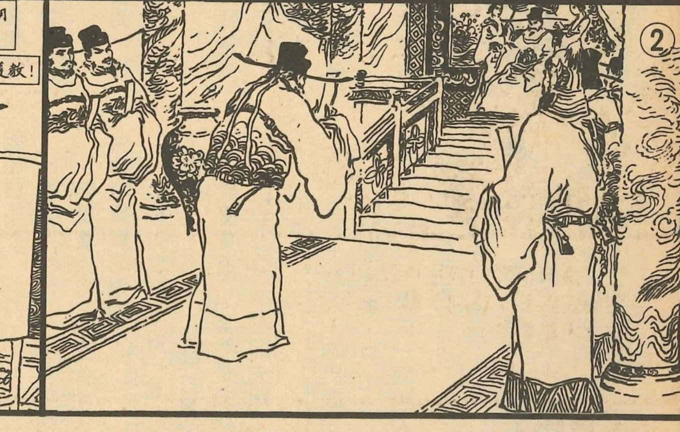
高石·編繪

李逵扯詔 (一)





1　梁山勢力日漸壯大，附近各州府縣，具表申奏朝廷。



2　宋徽宗趙佶深爲憂慮，召集百官商議對策。御史大夫崔靖奏請招安。趙佶准奏，立派殿前太尉陳宗善爲欽差，携帶詔書御酒前赴梁山。

3　陳宗善領了詔書回家，早有許多官員前來送行。他們都希望太尉此去，招安成功。



4　正說話間，忽有太師府裏派人來請，陳太尉連忙吩咐打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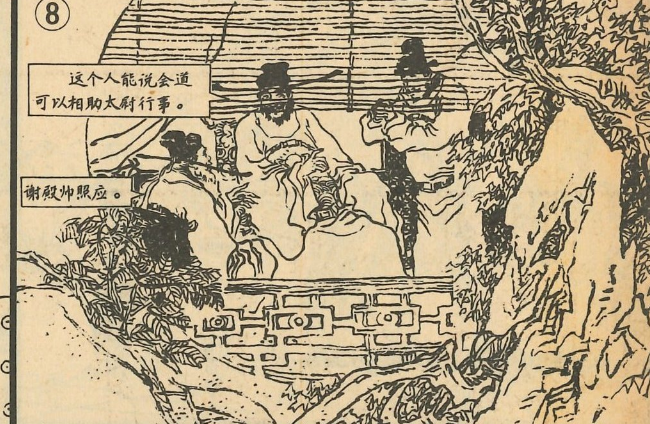


5　陳太尉來到太師府，見了蔡京。蔡京先板起面孔，把太尉訓了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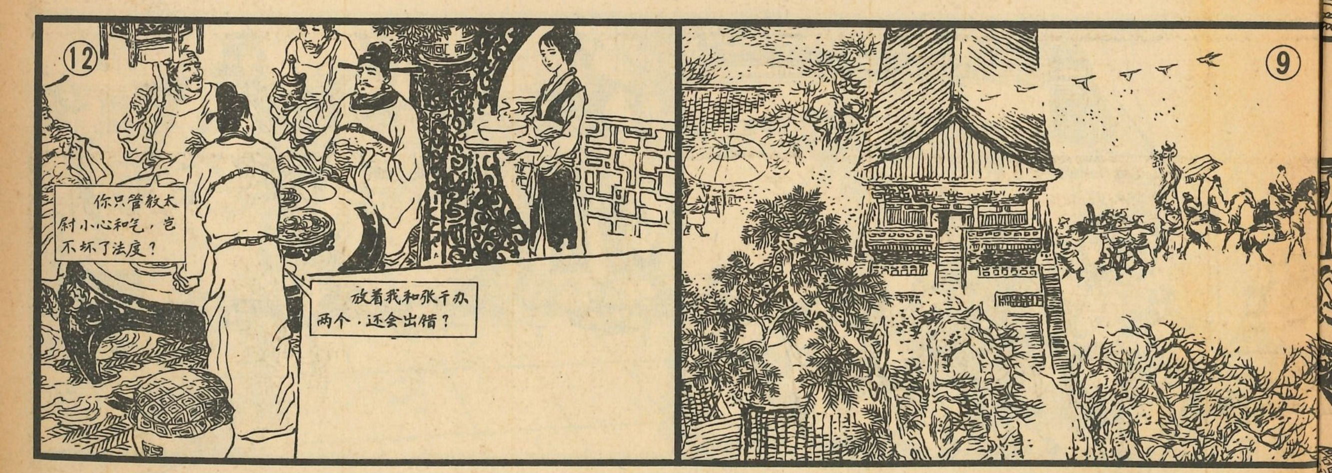


6　接着，蔡京喚出一個姓張的幹辦來，要陳太尉帶在身邊，同去梁山。

7　陳太尉帶了張幹辦剛回到家，忽報殿帥高俅來訪。陳太尉連忙把高俅迎接到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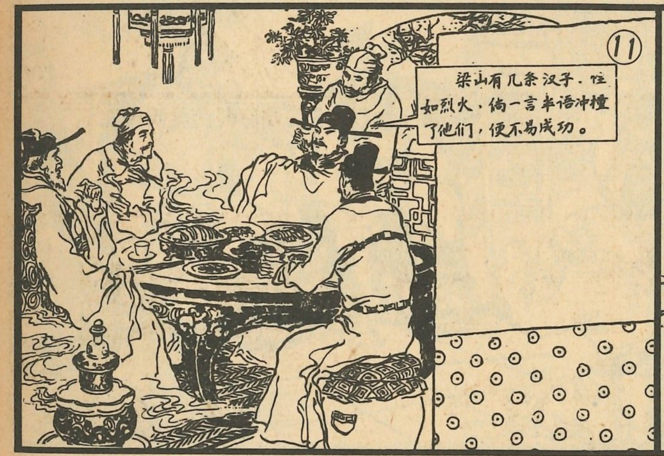


8　高俅叮囑陳太尉不要還就梁山，並說如招安不成，由他奏明皇上，發大兵征剿。他也推薦自己手下一個姓李的虞候，要陳太尉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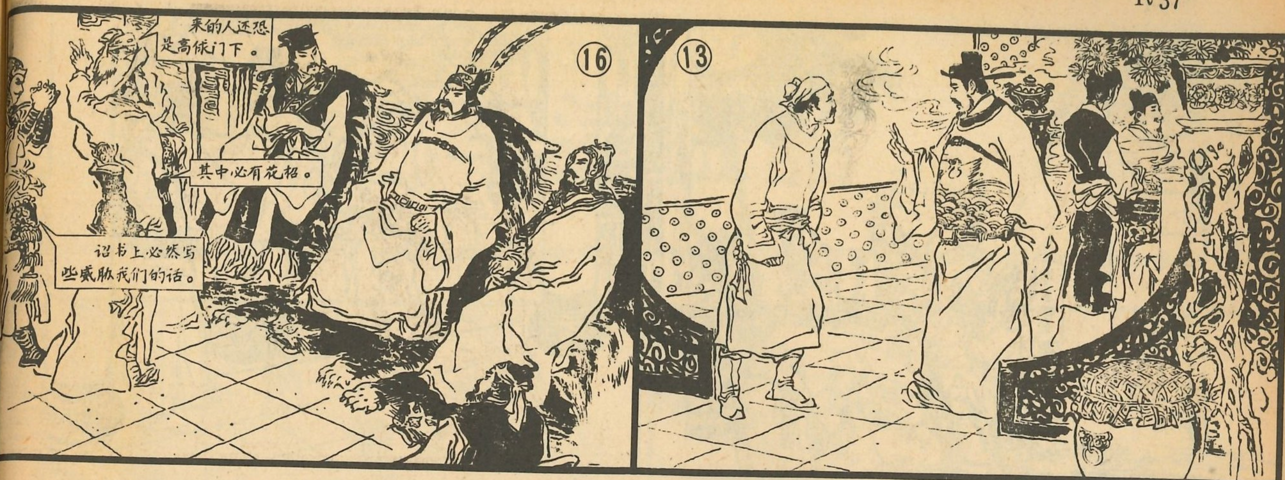
9　第二天，陳太尉帶了張、李二人和幾個隨衆，背了盛紅皮詔書的匣子，挑了裝十瓶皇家美酒的龍鳳擔，一行出了京城。

10　走了幾日，來到濟州，太守張叔夜將他們迎接進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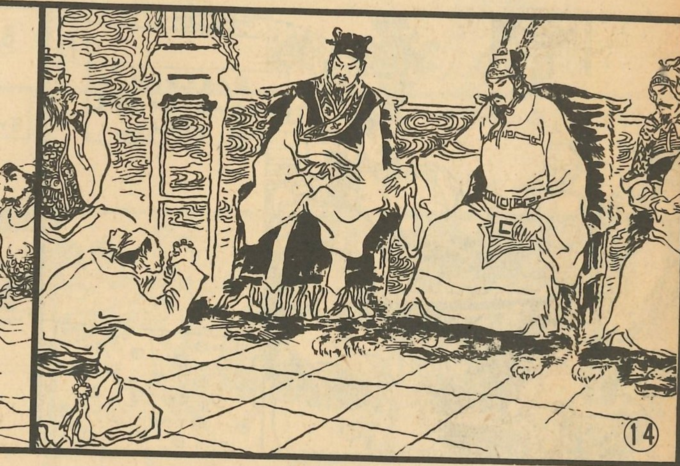


11　張叔夜擺酒筵招待陳太尉一行。席間，他一再說明招安對國家有利，勸太尉到了梁山，要格外小心，成全大事要緊。

12　不料張李二人聽了這話，嚷了起來。



13　張叔夜問明他倆的來歷，勸他們不要上山。張李二人哪裏肯依。陳太尉怕引起蔡京和高俅的疑心，也不敢說不帶他們去。張叔夜暗暗發愁，只得派人通知梁山迎接欽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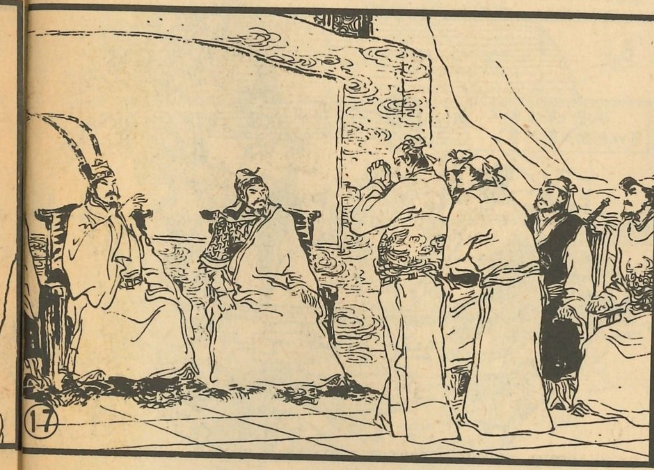


14　宋江接到通知，十分歡喜，給了報信人十兩銀子，打發他回濟州回報。



15　報信人走後，吳用第一個反對。他說，這次招安未必成功，即使受了招安，必定被朝廷看輕；不如等他們發兵來打，殺得他們人亡馬倒，夢裏也怕，那時再受招安，才有些氣度。

16　接着，林冲、關勝，徐寧也紛紛向宋江表示，這次招安，朝廷不會有甚麼誠意。



17　宋江却教大家不要多疑，好好安排接詔。他先令宋清、曹正二人準備筵席，委柴進都管提調。



18　宋江又派裴宣、蕭讓、呂方、郭盛四人提前下山，在二十里地以外去迎接欽差；派水軍頭領阮氏三雄準備大船傍岸；然後令其餘頭領到時候跟他去金沙灘迎接欽差上山。



19　宋江傳令已畢，自進後寨準備。吳用與林冲阮氏弟兄不贊成現在就受招安的頭領暗暗商議對策。



20　吳用先密囑阮氏兄弟如此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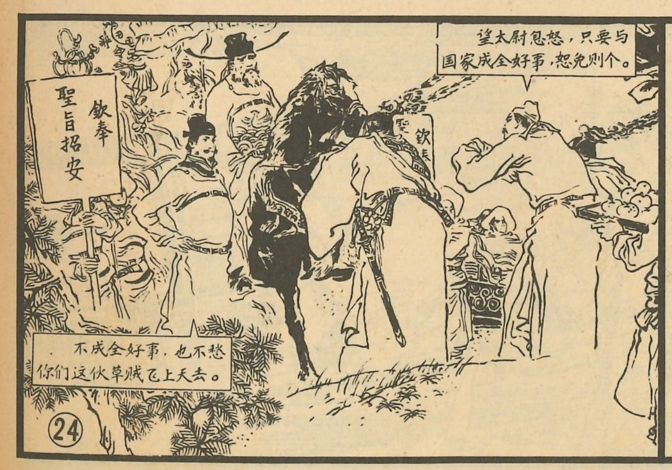
21　吳用又找到李逵，吩咐他這般這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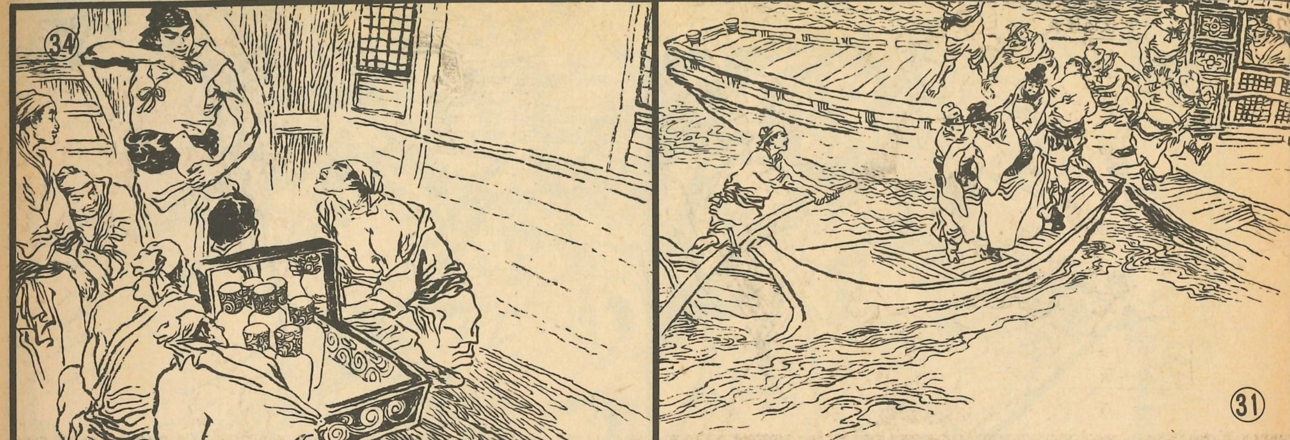
22　這一日，陳太尉等到達梁山。除了原有人馬外，背後跟了十幾個濟州的軍官，還有幾十名衙役，都想到梁山去見機覓些好處。



23　早有裴宣、蕭讓等四人帶了五六個軍士，捧着酒果在半路上迎接。張李二人見來的不是宋江，便要陳太尉回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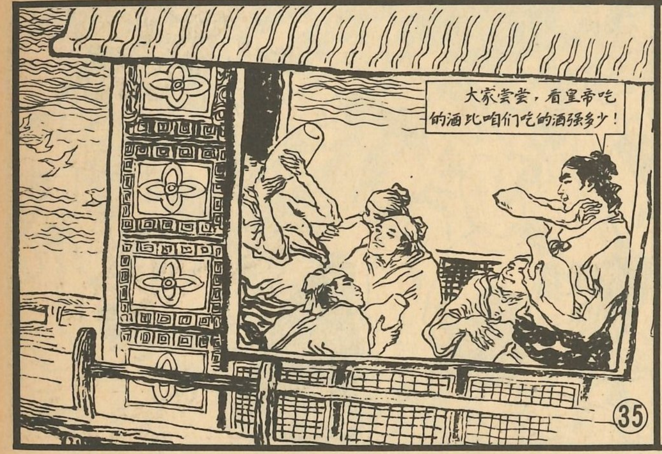


24　呂方和郭盛見來人如此看輕梁山，欲待發作，蕭讓恐誤了事，忍着氣，連忙說宋江與大小頭領，都在金沙灘迎接。張李二人又罵了一頓。陳太尉教眾人跟了蕭讓他們來到水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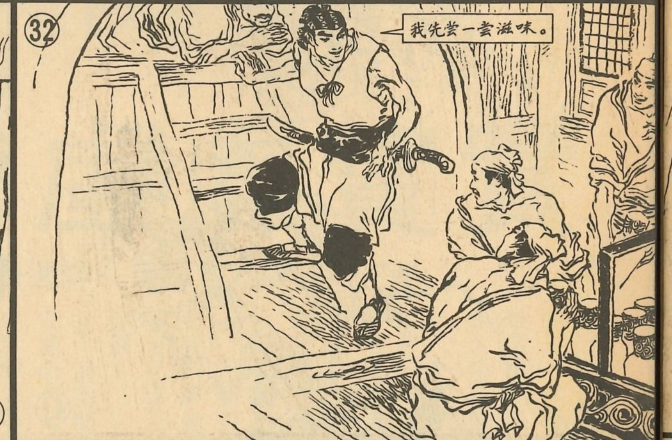


34　阮小七吃得口滑，一連吃了四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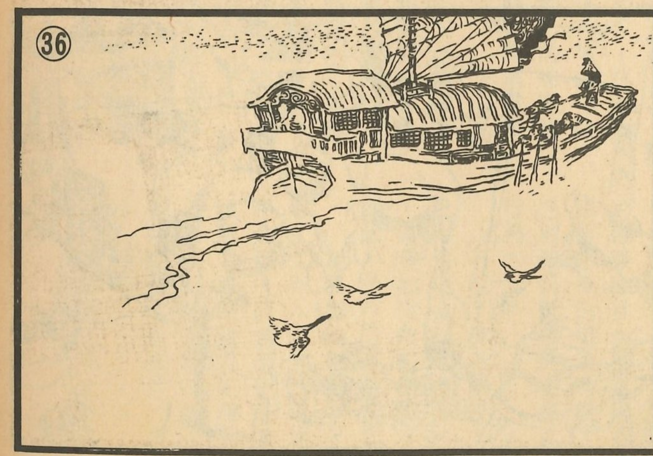
31　兩隻快船靠了過來，衆人忙把太尉救過船去。其餘隨衆也紛紛上了快船，哪裏還顧得詔書御酒。



35　他聽水手說船頭有一壜老白酒，就把剩下的六瓶御酒，都分給水手們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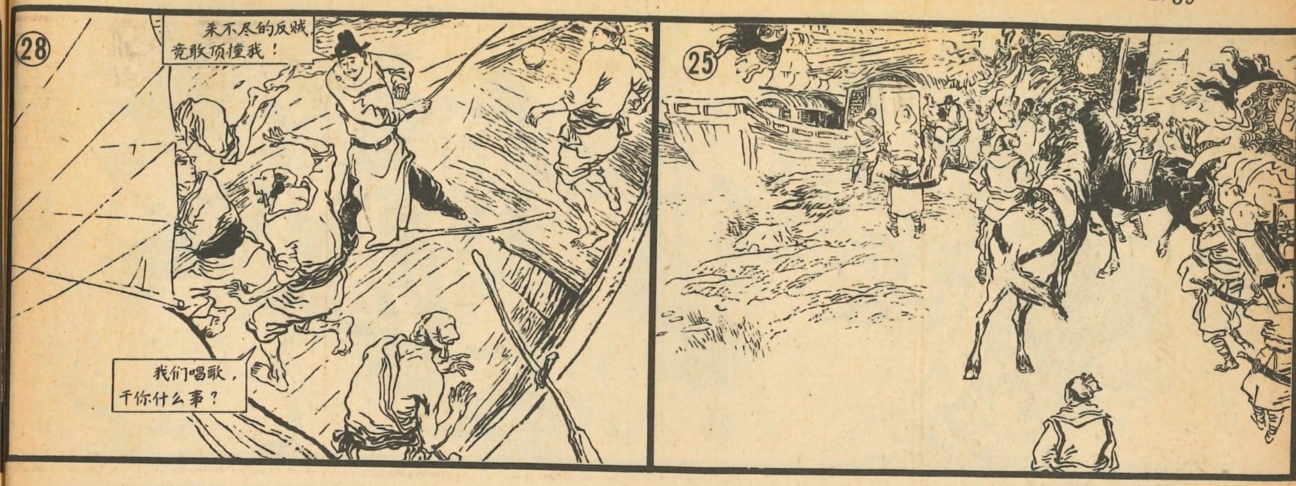
32　兩隻快船去遠了。阮小七把水手們叫上大船，舀去艙裏的水，用布抹乾了，就叫水手們遞一瓶御酒給他。



36　衆水手吃完，用老白酒裝滿了十個空瓶，還把原封頭縛了，再放在龍鳳擔裏，這才飛一樣划着船朝金沙灘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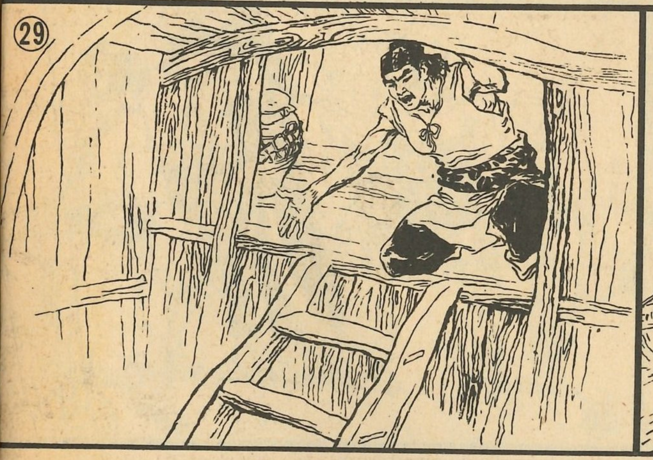


33　阮小七接過一瓶御酒，聞了聞，眞是香氣撲鼻。船上也沒碗瓢，他和瓶就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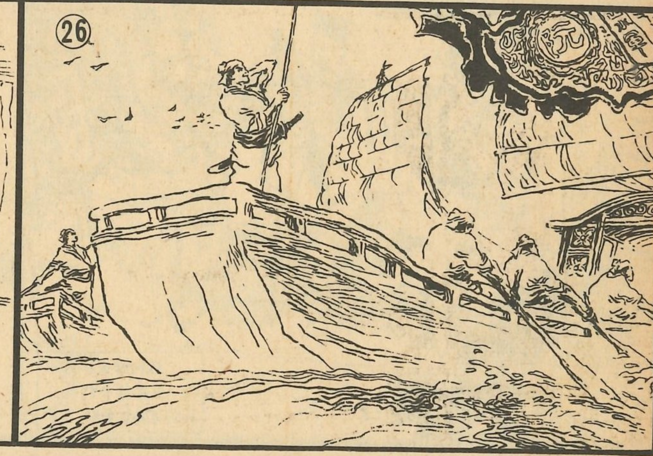


28　水手們哪裏睬他，只顧唱歌。李虞候竟拿起藤條打兩邊的水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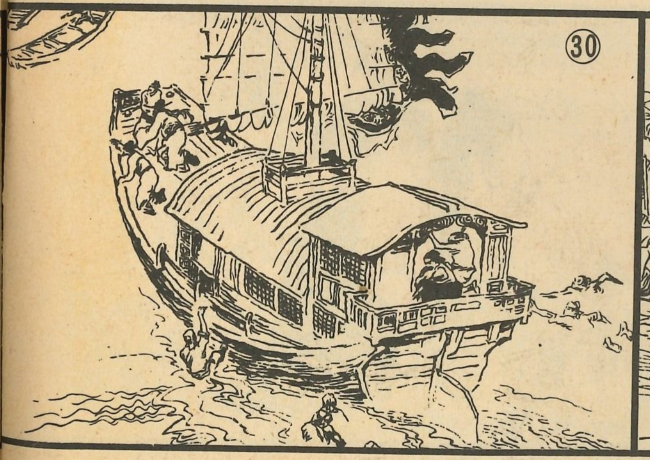
25　梁山泊已擺着三隻大船。蕭讓請太尉並隨衆人等上了一隻船。另兩隻船一隻載馬匹，一隻載梁山的頭領和軍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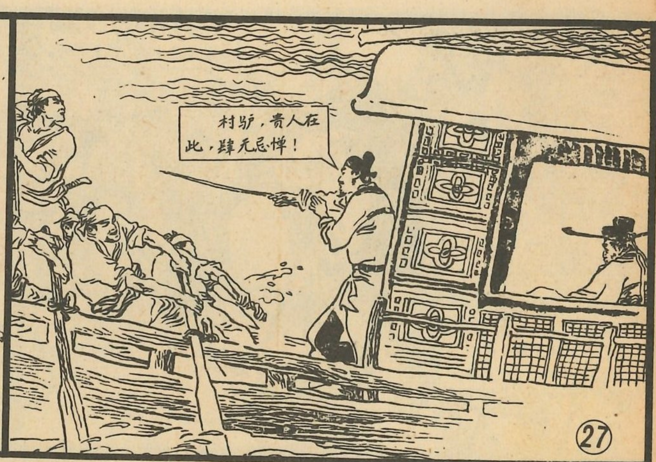
29　水手們都撲通撲通地跳到水裏去了。阮小七故意攤着手對中艙嚷了起來：「你們把水手打到水裏去了，這船如何行得？」



26　太尉坐的大船，船頭上放了詔書御酒。這船正是阮小七監督。他坐在船梢，叫二十幾個水手划船。離岸不多時，水手們就齊聲唱起歌來。



30　這時上流頭來了兩隻快船。阮小七早就在大船後艙積滿了水，見快船近了，就把塞子拔去，叫聲「船漏了！」水湧進中艙來。陳太尉慌作一團。



27　陳太尉昂然坐在中艙，聽了歌聲，也不理會；李虞候却破口大罵起來。



社會秘聞／狄　奇・文
／可　飛・圖

虛虛實實

計劃過份週詳　反應超越常理

在大學時代，燦康和展雄已經是好朋友，畢業以後，他們的友情並沒有因離開學校而中斷。不過，因爲工作的關係，他們的往來無可否認是疏遠了。

一年前，燦康在港島半山區租了一間房間。房間的主人是一位年近六十的寡婦。儘管靠亡夫遺留給她的數個單位的租金就可以生活得綽綽有餘，可是沒有任何子女，却帶給她一個思想——只有錢才是最可靠的。

而她對於錢的重視程度，已經超越過任何事物之上。每天，只要她重複數着自己手上的鈔票，已是一天中最大的樂事。

將房間租給燦康，一方面是女人獨自過活不太安全的緣故，另一之面可能也考慮到收租可以增加自己的存欵。

這名守財奴的房東太太——林老太，其實她的心理和許多古往今來的守財奴都是相同的，她除了將部份的存欵放進銀行以外，亦將一筆可觀的現欵藏在自己家中秘密的地方。

展雄就是由燦康口中，知道這個富有的房東太太的秘密。不知不覺中，他對這筆錢發生了很大的興趣，他心想：那老太婆要這麼多錢有什麼用？不如讓我這樣年青有爲的青年拿來做生意，去投資，不是更合理嗎？換言之，這便是他的邏輯。

因此，展雄就透過燦康，極力想得多一些有關老太婆的事。

「林老太想得眞妙，通常人都會把錢放在抽屜或者天花板下，可是她藏錢的地方却有點令人出乎意料之外。你記得她房裏的那棵小松樹嗎？她竟然將錢放在那盆栽下面！你想，任何小偸都不會想到盆栽裏藏有錢吧？我看她簡直是一個天才型的守財奴！」

燦康說着，就有趣地笑了起來。

其實，由那時開始，展雄就將他的想法逐漸具體化。他的目標——就是要將老太婆的存欵落入自己的手中。

他把一條條的路徑仔細思考，他要找到一個最安全的辦法，不過這工作出乎意料之外的困難。他一直束手無策。直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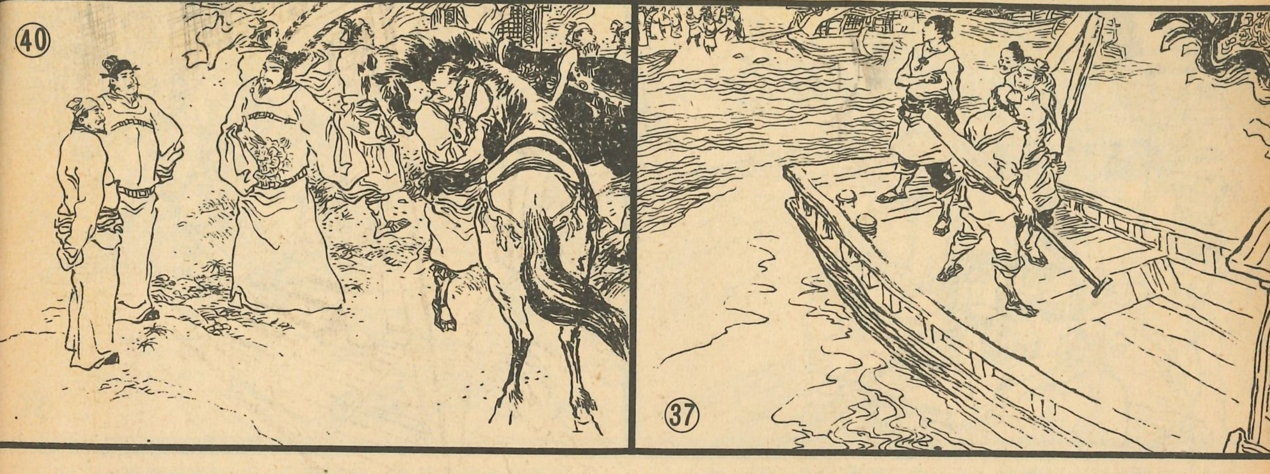
展雄終於想出一個最徹底的辦法，實際上是最可怕的辦法——就是殺死林老太。

到這個時候，展雄已經認爲道德上的障礙和良心的責備並不成問題。他認爲有才華的青年，爲了發展才華，殺死已經年將就木的老婦人實是理所當然的行爲。

下定了決心以後，展雄已經不再估計得手後金錢的多寡，而他要計劃好的，還是如何做到絕對不被發覺這罪行。因此，多大的犧牲也絕不要緊。

在展雄的內心中，一直都有一個想法——殺人，乍看這比簡單的盜竊危險好幾倍，但是他覺得這只是一個錯覺。誠然，如果做得乾淨俐落，就好像許多心狠手辣的歹徒一樣，事實上，他們之所以能夠逍遙法外，亦倒是拜他們大胆殺人所賜。

展雄既已作出決定了，現在，只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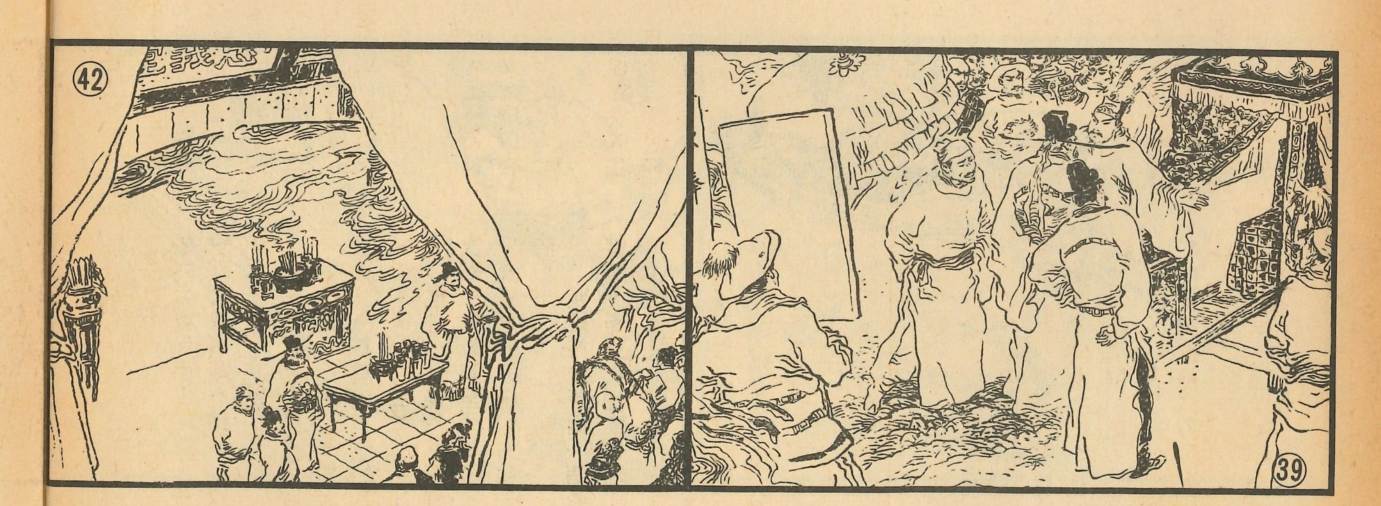
37　那兩隻快船也剛靠岸。岸上香花燈燭，鳴金擂鼓。宋江和衆頭領正在那裏迎接太尉上岸。阮小七忙吩咐水手把詔書御酒放在桌子上抬上岸去。

40　又叫人牽過兩匹馬來，給張李二人乘騎，這二人却不肯上馬。宋江好容易才央告得他們上了馬。



38　陳太尉倒沒說甚麼，張李二人却指劃脚地責問宋江爲甚麼用漏船來載貴人，問得宋江莫名其妙。

41　衆人大吹大擂，把他們迎上三關。一百多條好漢都跟在後面。



39　宋江背後，緊跟着五虎將和八驃騎將。他們見張李二人在宋江面前飛揚跋扈，恨不得一刀一個殺了，只礙着宋江，不敢下手。宋江請太尉上山，四五次才請得上轎。

42　到了忠義堂，下馬下轎，宋江請太尉上堂。正面放着御酒詔書；陳太尉和張李二隨官立在左邊；蕭讓、裴宣立在右邊。堂前分行排列衆頭領，堂外立滿全寨軍士。（待續）

等待機會到來而已。出乎意料之外，他的機會竟然很快來臨。

一天，當他得知燦康在公司要加班，菲傭已放假返菲省親，兩個人在黃昏時份都不會在家時，他就決定在這天下手，這天亦正好是展雄做好準備功夫後的一天。

所謂準備功夫，就是肯定藏錢的地方沒錯。因爲展雄打聽到藏錢的地方已過了半年，現在必須肯定狀況是沒有改變。就在案發前的一天，利用訪燦康之便，他可以初次走進林老太的房間。在言談間，他多次提到有關老太的財富問題，然後又裝作若無其事地注意老太婆的視綫。於是正如他所料的一樣，每一次她的視綫都悄悄落在盆栽上，展雄反覆做了幾次，確認已沒有懷疑的餘地了。

* * *

案發的一天，大約晚上七時左右，街道上只有稀疏的行人。

這是一條安靜的住宅街，所以在白天也很少行人，何況是在入夜時份。

展雄到達時，輕聲地推開那平時會發出巨大聲響的鐵閘，然後敲着大門，不久，有了應門聲，是林老太的聲音。

「是燦康嗎？」

「不是，我是展雄，燦康在嗎？」

「他還沒有下班，你先進來吧。」說完，就打開了門。

林老太招呼這個常見的客人入內。接着說：「不巧，今天菲傭放假，我倒杯汽水給你。」

展雄就是焦急地等待着這一刻。就在林老太打開雪櫃門稍躬腰的時候，他就突然發難，從後面抱住她，使用兩隻手拚命地勒着她的頸。

展雄瘋狂也似的發力握下去，老太婆在喉嚨間發出呃——的一聲，亦沒有多做掙扎，已經倒下去了；也許是太辛苦的緣故，她的指尖抓着旁邊的字畫，那幅倩女圖上美女的臉龐就立時留下殘酷的破損。

確定林老太已經斷了氣，他讓屍體橫陳着，本來有些掛慮字畫的損破。不過徹底一想，也不值得煩惱，因爲這也不會做成什麼証據，於是他走向那盆栽，把那棵小松連根拔起，亦正如他所料，在盆栽底部有一包用報紙包裹的東西。

他冷靜地打開包裹。將報紙揭開，他的眼睛立時一亮，在他的眼中，竟是一札札五百元紙幣。他從右邊衫袋裏拿出一個小膠袋，將一半的錢放進膠袋內，這裏也足足有二、三十萬元，然後將剩餘的鈔票仍用報紙包好藏回盆栽底下。當然，這是要爲了消滅偷錢的証據而做的，因爲老太婆的錢有多少，唯有她本人才知道，誰都不會懷疑這只是一半。

當清理好一切以後，他又將一塊大吸水布在老太婆的胸部，從口袋取出一把摺刀，彈開亮出了刀刃，接着就向她心臟一戳，轉了個轉，才拔出刀。

心狠手辣的展雄，爲了怕老太還未死，就做了這最後的一擊。

而他最後才使用刀子，爲的只是怕血液會洩到沾污自己的衣服。

確認沒有留下任何線索時，就從容不迫地離開了大屋。

接着，他慢慢步向警署，繼續他殺人計劃的尾聲。

在警察局內，展雄拿出了那放滿了錢的小膠袋，說：「警察先生，剛才我拾到這些東西，好像裏面放滿了銀紙，所以拿來交給你們！」

展雄僞說了拾到錢的時間和地點，警察局的人大家都讚他拾金不昧，確是個好市民。

「做夢也想不到吧？把自己偷來的東西交給警方！」

他忍着不笑，在心裏說着。

* * *

這一天晚上，展雄沒有好好入睡，他簡直興奮得難以形容。大清早，他就往茶樓喝早茶。

當他打開報紙的時候，他看到了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這令他稍微吃了一驚；但這是絕不值得憂慮的地方，倒是意外之外的好消息，因爲燦康因老太婆被殺的事被警方懷疑爲嫌疑犯。受到懷疑的理由是他擁有來歷不明的巨欵。

展雄看完新聞後，就立刻匆匆趕到警署，他的做法，是奉行着一套無技巧主義的犯罪伎倆而做的。他用恰到好處的表情，拜托當值警官要見燦康，同時希望保釋他這位老朋友。

不過，警方却拒絕了保釋，而且更懷疑燦康就是殺害老太婆的殺人兇手。

* * *

負責這宗案件的是魏林幫辦，他對這件案件的小節一直有許多疑問。

以他在法律上的知識，以及在心理學上的鑽研，他發現案件似乎另有內情。不過，他做了許多週密的調查後，却沒有發現任何一個人有嫌疑（當然也包括展雄在內），既然沒有別的嫌疑犯出現，似乎燦康已經是最明顯的兇手了。

而對燦康最不利的是，他天生是個懦弱的人，往往就被警局的氣氛所嚇壞了，無法對詢問清楚答辯，而且頭腦昏脹的他，往往會問非所答，或忘了應該知道的事。這樣，就更加加深了他的嫌疑。

魏林開始有些心急，因爲被告已轉解地院應訊，但他却覺得好像還沒有足夠証據似的。直到有一天，他發現到展雄拾金不昧的那段消息。對十分困窘的魏林，這段消息就好像看到一線光明一樣。

這不像是偶然嗎？事件發生的當天在現場附近拾獲巨欵，而且還是疑犯的老友。

不過，難道這眞是偶然吧？魏林眞的被攪到頭昏了。

他曾經向展雄取過口供，但在翻閱過口供的內容，他却沒有發現任何的蛛絲馬跡。

於是，魏林決定借助警局新裝置的器機，去做心理測驗分析。

依照魏林的想法，心理測驗可分爲兩大類，其一是依靠純粹的生理反應，

另一類便是利用言語進行。前一種是透過發問各種有關犯罪的情形，透過適當的裝置來紀錄嫌疑犯身上的微細反應，以掌握透過普通的詢問來探索的實情。因爲人可以在臉部及語言表情假裝，但却無法掩蓋自己的神經興奮，由手腕的細微動態、眼球動態、脈膊高低、四肢血壓、手掌出汗等，均可以由反應而測知究竟那個人對問題的反應，從而估計到眞僞。

展雄對魏林的再次傳訊有一個不祥的預感，尤其當他要預約在兩天後做一個詳細的問話時，更使他起了一個很大的疑心，他疑心就是——要做一個心理測驗，或者是一個測謊試驗。

爲了應付做這個測驗，展雄立刻開始他的準備功夫。

在大學期間，展雄也攻讀過心理。他明白要減輕突如其來反應，首先要熟習一些問題。換言之，對同一個問題，第二次比第一次，第三次比第二次，神經反應就會愈來愈弱。總之，就是要習慣。

於是，展雄開始寫出許多有關的詞語，並考慮應變的方法。

首先，他寫出了「盆栽」這個詞語，他的第一連想詞就是「錢」，因爲從盆栽拿到錢確實令他難忘。不過，他想深一層，却萬萬不可這樣答，因爲這不是等如承認了自己的罪狀嗎？

但深思熟慮以後，展雄却破除了這個想法，他認爲最重要的，還是不要弄無聊的技巧。對好像「盆栽」這類的發問，答「錢」才是最安全的答法。

展雄不斷的練習，他把許多詞語都背誦起來。所以他盤算着無論是他面對出乎意料之外的發問，抑或是預料之內的發問，他一點也不用怕了。

有了充足的準備，他好像有禁不住要哼出歌來的心情。

* * *

正如展雄所料，在約見的當日，他和燦康和其他兩個証人做了一連串的測謊及心理試驗。

好不容易做了試驗以後，魏林急不及待的分析結果。

由所做的脈膊測驗及聯想診斷來看。展雄幾乎沒有任何特別的反應。

至於在特定詞語方面，展雄對一些有刺激性說話的反應時間，幾乎比一些無意義的發問所需要的時間更短，相反，燦康却花了近十秒的時間。

魏林眞的被搞得不明白，燦康在許多問題上故意要弄花樣，最明顯的莫如反應過慢。相反地，展雄的反應倒是自然的。例如對於「盆栽」答爲「松樹」，「報紙」答爲「收藏」等。

假如是兇犯，他一定會掩飾的，但相反，他却冷靜地以最快的時間回答。

魏林想：如果他眞是殺人兇手而有這樣的回應，他一定是相當低能無疑，但事實上，他是一個成績不俗的大學畢業生。

這次試驗，不但沒有帮到魏林，反而令他更窘了。

他面對這試驗分析結果，不由不感到束手無策。

整晚的失眠，使他的腦子將整件事重組一次又一次。就在天快亮的時候，他突然靈機一觸……

* * *

在早上，他特意搖了個電話給展雄。在通電話中，說：「懷疑到你，眞是抱歉得很。今天實在是想一面向你道歉，一面詳細說明事情，所以請你下班有空來警局一趟！」

展雄接到這個電話，暗暗自喜他的計劃成功了，於是高興地去參加約會。

在閒聊之中，展雄感到很放心，慢慢就開始高談闊論。轉眼間，已經有個多小時了，展雄正準備離去。但忽然……

「聶先生，差點忘了問你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就是你記得林老太房間那幅倩女圖嗎？」

「唔，記得。」展雄答道。

「因爲那不是老太的東西，只是一件抵押品，而現在物主要求賠償，這令我們警方也難以評理，其實，說不定那幅國畫在以前已經有損壞了，物主現在開天索價要求賠償。本來這問題不應問你，但燦康着實太過恐懼，什麼也記不清楚。」

展雄聽到倩女圖驀地心中冷了一截，可是仔細一想這只是無關重要的鎖事，也放心了。順口回答：「對，那倩女圖我是記得的，我看到的時候確是沒有任何損傷。何況，那是事發前幾天的事。」

「好！你可不可寫下字句証明一下，以便警方處理及對倩女圖的主人有所交代。」

「好！我現在就寫吧！」

「謝謝你！」魏林高興地說道。

展雄就在紙上寫了幾個字，証明倩女圖是在案發當天被破壞的。

「說實話，我從一開始就相信你一定記得那幅字畫！因爲你在昨天的測驗之中，對『字畫』的回應是『倩女』。而且我相信那幅倩女圖確實留給你很深刻的印象。」

展雄有點吃驚了。他心想爲什麼昨天會說出倩女來呢？而且更令他驚奇的是他完全沒有注意這件事。但在他還未有機會答辯時，魏林已繼續說：「不過，我所發覺的實際是上另外一件事，就是你完全順利通過警方的問話，而且在回答問題的時候，你更比其他沒有意義反應快。」

展雄開始感覺到他面上的肌肉僵硬起來，因爲他着實表現得太過完美了。

「尤是那幅字畫，你說在事發前兩天看過，這又太不合理。」

「爲什麼呢？」

「其實，字畫是死者被害前一天才得回來的，所以你以前根本沒有機會看過。」

展雄這時才發覺今天的會面原來是一個陷阱，他的臉就像一個要哭的小孩一樣。

「聶展雄，也許你百密一疏。」魏林說。

（全文完）

一代風水大師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旋乾轉坤（一）

岳飛愚忠嗟何及　秦檜賣國嘆奈何

尋龍大俠賴布衣當日在廣府身逢桃花劫，拍案斬情絲、鬥惡霸、服强徒，施展引龍入體大法，義助陳家發跡之事已了，心清氣爽，不日便別過陳家上下，在廣府周圍逛蕩而去。當時乃南宋高宗趙構紹興十一年一月時份。

這一晚，賴布衣、司馬福、李二牛等三人，在廣府滿堂春酒樓正用晚膳。鄰座坐了三位客商模樣的茶客，正口沫橫飛的高談闊論，時而悄聲低語，時而聲震四座。賴布衣在廣府逛了整天，肚子正餓得咕咕叫，也懶得理會這三人的吵嚷。三軍未動糧草先行，人若餓着肚皮，誰有妄發宏論的興緻？

忽然卻有一句霍地鑽入賴布衣的耳內。「……是極！是極！如此一來，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也難怪偃城百姓，羣集攔馬拭淚挽留！」

說話的是一位中年商人，帶點世故謹慎，但依然難掩心中久積的感慨。

「豈有此理！難道岳元帥便乖乖聽那奸賊之令麼！」中年人對面的青年怒道。

「噓！噤聲……這兒是甚地方？容得你吼叫？那奸……秦丞相耳目衆多，若然這話被那些狗爪抓住，試問你有多少個吃飯傢伙……挾天子以令諸侯，聖上的手足被其牽制，一日十二道金牌，岳元帥還能怎地？換了是你，你敢抗君之命麼？這可是抄家滅族的彌天大罪！」

青年身旁的一位老者小心翼翼的噓聲道。他這話自然無懈可擊，但青年人卻依然不服氣的低嚷道：「你可知否？岳元帥這一退軍，新近收復的潁昌、蔡州、鄭州等郡，又陷金人之手！兵荒馬亂的年頭又平白多了萬千斷頭寃魂！況且岳元帥剛返京師臨安便被解除兵權，任什麼樞密院副使，分明是明升暗降，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心存君臣之道，只怕卻正好墮入那奸賊的圈套……」

「噓！你不要命了麼！」老者忙低聲喝止道。青年人也就悶聲不響了。

賴布衣皺了皺眉頭，心事登時被那三位鄰客觸動。這幾天他本就心緒不定，雖然身在偏安一角的廣府，因這幾天來的風言風語，勾起他心頭的萬千思緒，他意料中，踏入這臘月寒冬，朝廷必然多事，他曾夜觀天象，眼見帝星晦黑，文武曲星搖晃不定，而天狼星卻灼灼耀於中天，便知朝廷奸佞當道，天子受制，衞國重臣兇險重重。如今乍聞警訊，心中又添了幾分憂慮。但他明知在此非常時刻，多說無益，因此只是藏在心裏，連司馬福、李二牛也難弄開他心中的悶葫蘆。

這時已是掌燈時分，賴布衣等的桌子靠北窗，打窗口望出去，北斗星的杓子已然翹起，轉瞬間便跳出了滿天繁星。司馬福、李二牛兩人見賴布衣望着窗外的星空沉吟不語，不敢驚動，也便只好默默的喝着悶酒。

李二牛到底按捺不住了，他從沒瞧過賴布衣這般心緒凝重，便欲發聲詢問，就在此時，卻在抬頭望向賴布衣後面的北窗之際，忽見一顆光華灼灼的星兒急劇的搖晃，隨後朝下急降，拖出一條光弧，劃破天際，猝然撞地有聲，北面

山後，騰起一團煙雲，煙雲漸而聚滙，竟幻成一隻大鵬鳥，光華閃灼，展翅騰飛，倏忽飄然而逝……李二牛這時早瞧得痴了，目瞪口呆的作聲不得。

忽在此時，賴布衣把手中的酒杯一擲，哭道：「不好！岳元帥歸天矣！」

酒杯落地鏗然有聲已然粉碎，賴布衣這一聲哭歎又聲震四座，因此把滿堂春的人客都驚動了！衆人把目光投向賴布衣這邊來，意態極是關切。廣府雖偏安一角，但誰都知道這是岳元帥等精忠之士在北方抗金賊、浴血沙場的結果，若岳元帥挺立，金賊便勢難越雷池一步，此地方可保偏安之局，如今乍聞危言，雖未知眞假，但均聳然動容，急欲探詢究竟。

那老少三位鄰座的行商，先就逼不及待的探身過來，滿臉惶急的道：「此話怎的說？先生可莫要學那語不驚人死不休啊！」

李二牛這時回過神來，聽三人口氣辱及賴布衣，心中有氣，怒道：「汝等有眼無珠！汝等可知這先生是誰麼？」

三人毫不理會李二牛的作怒，依然死定定的盯着賴布衣，四周的茶客也已圍了上來，均急欲弄清此事的究竟。

賴布衣卻渾然不覺，忽以袖掩面哭道：「迢遞途中旅，卻逢日落山；驚心誰可托？前後左右難……國難、家難、百姓難，難！難！難……」

言未畢，忽爾跳起，雖眼有淚痕卻滿面肅然，匆匆奪門而出。衆人均被他此舉弄得目瞪口呆。

司馬福、李二牛也沒了主意，問又不是，勸又不是，只好匆忙結了賬，追出門來。

當晚賴布衣倒在床上便蒙頭大睡，自始至終一言不發。司馬福、李二牛兩人心中忐忑，但又不敢發問，面面相覷，心中均暗暗驚道：「怎的了？剛逃過了桃花劫數，卻又逢邪物侵體麼？」

三人在客店中各懷心事，一宿無話，第二天一早，賴布衣霍然而起，先自去梳洗畢，便吩咐李二牛執拾行裝，準備趕路。李二牛與司馬福面面相覷，又不敢發問，瞧賴布衣神情，從容鎮靜意態肅然，倒似決定了什麼天大事情似的，唯有照辦。

三人收拾好簡單行裝，便走下客店大堂。賴布衣忽發聲道：「用過早點，便要趕路，二牛、司馬兄盡量吃飽可也，只怕許久再沒這安逸茶飯吃矣！」

司馬福、李二牛心頭又一震，也不知賴布衣打甚主意。客店的堂倌手脚勤快，三人剛坐下不久，一應早點便盡數擺了出來。李二牛知賴布衣言出有因，當下也先自管不了許多，拚命往肚裏塡肉飽子。司馬福按捺不住，往嘴裏塞了個肉飽子便急道：「賴兄此行何去？爲何走得這般匆忙？賴兄不是有意一改廣府頽靡民風麼？」

賴布衣搖頭苦笑道：「樑柱已折，國厦傾倒，覆巢之下，豈有完卵？當此國難之際，還能顧念一地一域民風麼？此行若能安然脫身，再作打算吧！」

司馬福驚心道：「賴兄這是打甚謎語？怎的越說越更玄虛？」

就在此時，客店門外匆匆跑進一位行商，瞧模樣是當地人。剛進門客店掌櫃便大聲招呼道：「何三！臨安那面情形端的如何？」

行商何三喘了一口粗氣，先不答話，要了一瓶花雕，一飲而盡，意猶未了，又要了一瓶，一連三瓶花雕落肚，臉紅脖子粗的坐着喘氣。

掌櫃笑道：「何三啊，一瓶花雕是五兩銀，今日怎的如此慷慨？」

何三又喘了一會粗氣，這才大聲嚷道：「金賊不日便將殺到廣府，照例屠城三日，今時今日再不痛飲，莫非等腦袋搬了家才飲麼？」

掌櫃驚道：「發甚瘋話？何三！宋軍明明已拒金兵於江北，廣府偏處南角，怎的便有金兵殺到？」

何三長長的歎了口氣，續道：「這豈非井底蛙之見麼！你可知道？宋軍樑柱岳元帥已然在京師臨安歸天矣！」

何三此言一出，不但掌櫃霍然跳起，客店在座中人亦驚得目瞪口呆，就連司馬福、李二牛也情不自禁的咦歎一聲，隨亦站了起來。獨賴布衣端坐不動，滿臉肅然，似乎這一切已瞭然在胸。

李二牛一個箭步搶了過去，手指幾乎戳到何三臉上，叫道：「此話當眞？」

何三哭道：「秦檜奸賊令張俊勾結岳元帥部將王貴、王俊、誣告岳元帥、子岳雲、婿張憲謀反，令御吏万俟卨、羅汝楫誣劾，更僞造聖旨，把岳元帥、岳雲、張憲三人逮入天牢，再令何鑄、周三畏曲法定罪，令獄官絞殺岳元帥，岳雲、張憲兩將被斬……京師上下，百萬臣民皆痛哭表哀，此事還有假麼！」

李二牛怒道：「岳大元帥精忠衞國，難道便容得秦檜如此枉法麼！」

何三道：「京師臣民皆傳道：行刑前韓世忠將軍往救，責問秦檜道：『岳飛等犯罪證據何在？』秦檜道：『莫須有！』韓將軍怒道：『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但岳元帥等此時已慘死獄中矣……哎！抗金大樑一倒，朝中重臣被貶，天下便盡歸奸賊隻手遮天，任金人橫行無忌長驅直進，江南萬千百姓，行將慘受塗炭矣！」

在座衆人聞之聳然失色，暗道：「事已到此地步，勢難再有轉機，除非神仙臨凡打救，否則唯有早作逃命打算矣！」

李二牛恨恨的返回賴布衣這邊，再無心思動那剩下的幾個肉飽子，他呆呆的出神，忽地憶起昨晚賴布衣似乎已預知今日局面，再一瞧司馬福的神色，他似乎也憶起此事，兩人不禁面面相覷，半晌作聲不得。

司馬福、李二牛驚歎間，賴布衣已然霍地站了起來，決然道：「去！去！去！勢成騎虎，莫再遲疑！」

賴布衣說罷，快步而出。司馬福、李二牛兩人稍停也跟了出來，兩人心中滿腹驚疑，也不知此行何去，未卜吉兇如何！

＊　＊　＊

這一路往北而行，漸而便離了粵川地域，再向北行十日十夜，已是京師臨

安境界。

司馬福這一行越走便越驚心，他明知賴布衣歷年被秦檜追緝，今時今日，這朝廷幾乎便是秦檜的天下，如今重返臨安秦檜的老巢，豈非送羊入虎口麼？他數次向賴布衣試探，賴布衣均一笑置之，神色泰然自得，倒似此行並非踏足虎穴，而是風花雪月、玩樂嬉戲似地！這種就把司馬福弄得如懸半天，上下沒了着落。可恨這李二牛偏傻裡傻氣的只曉得低頭趕路，渾似不知前面便是刀山油鑊！

這天正午時份，三人走近一條三叉路口，賴布衣忽地停住了脚步。李二牛奇道：「這三條路各通何處？賴先生爲何停步不前？」

賴布衣曾在臨安居停數載，自然曉得眼前路徑，他聞言微微一笑道：「這三條直通京師臨安，一條就近直達西湖，另一條卻是上山的唯一大道。我心中正在估量，該走那條路才是正途。」

李二牛笑道：「賴先生甘於淡薄，自然不走京師這路，西湖乃公子哥兒的去處也不合先生口味，如此，當然便只剩下上山一途也！」

司馬福卻搖頭歎道：「二牛差矣！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賴兄固然淡薄名利，但今時不比往日，京師之路勢在必行也！」

李二牛怒道：「你這是說賴先生重蹈求仕之途，也去向秦檜奸賊屈膝求寵麼？」

司馬福微笑道：「大丈夫有所必爲有所不爲，知其難而進，知其易反退，此凡人較能人所不能也！你若不信，試問賴先生便知端詳。」

李二牛怪笑道：「你打甚謎語？什麼能不能的？卻還要問賴先生？」

賴布衣點頭微笑道：「司馬兄所言不差，京師果然勢在必行也！但並非今日，知己知彼方能穩操勝券，待上靈鷲峯一察宋都朝廷氣運再作打算可也！」

三人沿大路一直西行，漸而道路崎嶇，彎曲向上，越走越窄，最後竟如一線繞山而上，這山便是臨安地域有名的靈鷲山，但爲何叫靈鷲，卻就連臨安當地人也不甚了了。幸而賴布衣等三人是窮歷山水之人，因此這山峯雖然險峻，卻也難不倒他們。

大半天工夫，三人終於攀上靈鷲峯最高處。放眼望去，但見古木參天，山岩突兀，如矯龍，如奔象，如伏虎，如驚猿，墮者將傾，翹者欲飛，形態萬千，奪魂攝魄。峯下更有天然巖洞，迴旋幽深，洞壁滿佈石像，神態逼眞，鬼斧神工，也不知何年何時何人所塑。峯前有一條巨澗，澗水清澈，撞擊而發聲如輕雷，澗的盡頭成了一道飛瀑，遠觀猶如水鏡，陽光斜射幻化七彩，赤、橙、黃、綠、青、藍、紫交替閃灼，仿似翩翩起舞的仙女身上羽毛霓裳！

這夢幻般的仙境，直把司馬福、李二牛二人看得痴了。二人神思恍惚間，卻聽賴布衣朗聲吟道：「峯峯形勢極玲瓏，靈根筆削摩蒼穹，一峯已盡一峯起，奇峯面面無雷同；我來絕頂徘徊久，天風颯颯吹襟袖，恍疑羽化欲登仙，此峯自合名靈鷲……」

賴布衣吟頌至此，忽戛然而上，意猶未盡。司馬福正側耳傾聽，忽見中止，忙道：「詩偈道盡此峯根脈，賴兄爲何卻半途頓住？好不教人掃興！」

賴布衣微笑道：「風煙俱靜，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此乃隨興而發，興盡則語窮矣！」

司馬福怔了怔，雖不甚明瞭賴布衣此言之意，但知他在興頭上，便趁勢道：「賴兄近日每言皆隱含玄機，令人莫測高深！但最難令人明瞭，卻是賴兄當晚甫見流星飛墮，便知岳元帥已然歸天，莫非賴兄眞有未卜先知之能麼？」

賴布衣道：「此吾輩中人雕蟲小技而矣！賴某依岳元帥的生辰八字，早知其乃大鵬鳥臨凡極世，當晚星光飛墮，落地而起煙雲，煙雲又化大鵬鳥狀冉冉而逝，此乃大鵬星歸天之兆，實即岳元帥歸天之期，而從此國家便臨淪亡之危矣！」

司馬福一聽，驚道：「賴兄既有此說，莫非意欲力挽狂瀾，以一己之力，與天命作對麼？此實大大犯險之事也！」

賴布衣淡然一笑道：「天命難違，吾亦盡知，但須知人心堅可動天也，賴某適逢其會，若然坐視此千古浩劫於不顧，只念一己安危，豈配稱尋龍大俠四字？沒奈何，哪管刀山油海，只好闖一闖再說。」

司馬福、李二牛心頭均猛地一震，深知賴布衣此言雖是輕描淡寫，其實已隱含萬千劫難於其中矣！

三人在靈鷲峯上逗留了大半天，期間賴布衣在峯頂東南西北四角均用羅盤查勘一番，他的臉色越發凝重，倒似已然預見災難臨頭似的。司馬福、李二牛兩人眼見如此，更加不敢開聲相問了。

「可矣！趁天色未晚，順道前去靈隱寺看看可也！」賴布衣俯仰低昂間，終於發聲道。

司馬福素知靈隱寺乃京師地域的一大名寺，早欲一觀，聽賴布衣這話自然絕無異議。李二牛遇事只瞧賴布衣行事，賴布衣吩咐下來，他自然沒二話，把包袱一甩，背在肩上，便笑道：「請賴先生領路，二牛已準備妥當也！」

這兒的路徑，倒數賴布衣最爲熟悉，固此也便由他領路。靈隱寺雖說就在靈鷲峯下，站在峯頂亦清晰可見，但山上峯峯迂迴交錯，山中小逕幽深曲折，若錯走了路，便鑽上三日三夜也休想到得寺前。

賴布衣走在前面領路，司馬福、李二牛二人緊隨後面，三人下了靈鷲峯，向左面的小逕再走了一會，突然一片森森古林擋在前面。天色也已近晚，山風呼嘯，早把太陽的餘輝刮到了山峯背後，山地登時一片昏黑。

賴布衣卻一直朝陰森森的古林走去。司馬福暗暗心驚，連忙緊走兩步，挨到賴布衣身旁，悄聲道：「這森森古林，百年難見天日，也不知裏面隱了什麼兇險物事，我等這時鑽進去，豈非自投羅網麼？難道除了這條路便沒有其他路

徑可抵靈隱寺？」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再說此林方圓百里，若抄別路，只怕便得在山上多留十天半月矣！」

司馬福一聽，登時慌了，此時他的肚子已餓得咕咕作響，莫說再多留十天半月，便一時三刻也着實難挨，只望早一刻到達靈隱寺，心想那寺中總有和尚在，好歹也有頓素的下肚！他於是忙道：「乖乖！若再走十天半月，只怕我等早變餓鬼也！沒的說，沒的說，這鬼森林便是刀山火海，好歹闖過去再說！」

賴布衣笑笑，也不打話，領先便鑽入古林中去。這古林果然陰森得教人害怕，成行合抱的古樹一棵挨着一棵，把天空遮得密密麻麻，別說這時已是近晚，就算大白天，陽光亦難透射進一絲一縷，手臂粗細的長籐，從一棵古樹靠向另一棵古樹，偌大一座古林竟似一個天羅地網似的。地上的枯葉年久月積竟達尺厚，脚踏上面軟如棉絮，更令人心頭虛怯。山風不時從不知何處鑽進林內，卻闖不出去，在林內四周呼嘯怒號，猶如猛獸厲鬼慘嚎。

司馬福乍臨此境地，脊背早就虛汗淋漓，只是硬充好漢，不作聲而已。李二牛在南雄鎮本以砍柴爲生，久走山林，倒也不覺什麼。賴布衣十年前曾隻身穿越此林，這次舊地重蹈，雖覺更形陰森，但自負今番際遇是不同，右手緊一緊腰纏的玉葫蘆，也就泰然處之。

司馬福、李二牛兩人緊隨賴布衣，在這陰森漆的古林中左撞右闖，一時三刻便已被弄得昏頭轉向，連東南西北也再分辨不出，司馬福暗暗心驚，悄聲對李二牛道：「二牛啊二牛，此刻若連賴先生也弄得昏了頭，今生只怕再難鑽出這鬼森林！」

李二牛笑道：「賴先生乃舊地重遊，如何會迷路？司馬叔只管放心走路便是，我等現已變睁眼瞎子，不辨東西，便少卻許多煩惱，樂得自在逍遙也！」

司馬福咬牙恨道：「你這死牛！在這荒地，偏你還有這心情逍遣！待會跳出些鬼怪猛獸，就活該你受了！」

李二牛望一眼在前面施然急走的賴布衣，嘿嘿一笑道：「嚇人麼？」

就在此時，距三人不到五丈之處，發出一聲奪人心魄的尖厲嘯叫，隨即呼的一聲，凌空降下一隻黑茸茸的怪物，渾身黑毛，雙腿直立走動，眼珠在漆黑中射出綠光，嘴裏嗚嗚嘯叫，伸出雙臂，挺立在三人前面，竟似攔住去路似的！

司馬福、李二牛兩人急步跳到賴布衣身邊。司馬福咬牙道：「老天！這怪物好不怕人！賴兄可知是甚名堂？」

賴布衣沉思不語，試着走上幾步，那黑怪物猛地伸出雙臂，張牙舞爪，作勢欲噬。賴布衣暗吃一驚，連忙抽出腰纏的玉葫蘆，準備迎敵。但說也奇怪，賴布衣停下脚步，這怪物亦即停止撲噬，竟似奉命阻攔，你停牠亦停似的。賴布衣大奇，又試着走上幾步，怪物果然又張牙舞爪，賴布衣停步不前，牠就直立不動。

賴布衣環顧左右，兩面林木枯藤密不透風，根本無路可走，要出此林，唯有正中一途，卻偏偏被這黑怪物擋住，賴布衣一時間亦沒了主意。

這時司馬福忽然微笑不語。李二牛一見他這模樣，恨道：「眼下這等局面，虧你還有心情笑！笑！笑！」

司馬福笑道：「二牛放心，賴兄不是身負龍母婆婆所授玉葫蘆心法奇功麼？此刻前有怪物，又無外人，正好一施絕世神功也！這一施展起來啊，還怕這怪物不退避三舍麼？」

賴布衣沉吟道：「龍母所授葫蘆心法，用意乃在防身，這怪物只守不攻，這防身之法如何施展？」

司馬福笑道：「醫道上有一門以毒攻毒的功夫，據說頗爲靈驗，賴兄眼下便來個以守攻守，以防身神功來阻攔怪物，正是以毒攻毒，立奏奇功之道也！」

賴布衣微笑頷首道：「司馬兄所言似乎有理，賴某姑且勉爲其難，一試龍母所授葫蘆神功吧！」

賴布衣說畢，手捏玉葫蘆，當眞毅然的向怪物所站之處踏上一步！怪物一見，果然再次作勢撲噬。賴布衣不理，又再踏上一步，怪物作勢更急，似乎向來人示意，再踏上一步牠便立施殺手矣！

賴布衣咬一咬牙，毅然向前再踏上一步，眼看已逼近怪物身前。怪物突然仰天尖嘯，似乎向誰示警似的，隨即騰身而起，突伸雙爪，快如閃電的向賴布衣的眼珠抓來！

賴布衣暗吃一驚，他估料不着這怪物竟快如電閃，心念一轉，手中玉葫蘆即隨念而起，平空就是龍母所秘授的葫蘆心法第一式「一脈相傳」，玉葫蘆疾如奔雷迎向怪物抓近的雙爪，餘勢不止，玉葫蘆順勢牽向下面，怪物的雙爪竟情不自禁的向自己的腿膝處抓去，這一抓若然抓實了，這兇猛的力度勢必便把怪物的腿膝處活生生自我抓碎！怪物嚇得嘯嘯怪叫，疾速運勁變招，饒是它雙爪疾退，依然把自己的腿膝處抓下二塊皮肉，登時鮮血淋漓！

怪物吃了大虧，卻不退縮，反而狂性大發，嘯嘯怪叫幾聲，隨即衝天而起，升起三丈高處，迎頭向賴布衣擊落，舖天蓋地，竟有泰山壓頂凌厲之極的威勢！

司馬福、李二牛一見這等聲勢，嚇得冷汗直冒，大叫道：「不好！賴先生小心了！」

賴布衣這時卻已沉進「玉葫蘆心法」的意境中去了，對司馬福、李二牛兩人的驚呼根本聽不到，心念一轉，玉葫蘆隨即展出第二式「二分明月」，在賴布衣的心念中，這怪物便似一輪明月，皎潔可愛，絕無半分懼念，恨不得捧在手心把其分成兩半，招由心生，玉葫蘆忽爾左右飛舞，快如飛矢，利如刀劍，若這怪物此時落下，身體無論被粘着何處，登時便被纏住再也脫身不得，最終難逃被這股左右扯吸的旋風刀活活分開兩截！

怪物似乎已知厄運臨頭，絕望的嘯

嘯厲叫，其聲猶如餓狠慘嚎，奪人心魄，但牠卻絕不能自脫厄運，那快如飛矢的刀劍般的旋風，猶如颱風的風眼，世上任何物事陷身進去也難逃一劫！這時便連賴布衣自己也不能自制，這套「玉葫蘆心法」每施展一次，他便更加心驚其威力之大，一旦施展，就猶如着了魔法，幾乎無法自制，心動則招發，敵方越强，隨心而施展的招數就越烈，威力越强大，如欲收斂，除非對方靜止，否則不死不休，不靜不滅，賴布衣不忍眼見這通靈怪物活分兩截，幾次欲拚命收斂心法，但這怪物卻不知死活，攻擊不停，賴布衣的招數也就更加威烈，更無從收斂！眼見這怪物已然劫數難逃！司馬福、李二牛旁觀者不知就裏，目睹這葫蘆心法神功竟然威猛如此，不禁瞧得痴了！

就在此時，一縷簫音突然傳至，簫音初則虛無縹緲，但一經入耳，即在耳中徘徊糾纏，竟與人的心神合一，使人立即神思恍惚。司馬福心緒本就惶恐不安，這簫音入耳，竟然心神大亂，那惶恐之情一發激動，竟嗚嗚哭叫起來！李二牛一心一意關懷賴布衣的安危，倒忘了自身的兇險，被簫一激，也就立即破口大罵，把那黑怪物罵了個狗血淋頭。賴布衣心神已與葫蘆心法合一，一受外來侵擾，葫蘆心法立時自我反應，身不由己便施展出第三式「三疊陽關」，這「三疊陽關」竟似不捨，實則誘敵意亂情迷，失卻鬥志，竟與那蕩人心魄的簫音有異曲同工之妙！

通靈怪物堪堪粘上「二分明月」旋風刀，它似乎也自知難逃一劫，綠眼珠已然閉上，幸而這時賴布衣已情不自禁轉施「三疊陽關」一式，那威猛氣旋登時消逝，怪物安然降落地面，卻鬥志盡失，竟隨那「三疊陽關」的招數合拍而動，手舞足蹈，眉開眼笑，這哪兒還像惡鬥阻攔，倒似迎賓喜極而歡跳！

司馬福、李二牛本已被那簫音所制，此時被賴布衣那嫚嫚身影所感，忽然肅然自警，登時神清氣爽。司馬福見怪物忽爾竟變了這般嫵媚，渾似仙女迎賓起舞哩！

李二牛笑道：「這怪物想必被賴先生之正氣凜然所動，良心發現，是以變敵爲友，翩翩迎舞也！」

兩人在旁觀不知兇險，指指點點，賴布衣這時卻心頭大震，他被那簫音所激，招由心生，手中的玉葫蘆一發不可自制，身不由己就接連施展出了第四式「四分五裂」，又一轉而爲第五式「五彩繽紛」，再一轉爲第六式「六月飛霜」，「七擒七縱」、「八面玲瓏」，忽爾天欲崩地欲裂，忽爾百天盛放，爭妍鬥艷，忽爾漫天飛雪，忽爾萬馬奔騰、縱横馳騁！古林之中，漫佈葫光蘆影，陰森之氣一掃而空，漸而竟似遍立玲瓏寶塔，祥光閃耀，瑞氣千條！第九式「九轉功成」甫出，竟似活佛臨世，天地爲之變色！

怪物此時已然盤膝坐地，雙爪合攏，垂目低眉，竟似老僧入定，哪兒還有丁點兒殘暴戾之氣？

司馬福、李二牛兩人亦已一跤跌坐於地，雙目緊閉，心中迷濛，但覺塵世萬物皆是空！空！空！

＊　＊　＊

「好一路佛法神功！豈料靈隱寺外，今晚竟天降奇人也……」

古林深處，忽爾傳出一串清晰話語，話音未落，一個矯如飛龍的身影，足點古木，手蕩長藤，呼的一聲，降下一個人來。此人發聲之時，那簫音忽頓，賴布衣也就猛地靜立不動。他舉目瞧瞧眼前降下之人，只見他手握玉簫，神清氣朗，骨格清奇，好一位翩翩公子！

玉簫公子向賴布衣拱手道：「請問先生高姓大名？爲何夜闖靈隱寺？」

賴布衣見這人方才露了一手玉簫神功及絕頂輕功，知眼前這黑怪物必是受其所遣，欲加阻攔外人進入靈隱寺，因而心中有氣，便冷笑道：「靈隱寺乃佛門之地，天下信徒任誰均可進去，又豈分日夜麼？這頭攔路畜牲尚且臣服，主人出面，只怕也阻不了賴某一行人也！」

玉簫公子朝賴布衣上下一打量，臉上忽露驚異神色，急道：「先生莫非賴太素伯伯麼？」

賴布衣見對方突然喊出自己的字號，不禁猛吃一驚，但見對方神態肅穆，語氣恭謹，不似懷有敵意，便微一點頭，道：「你怎識得在下名號？又以子侄之稱自居？黑夜森林，突兀而降，好不教人惶惑！」

玉簫公子聞言，長歎一聲，然後突然跪倒，向賴布衣叩拜道：「賴叔叔難道便忘了嵩山結義之情麼？」

賴布衣肅然而驚道：「賴某當日與岳元帥、楊將軍、牛將軍三人，在嵩山玉柱峯上焚香禱告天地，四人結爲異姓兄弟，四人之中，以牛將軍年歲最長，三人均稱爲大哥，岳元帥次之爲二哥，賴某忝列第三，楊將軍便稱賴某爲三哥，四人志同道合，誓以剿滅金賊爲己任！當日豪氣干雲，激懷壯志！」

玉簫公子點點頭道：「小侄知道，當日結拜之時，岳二伯壯懷激烈，擊劍長嘯道：「直搗黃龍府，吾當與諸君痛飲爾……」可恨岳二伯壯志未酬，竟以莫須有罪慘死獄中！岳雲、張憲兩兄同日蒙難！這還不算，朝廷昏君奸賊，竟要趕盡殺絕岳家軍上下後人！可恨啊！可恨！」

賴布衣聽他一言道出當日之事，心頭不禁一震，知眼前此人必與岳家軍有莫大關連，便忙道：「賴某兼程北上，亦正爲此事而來！公子姓甚名誰？與岳家軍是什關係？這裏并無外人，公子但直告無妨！」

玉簫公子哭拜於地，道：「好教賴伯伯知悉，小侄便是楊再興將軍獨子楊振興啊……」

賴布衣一聽驚問道：「可有甚憑證？」

玉簫公子聞言從身上摸出一張黃紙符，雙手呈上賴布衣面前道：「此物乃先父交小侄收藏之物，說是乃一位名賴太素的義兄所贈，有奪天地造化之功，囑小侄好好收藏，他日見紙符即如見賴伯伯其人也！」

賴布衣接過一看，果然是自己心血聚凝之物！當日他在嵩山與岳、牛、楊三位結義，賴布衣已然瞧出岳、楊兩位皆有血光之劫，但牛將軍却是福如東海深厚之人，便把畢生心血所凝的三道救命紙符贈與岳、楊兩將各一張，祈望能反擋災劫，但不料竟然徒勞無功！

賴布衣忙道：「四弟何時把此符交你收藏？」

玉簫公子哭道：「岳元帥屯兵襄陽以圖中原之時，先父知大戰在即，便把此符交與小侄，囑娘親速攜小侄遠離戰場，以免令他分心。先父其後出兵長水，盡復西京險要，得馬萬匹，粟糧數十萬，中原震動。後金人以十二萬兵暗伏臨潁十商橋，先父以三百騎陷於敵陣，殺金人兵將二千，身中箭鏃壯烈歸天……先父精忠衛國，岳元帥蒙難之日，竟被秦檜奸賊誣爲叛逆，下旨抄家滅族！小侄隨娘親逃難，被官兵追殺，娘親慘死刀下，小侄亦身中多刀，幸而神靈庇佑，竟皮肉無損，反把行兇官兵嚇退，這才得保殘身！後來輾轉流浪，在嵩山脚下巧遇一位不世高人，攜小侄上山學藝，不料今日却萬幸遇上賴伯伯也！」

賴布衣伸出雙手扶起楊振興，慨嘆道：「這便是了！想賴某這救命黃符，雖不敢說有奪天地造化之功，但身逢災劫，自可逢兇化吉，斷不致横死夭折！當日以其二贈岳二哥、楊四弟，意在挽其血光之災，不料徒勞無功，反救了賢侄一命，天意！天意！秦檜奸賊，幹下此等神人共憤惡事，放着賴某人在此，斷難容其横行霸道下去！」

楊振興一聽大喜，慨然道：「有賴伯伯在此，國恨家仇均可一併了斷矣！振興不才，但賴伯伯吩咐下來，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賴布衣微笑道：「賢侄方才露的這一手絕頂神功、輕功，天下雖大何處不可去？但不知尊師是那位高人？」

楊振興道：「恩師待小侄有如叔父，恩師便是靈隱寺主持靈隱大師是也。」

賴布衣一聽，喜道：「靈隱大師之名，吾聞久矣！據聞這位大師武學修爲深不可測，可惜緣慳一面，不料却是賢侄恩師！快領我去拜見靈隱大師，我正有事請教他老人家哩！」

楊振興點頭答應。賴布衣稍停又道：「這黑怪物乃賢侄差來的麼？可惜牠與我二位同伴，均着了迷心大法，痴痴迷迷，却如何打算？」

楊振興微笑道：「賴伯伯這套佛法神功，驚天動地，這虎兒與他二人如何禁受得起？賴伯伯既能施之，想必定有法子能救也！」

賴布衣苦笑道：「這叫什麼佛法神功？不外是一套葫蘆醉功罷了！我只曉施爲，且施爲之時自身亦受其制，四大皆空，哪兒有甚解救之法？」

楊振興點頭道：「既賴伯伯這麼說，小侄唯有獻醜吧了！」

楊振興言畢，一揮玉簫，貼近唇邊，立時便傳出一陣輕柔如飄絮的音調，傳入耳中，猶如美女纖纖玉手輕輕撫摸，令人週身舒泰，疲態盡消。

那黑怪物「虎兒」先就猛地跳起，一步搶到楊振興身畔，綠眼珠睨着賴布衣，如見鬼神般的嗚嗚驚叫。

司馬福、李二牛亦接而跳起，見那黑怪物便站在賴布衣身邊，且還多了一位翩翩公子，手執玉簫、神態軒昂，均失聲叫道：「賴兄！賴先生！不好了！不得了……這怪物便在你身邊！」

楊振興微笑道：「兩位休驚！待我替你等引見，這位叫虎兒，乃在下忠實僕僮也！虎兒！快見過兩位尊客！」

黑怪物虎兒聞言，果然走到司馬福、李二牛面前，挺着黑鐵塔般的身子，向司馬福、李二牛神氣活現的拱手作揖。司馬福又驚又疑，呆呆的站起，半晌說不出話來。李二牛娃娃心性未泯，見這黑怪物如此有趣，便還了一揖，笑道：「老哥哥！有禮！有禮！」虎兒朝李二牛齜牙咧嘴，吱吱的叫了一聲，嚇得李二牛忙往後面一跳，虎兒朝二牛眨眨眼，扮了個鬼臉，退到楊振興身畔。

楊振興哈哈大笑道：「虎兒自出娘胎，便由我收養訓練，至今虛渡六載，你却稱牠老哥哥，牠心中不高興哩！」

李二牛吐吐舌頭，道：「牠如何也會因稱謂作怒？」

司馬福幸災樂禍的笑道：「世人皆不服老，這虎兒半人半獸，自然便有一半不服老也，幸虧牠尚未十足像人，否則狠揍你一頓才是活該！誰教你逢人便亂叫老哥哥！」

李二牛怒道：「老就老矣！有甚服不服老？你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麼！」

司馬福哈哈一笑道：「是也！是也！非也！非也！若說以小人之心度猛獸肚皮，則更合也！」

李二牛暗忖自己把怪物比作「君子」，當眞不倫不類，登時啞口無言，沒話答對。

賴布衣聽兩人對答逗趣，知已無碍，便道：「司馬兄、二牛，這位公子便是岳元帥旗下猛將楊再興將軍之子楊振興，快上前彼此相見！」

司馬福、李二牛與楊振興執手爲禮，客套幾句。在這古林中擾攘了半晚，這時天色已露曙光，縷縷霞光從茂密的枝葉間灑下，陰森古林登時添了幾分生氣。

賴布衣道：「振興賢侄，這便領路上靈隱寺可也！」

楊振興領命，朝虎兒微一點頭，黑怪物虎兒當即衝天而起，躍到前面開路去了。

這虎兒力大無窮，身子鑽過之處，枝斷藤折，堪堪便是一條可容二人併進的密林坦途，衆人隨後跟進，便少了許多兇險麻煩。

李二牛緊隨楊振興，眼見虎兒如此威勢，不禁傻笑道：「楊公子，你這僕僮銅皮鐵骨，果然厲害，猶勝金人的鐵甲兵拐子馬也！却不知是甚物類？」

楊振興頗爲自得的笑笑，道：「牛兒弟有所不知，我這虎兒外號鐵金剛，筋骨之堅，只怕連少林和尚的金剛不壞體神功猶勝百倍！牠乃猩猩與人猿交配產

物，半猩半猿，其性兇猛剛烈，對主人卻極爲忠心！」

李二牛笑道：「猩猿尚有此靈性，這又比世間那類忘恩負義的人强了百倍矣！」

司馬福在二牛後面笑道：「是極！是極！這虎兒勝過那些遇溺大難不死，卻偏與救他之人作對哩！」

李二牛怒道：「什麼之乎者也？你是說我二牛便是那忘恩負義之人？」

司馬福笑道：「不敢！不敢！只盼那與老夫作對之人，在作惡之時，能念着那救溺之恩，那便是大賢大聖也！」

李二牛正欲惡言相駁，忽見前面透出一簇金光，射進林內，四周登時一片光亮。楊振興指着前面道：「那金光正是日出之處，朝陽下面，便是靈鷲峯上的靈隱寺也！」

衆人脚步一緊，會走出古林，放眼而望，朝陽剛升上靈鷲峯頂，正對一座古寺，一片金光燦爛。寺門外面，早佇立着一位白眉長鬚的和尚，僧袍沐着朝陽，霞光閃灼，猶如西方佛祖忽爾凌空而降。

賴布衣一見，也不待楊振興引介，連忙快步走上前去，正欲相見。

老和尚微微一笑，忽然喝道：「夢裏尋秘笈，大智愚可及，旋乾轉坤日，喜迎尋龍俠……請了，請了！老衲在此恭候多時！」

賴布衣心中一震，暗驚這老和尚怎的如此厲害，素未謀面，卻一眼便瞧破自己的來路行藏，楊振興知賴布衣心中疑惑，忙趨前附耳道：「賴伯伯！這位便是小侄恩師靈隱大師是也！恩師昨晚入黑之時，正打座入定，忽把小侄喚到身前，道：『靈鷲峯上下隱伏潛龍，爲師傍晚子夜時分，忽覺心潮翻湧，接而便隱隱傳來龍吟之聲，依爲師推斷，此地眞龍潛伏已久，突作歡鳴，必乃有感而發，此地將有尋龍俠客到訪也！與兒可預作迎迓！故小侄依恩師之命，派虎兒遠出相迎，果然萬幸遇上賴伯伯。」

賴布衣一聽，不禁愕然，忙搶前兩步，向老和尚深深一揖，道：「久聞靈隱大師乃世外高人，今日一見，果然名符其實！在下賴布衣，拜見大師！」

靈隱大師雙手合十，口宣佛號，道：「阿彌陀佛，雕蟲小技，何足掛齒？倒是太素公尋龍大俠之名，老衲心儀久矣！」

司馬福在一旁笑道：「這般你欽佩我，我敬仰你，嘮嘮叨叨，便說上三日三夜也沒了沒完！不如彼此把世俗客套略去，以禮相待，豈非更見眞心麼？」

賴布衣未及答對，靈隱大師已微笑道：「是！是！這位老施主說的是，倒是老衲着了塵世俗例形跡矣！好，好，這便請進，一道用茶好了！」

靈隱和尚話音剛落，身子已飄然轉入寺門，輕飄飄的親自在前面領路，見他似乎慢吞吞的，但雙脚竟然離地三寸，倒不似踏步，而像騰雲駕霧！

司馬福不禁悄聲對李二牛咋舌道：「天！怪道這楊公子有這般身手，瞧這老和尚，哪兒還有半點凡人的味道？倒似金身乍現的如來佛祖！」

李二牛悄聲笑道：「司馬叔差矣，如來佛祖是光下巴的，這老和尚卻是一把美好的長鬚！」

司馬福咬牙道：「這只是打個比方，他有沒有長鬚倒不打緊，只是我等說話均須小心在意，連賴兄也以後輩之禮相侍！若然惹怒了他啊，只怕他略動動手指頭，便把我等小命勾去了！」

李二牛道：「他是得道之人，哪會輕易作怒？」話雖如此，李二牛亦不禁心中惴惴然不敢莽撞行事。

靈隱大師把賴布衣等接引到寺中客房，一位小沙彌獻上香茶，各人重新引介相見。

賴布衣肅然向靈隱大師謝道：「蒙大師慈悲爲懷，使我四弟再興存此血脈，賴某代四弟在天之靈拜謝大師！」

靈隱大師微笑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此乃佛門子弟戒條，老衲應盡本份，太素公何謝之有？況此子骨格清奇，雖非大富貴格，但亦非短命夭折之人，太素公乃此道佼佼，反而衝不脫人爲天命這道關口麼？」

賴布衣沉靜半晌，忽俯身深揖道：「多謝大師提點！三分天命，七分人事，是賴某太着形跡於運命矣！」

靈隱大師一聽，喜道：「太素公有此一念，則天下蒼生得福矣！亦不枉老衲這一番心血！日後劣徒振興便任由太素公差遣可也，此子雖未大成，但憑他今日的本事，行走江湖已足自保有餘！但國之棟樑，一文一武，兩者缺一不可，振興非此之材，太素公若要成大事，尚需另加栽培。」

賴布衣微笑道：「大師既有此說，想必已有所安排？」

靈隱大師道：「太素公慧眼强勝老衲十倍，這便請太素公過目如何？」說罷目注賴布衣，見賴布衣肅然點頭，靈隱大師便續道：「振興，汝速領師弟允文出來拜見賴大俠！順便取一副棋盤出來。」

楊振興領命，疾步出室而去。

靈隱大師低眉垂目，默默不發一言。

賴布衣亦仰首沉吟，半晌不語。一時間，靈隱寺內這迎客堂靜如死寂。

司馬福、李二牛兩人聽靈隱大師與賴布衣這一問一答，彷彿打甚謎語，弄得滿頭霧水，一塌糊塗，司馬福咬着李二牛的耳根道：「二牛！你聽出什麼名堂來了麼？」

李二牛傻笑搖頭，不敢張揚，亦咬着司馬福的耳朵道：「他兩人有如唸頌無字天書，我等凡夫俗子，如何能懂？」

兩人正疑惑間，楊振興已領着一位少年人進來，這少年比楊振興略小幾歲，臉龐豐潤，印堂飽滿，在泱然風度中透出一股威嚴的氣概。楊振興與他執手而進，狀極親密。

靈隱大師忽張目凝注賴布衣，道：「他兩人意氣相投，情愈手足，老衲未帶上山前，已結爲異姓兄弟，雖是娃娃心性，但足見情義過人，至情至性，但非我佛門中人。」賴布衣默然點頭，靈隱大師續道：「此子姓虞名允文，其父乃虞道

公，因上疏請殺秦檜，被奸黨誣爲叛逆，全家抄斬，幸得虞家老僕捨親子之命施救，虞家一門才倖存一點血脈，前因後果，賴施主想必比老衲更了然於胸也。」

賴布衣點頭微笑道：「運逢六劫不須問，衝破羅網見帝君，雁塔題名爲貴客，紫袍金帶耀繽紛。」

靈隱大師微笑頷首，喜道：「賴施主既有此說，老衲便不須多費唇舌，一切尚請賴施主全力照應便是。允文，你快過去拜見賴大俠。」

楊振興悄聲對虞允文道：「他便是先父曾屢次提及的義兄賴伯伯也。」

虞允文點點頭，坦然上前，隨即在賴布衣面前跪倒，朗聲道：「小侄虞允文，拜見賴伯伯。」

賴布衣道：「虞公子爲何執子侄之禮？」

虞允文朗朗道：「允文既與楊大哥結拜，大哥之義伯父，即允文之義伯父也，理所當然須行子侄之禮。」

賴布衣不禁微笑點頭，伸手把虞允文扶起，道：「好！好！難得虞公子如此識得大體，賴某當視爲子侄，允文賢侄且起來，與你司馬伯伯、李二牛哥親近親近。」

虞允文走過去與司馬福、李二牛兩人相見。

靈隱大師微笑點頭，忽道：「允文精於棋藝，賴施主可一試其材。」

楊振興捧上棋盤，靈隱大師沒用手接，以衣袖一捲，棋盤被捲入袖中，靈隱大師忽地袍袖一揮，棋盤飛出，穩穩的落在賴布衣面前桌面之上，盤上棋子紅黑兩方已整齊排列於楚河漢界兩面，隻子無誤。這可把司馬福、李二牛二人驚得合不攏嘴，司馬福心道：「乖乖，這和尚弄的這一手戲法着實驚人。」他倆均不知道，這是靈隱大師以無上內功各貫於棋子之上，每隻棋子均像長了脚似的走到各自的位置上面。

賴布衣知靈隱大師此舉並非炫耀武學，其意乃以技激技，好教弈棋雙方均悉力以赴，各出絕招，當下也不點破，卻就穩穩的坐於黑子一方，笑對虞允文道：「靈隱大師有命，焉敢不從？賴某權唱黑臉，虞賢侄便執紅子如何？」

虞允文含笑點頭，坦然告座，氣定神閑，道：「既大師和賴伯伯有命，小侄便獻醜吧，請賴伯伯先行一步。」

賴布衣微微一笑，提起黑炮，直插對方腹下。虞允文卻可不加理會，飛象提馬，有條不紊，擺好迎戰陣勢。賴布衣暗道一聲：「好，果然有大將之風。」

賴布衣微微一笑，當即發起一輪急風暴雨式的攻勢，車、馬、炮六將齊出，直逼對方「帥」位。虞允文這時神色凝重，每動一子均思慮再三，但卻不慌不忙，從容鎭靜，以馬、炮四將護「帥」，雙車大將卻突走邊線，直插對方城下。

賴布衣一見微笑道：「賢侄以副將迎戰主將，豈不太危險麼？」

虞允文胸有成竹的一笑道：「小侄以副將迎擊賴伯伯主將，料必處下風，但只守不攻，諒亦無碍；小侄再以主將上擊賴伯伯之兵卒，當勢如破竹，一戰而奏奇功也。」

虞允文此言一出，靈隱大師點頭微笑。賴布衣沉吟半晌，忽以手擊掌道：「好，守中帶攻，守則穩如磐石，攻則克敵制勝，從容鎭靜，全局在胸，隱隱已具大將氣度，確乃可造之材也。」

靈隱大師微笑道：「賴施主尚請一試允文武學。」

賴布衣微笑道：「將帥非憑匹夫之勇，況且名師出高徒，大師手下，豈有弱夫？得兩位高足相助，賴某當更信心十足矣，多謝大師成全。」

靈隱大師肅然道：「賴施主重返京師之意，老衲已然盡知，旋轉乾坤，拯救世人，不惜以身犯險，如此大智大勇，老衲肅然起敬，老衲汗顏尚且不及，還敢聞謝麼？」

賴布衣道：「大師察言觀色，雖足不出戶，卻心牽天下百姓，如此慈悲心腸，足令衆生欽仰……賴某尚有一事不明，請大師指點，天命難違，若以人力逆之，是否必遭天譴而勢難成事？」

靈隱大師仰首向天，沉吟良久，方肅然道：「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天地乾坤，茫茫渺渺，禍中有福，福中有禍，羣魔亂舞，尚存浩然正氣，賴施主又何必爲此耿耿於懷呢？」

賴布衣聞之心頭一震，登時豁然而悟，忙謝道：「是！大師，枉賴某身爲此道中人，卻過於執着痴迷矣，這便向大師告辭，他日有緣，當再上靈鷲峯向大師聆教。」

靈隱大師含笑點頭，也不挽留，卻向楊振興、虞允文二人招手道：「汝二人且過來，聽老衲一言。」

楊振興、虞允文聽靈隱大師與賴布衣一番對答，正感驚疑，見大師招手，忙趨前道：「大師有甚吩咐？」

靈隱大師目注兩人，道：「你等均非佛門中人，老衲帶引上山，只等有緣人也。如今緣份已到，你等即日便隨賴施主下山，日後有賴施主照應，當强勝隨老衲百倍也。」

楊振興、虞允文一聽，均跪倒拜道：「雖大師不肯我等隨侍左右，但我等均視大師爲師，卻如何捨得一朝分離？屢遭慘變，對功名利祿實已心灰意懶矣，待父仇得報，便當即回山，侍奉大師終老。」說罷均滴下淚來，難捨之情畢露。

靈隱大師微笑搖頭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也。你二人又何太痴哉？若他日有緣，何愁沒有相逢之時？若緣份已盡，雖是咫尺也是天涯。去，去，抛下兒女私情，隨賴大俠去吧。」說罷，袍袖輕輕一拂，一股氣勁已把楊振興、虞允文二人平平的托了起來。

楊振興、虞允文知靈隱大師心意已決，不敢再作兒女狀，翻身又拜倒，向靈隱大師拜別。賴布衣等亦向靈隱大師告辭而去，一行[illegible]人，離開靈隱寺，走下靈鷲峯，轉上入京師臨安的林蔭大道。

一路上，衆人思想着靈隱大師這位

世外高人的高風亮節，均默默的低頭趕路，一言不語。看看天色近晚，距臨安京城的東門亦不外一里之遙，楊振興忽然問賴布衣道：「賴伯伯犯險入臨安，可有落腳之處？」

賴布衣苦笑搖頭道：「京城雖大，只怕容不下賴某也，身爲朝庭欽犯，誰敢收留？只好蒙混進去，見一步走一步便了。」

楊振興道：「當今右相趙鼎與先父甚有淵源，趙丞相忠肝義胆，素來痛恨秦檜奸賊所爲，如我等前去相投，這右相倒是一個保險安全之所。」

虞允文接口道：「有楊大哥與小侄二人護持，右相府果然去得，但事隔多年，未知趙丞相目下處境如何，這般貿然進投，恐有差池，不如悄悄混進城去，尋個客店住下，打探清楚再作打算。」

賴布衣微笑道：「虞賢侄處事果然心思縝密，便依你之言吧。」

楊振興笑道：「如此說，倒是振興魯莽矣，怪道大師常在愚兄面前讚賢弟有將帥謀略也。」

＊　＊　＊

五人悄悄混進臨安京城，尋了一處僻靜客店投宿。安頓好床鋪等物，眾人這才下樓用晚飯。

楊振興悄聲對賴布衣道：「今晚小侄先去探探趙相府去也。」

賴布衣點點頭道：「賢侄一切小心，虞賢侄處事縝密，不如你兩人一道前去吧。」

楊振興微笑道：「賴伯伯放心，這臨安城雖是天子腳下，禁衛森嚴，但小侄自忖尚可來去自如也，留賴伯伯等獨處店中，小侄委實放心不下，允文弟就留此護衛可也。」

李二牛忽接口笑道：「那黑將軍虎兒，此刻不知在哪？如楊大哥帶同前去，足勝千軍萬馬也。」

楊振興笑道：「我的玉簫一吹，虎兒立刻便循聲而降也，但這趙相府並非龍潭虎穴，諒虎兒還派不上用場。」

眾人計議一番，早用完晚飯。五人租下一間大客房，裏面有三張床，司馬福、李二牛共用一床，楊振興與虞允文師兄弟一床，其餘一張，眾人均强要賴布衣躺上。

司馬福、李二牛多日奔波勞累，剛上床一會，便呼呼大睡。賴布衣剛合上眼皮，忽然眼前一花，一團黑影飛出窗外，再看對面床上，已失了楊振興的踪影。

天剛放亮，賴布衣一覺睡醒，再瞧對面，楊振興已然在床上盤膝打坐運功多時矣。見賴布衣睡醒，楊振興便微笑道：「大功告成矣，趙丞相聞小侄說賴伯伯已駕臨臨安，喜極道：『快請！賴國師今番重返京師，必不忍坐視國之將亡而不顧也。』小侄已與虞賢弟商量妥當，今晚三更時份，便護送賴伯伯進趙相府，共商復仇殺秦檜大計。」

賴布衣點點頭，卻沉吟不語，心中只有一番計算。

整日相安無事，當晚二更時份，賴布衣等五人便悄悄離開客店，踏上京城的街道。

雖是夜靜時份，但大街兩旁，青樓煙館林立，依然燈火通亮，猜拳行令，鶯歌燕舞，到處可見放浪形骸的達官貴人、公子哥兒，直箇是：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舞衣幾時休？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賴布衣瞧了不禁暗皺眉頭，歎道：「擎天棟樑已折，奸臣當道，困難將臨，偌大一個京師，難道便沒人拍案而起，領導羣雄，痛殲國賊麼？」

楊振興咬牙恨道：「當今天下，武將怕死，文臣貪財，滿朝皆爲秦賊羽翼，聽趙丞相云，趙構這昏君，只聽秦賊一人言，還厚顏無耻，尊秦賊爲『相父』，這朝廷還成甚氣候？小侄恨不得先斬秦檜，後殺昏君，鬧他個翻天覆地。」

賴布衣搖頭歎息，默默無言，低首急行。司馬福、李二牛二人卻是初踏京師，極感神奇，但見家家燈火，處處管絃，奇茶異湯，隨索隨應，公子王孫，五陵年少，更以紗籠喝道，手摟佳人美女，遍地遊覽，直把二人瞧得痴痴迷迷、目瞪口呆。

當時臨安京城分爲大小瓦子十七座，每一瓦子，即今日大都市之區域，如南瓦、中瓦、西瓦、北瓦、大瓦、菜市瓦等。中瓦即皇帝高宗趙構的皇宮所在，又稱紫禁城。

秦檜權傾朝野，高坐太師寶座兼行左相之職，又以相父自居，因此秦相府居於僅次於中瓦的大瓦。趙鼎當時爲右相，雖處處受秦檜制肘，但身居相位，因此亦居停於顯貴的北瓦。而菜市瓦顧名思義，乃市肆羣集之地。

賴布衣等轉入北瓦，便見兵丁巡邏，戒備森嚴。賴布衣爲欽犯之身，更是秦檜的死對頭，在這秦檜老巢，京城重地，若被查獲，便難逃厄運，因此便連吃了豹子膽的楊振興亦不敢大意，蹲在牆角陰暗處，待巡邏官兵走過，方敢向前移動。

楊振興領前，賴布衣、司馬福、李二牛等三人居中，虞允文殿後，五人鼠伏蛇行，悄悄摸近北瓦南面一幢高樓府第的後園，後園墻高達丈許，光溜溜的根本無法攀爬。賴布衣等三人正暗自皺眉，楊振興悄聲對虞允文道：「賢弟携帶二牛，愚兄便足可勝任矣。」虞允文深知這位師哥的身手不凡，便含笑略一點頭。

楊振興即手執賴布衣和司馬福兩人的腰帶，運氣雙足一踏地面，已穩穩的帶着兩人飛越高墻，虞允文一笑，隨手一提二牛，亦已帶了過來。

落腳之處是這座高樓府第的後園草地，一條花徑直通向紅墻綠瓦的府第，靜悄悄的，似乎府第中人均已高寢安睡。「賴伯伯，請隨小侄來。」楊振興道，領頭向一座透出一燈如豆的別院竄去。一會，即傳來他輕拍手掌的召喚聲。賴布衣等不敢怠慢，當即循聲而進，走近那座別院。

「天降奇人，今日有幸重逢賴國師太素公也……」忽爾一把蒼勁的口音傳了出來，隨即一位平裝素服的老者迎了出

來。這老者正是當今朝廷右丞相趙鼎大人，聽他口氣，倒似迎候知交故舊似的。

果然賴布衣一見，便即拱手微笑道：「趙丞相果然健碩如昔，此乃百姓社稷之福也。也足證賴某當日之批命八字。」

趙鼎輕執賴布衣手，并肩而進，長長的歎了口氣道：「放着這昂藏七尺，目睹國家棟樑傾折，卻不能挽狂瀾於既倒，趙某人當眞愧對知交好友，愧對天下臣民矣。」言畢感慨的連連歎氣。

賴布衣微笑道：「趙丞相忠肝義膽，臣民共仰，又何必過於自責，況且天眼昭昭，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涇渭兩水，截然分明，公道自在人心，也容不得奸佞長久肆虐，趙丞相雄材偉略，洞矚先機，難道也像婦人無奈歎息麼？賴某當以此與趙丞相共勉。」

趙鼎面露歡容，連連點頭，道：「好！好！聽太素公有此一言，趙某人便心安矣。」

賴布衣微笑不語。趙鼎把眾人領進內廳，只着一心腹僕人獻上香茶。賴布衣與趙鼎平排坐下，楊振興等碍於輩份，便坐於賴布衣的下首。賴布衣環視內廳一眼，又目注趙鼎一會，呷一口香茶，便微笑道：「趙丞相自夫人仙逝，便孤家寡人至今麼？」

趙鼎歎氣點頭道：「正是，正是，國難當頭，如何尚有心思去理會這等兒女私情？太素公好厲害的眼力，一眼便瞧破趙某隱衷。」

賴布衣微笑道：「這容易之極也，這內廳中陽氣亢盛，且趙丞相眉粗烏黑，當主利祿壽長氣旺，但刑妻剋子，恕在下直言一句，趙丞相只怕無子送終哩！」

趙鼎坦然哈哈大笑道：「趙某人兩袖清風，并無百萬家財遺下子孫，既如是，要兒女怎的？倒樂得逍遙自在，無牽無掛，禍福一體自承，趙某人歸天之日，但得天下百姓誠心誠意一聲『哀哉趙鼎』，便勝似子孫滿堂，明裏披麻帶孝，悲哉痛哉，暗地裏卻爲爭那家財咬牙切齒，鬥個你死我亡也。」

賴布衣不禁暗暗點頭，楊振興、虞允文、司馬福、李二牛四人亦對趙鼎肅然起敬，暗道：「天下之大，唯丁財兩者最大，這趙丞相竟視兩者爲糞土，這般心性，便足與岳元帥背刺精忠報國之氣節媲美矣。」

趙鼎又目注楊振興等人道：「但有子如楊公子，則又當別論，楊再興將軍在天之靈，亦足告慰矣！這三位卻甚面生，說了這半天，太素公尚未替老夫引介哩！」

賴布衣一笑，即指司馬福、李二牛道：「這兩位司馬福、李二牛，皆賴某尋龍道上的生死之交也！」司馬福、李二牛二人忙站起來，向趙鼎請安。

趙鼎含笑點頭，道：「好！好！兩位請隨便，老夫平生最怕繁禮俗節，在老夫府中，只管放心吃喝便了！」說着目凝虞允文，面露驚疑道：「這位公子卻是？」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趙丞相閱人無數，試觀這位公子來龍去脈如何？」

趙鼎沉吟半晌，方肅然道：「此人與楊公子均一代英材，但後者銳不可擋，卻非將帥之材，而前者隱含文韜武略，且從容大度，他日必爲一做將帥、朝廷棟樑！放眼朝中，皆無此後裔也！」

賴布衣悽然道：「他父親已成刀下之鬼，爲國捐軀，趙丞相自然認不得矣！」

趙鼎一驚，霍然而起，走到虞允文身前，仔細審視，良久忽有所悟道：「公子之貌，竟與烈士虞道介大夫有幾分相似！莫非你便是……」

賴布衣含笑朝虞允文微一點頭，虞允文即拜倒在趙鼎面前，朗聲道：「罪臣虞道介不肖子允文拜見趙丞相！」

趙鼎又驚又喜，急道：「你果然是虞公子！當日你父上疏請殺秦檜，於廷上慷慨激昂，何等正氣凜然，令天下臣民心神爲之大振！可恨秦檜這奸佞，指使奸黨，誣陷你父陰謀叛逆，聖上受瞞，下旨將你虞家滿門抄斬，老夫與樞密院副使韓世忠韓大人雖一再求情，聖上倒有回心之意，但秦檜卻堅執要斬，更以金人之力相壓，聖上無奈，依言降旨，三日之後將你虞家滿門抄斬！天幸虞公子卻逃脫大難！」

虞允文流淚道：「這全憑我家一位老家人，用其子替換代死！允文方得保殘生，老家人之子卻代我慘成刀下寃鬼矣！」

趙鼎雙手把虞允文扶起，慰道：「天降斯人於大任也，必先勞其筋骨心智，虞公子既大難不死，日後定可爲國爲民出力！」但隨又苦笑搖頭，歎道：「可惜當今朝廷，奸臣當道，聖上昏庸，文臣貪財，武將怕死，大宋子民不日當嘗亡國之恨矣！放着萬千能人志士、碧玉明珠，只怕亦徒然激憤傷悲！好不教人痛恨也！」

賴布衣冷冷一笑，道：「未必！未必！天下之事，天下人爲之，人心堅，金石可穿哩！」

趙鼎一聽，大喜之下竟手執楊振興，急道：「太素公今番重返京師，莫非已有懲治奸佞大計麼？」

賴布衣微笑道：「懲治奸佞僅乃表面，重振朝綱才是治本之道！否則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也！」

趙鼎道：「願聞其詳！望太素公敎我！」

賴布衣道：「治國之道，有如診病郎中，望、聞、問、切缺一不可，若風寒小熱，當可用溫涼解表之藥便可奏效，但若然病入膏肓，則須施以重藥，蕩其肺腑，令其脫胎換骨，方見其功；醫道如此，治國皆如是也，若朝綱不振，國運衰微，則雖去奸佞，奸佞又生，生生息息無窮無盡，如此國體日弱，終究難逃淪亡厄運也！」

趙鼎悟道：「太素公之意乃先立明君，再懲奸佞，後選賢臣，重振大宋國運麼？」

賴布衣點頭道：「非此不能治本，務必三管齊下！」

趙鼎沉吟道：「太素之論，果然治國根本大計，但此三者驚天動地，談何容易？聖上並無嫡裔子嗣，另立明君之議

幾近神話；秦檜權傾天下，連聖上亦懼其三分，欲加懲治，卻從何入手？明君不立，奸佞不去，賢臣又豈能選任？三者皆動朝廷根基，稍有差池，便立降彌天大禍，只怕趙某人拚着這條老命不要，滿朝文武亦無人敢響應也！」

賴布衣道：「此乃旋乾轉坤大事，自需要迴天膽色氣魄！賴某亦知秦檜氣數未盡，若在此時催折，必遭天譴，身犯血光災劫，但此奸佞不除，則國難將臨，社稷將危，萬千百姓將慘成刀下寃鬼！若以賴某一己之軀，幸能力挽狂瀾於既倒，雖身犯天譴厄運纏身，亦在所不辭！事在人為，趙丞相，事既未行，焉知不能？尚請三思？」

楊振興慨然接道：「但能除去昏君奸賊，只要趙丞相、賴伯伯一聲令下，振興誓死追隨，雖粉身碎骨亦絕不皺皺眉頭！」

虞允文卻微笑道：「弱者取勝之道，乃在乎於破釜沉舟之信心勇氣也！堅信必勝方能致勝，若先畏其勢，便只能一敗塗地、任人魚肉宰割矣！」

趙鼎目注兩位小將，默默點頭，卻依然沉吟不語，似乎仍為某事委決不下。

賴布衣忽微微一笑道：「依在下所見，趙丞相莫非諸事已決，但仍為君臣之道委決不下麼？」

趙鼎苦笑點頭，道：「知我之心，莫如太素公也！君臣之道乃立國之本，若加動搖，天下便即大亂，試問臣子豈可妄議另立新君之論？又豈可服衆？此所以實在難於委決！」

賴布衣道：「君之於民，猶如舟之於水，水能載舟，亦可覆舟，此堯舜唐宗宋祖之明訓也！若水之不存，舟將安在？趙丞相乃豁達之人，又何必拘泥於此？況且另立明君一事，可循正例，聖上無子，選立太子一事，勢所必行，在下估料秦檜一黨，亦必在密謀此事，趙丞相若不當機立斷，搶佔先機，則天下恐怕盡歸秦氏奸黨矣！」

賴布衣此言從容道來，卻令趙鼎心頭猛地一震，他沉吟半晌，忽爾猛一掌，道：「是極！是極！老夫拘泥於君臣之道，幾乎誤了大事！現明放着一位太子人選，怎的卻拋諸腦後也！」

賴布衣一聽，心頭一動，忙道：「趙丞相精於察人，相中之人定然不差，但不知卻是何人？」

趙鼎道：「此人乃太祖子秦王德芳之七世孫趙昚是也，此人孝義雙全，早已聞名於宮中，聖上嫡子夭折後，曾有意立為太子，卻為秦檜所阻，其後趙昚受秦檜所忌，竟勾結金賊，使奸計把趙昚劫持囚於金國，時趙昚年方六歲，距今已四十載矣，尚不知其是否仍在世上！」

賴布衣沉吟半晌，道：「趙丞相可知趙昚之生辰八字？」

趙鼎道：「朝廷宗室嫡系均記載於禁宮典籍上，掌典籍之人乃老夫門生，故趙昚生辰八字，老夫倒瞭如指掌！乃生於已卯年九月初八巳時也。」

賴布衣默默盤算一會，忽面露歡容，伸手一拍桌几，道：「好極！此子生辰八字貴格無比！果然忠孝皆全，且心性聰慧，待人寬厚，正是治國之材，再者此人福壽雙全，斷非短命夭折之人，必尚在人世！可惜其人陰氣太重，處事偏於優柔寡斷！」

趙鼎一聽又驚又喜道：「既趙昚尚在人世，那就大事成矣！但太素公道其處事不決，莫非尚未足為君之道麼？」

賴布衣微笑道：「這又不然，須知相人尚且要周全方能融滙，何況相一國之君？生辰八字只屬其一，尚須周而觀之方可下其判斷。目下別無他法，唯有先尋着趙昚，再作打算！」

趙鼎再無疑慮，決然道：「既太素公如此說，此事已決意速行可也！尋趙昚之事，當由老夫負責，懲治奸佞、選用賢臣以助明君重責，卻非太素公莫屬！不料風水之學，不但救人，且能救國，太素公此舉，將永留青史，令世人刮目相看矣！」

賴布衣淡然一笑置之。當下衆人商定大計，分頭行事。第二天一早，趙鼎趁上朝之機，便借故拜訪樞密院副使韓世忠，商議尋趙昚之事去了。

＊　＊　＊

為防洩漏風聲，當晚深夜，賴布衣等五人便潛回客店。這時天色已然微亮，衆人思想着方才議決的驚天大計，心潮起伏，均再難入睡。

楊振興盤坐床上，運功一週，已然精神奕奕。他問賴布衣道：「賴伯伯，我等卻如何行動？」

賴布衣道：「大計已決，當先探秦檜祖墓也，欲除秦檜，必先敗其根基，秦檜之能兇霸朝政，屹立不倒，皆因其祖宗得風水絕佳龍穴！」

楊振興道：「既然如此，我等便前去把秦墓鬧個天翻地覆可也！」

賴布衣沉吟不語，臉上竟露極之為難神色。

楊振興驚道：「賴伯伯，莫非此事不可為麼？那怕秦墓是龍潭虎穴，小侄亦不懼也！」

賴布衣搖頭苦笑道：「賢侄有所不知，此事說來慚愧，尋根究底，秦檜之所以能肆虐天下，與我賴家亦有緊密淵源也！」

衆人一聽，均心頭一震，忙圍了上前，問道：「怎的了？這話好不教人驚疑！」

賴布衣才嘆口氣道：「秦檜祖墓，乃先父賴澄山所點也！當年秦檜之祖臨危，秦檜之父秦槐頗工於心計，有意求先父替其祖點穴，但亦知先父對秦家素沒好感，明裏開口只怕被拒，便使奸計，先誘先父入老千賭局，老父一時不慎，墮其圈套，欠下秦槐賭債白銀三千兩！先父如何付得起？

「秦槐先是恐嚇要打要殺，其後才露出本意，堆出笑臉道：『賴兄要清還賭債，其實乃舉手之勞也！只要賴兄鐵筆一點，替在下點出一處眞龍寶穴，這三千兩賭債便一筆勾消，更奉上相金三百兩！這可是太便宜了賴兄你也！』先父無言以對，一來，他欠下這身賭債，如何清付？二來其時先母有病在身，正等錢

醫理，先父誤入賭局，亦因求錢醫妻心切，如今還可再得三百兩救命錢，試問先父如何尚可拒絕？無奈便答應秦槐所求……」

這時楊振興與李二牛二人心意相通，均想道：「既然秦父如此奸詐，賴公便亂點一通，點個敗穴給他，好教他秦家從此滅絕也！」

虞允文卻微笑道：「兩位大哥之言差矣！這秦槐既能使出這點奸計，可知定是心思縝密之人，豈會不防着此着？依小弟之見，他必有更厲害之殺着在後頭潛伏也！」

賴布衣點頭歎道：「虞賢侄果然聰慧過人，把奸人心態一言便道破也！秦槐正是這般，他先以甜言蜜語，誘先父替其卜穴。先父為人至情至性，他既已答應替秦家卜穴，便盡心盡力，替其擇定一處絕佳風水龍穴。到下葬前一晚，先父才突然獲知自己誤中了秦槐之老千賭局奸計，他心中非常憤恨，但龍穴已卜好，秦槐日夜派人守護，若想反悔決無可能，便思想欲在下葬時做手腳，亂其方位，令其空得龍穴而徒勞無功。眨眼便是下葬之期，秦槐待諸事就緒，正待抬棺入土之時，方露出本來面目，他面露奸笑，對先父道：『嘿嘿！三千兩賭債欠款字條便在此矣！賴兄只須在此穴前發一句話，這欠款字條便立即交還賴兄！其餘三百兩酬金，嘿嘿，待諸事完畢，定當奉上！』先父便問秦槐要他發何說話？秦槐微微冷笑道：『賴兄記住了，便是這句話：皇天在上，龍穴在下，賴澄山謹代賴家一脈立誓，此穴乃眞龍寶穴，誰葬誰發，若是敗穴，先敗賴家，若是絕穴，先絕賴家，此心稟告天地，立誓不違！便這幾句話，賴兄請便吧！』」

先父一聽，登時一呆，他絕料不到秦槐這奸人竟有如此陰毒的一着，若依此立誓，則秦家安危，便得由賴家一脈首先承受……哎！」

賴布衣嘆了口氣，又道：「這時秦槐見先父沉吟，便兇相畢露，說道：『日如賴兄不照此立誓，便足證其意非誠，則前議作廢，立還欠債！』先父處此境地，委實無可奈何，唯有依言在秦家祖墓前立誓，替秦槐之祖點正方位下葬！秦槐使奸謀得眞龍寶穴，不久其妻便夢蝙蝠入肚而有孕，懷胎兩年，便誕下秦檜這一代奸雄！遺禍朝野！先父為救先母一命，却累無數忠臣良將慘成刀下之鬼，而從此賴家一派更與秦家氣運結下不解孽緣，這是先父一念之差所鑄成之大錯！」

衆人這才明白其中的因由。司馬福見多識廣，忽笑道：「賴兄恐怕說錯了一點，世上均十月懷胎，一朝分娩，秦檜這奸賊便躲在娘胎達兩年之久麼？」

賴布衣苦笑道：「此正是秦家祖墓龍氣奇旺之故也！秦檜前生已非等閑之輩，一旦降臨人世，碰上這等龍氣奇旺之地，如何不趁機吸足龍氣，養精蓄銳方肯出來？是故秦檜自出娘胎，便青雲直上，一飛衝天，竟連前生乃大鵬鳥的岳元帥亦難攖其鋒！前因後果，委實令人嗟歎！」

（未完・一）

上文提要： 滿身傷痕的泰迪與卡凡幾經艱苦方從大圈幫的賊巢逃出，向一輛警車上的警員求助，駛回原址，欲將匪徒拘捕……卡凡與泰迪被送至醫院中養傷，爲安全起見，已派警員在門外看守。凌晨時份，兩名醫生巡經此處，聽到房內發出呻吟聲，遂向警員表示要入內查察病人情況……另一宗珠寶劫案發生在繁盛的美麗大道上，案發現場爲富豪珠寶公司……

都市雙傑故事／馬騰・文／可飛・圖

天堂夢

黑幫交易　釀成火併

這一切說起來似乎很長，實則，劫案發生的過程前後不到五分鐘！

那簡直是閃電行動。

驀地，一陣警號聲傳來，原來是一輛警車接到總部的指示趕來，但由於被路上塞着的車輛阻擋住，不能向前駛，車上的警員只好跳下車，向這邊奔跑過來。

而那些躲避入附近店舖內的途人，亦紛紛走出外面，心裏都暗叫一聲：「好彩。」

跟着，大批的警方人員都到來，將那一段馬路封鎖起來，以便調查發生的劫案。

一輛救護車也趕來了，原來，有一名婦人在珠寶公司內嚇得暈了過去，要送院救治。

而警方總部亦根據最先趕到的那兩個警員的無綫電報告，通知該區巡邏的警員及警車，封鎖那一帶的主要路口，截查那輛灰色的日本房車。

*　*　*

那三個械劫富豪珠寶公司的劫匪，就是威哥的三個同黨。

他們是：阿堅、阿坤與阿木。

負責駕車接載他們的是阿財。

阿財載着三人駛入一個公衆停車場，早已在那裏等着的威哥與阿蘇馬上接過阿堅與阿木拋過來的那兩個手提公事箱，隨即開車駛出停車場。

阿財四人則脫下身上的西裝，各自換上T恤或是短袖恤衫，而他們在西裝褲的裏面，早已穿上牛仔短褲，然後從車子內走出來，登上一輛貨車，駛出停車場。

那輛貨車也是偷來的，並且早已換上假車牌，如此一來，四人便搖身一變，變成搬運工人。

貨車在一條橫街內停下來，四人從車上跳下來，走入一間工廠大廈內。

之後，便不見四人再出來。

原來，四人分別從那座工業大廈的另一個出口走了出去。

之後，四人各自乘搭公共巴士，往不同的地方去，然後再各自回到市郊的那間石屋。

威哥則與阿蘇在車上早已將那兩箱珠寶轉裝在一個手提旅行袋內，在另外一處停車場換過另一部早已停放在那裏的房車，駛離停車場。之後便沒有再換過車子，一直駛回那間石屋。

那間石屋之內，就只剩下那個年紀最大的阿成留守。

阿成一眼看到威哥與阿蘇提着旅行袋走入屋內，馬上問道：「威哥，成功了麼？」

威哥還未開口，阿蘇已搶着說道：「你看不到我手裡的這個手提袋裝着東西麼？還要問！」跟着將手提袋往上揚了一下。

「阿蘇，我不過順口問一下，其實，我早已知道了。」阿成笑道。

威哥開口問道：「阿成，阿堅他們四個都打了電話回來報平安麼？」

「都打過了。」阿成忙答道：「阿木剛剛打過電話回來，他是最後一個打電話回來的。」

威哥這才放心地長長吁了一口氣，臉上也綻開了笑容。「阿成，阿蘇，這一次我們發達有望了！」

阿蘇樂得合不攏嘴。「威哥，我們眞可以發大財？」

威哥馬上認眞地道：「當然了！」

一頓，接又道：「只要今晚的交易順利完成，待那批貨放出去後，你們每人可以先分到五十萬，餘下的，用來做本錢，繼續做下去，金錢就會滾滾而來，我們以後都不用愁了！」

「威哥，這一次眞是全靠你的關照啊！」阿成喜不自勝，兩眼發出光來。

「阿成、阿蘇，你們跟着我，是沒有錯的，我們都是從內地來的，當然會關照你們啊！」

「威哥，是不是全部拿去交易？」阿蘇看着那個手提袋問。

「不是。」威哥道：「多了的，要拿起來。」

「威哥，我們拿出來看一下好麼？」阿蘇急不及待地道。

「不成！」威哥搖頭道：「等阿堅他們都回來後，才拿出來看！」

「威哥，你雖然年紀比我輕，但我却服了你！」阿成由衷地道。

*　*　*

林督察接到富豪珠寶公司被劫的消息後，第一個念頭便是：「會不會是打劫金輝珠寶店的那伙劫匪幹的？」

雖然並沒有証據或線索指出那是同一伙劫匪所幹的，但林督察卻幾乎肯定地認爲是同一伙劫匪幹的！

他馬上驅車趕往美麗大道的富豪珠寶公司。

富豪珠寶公司經過初步點算，發覺被劫去了一批價值約一千二百萬元的珠寶鑽飾及名貴鑽石手錶！

這是本市歷年來損失最鉅的珠寶劫案。

林督察趕到富豪珠寶公司後，馬上向負責這一件劫案的馬督察詢問劫案發生的經過。

馬督察便將初步調查所得，向他說了一遍。

林督察聽完馬督察的叙述後，馬上對馬督察道：「這是三天前，械劫金輝珠寶店的那伙劫匪幹的！」

馬督察頓時精神一振，急問道：「林Sir，有証據麼？」

林督察道：「當然有，你剛才所描述的那三個劫匪的樣貌、身材，與金輝珠寶劫案的那伙劫匪中的其中三個一模一樣！」

「哼，他們好猖狂啊，居然在三四天之內，連劫兩間珠寶店，簡直視我們警方如無物！」馬督察氣憤地道。

「馬Sir，他們如此猖狂，是被逼的。」林督察拍拍馬督察的肩頭。

馬督察雙眼一睜，看着林督察，說道：「林Sir，你有綫索？」

林督察忙道：「這只是我的猜測，待我有了証據後，我再告訴你。」

說完之後，林督察便辭別馬督察，驅車趕回總部。

回到總部後，他馬上打電話將余帮辦召到他的辦公室。

還未等余帮辦坐下來，林督察便說道：「阿興，那帮泰國佬有什麼動靜？」

余帮辦答道：「林Sir，有消息說泰國帮可能會在這兩日進行交易，監視泰國帮的幾個手足却沒有發現那幾個泰國佬有什麼異動。」

「阿興，你吩咐那些手足，嚴密監視那幾個泰國佬的行動，有什麼發現，馬上向我報告！」林督察道。

「是！林Sir」余帮辦跟着問道：「林Sir，是否有頭緒？」

林督察透口氣，才說道：「阿興，今天下午五時二十分，美麗大道那間富豪珠寶公司發生劫案，你有聽聞麼？」

「剛剛聽到消息。」

「你知道麼？」林督察看着余帮辦道：「械劫富豪珠寶公司的那伙劫匪，就是三天前械劫金輝珠寶公司的那伙劫匪！」

不等余帮辦發問，林督察又說道：「剛才我去過富豪珠寶公司，據負責調整的馬督察所說，械劫富豪珠寶公司的那三個劫匪的樣貌身材，與械劫金輝珠寶公司的那伙劫匪中的其中三個一模一樣，因此，我才肯定那是同一伙劫匪所幹的！」

一頓，又道：「我已派健仔帶了那幾個劫匪的拼圖到富豪珠寶公司，讓那些職員辨認一下，看看是否其中三個。」

余帮辦皺眉頭道：「林Sir，那伙劫匪在不到三日之內，連續械劫兩間珠寶公司，未免太猖狂了！」

「這不是猖狂，而且有點反常！」林督察道。「那伙劫匪如此猖狂反常，我猜他們可能有什麼圖謀，不然，不會一再冒險的！」

跟着，他又道：「若是我日前的猜想不錯的話，那伙劫匪再次冒險打劫，可能與泰國帮的那宗交易有關，若是，極有可能就在這一兩天之內！」

「林Sir，聽你這麼說，我也認爲極有可能。」

「所以，我才要你吩咐那些手足，密切監視泰國帮的動靜！」

「林Sir，要不要加派人手？」

「不要。」林督察道：「免得打草驚蛇。」

*　*　*

林督察的猜測沒有錯。

與泰國帮交易的，正是威哥那一伙大圈帮。

大圈帮以價值一千萬的珠寶鑽飾，換取泰國帮價值四百萬元的毒品。

這一次的交易方式，對兩方面來說，都有便宜。

因爲，價值一千萬元的賊贓，若是在本地脫手的話，至多值三百萬元左右，但泰國帮却用價值四百萬元的毒品與之交換，大圈帮便得到一百萬元的便宜。

而四百萬元的毒品，零售價却值一千萬左右，若是偸運到美國等地販賣，零售價超過一千萬，怪不得威哥敢誇口，只要與泰國帮的交易成功，大圈帮每個人可以分到一百萬，而威哥則最少可

得四百萬！

大圈帮這一次可說是人人發大財了。

＊　＊　＊

晚上十一時三十分。

在一處荒僻的海灘邊，忽然有光點閃現了五次。

隨即，另一邊也有光點連續閃現了七次。

一會之後，分別從光點閃現的地方，走出幾條人影來。

看清楚，一共是八條人影，每邊四個。

兩邊的人越走越近，終於在相距約一丈左右的距離停下來。

今晚雲層很厚，一直看不到月亮，因此，夜色很黯黑。

但就在這個時候，月亮忽然從一塊雲後露出大半邊臉兒來，天地間頓時一明。

在淡淡的月色下，雙方都可以看到對方各人的面貌。

「阿威，我還以爲你像上一次那樣，不來了。」右邊站在最前的中年人首先開口說道。

「林老闆，上次只因事出意外……才會失約，我們出來行走江湖的，最講信用，除非我們一幫兄弟不想再在江湖上混，否則，無論如何，我都不會再失約的。」答話的正是威哥。

——被警方稱爲大圈帮的大哥——威哥！而對方那個被威哥稱爲林老闆的中年人，正是那一日與威哥在酒店咖啡座唔談的那人。而這位林老闆就是泰國帮的頭領！

「阿威，別當眞，我剛才不過與你說笑吧了。」林老闆皮笑肉不笑地乾笑了兩聲。

「林老闆，東西我已帶來了，可以交易了吧。」威哥說道。

「聽說今日下午五時左右，發生了一件珠寶劫案，是你們幹的麼？」林老闆似乎一點也不着急。

「林老闆既然已猜到了，我只好承認。」威哥語氣有點不悅。「林老闆，我們是來交易的，不是來說閒話的吧！」

「阿威，別心急，這裏很安全。」林老闆道：「你們眞夠胆量，我眞佩服你們。」

「林老闆，開始交易吧！」威哥沉聲道。

「好！」林老闆也一正臉色。「阿威，請將你們那批貨亮出來讓我們看看。」

威哥馬上扭頭朝拿着旅行袋的阿木道：「阿木，讓他們看看。」

阿木答應了一聲，走前幾步，將那個旅行袋放在地上，打開來，然後退開一步。

林老闆隨即朝站在左邊的一個手下擺擺頭，那個男子馬上走到那個旅行袋前面，蹲下身來，亮着手上的一支筆型手電筒，仔細地檢看裏面的珠寶鑽飾。

「阿威，這次交易之後，希望我們繼續交易下去。」林老闆又開口道。

「只要這一次合作愉快，以後，我們還會繼續交易下去的！」威哥道。

「聽說富豪珠寶公司今日被劫去了價值一千二百萬的珠寶，阿威，你眞行！」林老闆朝威哥一豎大拇指。

「林老闆，我希望以後的交易，不再這樣以貨換貨。」威哥忽然道。

林老闆先是怔了一下，隨即睜睜眼，說道：「阿威，你想以後的交易，用現金與我交易？」

「是！」威哥點頭道。

「阿威，若是用現金交易，那就不能像現在這樣便宜了，你想清楚啊！」林老闆說道。

威哥道：「這一點我知道。」

那個在檢看珠寶的男子此時抬頭說道：「林老大，都是眞貨。」

「夠數麼？」林老闆馬上道。

「大約值一千萬。」那人道。

「阿泰，將貨給他們看一下。」林老闆朝身後那個手上拿着一個公事箱的手下擺擺手。

那個男子馬上拿着公事箱走前去，一直走到威哥的面前，將手上的公事箱遞給威哥。「請看一下。」跟着退回去。

威哥接過那個公事箱，却沒有打開來，遞給站在身旁的阿蘇道：「阿蘇，你看一下。」

阿蘇接過公事箱，打開來，只見公事箱內放着一包包白色的粉末，他從身上取出一把小刀，刺破其中一包的透明膠袋，伸手沾了一點粉末，用舌尖舔了一點。

原來，阿蘇以前曾做過白粉拆家，因此，學會了辨別毒品的純度及眞假。

威哥在看着阿蘇。

阿蘇忽然怪叫道：「威哥，是假貨！」

威哥一聽，心頭一震，疾忙扭頭喝道：「林老闆，這是什麼意思？」便欲拔鎗。

但他隨即便僵住了。

因爲他一眼便瞥到，林老闆那三個手下，乘他們不察覺時，偷偷地亮出鎗來，以烏黑的鎗咀指着他們。

而泰國帮那三個傢伙手上拿着的鎗，乃是以色列製造，不到一尺長，每秒中可以發射數十發子彈的衝鋒鎗。

這種鎗殺傷力極大，在這麼近的距離下，威哥他們肯定無法倖免，也來不及還擊。

「阿威，看你何等精明，不會連這也不明白吧？」林老闆的手上也有一支手鎗，得意地笑說道：「不需要我說明了吧？」

眼前的情形，任何人也看得出，林老闆他們想吞掉大圈帮的那批珠寶，而且是早有預謀的。

「林老闆，你們存心想黑吃黑！」阿蘇怒聲叫道。

「隨便你們怎麼說。」林老闆陰狠地道：「你們認命吧！」

「林老闆，你這樣做，不怕傳到江湖上麼？」威哥力持鎭定。「那時，你們將無法在江湖上立足！」

「阿威，你放心吧。」林老闆陰森森一笑。「我並沒有打算讓你們有機會將今晚發生的事情，向江湖上傳揚出去！」

「你想殺人滅口？」威哥倒吸了一口冷氣。

「阿威，別怪我心狠手辣。」林老闆奸笑道：「換轉是你們，相信也會這麼做！」

話聲未落，他的臉色倏地一沉，手一揮！

那三個持鎗的泰國男子立即開鎗向威哥四人掃射。

那知就在這刹那，有兩顆黑忽忽的物體先那麼一點點，飛擲落林老闆四人站立的地方。

只聽轟轟兩聲爆響，林老闆與三個手下被炸得東倒西歪，慘叫連聲。

跟着，又有一團黑忽忽的物體，擲落那裏。

又是「轟」的一聲爆炸。

威哥四人在爆炸聲中，早已撲伏在地上。

爆炸聲未過，威哥四人便分別從地上跳起來，一邊開鎗，一邊撲過去。

以林老闆爲首的泰國帮四個人，當場被炸死了兩個，只剩下林老闆與一個手下還活着，但也被炸傷了。

威哥一脚踏在林老闆的胸膛上，手上的鎗直指向他的眉心，憤怒得切齒道：「林老闆，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你以爲這麼輕易便吞掉我們？」

林老闆右手被灼傷，痛得他渾身震抖，臉上煞白一片，顫聲道：「阿威……是我不對……請你高抬貴手！」

威哥咬着牙道：「林老闆，我若是放過你，豈不是放虎歸山，嘿嘿，你剛才多神氣啊，怎麼現在變成了狗熊？」

「……威哥，你若是殺了我，不但警方不會放過你，我的手足也不會放過你們！」林老闆出言恫嚇。

「我就算不殺你們，警方也不會放過我們，你更不會放過我們！」威哥狠聲道：「不過，你放心，我決定不殺你！」

「眞的？」林老闆喜出望外。

「當然是眞的！」威哥陰毒地道：「我會要你下半世都在監獄中渡過！」

跟着又道：「相信警方在捉到你後，一定不會輕易放過你！」

「威哥，你這樣做，道上的朋友不會放過你們的！」林老闆臉色大變。

「你不仁，我不義！」威哥惡狠狠地道：「你想拿道上的朋友來嚇我，你以爲我會怕嗎？」

「威哥，我求求你，不要將我交給警方。」林老闆哀求道：「你要什麼條件，我都答應你。」

「林老闆，你省口氣吧。」威哥冷冷地道：「經過這一次之後，你以爲我還會再相信你麼？」

「那你乾脆殺了我吧！」林老闆恐懼地道。

「我不會讓你死得那麼痛快！」威哥冷然道：「那太便宜你了！」

說完，他不再理會林老闆，手上的鎗一移，在林老闆的大腿上開了一鎗。

林老闆慘叫一聲，渾身震抖了一下，差點沒有昏暈過去。

就在這時，有兩條人影從不遠的草叢後竄出來，低叫道：「威哥，警方的人趕來了，我們快走吧。」

那兩條奔過來的人影原來就是阿坤與阿松。

剛才擲出來的炸彈，就是兩人在那處草叢後及時擲出來的。

而兩人亦是威哥預先佈下的埋伏，以防有什麼意外，那知道果然派上了用場。

而阿松與阿坤投擲出去的炸彈，只是自製的土製炸彈，那是威哥親手製造的。

原來，威哥是一個半桶水的軍火專家。

那是他在十年動亂時，唯一學到的本領。

＊　＊　＊

威哥忙喝道：「阿堅，我們立刻走！」

「威哥，我撿到一支手提衝鋒鎗，要不要啊？」阿財叫道。

「當然要啊！」威哥邊往水邊奔跑，邊回道。

林老闆居然沒有暈過去，嘶啞地叫道：「威……哥……你……殺了……我吧！」

「阿木，那袋珠寶帶着麼？」威哥沒有理會林老闆，扭頭對跟在身後的阿木叫道。

「威哥，我拿着！」阿木邊答邊提起手上那個裝着價值一千萬珠寶的旅行袋。

「千萬別將它掉了！」威哥叮囑一句。

「放心吧，絕對掉不了！」阿木道。

威哥與六名同黨飛快地奔到水邊，跳上一艘摩托快艇，開動馬達，快艇立刻像飛一樣，在水面上向前滑行。

＊　＊　＊

大批警務人員趕到海灘現場時，只能夠聽到隱隱從海上傳來的馬達聲，根本無法看到那艘快艇了。

他們看到的，只是四具屍體，以及飛濺的血肉，還有那一箱「毒品」。

原來，林老闆不想落在警方的手上，咬斷舌頭死了。

負責這一次行動的，是林督察。

可惜他們來遲了一步。

他們是在半個小時之前，從一個綫人的口中，得知泰國帮會在這裏進行交易，便立刻率隊前來的。

「林Sir，要不要通知總部，請求水警協助，追截從水上逃走的那些匪徒？」余帮辦向林督察請示。

林督察擺擺手道：「不用了。水警趕到來的時候，那些匪徒已逃之夭夭了。」

「林Sir，經過辨認，那四條屍都是泰國帮的人，其中一個死者還是泰國帮的老大——林祥吉。」一個警長向林督察報告。

「泰國帮果然是在這裏進行交易。」林督察摸着下巴的鬍渣子。「可是，他們爲什麼會被殺呢？」

「林Sir，我看不似是黑吃黑。」余帮辦道：「若是，那伙逃了的匪徒，怎會留下那一箱毒品？」

「林Sir，經過檢驗，那箱毒品是假

的。」一個便裝探員走過來向林督察報告。「全部是麵粉。」

林督察頓時恍然道：「阿興，這就可以解釋泰國帮四個人被殺的原因了！」

「林Sir，那一定是泰國帮的林老大想用假貨來騙取對方的現鈔，却被對方識破，並先發制人，將泰國帮四個人殺了！」余帮辦將他的猜想說出來。

林督察沉吟道：「大概是這個情形了，可惜那四個傢伙都死了，不然，就可以知道事情的眞實情形。」

又有一個探員來報告。「林Sir，那四個傢伙都是被炸死或炸傷的，逃走的那一帮人，可能曾使用過自製的炸彈。」

「這是怪不得泰國帮的人全死了。」余帮辦道。

「阿興，我猜，逃走的那帮人可能是大圈帮的人。」林督察道：「只有大圈帮的人，才懂得自製土炸彈。」

「若是他們，那他們一定是拿今日下午打劫富豪珠寶公司的那批珠寶，與泰國帮的人交易。」余帮辦道：「林Sir，泰國帮這一次眞是偸鷄不成，蝕把米了。」

「阿興，只怕還會鬧出人命。」林督察憂慮地道：「泰國帮吃了這個虧，一定不會罷休的，必會找大圈帮報仇。」

「林Sir，這正好讓我們乘機一網打盡他們！」余帮辦略顯興奮地道：「雖然免不了帶給我們麻煩，但却爲我們製造了機會啊！」

「阿興，我是担憂他們火併之下，會傷及無辜。」林督察皺着眉道。

「林Sir，若是發生這樣的情形，那是無可奈何的事情，我們也不想發生那種情形的啊。」余帮辦道。

「阿興，你去搜查一下，希望能發現一些綫索。」林督察睜着雙眼，望着黝黑的海面。

「是！」余帮辦應了一聲，馬上離開。

這時，警方已將那個海灘封鎖了，正展開搜索，希望發現一些蛛絲馬跡。

＊　＊　＊

「威哥，這一次幸虧你預先猜到泰國帮可能會黑吃黑，暗中派阿松與阿坤埋伏在附近，不然，我們今次不但沒有命回來，那批珠寶也被他們吞掉了。」才進入屋內，阿財便急不及待地道。

「威哥即是威哥！」阿松豎起大拇指。

威哥神色沉凝地道：「阿財，在江湖上行走，固然要講信義，但切忌太過相信別人，特別是與黑道的帮會打交道時，一定要提防對方設穽使詐，這叫防人之心不可無，要不，吃虧的只是自己。」

「哼哼，那伙泰國帮以爲吃定了我們，豈料却偸鷄不着蝕把米，栽在我們的手上，他們也算是應有此報了！」阿堅道。

「不過，我們還是要多謝他們乘坐那艘快艇去赴約，不然，只怕我們不會這樣輕易逃脫！」阿蘇道。

「那艘快艇可能值幾萬塊錢，丟掉了眞可惜。」阿財道：「我還是第一次坐那麼快的摩托快艇，眞刺激……」

「將來我有錢，一定買一艘那樣的快艇，有空便去玩個痛快！」阿財道。

「唉，你們都別發白日夢了。」威哥吐了一口氣，大聲道。

「威哥，我們現在怎辦？」阿坤問。

「發大財的路斷了，只好將這批珠寶脫手，大概可以賣到三四百萬左右，然後，我們分了它，每人大概可以得到五六十萬，也算是發了一筆不算大的財。」威哥將他的想法說出來。「然後，我們暫時避一避風頭，最好回鄉下住一段日子。」

頓一下，又道：「我們這一次殺了泰國帮四個人，其中一個還是他們的老大，泰國帮的人一定不會罷休，找我們算賬，因此，我們一定要避一下。」

「威哥，泰國帮的人若找我們算賬，我們何不與他們拚一下？」阿木一向好勇鬥狠，所以不甘心做縮頭烏龜。

「阿木，我們來這裏只是求財，不是來與人拚命的，知道麼？」威哥沉聲道：「待風頭一過，我們又可以聚在一起了！」

「阿木，威哥說得對。」阿松附和道：「你不是說，想在鄉下建一間大屋麼？那正好拿筆錢回去，建造一間全村最高最靚的房屋啊！」

「若是分到幾十萬，我馬上回鄉買一輛拖拉機給我弟弟。」阿蘇道：「免得他天寒地凍，也要站在田裏趕着牛耕田，那滋味眞不好受啊！」

「那不乾脆買一輛貨車給你弟弟，轉做運輸，那就不用再耕田啊！」阿坤道。

「在鄉下，有錢也買不到貨車呀！」阿蘇道。

「這倒未必！」阿財道：「你大概很久沒有回鄉了。如今，只要有錢，不要說是貨車，飛機也可以買到！」

「阿財，你眞會吹牛！」阿蘇道：「我半年前才回過鄉，有錢確是可以買到汽車，但却不是那麼輕易買得到，買飛機麼，想也別想！」

「這你就孤陋寡聞了！」阿財道：「前幾天，我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新聞，說是有一個農民買了一架用來洒農葯的飛機，不但給自己的田裏洒農葯，也替別的人耕種的田地噴洒農葯，做生意賺錢！」

「阿財，你說的那則新聞，只怕萬中無一。」阿林插口道：「我看那不過是宣傳吧了。」

阿蘇正想說話，威哥却擺擺手，說道：「好了，別再說鄉下的事情了，時候已不早，睡一會吧。」

跟着又說道：「從明天起，我們要加倍小心，提防泰國帮的人報復，沒有什麼事，最好不要出外，若是出外，也不要單獨一人，知道麼？」掃了各人一眼。

各人都點了一下頭，表示知道。

「阿松，我不是危言聳聽，泰國帮那批人都是兇狠勇猛之徒，若是被他們找到我們，只怕我們有錢也沒命花了。」威哥沉聲對各人道。

「威哥，既然毒品那條路斷了，不能發大財，那我們何不找那兩個小子，奪回那批珠寶，就算賣得三百萬，那我們也可每人分多三十萬啊。」阿財忽然說道。

阿堅等人紛紛附和。

威哥擺擺手，待各人靜下來，才說道：「你們放心吧，我並沒有忘記那批珠寶，我一定會想辦法盡快搶回來，脫手之後，分錢給你們。」

接着，他又說道：「阿明雖然掉失了那批珠寶，但他亦死了，他鄉下還有父母及兄弟姐妹要他接濟的，如今他死了，鄉下的家人沒有接濟，生活會很苦的，因此，我想分一份錢給他，然後寄回去，或是帶回去給他的家人，你們反對麼？」

威哥口中所說的阿明，就是死在泰迪那輛車子內的劫匪王德明。

阿蘇首先贊成。「威哥，我舉雙手贊成！」

原來，阿蘇與阿明是從鄉下一起來到這裏的，兩人在鄉下一起長大，一向情逾手足，他當然贊成，且很感激威哥的「正義」。

阿木等人想到阿明的慘死，心頭一陣惻然，亦紛紛舉手贊成。

「既然你們都贊成，那便分一份給阿明！」威哥道：「明天，我便外出去找買家。」

跟着又說道：「天快亮了，睡一會吧。」

＊　＊　＊

林督察接到綫報，泰國帮的人由於老大林祥吉及三個手足被大圈帮的人殺了，帮中羣情激憤，發下毒誓，誓要向大圈帮展開大報復。

林督察馬上下令余帮辦加派手足，日夜監視泰國帮的動靜。

另一方面，他又下令另一個得力助手李帮辦，派出手下探員，找那些專門收買賊贓的黑道中人，查問最近可有人向他們兜售珠寶鑽飾！

他懷疑大圈帮與泰國帮的毒品交易不成之後，會將劫來的珠寶脫手，以便分到錢後，各自找地方躲匿，暫避風頭。

黑道上頓時變得風聲鶴唳。

＊　＊　＊

卡凡與泰迪雖然這兩天都呆在林督察的家中，但却從電視上看到富豪珠寶公司發生劫案的新聞。

現代科技就有這個好處，安坐家中，便可以知道世界各處發生的事情。

兩人雖然沒有在現場目擊富豪珠寶公司發生劫案的過程，但從新聞報導中，兩人都猜測那是大圈帮幹的。

這兩天經過跌打師傅的醫治，兩人身上的傷已大爲好轉，痛楚減少，行動如常了。

泰迪是個精力特別充沛的人，這兩天呆在屋內，悶得他渾身不舒服。

「卡凡，我們出去走走好麼？悶死了。」泰迪終於忍不住說道。

卡凡忙道：「泰迪，別這樣，那會很危險的。」

泰迪不以爲然地道：「卡凡，別船頭驚鬼，船尾怕賊！再說，也不會那麼巧的，就算遇上他們，我們也不一定吃虧的，上次被他們揍了一頓，那一口氣怎嚥得下，若是讓我遇上他們，正好來個大報復！」說時晃動一下拳頭。

卡凡勸道：「泰迪你若是外出，待會林督察回來不見我們，他一定以爲我們出了事，必然出動人手去找我們，那不大好吧。」

「卡凡，別說了，你若不陪我出去，那我自己出外好了。」泰迪固執地道。

結果，卡凡拗不過泰迪，只好陪他到外面走走。

＊　＊　＊

卡凡與泰迪才出外不久，林督察便回到家中。

當他發現不見了卡凡與泰迪，頓時大爲緊張起來——以爲卡凡兩人出了事，幾乎想馬上致電回警署，要余帮辦立即派出人手，封鎖附近的街道及展開搜索。

幸好他是一個頭腦冷靜的人，在屋內各處察看了一遍沒有發覺有什麼異樣的地方——若是卡凡兩人是被人擄走的，絕不會沒有痕跡留下的，因此，他猜想卡凡與泰迪兩人出外溜溜吧了。

猜是這麼猜，但他仍然放心不下，馬上駕車在附近繞圈，希望可以找到兩人。

＊　＊　＊

卡凡與泰迪信步往前走，兩人都沒有想過，要到那裏去。

泰迪顯得精神抖擻的，滿懷興緻的左張右望，那樣子就像才從鄉下進城的鄉巴佬。

卡凡可沒有泰迪那麼輕鬆，一直緊張地留意着路上的行人，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都逃不過他的雙眼。

忽然間，後面起了騷動，有人飛奔過來。

卡凡心頭一跳，急忙一推泰迪：「小心！」

泰迪却很輕鬆地扭頭往後望一眼，笑說道：「卡凡，別那麼緊張，拉無牌小販吧了！」

卡凡這時亦已看到，奔跑的人大多推着一輛手推車，或挽着一個箱子，有的肩上搭着一個大布包，果然是拉無牌小販。

拉無牌小販，可說無日無之，大多數的市民已見怪不怪，不過，遇上此等情形，還是趕快走避爲上，免得殃及池魚，被小販的車子撞傷。

卡凡知道是拉小販後，禁不住對自己的緊張感到好笑。

看着那些小販衝鋒陷陣般，從他們的身旁奔過，轉入前面的一條橫街內，卡凡感喟道：「看他們像逃難一樣，這是何苦來哉？近來工廠人手不足，他們大可以到工廠去做工，安安定定的，勝過這樣『逃亡』的啊！」

泰迪搖搖頭道：「卡凡，你知道這些小販一天可以賺多少錢？」

不等卡凡答他，便又說道：「我曾聽過一個賣水果的小販說，最多的一天，可以賺一千大元，最少的一天，也賺了四百元！平均來說，一天可以賺五六百元，一個月便是萬多二萬元收入，在工廠最多不過賺三四千元，做小販一個月，勝過在工廠做三四個月，你說，你若

是他們，會不會轉到工廠去工作？」

「嘩，他們一個月所得，豈不是比一間大工廠的廠長的月薪還要多？」卡凡咋舌道：「就是我兩個月的薪金加起來，只怕沒有他們的一個月所賺的那樣多！」

「現在你明白，爲何有那麼多人甘願拋頭露臉，冒着被拘控的風險，也寧願做小販，不到工廠去工作的原因了吧！」泰迪笑着拍拍卡凡的肩頭。

「泰迪，聽你這麼說，我也想去做小販了。」卡凡說笑道。

「你能夠撕破臉皮，拋頭露面麼？」泰迪笑說道：「只怕你推着一輛車子在街邊擺賣不到一個鐘頭，便抵受不了那些路人的目光，從未感受過的異樣感覺，馬上不幹了！」

卡凡想一下，點頭承認道：「我確是沒有那份能耐做小販。」

「你不再羨慕他們了吧？」

卡凡搖搖頭：「甚麼人幹甚麼工作，如今想一下，似乎冥冥中早有註定那樣，這說起來似乎有點玄。」

「走吧。」泰迪扯一下卡凡。「你別以爲在路上這麼走，很無聊，其實，可以看到很多有趣或是刺激的事物的。」

卡凡目光隨意地往馬路對面瞥望一眼，張口正想說話，驀地，他的雙眼陡地一睜，疾聲道：「泰迪，你看！」

泰迪從卡凡的話聲中，聽出他很緊張，忙說道：「卡凡，看甚麼啊？」兩道目光隨着卡凡手指的方向望過去。

「威哥，我看到那個威哥！」卡凡既緊張又興奮地道。

「在那裏？」泰迪雙眼倏睜，疾聲道。

「快看，就在這邊，走到一輛車子前，已拉開車門的那個！」卡凡急道。

泰迪這一次終於看到了，在斜對面的一個路口，有一個男子正在拉開車門，雖然是側面向着這邊，他仍然一眼便認出那個人就是那伙劫匪——大圈幫的大哥——威哥！

他心頭劇跳了一下，疾聲對卡凡道：「卡凡，我們去捉他！」

卡凡也覺得機不可失，立刻道：「好！」跟着卡凡跳過行人路邊的鐵欄！

就在這時，有人大聲呼叫道：「卡凡，泰迪！」

泰迪與卡凡剛跳過鐵欄，聞那一聲呼叫，基於本能的反應，扭頭往叫聲傳來的地方望去。

一輛車子「軋」一聲停在兩人的身前，一個人從車內探頭出來道：「卡凡、泰迪你們去哪裏？幸好找到你們！」

卡凡與泰迪一眼便認出，那是林督察！

泰迪十萬火急地道：「林SIR，大圈幫那個威哥就在那邊，快過去捉他！」話聲未完，他已拔脚向對面馬路奔去。

說來也巧，恰好轉了綠燈，讓那輛車通過。

卡凡却疾聲道：「林SIR，那傢伙開車跑了！」

林督察忙循着卡凡手指處看去，只見一輛銀灰色的房車一個疾轉，轉入那個路口，疾馳而去！

原來，威哥也聽到林督察呼叫卡凡與泰迪的那一聲呼叫，不自覺扭頭瞥望一眼，瞥到卡凡兩人就站在馬路邊，心頭猛震了一下，知道卡凡兩人已發現了他，忙一頭鑽入車內，開動車子，飛馳而去！

林督察連忙對卡凡喝道：「快上車！」

卡凡急忙拉開車門，跳入車門，還未將車門關上，林督察已一踩油門，車子有如一支箭那樣，向前疾馳。

由於馬路的中央以鐵欄將馬路分隔成左右兩邊的行車綫，兩邊對走的車子不能半路轉彎或掉頭，一定要駛到前面的路，才能夠轉到另一邊的行車綫，因此，林督察只好將車子駛到前面的路口，才能轉入另一邊的行車綫。

這一來，便不能及時追踪威哥那輛車子，待他轉到另一邊的行車綫，駛到那個路口，威哥那輛車子已飛馳得無影無踪了。

幸好，林督察那輛房車內，裝有無綫電通話器，他一邊駕車，一邊以通話器通知總部，通知在附近巡邏的警車和警員，留意一輛編號XXX的銀灰色房車，並將之截停下來。

泰迪衝到斜對面的那個路口，威哥那輛車子已飛馳出老遠，他只好眼巴巴地看着那輛銀灰色的房車轉入右邊的一個路口，徒呼奈何。

他曾想截一輛的士追上去，偏偏沒有一輛是空的，急得他不由自主地吐出一連串粗話來。

待林督察那輛車子駛到路口，還未停定，他已拉開車門，跳了上去，口裏急道：「快追，他轉入前面右邊那個路口！」

林督察馬上一踩油門，車子「呼」地往前馳去。

＊　＊　＊

林督察駕着車子追尋威哥那輛車子，結果還是追失了。

在附近巡邏的警車及警員，都沒有發現那輛銀灰色的房車。

眼看便捉到手的鴨子，却被牠飛走了。泰迪大大不甘心，但也無可奈何！

「林SIR，若不是你那一聲呼喊，我與卡凡一定可以捉到那個威哥！」泰迪忍不住埋怨林督察。

卡凡忙說道：「泰迪，這不能怪林SIR，他當時根本不知道我們發現了那個威哥，他是關心我們，當發現我們的時候，自然急不及待將我們叫住啊。」

一頓，又道：「泰迪，你以爲林SIR不想捉到那個威哥麼？」

泰迪被卡凡這麼一說，知道自己一時氣憤，錯怪了林督察，忙向他道歉：「林SIR，我剛才那麼說……你不會怪我吧？」

林督察朗笑一聲，道：「泰迪，我很明白你的心情，其實，我與你一樣深感氣忿……我又怎會怪你呢？」

跟着又說道：「泰迪，卡凡，你們先前那樣做，是很危險的，那個疑匪身上若是有槍，發覺你們奔過去追他，他在狗急跳牆之下，可能會向你們開鎗射擊

的，那你們會很危險！」

卡凡與泰迪聽林督察那麼說，頓時發出了一身冷汗。

——正如林督察所說，威哥發覺他們奔撲過去捉他，在危急之下，而身上又帶着鎗的話，一定會向他們開鎗射擊的，在那麼近的距離下，兩人能不能倖免，那就很難說了。

「林SIR，你不說，我們都忘了，那個威哥是有鎗的！」卡凡吸口氣道：「幸虧你那一聲呼叫……不然，我與泰迪可能會死在他的鎗下！」

「泰迪，你們爲何一聲不响的就外出，害我虛驚了一場！」林督察轉過話題。

「林SIR，我覺得很悶，想到外面去走一下，散散心，害你替我們担心，對不起。」泰迪向林督察道歉。

「我們回去吧。」林督察道。

卡凡與泰迪同時點點頭。

＊　＊　＊

威哥既驚又喜地回到石屋。

才將門關上，阿財便急不及待地道：「威哥，找到買家了麼？」

威哥坐下來，吁口氣道：「找到了，不過，那批貨只能賣三百萬。」

「他媽的，那簡直是趁火打劫！」阿財破口罵道：「居然壓掉差不多一百萬！」

「威哥，算了，我們不賣！」阿財道。

阿木等人也七咀八舌地附和。

威哥待他們說完之後，才心平氣和地道：「你們不要氣憤，你們知道麼，外面風聲很緊，不但泰國幫的人四處找我們，警方也派出大批人手，四出找我們那批貨，這個時候，還有人肯買我們那批貨，已經算是萬幸了！如今黑道上不像以前那樣，還講甚麼信義的了，在這個風頭火勢的時候，更無道義可講，壓價也是意料中事，要知道，那個買家要比平時冒更大的風險，那自然要壓點價的了，換轉是我，也會這麼做。」

掃了各人一眼，又說道：「你們若是不滿意這個價錢，我待會去打電話推掉他好了！」

跟着又道：「不過，你們要想一下我們目前的處境，我們若不找個地方暫避一下，遲早會被泰國幫或是警方找到的，我們若是賣了那批貨，就有錢到外地暫避一下，待風頭過後，再回來幹過，比起這一次的損失，那算不了甚麼！」

「威哥說得對，這一次雖然吃虧一點，但只要留得青山在，以後我們還有許多機會發財的！」阿木道。

「威哥，既然你這麼說，那我們就聽從你好了。」阿堅道。

阿木等人隨即又七咀八舌，表示同意。

威哥待大家靜下來，才說道：「你們能夠這麼想，那我們以後不愁沒有發財的機會！」

「我們以前未到這裏來的時候，聽人說這裏是天堂，但我們來了之後，才發覺，這裏是有錢人的天堂，只要有錢，你可以玩女人，食甚麼也可以，還可以住大屋，開汽車，沒有錢的只好拚命去做工，我起初有點失望……後來，識了威哥之後，才知道這裏也是冒險家的樂園，只要你有胆去冒險，隨時都可以發大財！」阿財帶點激動地說道。「就拿我們這兩次來說吧，合共劫了超過了二千萬的珠寶鑽飾，若是我們拚命去工作，我們七個人加起來，做兩世也賺不到，但我們只用了不到半個小時，就得到了！」

衆人聽了阿財的話，都興奮起來，紛紛表示贊成阿財的看法。

威哥待各人發表過「高見」之後，才掃了各人一眼，說道：「你們安靜一點，我有一個好壞各半的消息要告訴你們！」

衆人一聽，頓時閉上咀巴，好奇地瞧着威哥。

「威哥，是甚麼消息？」阿蘇代表衆人問道。

「我在回來之前，在一個路口下車買了包香烟，走回車子時，發現了那兩個吞掉我們那批貨的小子！」

「威哥，眞的？」

「威哥，那是甚麼地方？」

「威哥，你有沒有跟踪那兩個小子，查出他們躲在那裏麼？」

衆人七咀八舌地爭着問威哥。

威哥擺擺手，示意各人靜下來，才說道：「我是在南區那間富貴酒樓前面的路口，看到那兩個小子的！」

吸口氣，接說道：「其實，是那兩個小子先看到我的，那兩個小子居然想跑過來捉我，幸好他們一個朋友駕車到那裏，看到他們，大聲向他們招呼，我聽到叫聲，不經意地扭頭望一眼，才發覺到他們想跑過來捉我，我大吃一驚，忙跳入車內，飛馳而去……也虧我夠機警，猜到他們必會報警，便將那輛車子駛入一條橫街內停下來，然後乘搭一輛巴士，我看到路經的幾個路口，都有警車停着，若是我繼續駕車，只怕會被那些警察截住。」

「威哥，你眞是機警過人。」阿坤奉承地道。

阿松接口道：「威哥不但機警，也是個有辦法的人，否則，又怎會帶我們發財。」

「威哥，那兩個小子也算大胆了，居然想捉你，他們簡直不知死字怎樣寫！」阿木揑着拳頭道。

「威哥，既然發現了那兩個小子的行踪，那正好將那批貨奪回來，然後一併脫手，那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分多一筆錢。」阿財人如其名，心中只有一個「錢」字。

「我早已想過了。」威哥道：「這一次，我們不但要奪回那批貨，也要好好地泡製那兩個小子一番！」

忽然間，屋外响起「噹」的一下鐵罐滾動的聲音，屋內各人聽聞之下，都禁不住心神微震了一下，剎時屏息靜氣，所有的目光都瞧着那扇關着的門。

威哥甚至伸手摸向藏在腰間的手鎗！

——絕無疑問，屋外有人走近，不然，不會無端端地响起空罐滾動的聲音。

而他們這間建在山腰上的孤另另的石屋，山脚下才有人家，因此，不會是下面那些人家的人經過，這就透着奇怪了。

阿木亦已拿出那支奪自林老闆手下的那支以色列製的衝鋒鎗，鎗咀向着那面大門。

「阿松，你開門出去看一下。」威哥低聲對阿松道。

阿松猶疑了一下，走到大門前，探出半邊身子往外張望。

「砰砰砰」一串鎗聲乍然响起，阿松慘叫一聲，倒跌地上，身上滿是鮮血！

鎗聲乍响的刹那，屋內各人的臉色都劇變了一下，威哥疾聲道：「大家小心，一定是泰國幫的人前來找晦氣！」

威哥之所以這麼說，那是因爲，若是警方的人找到他們，肯定不會不發出警告，便開鎗將阿松射殺的，只有黑道上的人馬，才會這樣做，而近來泰國幫的人在四處打聽他們的下落，因此，他才會懷疑潛近屋子的人，是泰國幫的人馬。

「阿松死了！」阿坤驚叫道。

阿木悶聲不吭，臉上殺機滿佈，一個箭步衝到門邊，手一探，朝外面掃射了十多發子彈！

外面立刻有人發出慘叫聲。

而山下的人家，亦被鎗聲驚動了，頓時大人叫、小孩哭，慌不迭關門閉戶，并致電報警。

威哥知道此地不能久留，若是警方人員趕到來，那時候只怕插翅也飛不了。因此，他當機立斷，對屋內各人低聲說道：「我們必須馬上衝出去，不然，若是警方的人趕到來，我們可能一個也跑不了，横也是死，豎也是死，我們衝出去與泰國幫的人拚一下！」

屋內各人齊聲呼應道：「威哥，我們與他們拚一拚！」

屋外鎗聲不斷，有人操着生硬的廣州話叫道：「大圈幫的人，今日我們誓要殺盡你們，替我們老大報仇！」

「阿木，今日不是他們死，便是我們亡，你開鎗掩護我們衝出去！」威哥低聲呼喝：「阿堅，你押後！」

阿木應聲後咬牙切齒地大叫一聲：「泰國幫，你們這班死雜種，我要殺死你們！」手上那支一尺不到的以色列製衝鋒鎗朝屋外掃射出一串鎗火，人亦同時猛衝出去！

威哥疾喝一聲：「衝！」當先衝出屋外，一鎗射倒一個從屋角後閃出來，欲開鎗向阿木射擊的漢子！

阿財等人緊隨着衝出去，將手上執着的摺欖胡亂地向外扔出去！

本來，泰國幫的人都是兇狠好鬥之輩，但他們這一次携帶的只是刀棍與手鎗，根本料不到大圈幫有一支火力如此威猛的衝鋒鎗，被阿木一連串掃射之下，頓時「潰不成軍」，逃匿不迭。

而阿木在大圈幫中，亦是一名勇將。

威哥率衆衝出屋外，一眼看到四散逃匿的人影，他馬上認出其中一個正是曾陪同林老闆與他談交易的泰國幫人馬，他禁不住疾聲道：「果然是泰國幫的人馬！」

緊接着，他大喝道：「泰國幫的人聽着，你們老大不守信用，企圖黑吃黑，我們迫不得已才殺了你們老大，你們不思己過，反而來找我們晦氣，今日，我要殺死你們！好讓你們知道，我們大圈幫不是好欺侮的！」

喝聲中，不停地朝那些狠奔豕突的泰國幫人馬射擊。

阿堅、阿木等手上有鎗的亦邊開鎗，邊猛追過去。

「卡」地一聲，沒有子彈從鎗咀噴射出來，阿木扳動一下，仍然發出空响，不由咒駡一聲，將那支衝鋒鎗扔在地上。

原來匣子內的二百發子彈，都被他射光了。

沒有子彈，那等如一支廢鎗，因此，阿木才會將之扔掉！

陡地，一陣警號聲驚心動魄地傳來，威哥臉色一變，疾聲喝道：「不要追！快逃！」

其餘幾人在聽到警號聲的刹那，亦同時一窒，跟着聽到威哥的喝聲，馬上掉頭往回跑。

威哥邊往屋後跑去，邊大聲叫道：「快，往山後跑！」

阿蘇叫道：「威哥，阿松……」

威哥脚步一停，扭頭道：「他已經死了，我們不能帶他走，就讓警方料理他吧，他應得的一份一樣分給他！」

跟着又叫道：「阿財，那批貨你帶着麼？」

阿財手上挽着一個旅行袋，邊跑邊應道：「威哥，放心吧，有我在，那批貨丟不了的！」

眨眼間，威哥等人便閃沒在屋後。

泰國幫的人本已被大圈幫殺得落花流水，狼奔豕突，乍聽警號鳴叫聲，嚇得魂飛魄散，只恨爹娘少生了兩條腿，各自落荒逃竄。

＊　＊　＊

警方人員是接到報警電話後，火急趕來的。

由於知道有兩幫人馬在駁火，警方不敢輕視，出動了兩輛衝鋒車，連軍裝警員與衝鋒隊員在內，一共出動了五十人！

可惜他們趕到那間石屋時，兩幫匪徒已逃竄得無影無踪，只發現了倒斃在石屋內的阿松的屍體。

指揮這次行動的丁警官立刻下令展開搜索，并將那一帶封鎖起來。

由於山脚下有不少人家，恐防有匪徒藏匿在那些屋子內，警方亦將那片屋子封鎖起來，逐戶搜查，這一來，令到那些居民更驚慌了。

擾攘了半日，結果連一個匪徒也捉不到，却撿獲不少彈殼及阿木扔掉的衝鋒鎗，還發現了一些血漬。

丁警官對於那支以色列製造，經過改良，易於携帶，火力威猛的衝鋒鎗大感興趣。

因爲，他還是第一次發現，當地的犯罪組織，擁有這種鎗械！

他立刻電告總部。

總部對這宗案件極爲重視，派了一位警司，率同幾個高級警官趕赴現場，了解情形。

＊　＊　＊

林督察是隨同那位警司趕往現場的高級警官之一。

經過辨認及對照他手上的那幾張拼圖後，他確定死者就是泰迪兩人所說，在那座空置的雞場內，其中一個匪徒。

換言之，死者亦是大圈幫一份子。

那麼，這間石屋就是大圈幫的巢穴之一。

經過一番徹底的搜查，警方人員在石屋內却搜不到任何有用的物件或是線索。

而經過山脚下幾個居民的辨証，証實死者是石屋的屋主，但沒有人知道他叫甚麼名字。

幸好，死者的身上帶有身份證明文件，上面寫着的姓是林文松，是一個還未取得永久居留權的新移民。

再經過一番查問，亦查出林文松是在一年前，才買下那間石屋的。

警方搜查到的資料，就只有這麼多。

天黑之後，那位姓趙的警司看看不可能再有甚麼收穫，便下令收隊，只留下兩名警員看守那間石屋。

至於林文松的屍體，早已由黑箱車載走了。

這天晚上，在西區碼頭的一間貨倉內，泰國幫的第二號人物王昌，正在對一伙手下大發雷霆。

「他媽的，你們都是飯桶啊！怎麼會被大圈幫那幾個臭小子打得落荒而逃，簡直丟盡了本幫的臉，這件事若是傳到江湖上，本幫還有立足之地麼？」

那十幾個泰國幫幫徒垂着頭，誰也不敢吭聲。

「你他媽的，你們十多個人包圍那間石屋，居然會被大圈幫那六七個人突圍逃脫，若不是你們親口說出來，我才不會相信！」

「昌哥，我們雖然有十幾人，比他們幾乎多一倍，但却只有五支『短火』(手鎗)，他們却有四支短火，還有一支老大從泰國買回來的那種改良過，一秒鐘可以發射數十發子彈的衝鋒鎗，昌哥，你也知道那種鎗的威力，一支可以抵得上十支短火，我們就是被那支衝鋒鎗掃射得抵擋不住，才被他們突圍逃脫的。」一個叫麥偉的漢子囁嚅地開口說道。

而這個麥偉，正是泰國幫的一個小頭目，那一次的行動，就是由他負責的。

說起來，泰國幫內根本就沒有一個是泰國人，只不過由於該幫的老大乃是泰國華僑，而該幫幹的是從泰國販運毒品到本地出售，因此，便被黑道上的幫會稱之爲泰國幫。

「昌哥，那支衝鋒槍似乎是林老闆遇害時，被他們奪去的。」一個叫黑鬼强的忍不住亦開口說道。

「他媽的，好可惡的大圈幫！」王昌一拳捶在一個貨箱上，幾乎將箱板砸斷。「我一定要好好地給點厲害大圈幫那幾個小子看一下，不然，本幫以後還能夠混得下去麼！」

「昌哥，報仇的事待風聲沒有那麼緊，才再打算，好麼？」在泰國幫內坐第三把交椅的陳泰來接口說道：「俗語有謂，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我們若在這個時候找大圈幫報仇，那可能會被警方一下子跟踪上的！」

「阿泰，你說得對，暫時忍下這口氣，待風聲沒有那麼緊，我們才將大圈幫那幾個小子打垮！」

王昌那個「垮」字才出口，忽然從貨倉的一個窗口外面「砰」地一聲，玻璃破碎飛洩中，飛入一團着火的物事，落在一堆貨箱上，發出一聲爆破聲，一團火光「蓬蓬」地一聲，炸燃開來！

泰國幫的人頓時大吃一驚，起了一陣騷動，昌哥疾聲喝道：「大家小心，快將火撲熄！」

有幾個漢子立刻撲過去想將火撲熄。

那知道這刹那，從那個被砸破的窗外，接連擲入幾團着火的物體，分別落在附近的貨箱上，「蓬蓬蓬」地炸燃開來！

這一下突如其來的變故，當然是有人在外面朝着貨倉內投擲進自製的燃燒彈。

王昌這時再也沉不住氣，臉色驟變，喝道：「阿泰！你帶幾個弟兄到外面看一下！」

陳泰來答應一聲，手一揮，帶了幾個手下，奔向貨倉大門。

就在這時，貨倉外面有人大叫道：

「昌哥，你們泰國幫不仁，我們就對你們不義，哈哈哈，你們今晚若不變成燒猪，只怕也要洗乾淨屁股坐牢去了！」

王昌一聽，馬上認出外面說話的那個人，是大圈幫的大哥何志威——也就是威哥！」

「昌哥，是大圈幫的人！」麥偉又驚又怒地叫道。

「他媽的，我們衝出去斬死他們！」王昌咬牙切齒地怒吼一聲，衝向大門。

「昌哥，那些貨怎樣了？」麥偉急聲問道。

「殺了他們再說！」王昌怒火塡胸，失了理智。

那知道他還未奔到貨倉大門，陳泰來已在大門前驚惶地叫道：「昌哥，大門被反鎖住，打不開啊！」

王昌一聽，整個人震了一下，却從狂怒中回復了理智，立刻想到眼前的情形對他們極之不利，拚命的事暫且拋開，脫身要緊，不然，只怕眞的會變成燒猪。權衡過利害之後，他馬上大喝道：「大家聽着，眼前逃命要緊，火不要救了，我們馬上從那個破窗跳出外面，不然，就算不被燒成燒猪，只怕亦逃不過警方的手掌！」

眾人一聽，都覺有理，紛紛表示贊成。但也有人說道：「昌哥，若是大圈幫的人埋伏在外面，我們這樣跳下去，豈不是很危險？」

「不會的。」王昌擺擺手，胸有成竹地道：「這個時候，只怕已有人報了警，大圈幫的人不會蠢到這時候還不走，等着伏擊我們，你們放心吧，我第一個跳出去。」

眾人聽他這麼說，頓時不再驚怕，有幾個人馬上搬了幾個木箱叠起來，以便攀到那個離地約有兩米高的破窗，跳出外面。

＊　＊　＊

王昌果然第一個登上那叠箱子上面，用一根木棍將窗上的玻璃敲碎，然後探頭往外張望一眼，看不到有異狀，便抓住窗框，上身先探出外面，跟着一脚踏在窗沿上，聳身往外跳下去。

而這時候，貨倉內已烟火瀰漫，火光熊熊，火勢頗猛。

麥偉跟在王昌的後面，亦登上木箱，從那個破窗往外跳下去。

王昌落地後順勢滾了一滾，才從地上跳起來，正欲扭頭招呼後面跟着的麥偉跳下來，就在這時，猛地聽到一陣汽車飛馳聲，緊接着眼前陡地一片强烈的光亮照射，他心頭震驚之下，急忙伏下身子。

但在强光的照射下，他根本無所遁形。

他在驚震之餘，第一個念頭便是：一定是大圈幫使出來的鬼惑技倆，當下想也不想，抬手便向强光射來的方向開了一鎗。

鎗聲響起的刹那，麥偉恰好跳落在地上。

一陣從揚聲器傳來的聲音亦在這刹那響起：「我們是警方人員，牆下的人馬上將手上的武器扔過來，然後舉起雙手，慢慢站起來，否則後果自負，你們已被包圍，逃不了的！」

擴音器的叫聲還未停下來，一陣救火車的鳴叫聲十萬火急地疾傳過來。

王昌與麥偉被幾道强光照射着，幾乎睜不開眼睛，更遑論看到甚麼了。但擴音器的叫聲兩人却聽得很清楚，兩人都禁不住倒抽了一口涼氣，麥偉慌急地低聲道：「昌哥……怎……」

一陣擴音器的叫聲又响起來，蓋過了麥偉的說話聲。

「——我們是警方人員，你們已被包圍，牆下的人馬上舉手投降，不然，後果自負！」

擴音器的叫聲還未停止，從那個破窗上接二連三地有人往下跳。

跳下來　人自然是泰國幫的人。

原來，貨倉內的火勢越發猛烈，烟火嗆得陳泰來等人幾乎透不過氣來，而擴音器的叫聲他們都清楚地聽到，但他們却實在熬不下去，明知外面已被警方包圍，但又不想變成燒猪，只好硬着頭皮跳出窗外。

王昌衡量過眼前的情勢後，知道憑他們十幾個人的力量，根本無法衝破警方的包圍，若是頑抗，那只會死路一條，因此，他當機立斷：「兄弟們，我們投降！」

不等眾人是否有異議，他首先將手上的鎗拋出去。

麥偉與陳泰來幾個手上有鎗的，亦跟着將鎗拋出去，然後舉起雙手，慢慢地站起來。

陳泰來邊站起來，邊担心地低聲對王昌道：「昌哥，裏面的貨怎辦？萬一被警方搜出來……」

「阿泰，你放心吧，裏面燒得這麼厲害，待到那些消防員將火救熄，裏面貨物已被燒毀了，警方搜不到那批貨，那就不能將我們入罪，只要我們一口咬定是到裏面爆竊，那他們最多只能告我們持械爆竊之罪，不會判得太重的！」

陳泰來聽王昌這麼說，心頭那塊大石放下不少。

那邊警方人員看到王昌等人棄械舉手投降，馬上又用擴音器叫道：「舉高手，一個跟一個，慢慢走過來。」

王昌等人依言走過去。立刻被十多名警員包圍起來，逐一鎖上手銬。

另外亦有十多名衝鋒隊員跑到貨倉前，將地上的武器撿起來，跟着將貨倉大門打開，好讓消防員救火。

而貨倉這時已變成火海，幾乎燒通頂。

王昌等人都緊張地看着消防員在灌救，在心裏不停地唸咒，希望大火將貨倉徹底燒毀，那就找不到貨倉內的那批毒品，那警方就不可能檢控他們藏毒之罪。

貨倉的大火經過近兩小時的灌救，終於熄滅。

警方聯同消防員進入貨倉搜查，發覺大部份的貨物都被燒毀了，只有一小部份沒有被燒毀，但也被水淋濕了。

警方由於認出被捉的王昌等人是泰國幫的人，而他們亦素知泰國幫幹的是販毒勾當，因此，他們懷疑起火的貨倉內必有古怪，所以才會進入貨倉內徹底搜查。

警方人員連被燒毀的貨物也不放過，進行搜查，對於那些沒有燒毀的貨物，更仔細查察。

他們動手將那批貨物的箱子撬開，結果，在一個瓷製的水箱內，發現了五包懷疑是毒品的東西。

原來，那批貨物，都是厠所用的水箱。

一名警員當場將其中一包的塑膠袋刺破，用手指沾了一點，放在舌尖「品嚐」了一下，斷定那是純度很高的海洛英。

初步估計，那幾包毒品大約有二十公斤重，市面零售價時值在千萬元以上。

警方這一次的收穫可眞大了。

王昌等人看到警方人員從貨倉內拿出那一包包毒品，登時臉色發白，頹然垂下頭。

＊　＊　＊

就在距那座貨倉約百碼外的一座十多層高的樓宇天台上，威哥與阿堅等人俯視着光如白晝的貨倉那邊。

貨倉那邊的情形，他們都看到了。

「威哥，你這一招借刀殺人，果然使得！」阿財高興地豎起拇指，佩服地對威哥說道。

阿堅却說道：「威哥，我們這一次借助警方之力，解決了泰國幫，若是被道上的朋友知道，我們就會被看做『鬼頭仔』，只怕再也不能混下去了。」

威哥擺擺手，不以爲然地道：「阿堅，現在是八十年代，不是數十年前的社會了，若再講江湖道義，那吃虧的只會是自己。你也明白，我們這一次若不是借助警方之力，根本無可能解決泰國幫，解除他們對我們的威脅。何況，我們也算不上是道上的幫會組織，根本不用賣他們的賬。而我以前也曾對你們說過，我們根本不想在黑道上一直混下去，我們只是想發財，發大財！有了錢之後，我們可以去創一番事業，你若是有興趣，將來分了錢之後，我們可以合股做生意。」

頓一下，伸手拍拍阿堅的肩頭，說道：「因此，我們這一次通知警方來收拾他們，根本不用負上任何責任！經過這一連串的事故後，我已決定將那些貨脫手後，分到錢，我們馬上散伙，我會拿分到的那筆錢，創一番事業。」

「威哥，我對你有信心，我決定在分到錢後，與你合股做生意。」阿木道。

「威哥，算上我一份。」阿堅道。

「算上我一份。」阿蘇也道。

威哥看到阿木等人那麼信任及看得起他，感到很高興，擺擺手說道：「我不過在說說吧了，你們這麼信任我，我很高興，合作做生意這件事，待我們渡過這次風險後，你們若還有興趣，那時候我們才再商議，好麼？」

阿蘇道：「威哥說得對，現在說合伙生意的事還言之過早，待這次風頭過後，威哥，你可要記着我。」

「阿蘇，我說過的話，幾時不算數呢！」威哥用力拍一下阿蘇的肩頭。

＊　＊　＊

泰迪與卡凡這兩天故意在街道上閒逛，而他們身上的傷亦已痊癒得七七八八了。

其實，他們這樣做是想以身作餌，好讓「大圈幫」上釣。

而這個主意，是林督察出的。

他之所以再用這個辦法，是鑑於這兩天來，對於大圈幫這伙劫匪的下落，偵查工作一直沒有甚麼進展，而上頭又催得他很緊，再加上日前在街上發現了威哥的「踪跡」，才令到他決定採用這個放魚餌、釣大魚的方法。

事前，他曾徵求過卡凡兩人的意見，並將整個計劃的細節向兩人講解一遍，得到卡凡兩人的同意後才進行的。

頭一天，一點動靜也沒有。

這令到卡凡與泰迪有點懷疑，大圈幫的人已放棄了再得那批失去了的珠寶，並已隱匿起來。

不過，林督察却不同意兩人的見解，他認爲大圈幫冒着入獄的危險，劫得那批珠寶，決不會這麼輕易放棄那批珠寶的，因爲那批珠寶的價值那麼鉅大，換轉是他，也不會放棄。

而這一天沒有甚麼動靜，他認爲那不過是大圈幫的人想「看準」了，才向兩人下手，又或是還未發現卡凡兩人的行踪，所以才沒有甚麼動靜。

第二日，卡凡與泰迪在中午時分才出門，逕往附近的一間酒樓走去。

由於快到午膳的時間，食客特別多，卡凡與泰迪兩人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張空枱坐下來，也不急着吃飯，慢慢地喝着茶，遇到有合口味的點心，便叫一兩籠來吃。

越接近午膳時間，酒樓內的客人越多，到了下午一時十分，酒樓內簡直人頭湧湧，插針難入，就連卡凡兩人坐着的那張枱子，本來可以坐四個人的，居然坐了六個人。

兩人一向最怕這種「熱鬧」的情景，雖然還未吃飯，也想結賬離去。

泰迪正想招呼一個侍應結賬，那知就在這刹那，酒樓內的電燈驀地熄滅了，同時有人大叫：「快走啊，火燭啊！」

跟着，在酒樓的一角，有火光閃起。

擠滿了酒樓的食客在燈光熄滅的刹那，只是發出「啊」的一下驚叫聲，只引起小小的騷動，待到乍然聽到發生火警聲，那些食客再也坐不住，頓時响起一陣驚呼尖叫聲，那刹那就像世界末日那樣，幾百個食客在黑暗中，爭相向酒樓門外奔去。

一時間，椅倒枱翻聲、杯碟破碎聲、驚叫聲、尖叫聲、慘叫聲、撲跌聲，响成一片。

在那一片混成一片的「交响」聲中，雖然有人大叫：「大家不要慌，請……」但那裏有人聽他的，何況，那人下面的話亦已被那一陣「交响」聲掩蓋了。

（未完・三）

南宮天賜傳奇故事／吳中龍・文

可飛・圖

大地情仇

瞭解結怨因由　尋找解決辦法

徐州裴家莊，已易名爲藍家莊，莊主便是昔日洛陽藍家之二少爺藍克儉，而藍克儉亦同時正式當上天道教教主。

位於金陵之南宮世家，向外間宣佈．月前與天道敎之衝突，純屬一場誤會，只要天道教不再侵犯，南宮世家願意不追究往事。

這時的藍明月，她的心境與初到白雲庵時，簡直判若兩人，雖然她知道與南宮天賜復合的機會並不很大，但最低限度，愛郎不是自己之殺父仇人，而且已對藍家不再存有敵意。這兩點已令藍明月內心極爲安慰。

這天，藍明月突然想起一件事，她想起與父親最後相聚時，父親曾對她說過的一番話。

她急忙找着藍克儉，道：「二叔，究竟當年之事是如何發生的？爺爺是如何弄到南宮、慕容世家反目，互相殘殺的？」

藍克儉詫異道：「明月，現在已事過情遷，南宮天賜亦已表示不再追究，妳還問來幹甚麼？」

藍明月道：「不，二叔，事情還沒有了結，你先告訴我當年經過吧，稍後你便會明白的了。」

藍克儉半信半疑，但想到現在說出來也沒有甚麼害處，何況當日在普陀山回京時，三弟克亮早已一五一十的全告訴南宮天賜，於是便道：「這件事情之經過，我也只知道大概，是你爺爺多年前告訴我的。」

藍明月大爲奇怪，道：「多年前？怎麼爹說是最近才知道的？」

藍克儉道：「怎麼會呢？當年爹說出這事時，我們三兄弟都在場，你爹怎麼會最近才知道？你爹和妳說過了嗎？」

藍明月忙道：「不，不，是我弄錯了。二叔，請你繼續說罷！」

藍克儉道：「爹年輕的時候，曾做過一件錯事，一件不能見光的事；至於是什麼事，爹並沒有說出來。那知道十多年後，竟然被一個名叫宇文就的人不知從何處獲知。」

藍明月道：「這宇文就是何方神聖？」

藍克儉道：「那宇文就便是那個與藍衫青年合攻妳爹的青衫客．當年他是大內侍衞副統領．亦即是暗探頭子。宇文就找上爹，說朝廷懷疑南宮、慕容兩世家密謀作反，但因爲沒有眞憑實據，故朝廷不便公開對兩家有所行動。於是便要求爹幫忙，剷除兩大世家。」

藍明月道：「爺爺答應了？」

藍克儉道：「爹因爲恐怕宇文就會把他所做過之錯事公開，而且他亦不敢與朝廷作對，無何奈何之下，只有答應下來。爹與慕容家主慕容松青感情不薄．便在一天約他出來相聚喝酒，於半途中與宇文就及數名大內高手把慕容松青殺死．並把他之臉皮剝下，製造了一個足以亂眞的面具。」

藍明月道：「爺爺竟然如此殘忍。」

她想像着當時之情景．心中不寒而慄。

藍克儉搖頭道：「這都是宇文就那狗賊幹的，這人之易容術獨步宇內，所以

才能當上大內密探頭子；傳說他便是神秘莫測的地鼠門主，是否屬實則不得而知了。」

藍明月道：「但是又如何弄到南宮世家和慕容世家火併呢？而且聽說當年之慕容松青是在回家後才死的，又怎會這樣？」

藍克儉道：「說來話長，面具製成之後，爹便戴着它，扮成慕容松青模樣，前往找南宮志超，拉了他往附近一酒肆喝酒，酒裏放了軟骨清香散，待他毒發後才把他打傷，只留一絲氣息，足夠他支持回家交代後事才死。」

藍明月頭點道：「所以南宮世家便認爲是慕容松青下的毒手，找上慕容家報仇。」

藍克儉道：「是的．更因爲軟骨清香散是大內暗探極喜歡採用的毒藥，南宮志超一定會認爲慕容松青已投效朝廷當鷹犬．遺言後人不可放過慕容世家，以免其他武林人仕被其所害！」

藍明月道：「這計策果然毒辣．要非如此，南宮世家的報仇對象很可能只是慕容松青一個人．而慕容松青早已死去，辛苦安排之計劃便如泡影。」

藍克儉道：「對了．爲了加强保証，爹便連夜趕到慕容世家，扮作重傷之模樣，說出被南宮志超所害，並說南宮世家是朝廷密探．着令慕容世家的人對付南宮世家後，便吞下藏在口裏的葯丸死去。」

藍明月大惑不解，道：「但是爺爺並沒有死去啊？」

藍克儉道：「那並不是眞正的毒藥，只是宇文就交給爹的一顆能夠令人龜息數個時辰，像是死去一樣的藥丸，但人卻是清醒的．而且在數個時辰後便能恢復氣息，行動如常。當時爹也恐怕那是眞正之毒藥，便在行動之前把我們三兄弟召集，把事情告訴我們，一旦他眞的死了的時候，我們便把眞相公開。」

藍明月道：「爺爺醒過來後，便偷偷的離開了，是嗎？二叔，但慕容世家何來慕容松青的屍身入殮呢？」

藍克儉道：「慕容世家始終都找不着慕容松青的屍身，只得把事情遮蓋着隨便找了一具屍身放在棺木裏下葬。因爲不但人死了，連屍體也看管不住，究竟是一件極爲丟臉的事．慕容世家怎敢張揚？」

藍明月道：「事情既然天衣無縫，我們藍家爲甚麼要改姓裴，另起爐灶呢？」

藍克儉道：「爹當時有愧於心，便不願在武林露面，便拋棄基業，跑到這裏躱起來．一來可希望能擺脫宇文就之糾纏和要脅．誰知道仍被他找着，並暗中成立天道教，當上傀儡教主，後來爹如何能夠把宇文就踢出天道教，掌握實權便不得而知了。」

藍明月道：「二叔，我有一點不大明白，那宇文就既然如此神通廣大，何須要找上爺爺呢？爺爺所扮演的角色，他的手下便可以勝任嘛！」

藍克儉道：「這是一石三鳥之計劃，不但剷除了兩大世家，連洛陽藍家也收爲己用，何樂而不爲？而且，慕容松青身形魁悟，甚難找到一個適當人選假扮他，爹不但臉形，身材和他接近，而且對他平日習慣、擧止行動都熟悉，扮起來不會那麼容易露出破綻，會被南宮志超識破詭計。」

藍明月道：「二叔，還有沒有其它？」

藍克儉搖頭道：「我所知道的便只有這麼多，其餘的妳也已清楚。」

藍明月道：「二叔，爹在起程前往普陀山找三叔前，曾和我說過，爺爺曾在最近告訴他，當年參予這事的，另外還有五個人，代表着五個勢力。他們的代號是禿鷹，白鷺，灰鴿，烏鴉和黃鸝五飛禽。」

藍克儉大爲詫異道：「爹可不會和我提及過這事啊。」

藍明月道：「可能二叔那時忙於找尋那慕容餘生的下落，所以爺爺沒有機會和你說也不一定。爺爺說也不知道其餘四人之名字及眞正身份，只有一些線索．而那些線索則藏在某一地方。」

藍克儉忙道：「明月，線索在那裏？」

藍明月搖頭道：「爹還沒有說出來，便發覺陸總管在外偷聽，跑了出去捉拿陸總管。回來時，便匆匆離去，召集人手往普陀，自此便一去不回了。」說到這裏，已忍不住眼淚，痛哭起來。

藍克儉忙道：「明月，現在不是傷心的時候，我們得盡快把收藏着之線索找出來，把其餘四人的眞正身份查出，否則不但我們藍家有難，南宮天賜也是危險萬分！」

藍明月聽了，吃了一驚，連忙止了哭，冲口而出道：「天賜哥也有危險？」心急之下，竟忘記更改對南宮天賜的稱呼。

藍克儉聽見她對南宮天賜的稱呼竟然如此親密，登時雙眉一皺，道：「明月，妳可是和南宮天賜有特別關係？」

藍明月知道再難隱瞞，低下頭道：「這孩子便是他的骨肉！」

藍克儉搖頭嘆息道：「發生了這麼多事，爹和大哥相繼死去，所以我不忍心追查妳這事。但是妳也太糊塗了，難道妳不知道我們藍家是南宮天賜的仇人嗎？他可知道妳的身份？」

藍明月委屈地道：「姪女這樣做也是希望藉此求他放過爹和二叔、三叔的，請二叔原諒姪女。」

藍克儉之臉色開始微變，道：「那便是說他早已知道妳的身份，亦知道我和你爹會前往普陀山了？」

藍明月搖頭道：「不，那時他並不知道，我從他口中探聽到他要往普陀山找三叔後，便設法把他留在徐州，並於當晚把消息通知爹。爹和二叔出發後的第三天，他才離開徐州。我因爲見爹和二叔早已出發，不會和他碰頭，所以沒有告訴他我是誰。後來，他從普陀回來找我，我因爲誤以爲他殺了爹，所以才表露身份逼問他，那知道他竟然不否認，我傷心之餘，便跑去上吊。」

藍克儉這時臉色才放緩，道：「如此說來，他並不是因爲妳的關係才放過我

和三弟了！他倒不失爲一個明白事理，恩怨分明的君子；若是爲了女色而放棄報仇，那麼這人便不可取了。但他明明沒殺你爹，爲何不否認？」

藍明月道：「也許他知道我是他仇人之孫女後，不願意和我再見面，所以不加以否認，使我恨他。」

藍克儉道：「他知道妳有了孩子嗎？」

藍明月搖搖頭。

藍克儉道：「妳打算怎麼辦？永遠不讓他知道嗎？」

藍明月道：「我打算孩子出生後，便抱着孩子去見他，希望能夠藉着孩子的關係，令他能容納我。」

藍克儉道：「這雖然是一個辦法，但卻不是好辦法。如南宮世家仍抱有成見的話，他們極其量只會要回孩子，即使能容納妳，妳以後也不會好過，絕對不會有任何幸福可言，倒不如不讓他知道，把孩子留在藍家，繼承藍家香燈。」

藍明月大不願意的道：「二叔……」

藍克儉道：「明月，我知道妳的心意。這只不過是想無可想時之做法。最上策是令南宮世家對我們消除成見，使南宮天賜自動來找妳回去，那時與妳求他們的情況大不相同，妳明白我的意思嗎？」

藍明月眼中一亮，道：「二叔，我們如何使他們對藍家消除成見呢？」

藍克儉道：「眼前便有一個大好機會，首先，我們立即派人通知南宮天賜有關禿鷹等人之事，使他有所提防。另外，我們盡快找出那些線索，查出那些人的眞正身份。換言之，天道教盡全力協助南宮世家報仇，如此一來，不但可使南宮世家對我們好感大增，成見盡消，我們也無後顧之憂，不用担心那餘下四禽找上我們。」

藍明月聞言大喜道：「二叔這辦法確是好，我這便去通知天賜哥！」

藍克儉笑道：「傻丫頭，妳一露臉，不是便告訴南宮世家我們所作所爲是有目的嗎？直至南宮世家與藍家眞正言歸于好，毫無成見之前，妳還得躲着，不但不能讓他們找着妳，也絕不可以讓他們知道妳懷着南宮世家的後裔。」

藍明月點點頭，道：「還是二叔想的週到，我便躲在家裏，不再露臉。」

藍克儉道：「不，妳不可以躲在這裏，說不定南宮天賜會不動聲息的跑來查探我們之誠意，那時被他看見妳這模樣，一切心機便會白費。以我看，妳最好的去處便是白雲庵，而且在那裏，妳會很安全。」

藍明月頗爲奇怪，道：「二叔，白雲庵是非常幽靜，但怎會是安全呢，若那四禽找到白雲庵，說不定還會把靜因師太連累呢！」

藍克儉道：「據三弟說，靜因老尼不但精通禪機，而且武功高強，比起南宮天賜只强不弱，四禽若找上白雲庵，只會自討苦吃。」

藍明月不敢置信，道：「老師太竟會是如斯高手？我看她精神雖然旺健，但卻不似有半點武功啊。」

藍克儉道：「妳難道不知道有一句話，叫作眞人不露相的嗎？」

藍明月大不服氣，道：「即然眞人不露相，三叔又怎會知道老師太的底細，難道三叔曾和她動過手嗎？」

藍克儉道：「三叔若和她動手，說不定一招便躺下來了。廿多年前，你三叔和我們初來徐州時，無意中跑到白雲庵，那時老師太一眼便看出他與佛有緣，所以你三叔才跑到普陀山當和尚，那時的靜因師太雙目精光四射，一看便知是內功修爲極高之人，到現在已達返璞歸眞之境界，妳可想像她的武功有多高了！」

藍明月聽了，不禁伸了伸舌頭，心中卻另有打算。

南宮天賜從淮陰回到金陵南宮世家後，雖然昔年謀害南宮世家的主謀人均已死去，他的心情却不見得特別輕鬆。

這也難怪，因爲他還得面對另外一個難關，如何去解決楚嫣煙的情感問題。甚麼債都容易償還，但情債卻極難。再加上藍明月那死結，怎不令南宮天賜心中大爲困擾？

他回到家中後，不但避開和楚嫣煙相見，連其他的人也甚少交談，終日悶悶不樂的躲在房間裏，不是練功便是看書。

因爲還要等待天道教方面表示態度關係，忘憂島的人暫時決定仍在南宮世家逗留一個短時期，一來提防天道教或那宇文就之餘黨前來尋仇報復，二來楚劍清也希望藉此能順道解決愛女嫣煙和南宮天賜間之事。

在這段時間內，楚嫣煙卻好像沒有發生過什麼事似的，絲毫沒有露出傷心的神態，只是再也不像從前那般，寸步不離的伴着南宮天賜，關懷備至的照料着他之起居飲食。

每天，她都跑了出外，尋幽探秘，遍遊金陵附近之名勝古蹟。而每天，都有一個人追隨左右，陪伴着她到處跑，那便是萬仲棠之徒兒任尚珩。

這日，南宮逸接見了一名從天道教總壇前來的香主，看過送來的藍克儉親筆函件後，立即修了回函，交與那香主帶回。

跟着，南宮逸便找了楚劍清、萬仲棠、上官鼎及南宮天賜等人到書房商議，並把藍克儉送來之函件一一傳閱。

楚劍清看過後，道：「逸老弟，若然這信中所述乃是實情，那麼這事便非同小可了，我們得小心從事。」

上官鼎道：「島主，這會不會是一個陰謀，藍克儉懷恨在心，見不能與我們力拚，便編造一個故事，假稱與我們合力，找出那四個什麼禽獸，共同對付，但卻趁我們對他不防備之時，給我們一個突擊。」

萬仲棠道：「上官老兒，認識你這麼多年了，總算今天才聽你說出一句比較像樣的話，我也有同感。」

楚劍清道：「你們的話也不無道理，俗語有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我們得提防藍克儉有甚麼陰謀或企圖。何況天賜曾殺了他的長兄藍克

勳，藍克儉不追究還有可能，怎會自動與我們結交，合作對敵。」

萬仲棠道：「楚老兒說的對，如果眞的有這些禽獸存在，他巴不得我們毫不知情，讓這些禽獸偷偷的趁我們不備，暗中加害，怎會這般好心腸，特地老遠差人前來通風報訊，使我們防範。若他眞的存着好心，早該在十多年前或廿多年前便該如此做！這其中定有古怪！」

南宮逸聽了，忙道：「兩位前輩所說雖然有理，但我們卻不能否定信中內容是虛構，萬一藍克儉是誠意與我們修好，所說的全是實情，而我們卻不加理會，對那不知身份的四禽輕輕放過，很可能這四人會趁我們稍爲鬆懈之際，對我們有所不利。」

南宮天賜也同意父親之意見，道：「我也同意爹的看法，依晚輩愚見，我們必須假設藍克儉所說是眞有其事，設法把這四個人找出來，給予痛擊。另一方面，我們對藍克儉亦不能過於輕信，必須有所保留，提防他暗中作怪。」因爲當日在普陀山時，藍克儉曾不動聲息的與另外一個他誤認爲藍克勳的人向他發動偷襲，他對藍克儉之信任大打折扣。

楚劍清道：「好，我們便假設藍克儉所說是眞有其事，確有禿鷹、白鷺、灰鴿、烏鴉和黃鸝這些人存在。現在，我們試試研究這五人究竟是誰。」

南宮天賜道：「我們已知宇文就是其中一個，但不知他的代號是什麼，不能從他的名字或代表着的勢力與代號之關係進而推敲其他人之身份，所以我們必須從別的方面入手！」

萬仲棠笑道：「南宮小子言之有理，但是不知爲何，老兒一聽禿鷹這名字，便直覺這人是個和尚。」

上官鼎也道：「是啊，我也是這麼想，別人都有顏色，他卻沒有，用了個禿字，爲甚麼不叫藍鷹、黑鷹、甚至紅鷹呢？」

萬仲棠道：「老兒卻知道哩！佛家有云：色即是空。而禿者，空也。所以禿亦是顏色，只不過不知是甚麼顏色吧了。另外，和尚不是頭上光禿禿的嗎，所以我說禿鷹是個和尚。」

楚劍清忍俊不禁，笑道：「萬老兒，即使禿鷹眞的是個和尚，你可得一想，江湖中有多少個和尚，你去那裏找這禿鷹？」

萬仲棠不服地道：「和尚雖多，但有資格參予謀害南宮及慕容家的卻是屈指可數，而且那信上更指出，這五個人分別代表着五個勢力，說明這和尚並非跑單幫的，定是禿顱頭兒。你說，江湖中有那一個勢力是禿顱做頭兒的，除了少林，峨嵋和五台三派還有那個？」

楚劍清道：「萬老兒，你愈來愈接近了。依我認爲，從代號去推敲倒不如從他們代表着的勢力以及那些昔日和兩家有仇的門派入手還容易得多。」

南宮逸道：「楚前輩，不如乾脆從他們之勢力方面入手吧，因爲這些人可能都像藍斌般，與兩家不但毫無仇怨，而且交情頗深，只不過被人要脅着，強逼參加！」

楚劍清點點頭，道：「這也是，萬老兒，你說說看，那時江湖中有那些門派和勢力？不要提那些毫不足道，沒有實力之門派！」

萬仲棠沉思片刻，數着：「除了南宮、慕容兩家，便是洛陽藍家，朝廷暗探，這些都不算在內，其餘的有少林、武當、峨嵋、華山、青城五大派，恒山、崆峒、五台、點蒼四個較爲差一點之門派，另外還有丐幫、洞庭水寨及地鼠門等，餘下的便不值一提。啊，我忘了，還有一個忘憂島！」

楚劍清笑道：「萬老兒，你何不乾脆說我是白鷺呢？我的島上，這種鳥最多，白鷺這代號對我最是適合！」

萬仲棠道：「楚老兒，你可不要往自己臉上貼金了，那時你拿了我的方子，還不趕着回去努力耕耘嗎，那有空害人？」

楚劍清想不到萬仲棠口沒遮攔，把這件事也說了出來，急忙把話題岔開：「這樣說來，這四人定是在這十二個門派之中。我們可向他們逐一暗查，希望能找出這四隻鳥。」

南宮天賜道：「晚輩認爲這事不宜太過張揚，對方必定在附近廣佈眼線，我們若派出人手調查，對方定會發覺，那時便會打草驚蛇，令對方有所防備。」

萬仲棠道：「難道不外出調查，消息便會從天而降？或是他們自動會送上門來？」

南宮天賜道：「兩個可能性都有，第一，藍克儉可能會有新發現，送最新資料線索，第二，我們假裝不知內情，外弛內張，使對方認爲有機可乘，送上門來。」

楚劍清道：「天賜，你認爲我們應該躲在這裏等！不主動去查探？」

南宮天賜道：「不，晚輩意思並非守株待兔，只是覺得不適宜在這時派出人手，一來分散自己實力，二來使對方有所警覺。外出調查之事，由晚輩悄悄地溜出去辦便成！」

萬仲棠道：「你一個人去辦？不若由楚丫頭陪着你吧。」

南宮天賜急忙搖手道：「不必，暗中調查之事，一個人辦起上來容易得多。」

楚劍清道：「你打算從何處入手？」

南宮天賜道：「晚輩打算先跑一趟徐州，與藍克儉見上一面，一來看看他有何發展，二來也可試探他之誠意。」

楚劍清點點頭，道：「這也好，但你可得要小心！」

南宮天賜道：「晚輩曉得！」

這晚，南宮天賜便趁黑離開金陵。

＊　＊　＊

南宮天賜來到徐州藍家莊，亦即昔日之斐家莊後，便直接求見藍克儉。

藍克儉聽說門外有一姓雲之中年人求見，便知道是南宮天賜親自到訪，心中大喜之餘，也不禁有點忐忑不安，畢竟藍家與南宮天賜有着毀家之仇，他急忙出外相迎。

大廳裏，兩人分賓主坐下，奉過茶後，藍克儉道：「寒家蒙世兄寬宏量大，對往事不加追究，實感激流涕。藍某人

保証今後定與南宮世家和平共處，更樂於提供任何協助，以報世兄昔日不殺之恩。」

南宮天賜見藍克儉態度誠懇，不似有詐，略為放心，道：「教主不必客氣，兩家若能重修舊好，不念舊惡，實晚輩之願。晚輩此行，一則面謝教主日前傳信之德，二則希望能獲知多一點有關教主所提及之禿鷹等四人資料，不知教主可曾發現進一步之線索？」

藍克儉搖頭道：「南宮世兄，老實說，我對這驚人消息本也是一無所知，只是先父不久透露與家兄知道，再由家兄轉告舍姪女明月。可惜明月所知不多，沒聽着那尋找四禽身份之線索藏在那裏。這麼多日來，我已搜遍總壇及這裏每一角落，任何隱蔽之處亦都翻轉過來，仍是毫無發現。」

南宮天賜聽見藍克儉提及明月，不禁黯然，只因自己錯手殺了她的父親，有愧對她，故不敢向藍克儉問及明月之近況。但是，他心裏有了決定，只要藍明月不恨他，他定會善待明月，以補其過，只可惜藍克儉絲毫不清楚南宮天賜之心意，否則不會弄出日後那麼多事端。

南宮天賜道：「藍教主，請恕在下大胆問一句，教主可知令尊生前常與那些人來往？」他希望能從藍斌日常往來之朋友中找出一些端倪。

藍克儉道：「實不相瞞，家父自改姓斐後，便甚少露臉，更從不與江湖中人來往，故實在無從奉告。」

南宮天賜見不得要領，只好告辭，臨行前從懷裏拿出一塊玉珮，交給藍克儉，道：「藍教主，這玉珮是令尊臨終前託在下交還藍家之物，請收回。」

藍克儉接過一看，頗為詫異，只因玉珮不但形狀奇怪，邊沿成鋸齒狀，而且玉質甚劣，一看便知是下等貨色。他實在不明白乃父為何會隆而重之攜帶在身邊，且在臨終前交帶南宮天賜交還藍家。

他並沒細看，向南宮天賜道過謝後，便隨手把玉珮放進懷裏。兩個人都不知道這其貌不揚，質劣工粗之玉珮竟與他們要找尋之資料有着密切關係。

* * *

南宮天賜離開藍家莊後，便往河南進發，他的目的地乃是嵩山。在茫無頭緒之下，他把萬仲棠所說的戲言，禿鷹是個和尚這話當了眞，從和尚方面入手，前往少林寺。

數百年來，少林寺領袖著中原武林，只是自從南宮、慕容兩家相繼崛起後，鋒芒畢露，把少林寺的聲望大大的壓了下去。因此，少林寺的僧人近年來，已甚少在江湖行走，只餘少數俗家子弟不時在活動，意圖重振聲威。

少林寺裏，除了藏經閣禁地警衛森嚴外，餘下的地方都不設守衛，只有一些武功普通的第三代弟子各處巡察，但因為多年來少林寺都沒有特別事故發生，這些弟子都是虛應其事，只略為走動，便不知躲在何處偷懶。

南宮天賜小心翼翼的，蛇行鼠伏地尋找着少林寺主持方丈的居處，少林寺佔地極廣，他又不熟地形，一時三刻之間，那能找得着。

黑暗之中，另有一名黑衣幪面人在竊笑着，因為他已經佈置好一個陷阱，等着南宮天賜去踩。他迅速地脫下身上之黑夜行衣，扯下幪頭黑罩，露出一身灰袍及一個光禿禿的頭顱。看上去，竟是一個年約四十多歲的和尚。

他把脫下來的黑色衣服收藏妥當後，便响動警鐘，隨即大喝道：「有夜行人夜闖藏經閣！」

這時，一身夜行人打扮的南宮天賜正在藏經閣附近，奇怪着為何有少林寺的僧侶倒斃地上，且是剛死不久的樣子。

警鐘响起，在夜靜的山中份外震人心弦，整個少林寺內外，登時燈火如晝，南宮天賜心念一動，便欲離開。他清楚地知道若給少林寺的人看見他出現在數具僧人屍體附近，那時便水洗不清。

只可惜太遲了，燈火通明之下，他的行藏已是無可遁形，更何況少林僧侶搜索之範圍集中在藏經閣附近。

刹那間，已有着數百名僧侶，手持戒刀、禪杖，團團地把南宮天賜圍着。

一個身穿黃袍，外披大紅袈裟的老年和尚排眾而出，高宣一聲佛號：「阿彌陀佛，敢問施主高姓大名，夜闖本寺藏經閣，所為何事？」

南宮天賜急道：「這位大師請勿誤會，在下乃是尋找貴寺方丈，意欲澄清一件多年懸案，並不曾踏進藏經閣半步。」

老年和尚道：「施主不必狡辯，欲見本寺方丈，何須這身裝扮，乘夜而來？大可於日間公然求見，少林寺大開方便之門，定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施主盜經殺人，還否認曾進入藏經閣，實太不把本寺放在眼內。」

南宮天賜整個人呆住了，殺人盜經，這黑鍋可眞揹得不輕。但是，他怎能解釋？他能說出來少林寺的目的，是要把少林寺的方丈暗中拿下，向他施展攝魂大法，看看少林寺的方丈究竟有否參予當年謀害南宮、慕容兩家之陰謀嗎？

當然不能夠，這對少林寺來說，更是一個天大之侮辱，比擅闖藏經閣，殺人盜經還來得大。

無可奈何之下，南宮天賜唯有道：「這位大師，在下實在有說不出來之苦衷。請大師相信在下所言，貴寺之門下被殺，及經書被盜兩事，確非在下所為！」

這時，一名中年和尚走到老僧身側，與老僧耳語片刻，只見老僧連連點頭，跟着便向南宮天賜道：「施主既然說沒有偷取本寺藏經，那麼可願意讓老衲派人在施主身上搜上一搜，只要施主身上沒有本寺失去之物，老衲便相信施主並非盜經之人。施主可願意嗎？」

南宮天賜細看四周環境，知道若憑藉武功，硬闖重圍，能否全身而退，實屬疑問。即使能勉強衝出，也勢必要大開殺戒，方能辦到。

在沒有確定少林寺曾參予當年陰謀之前，南宮天賜實在不願意這樣做，畢

竟多少年來，少林寺都是正義之象徵，代表着白道武林，他怎能濫殺無辜？況且，理虧在己，自己幪面夜探，已是大不該之事。

南宮天賜略為考慮之後，點頭道：「好，為証明清白，在下讓你們一搜。」

老僧對那曾向他耳語之中年和尚道：「大通，你上前一搜！」

事實上，南宮天賜身穿勁裝，可收藏着經書的地方，實不多，那名叫大通的中年和尚略為搜索後，竟趁機在南宮天賜痳穴點上一指。

南宮天賜被制後，大為吃驚，他做夢也想不到少林寺身為名門正派，竟會如斯卑鄙！出手暗襲；他另外震驚少林寺竟然會有如此高手，能輕易地破去自己護體眞氣，把他點倒。

當大通和尚走近時，南宮天賜小事粗心，大事謹慎，早已運起護體神功，保護着各大小穴道及要害，即使是武林中一流高手，也只能把他擊退數步，絕對不能如此輕易把他制服。他跌倒在地時，猶在思索這大通和尚用的是那一種武功。

有一點是南宮天賜非常清楚的，那便是少林派七十二種絕技中，只有其中數種可以傷着他，而且必須由修為深厚的高僧施展出來，而且只能傷他，卻絕不能制着他；所以南宮天賜才這樣放心讓這名叫大通和尚接近自己。

這個大通和尚用的絕對不是少林武功，這大通和尚的身份大有可疑之處！這人即使不是禿鷹，也該和禿鷹有着密切關係。南宮天賜心裏這樣想着，只可惜這時才知道已是太遲了。他已是受制於人！

老僧看見大通和尚出手暗襲，把南宮天賜點倒地上，也是大為不悅，道：「大通，你為何這樣？你可知暗中傷人實不是我們應做的嗎？若然傳了開去，少林寺的顏面何在？」

「師叔，弟子因見這人出手狠辣，武功歹毒，為防範未然，才把他制住，否則他一旦反抗，本門定有不少弟子傷在他手裏！」大通和尚辯道。隨手扯掉南宮天賜之頭罩。

老僧不以為然，剛想再斥責大通和尚，另一名年近古稀，身上亦同樣披着大紅袈裟，長眉長鬚之老和尚在數名黃袍僧人陪同下，匆匆來到。

後來之老僧一瞥躺在地上之南宮天賜，對在場之老僧道：「宏法師弟，這便是盜經之人嗎？失經可曾尋回了？」

那老僧原來便是少林寺藏經閣主持宏法大師，只見他向長眉老僧施禮道：「回稟掌門師兄，失經尚不曾尋回。小弟聞訊趕來時，因見這人行踪可疑，且黑罩幪頭，故把他擒下，但未能証實是否偷經之人。」

長眉老僧，就即是少林掌門宏光大師道：「以這人身上裝扮看來，即使不是偷經之人，也是同謀。立即收押，好好看管，並設法套取口供，使他說出同謀是誰。傳令下去，繼續搜索偷經之人之踪跡，那人應仍躲在寺裏。宏法師弟，失去的是甚麼心法？」他身旁數名黃袍僧人聞言，急忙把躺在地上之南宮天賜扛起，押往戒律院。

宏法大師回答道：「回稟掌門，失去的是迦葉眞經梵文手抄本！」

宏光大師大為詫異，雙眉一皺道：「怎麼會是迦葉眞經？這册經書雖是本寺重寶，但與武學扯不上半點關係，且用梵文抄成，外人得之，可謂得物無所用，偷來作甚？」

宏法大師搖搖頭，道：「這個問題小弟也不清楚了，但對方之手法卻是歹毒非常，八個二、三代弟子，沒有一個活口。」

宏光大師道：「竟有這事？可認出是甚麼手法嗎？」

宏法大師帶領着少林掌門前往那些門下伏屍之處，道：「八個人都是一指畢命，中指處呈紫藍色，不似中原手法。」

宏光大師仔細地審查着各人之傷處，片刻後道：「師弟，這是西域之鳩摩指，能破任何護體氣功。施者火候仍未夠，故尚略帶紫色，火候高深的……」

宏光大師還不曾說畢，遠處已傳來陣陣叱喝之聲，他急忙率領着眾僧人循聲趕去。

眾人來到嘈吵聲傳來之處，只見地上躺着十多個僧侶，剛才把南宮天賜押走之數名黃袍僧人也在其中。

宏法大師見了，大吃一驚，急忙上前檢查各人傷勢，發覺眾僧人只是穴道被制，登時輕吁一口氣，替各人解穴。

其中一名黃袍僧人穴道被解後，急道：「師伯，那人逃走了！」

宏法大師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原來適才大通和尚出手向南宮天賜偷襲時，恐怕用力過重時會被別人看出所用手法，只用上一半眞力，加上南宮天賜有着神功護穴，故穴道所制不深。片刻之後，南宮天賜憑藉深厚內功修為，已把所制穴道運氣解開。當數名黃衣僧人把他扛往略為僻靜之處後，便猝然發難，把各僧人擊倒，逃去無踪。

宏法大師聽了黃衣僧人說出南宮天賜逃走之經過後，大為詫異，喃喃道：「這可怪了，本門大力金剛指點穴手法，天下間能運氣解開的實在屈指可數，若他有此功力，又怎會着了大通師侄之道兒？」回身便欲向大通查詢，只是，那裏還有大通和尚的影子？

* * *

離嵩山不遠的一間小茅屋裏，大通和尚跪在地上，在他身前不遠，盤膝坐着一個面無表情之中年黑袍人。

中年人怒道：「依你所說，剛才便應可一指把南宮小子置於死地的，為何只點了他的穴道？」竟然是四禽中禿鷹之聲音。

大通和尚惶恐萬分的道：「回稟門主，屬下因恐怕宏法師伯認出屬下之手法，故不敢用上全力把南宮天賜置於死地，只把他點了穴道，慢一步才偷偷把他殺死！」

中年人道：「你可知道我是如何辛苦才能追踪他到這裏來的嗎？大好機會竟然被你一手弄壞了，要不是看在你是我

侄兒份上，我便一掌劈了你！」

大通和尚急道：「請門主開恩。」

秃鷹道：「你實在不該在殺那些和尚時用上鳩摩指的，如此一來，便留下了線索。」

大通和尚解釋道：「門主有所不知，看守藏經閣的弟子，修爲比侄兒只高不低，若不用上鳩摩指，實難以制服他們。」

「你既然已潛入藏經閣，也該偷些比較實用的，甚麼不好偷？竟會偷册佛經！這東西對我毫無用處，你暫時留着吧！」

「門主，請問侄兒現在該怎辦？」

「你暫時躲起來吧，不用回去了。宏光、宏法兩人心細如塵，現時應對你起疑的了！」

「門主，他們怎會對侄兒起疑呢？侄兒可詭稱前往追捕那小子的啊！」

「蠢才，你用的若是少林點穴手法，怎可能讓人在這麼短時間內便運氣解開？」

「但是門主，侄兒若不回去，這十幾年的功夫豈不是白費心機？」

「你放心吧，我在少林寺裏並不是只有你一隻棋子，少林始終是我囊中物。」

「但門主曾說過由侄兒來担當主持的！」

「蠢才，少林寺屆時已成爲四禽門下一個分舵，主持只不過是一名分舵主，別讓南宮小子把你找着，待風聲稍過時才回來找我，我會另外給你分派任務。」

秃鷹竟然不知在甚麼時候成立了四禽門，自任門主，既稱四禽門，那必然是藍斌及宇文就死後之事。但從秃鷹早在十多年前已在少林寺部署人手看來，這人早已有着稱霸江湖甚至更大之野心和計劃。

* * *

南宮天賜逃出少林寺後，便如一縷黑煙般奔回客棧，那知道，房間內，已有着兩個不速之客在等候着。

南宮天賜黑暗中認出一人依稀是和尚裝扮，便拔出長劍，嚴加戒備。

另外一人急忙低聲道：「南宮世兄，快請進，是藍某兄弟在此。」原來兩人竟是藍克儉及忘塵大師。

南宮天賜看見忘塵大師也在，方始略爲收起戒備之心，說實在的，他始終對藍克儉仍未能百份之百相信，但對出了家成爲忘塵大師之藍克亮卻極爲尊重。

他收回長劍，掩上門後道：「兩位夤夜來訪，可是有特別事情嗎？」。

忘塵大師道：「南宮世兄，因探得重要消息，故趕來相告，另請求世兄援手！」

南宮天賜忙道：「大師請說！」

忘塵大師道：「南宮世兄，平西王吳三桂不滿朝廷撤藩，已興兵作反，這事想世兄近日已有所聞。」

南宮天賜道：「這事我近日亦有聽聞，只是吳三桂本是漢奸，百姓對之無不痛恨，難以有所作爲。況且，他是被清廷逼反，並非爲反清而反，名不正而言不順，非正義之師，難獲支持！」

忘塵大師道：「在數月之內，靖南王耿精忠亦將响應吳三桂，而耿精忠更相約延南王鄭王爺之子鄭經一同出兵。」

南宮天賜吃了一驚，道：「這等機密之事，大師從何得知？」

忘塵大師道：「南宮世兄，你可知當年貧僧爲何跑到普陀山出家？」

南宮天賜道：「在下也不明白，照說中原有的是寺廟，要出家也毋需跑到普陀山啊！」

忘塵大師道：「貧僧當年因不耻家父所爲，決心做一番事業爲家父減輕罪孽，便跑到厦門投効延平王國姓爺(即鄭成功)，獲陳參軍陳永華賞識，派往舟山島主持該處基地，當時貧僧化名爲甘輝。」

南宮天賜肅然起敬，道：「大師所作所爲，實令在下欽佩！」

忘塵大師道：「永曆十三年，南宮世兄也應對這年份不會遺忘。」

南宮天賜點點頭，道：「永曆十三年，亦即順治十五年，那一年我十二歲，家母身亡，南宮世家被毀，都在這一年，我怎能遺忘？」

忘塵大師道：「正是這一年之五月，貧僧追隨國姓爺之大軍，由舟山島出發，勢如破竹，直抵南京。依照原來之計劃，當時在金陵之南宮世家便會率領早已號召妥當之武林羣雄，於城內照應，內外夾攻，屆時南京若收復，半壁河山便可在手，反清大業何愁不成？」

南宮天賜驚問：「寒家沒有依約响應？」他實在害怕南宮世家成了千古罪人。

忘塵大師搖搖頭，道：「南宮世家忠義傳家，心懷故國，怎會不响應？那時之南宮世家雖然聲望大不如前，但仍召集了不少人手，準備接應。只可惜當大軍抵達南京前半個月的一晚，南宮世家家毀人亡。不但主要召集及聯絡人之令伯父南宮達死了，連當時協助他之丐幫幫主也不知所踪，齊集南京之羣雄有見及此，以爲事機不密，紛紛離去。」

南宮天賜始略爲放心，道：「原來如此。」他慶幸南宮世家沒當上漢賊。

忘塵大師續道：「說實在的，以當年大軍之聲勢，即使沒有內應，南京也是垂手可得。那知道延平王爺中了當時南京守將兩江總督郎廷佐之緩兵計，沒有下令攻城，只按兵城外，等敵歸降。參軍潘庚鐘與貧僧多番勸說，王爺也是不聽。終於敵人援兵趕到，三路大軍夾擊，王爺急忙前往長江調遣船隊助戰，留下貧僧守營，可惜清兵來勢强大，貧僧與各營兵馬抵擋不住，一敗塗地。延平王爺只得退回厦門。」

南宮天賜道：「這事蹟在下也略知一二，但聽說延平王爺那位名叫甘輝的大將也於是役殉難，難道那甘輝……」

忘塵大師長嘆一聲，道：「貧僧當時突圍時，把盔甲脫下，穿在一名已陣亡之清兵身上，把那清兵面目毀去，再假扮清兵逃脫。此仗之敗，多少由於南宮世家被毀，當時貧僧雖不清楚南宮世家如何被毀，但亦想到是與家父有着關係，故再無臉目回厦門歸隊，便跑到普陀山找了一間小寺院落髮，取名忘塵。」

南宮天賜唏噓萬分，道：「宇文就此賊可眞罪大惡極！」

忘塵大師續道：「當日貧僧二哥到來找着貧僧後，從他口中証實了當年南宮家之毀確是與家父及宇文就有關，便決定隨二哥回中原見家父，勸他棄暗投明，把天道教之實力改作反清之用，以減輕罪孽，誰知家父仍執迷不悟，貧僧便一怒離去，於途中無意救下舍姪女明月……」

南宮天賜聽了，大爲震驚，問道：「明月怎麼樣了？」

一旁靜坐之藍克儉插口道：「明月現在很好，請世兄放心。」

南宮天賜知道自己有點失態，忙道：「大師今夜前來是爲了……」

忘塵大師道：「直至家父死後，天道教由二兄接掌，貧僧覺得機不可失，便協助家兄重新整頓天道教，竟意外地給賞識貧僧之陳永華參軍遇上！」

南宮天賜眼中一亮，道：「聞說陳復甫乃頂天立地之蓋世眞英雄，只恨無緣一見！」

忘塵大師道：「南宮世兄說的一點也沒有錯，陳參軍義薄雲天，終生爲反清大業勞碌奔波，鞠躬盡瘁，確是眞英雄，自延平王爺西歸後，陳參軍便一直扶助少主鄭經，死守台灣，靜待時機，打回中原。」

南宮天賜問道：「鄭經與耿精忠相議出兵之事，便是由陳參軍告訴大師的嗎？」

忘塵大師點點頭，道：「陳參軍獲悉貧僧無顏歸隊之苦衷及近況後，跟着便告訴貧僧這消息，並要求貧僧協助。」

南宮天賜道：「陳參軍要天道教參加起義？」

忘塵大師道：「貧僧初時亦如此認爲，那知陳參軍卻表示，天道教徒人數雖不少，但分散各處，無一可守之根據地，難以召集。即使能聚在一起，雖各人武功不弱，但因不懂兵法關係，實不堪清兵一擊，只會白白犧牲。」

南宮天賜道：「陳參軍確有道理，行軍佈陣與武林相搏實大有分別，千軍萬馬之下，多好的武功也難起甚麼作用！」

忘塵大師續道：「陳參軍並認爲耿精忠這人，賣國在先，實毫不可靠。此等反覆小人，一旦清廷對之略予恩惠，隨時會倒戈相向。與之合作，實與虎謀皮。只是鄭世子及各將不甘雌伏過久，均蠢蠢欲動，怎肯放過如斯良機。陳參軍知道若然反對，必導致不良後果，故只有同意出兵。」

南宮天賜大惑不解，道：「陳參軍既然準備出兵，還偷偷跑來中原幹甚麼？」

忘塵大師道：「他來中原的目的，是希望能夠部署一條後路，希望埋下一顆反清種籽。他覺得十四年前錯失了一個大好良機，令韃子有了喘息機會，更令朝廷多了十多年時間討好漢人，現在大部份百姓對韃子統治開始痲木，成功的機會並不大。所以必須預留一棵根，一粒種籽，一旦起兵失敗，便藉這粒新種籽，與清廷周旋。」

南宮天賜大爲佩服，問道：「是甚麼種籽？」

「他認爲若這次也不成功的話，便必須改變方針，用一個長遠計劃。清酋用了懷柔政策，我們則宣揚民族意識，把反清復明之思想散播到每一個角落。最初的對象是下層人物，如販夫走卒之類，進而擴展到中層及上層人物。目前，這辦法已在台灣及福建實行，且效果不錯，陳參軍希望能推廣到其餘各省，遍及全國。」

南宮天賜道：「但是，陳參軍那能分身？既要協助起兵，又得在中原宣揚反清意識？」

「問題便在這裏，陳參軍原意在中原成立一個秘密幫會，另找一人主持其事。他這趟跑到中原，便是爲了找這人協商。誰知，卻發現另一秘密，令他大爲沮喪。」

「是甚麼秘密？」南宮天賜急不及待地問道。

「他要把這重大責任交付的人，竟然棄祖忘宗，早已投靠朝廷當上走狗！」

「竟有這等事，陳參軍是如何發覺的？」

「陳參軍因身份問題，不能公然出現，恐被人認出，故於夜間往找那人，竟然無意間遇上那人外出與一神秘人相會。那神秘人的身份是不知甚麼門主，正交代着那人一項任務，而這任務是從清酋身邊極爲得寵之大學士明珠轉下來的！陳參軍因恐怕被兩人發覺，不敢過於接近，只聽見部份內容，是有關對付平西王之計劃，而這被稱爲門主的眞正身份，也是副統領，與宇文就一模一樣。」

南宮天賜心中一動，道：「大師，陳參軍可曾說出這兩人之名字？」

「說出來也眞的令人沮喪，其中一人便是司徒秉，十多年前失踪之丐幫幫主梁琪之師弟，亦即是丐幫現任幫主。至於那門主是誰則不清楚了。」

南宮天賜咬牙切齒道：「這兩人很可能便是四禽門中人也說不定！當年丐幫幫主梁琪之失踪一定與司徒秉有關！換言之，南宮家被毀也可能有他的一份兒！」

藍克儉也同意南宮天賜這說法。

忘塵大師卻續道：「陳參軍跟着便要求貧僧担當此任。」

南宮天賜道：「陳參軍可算慧眼識人，大師確是適當人選。」

忘塵大師搖首道：「世兄也毋須向貧僧臉上貼金了。貧僧優柔寡斷，難以担當重任，否則當年也不會一敗塗地，被清兵打得棄甲曳兵而逃了！貧僧當場拒絕陳參軍之議，卻給他提供一個最佳人選，一個大仁大義之眞英雄。」

南宮天賜脫口問道：「是誰？」

「那便是南宮世兄你自己。」

「那怎麼可以，在下德薄能鮮，怎能當此重任？」南宮天賜急道。

藍克儉道：「世兄不必謙虛了，我也認爲你最適合。世兄應繼承令祖及令伯遺志，替反清大業盡一分努力。只要世兄一點頭，藍某兄弟立即帶領天道教屬下，投歸麾下，以供差遣。」

忘塵大師道：「陳參軍聽了貧僧所說有關世兄之身份及事蹟後，立即便要與世兄會面，於是我們便根據門下眼線之報告，趕來尋找世兄。現時，陳參軍正在徐州等候着世兄！」

藍克儉道：「陳參軍因要趕着回去主持起兵之事，不能在中原久留，所以希望世兄能爲大業着想，跑一趟徐州。」

南宮天賜大感爲難，剛在這裏找着一絲線索，如此便放棄實在可惜，當下便把苦衷向兩人說出。

藍克儉道：「這還用考慮嗎？世兄，家仇與國恨，孰輕孰重？何况跑了和尚，跑不了廟。那大通和尚即使跑掉了，少林寺應還有別的人可堪追查，若少林派與當日之事脫不了關係，那麼參予的絕不會只有大通和尚一人，而且應該有身份較高的，你還愁找不出來嗎？」

南宮天賜想了想，也覺得藍克儉說的有道理，便點頭答允。

忘塵大師道：「世兄，你這個裝扮，既然已落在少林寺僧人眼中，爲避免不必要之痲煩，以貧僧認爲，倒不如回復本來臉目。」

南宮天賜便取來藥水，把臉上之易容藥物洗掉，恢復那英俊絕倫之臉孔，登時使藍克儉兄弟眼露異彩，齊齊覺得姪女明月之眼光絲毫沒錯。

* * *

在徐州藍家莊內，南宮天賜、藍克儉，忘塵大師與從台灣來的陳永華閉門密商了數個時辰。其後，陳永華臉露滿意之色，匆匆離開了徐州，直返台灣。

在跟着的數天裏，藍克儉會晤了多名天道教的高層人物，一些他認爲足以信任的人，面授機宜。

一個秘密組織——天地會，迅速地萌芽。始創人名萬雲龍，這萬雲龍究竟是誰，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去追究。

因爲參加天地會的人，爲的不是始創人之聲望，也不是爲了名利，只是爲了一個志願——把韃子趕走，回復大漢河山。他們知道萬雲龍是一個化名，他們絕對不去追查這化名背後是誰，因爲他們恐怕若知道這人的眞正名字，萬一自己落在清廷手中，會受不住酷刑供了出來，所以他們心目中，認定萬雲龍是延平王爺鄭成功。

至於當時實際主持及領導天地會之總舵主陳近南，究竟是誰，也沒有人知道。各人只知道他年約四十，溫文儒雅，武功高明，每次出現之容貌都不大相同。身上衣服，不離青、藍兩色，後人說他是陳永華，也有人說是……

這年是康熙十三年。

* * *

南宮天賜在陳永華離開不久，也跟着離開藍家莊，回到金陵。

他把在少林寺之遭遇，及在徐州會晤陳永華之經過一一告訴南宮逸、楚劍清，及萬仲棠。

南宮逸道：「天賜，你做的極對，這才不愧是南宮子弟！」

楚劍清道：「天賜，你放心去幹，忘憂島永遠站在你身邊。」

南宮天賜忙道：「多謝前輩支持。」

萬仲棠卻道：「小子，你能確定那人是陳永華嗎？不要是藍克儉兄弟隨便找上一個人來冒充，佈下圈套，使你犯上抄家滅族之罪才好！」

南宮天賜道：「我從來沒有見過陳參軍，也不知當日所見的是否便是他本人，但是這人之氣質、談吐及學識見解，絕對是一個英雄。尤其是他眼中那股正氣，使人見了，不期然會產生一種足以信賴的感覺。」

楚劍清道：「沿海一帶，都把陳永華敬若神明，這人眞的如此令人敬佩嗎？」

「楚前輩，在陳參軍身前，晚輩只覺得渺小。」

楚劍清道：「好！你既然對這人如此有信心，那便行了，我相信你絕不會看走眼的。設立分舵，吸收人手與和天道教聯絡之事統統交給我們辦吧，你得先要把那四隻鳥找出來宰了。這四人一日不除，一日不能放心，且對你這新任命有極大妨礙之處。」

「是了，此行另有一重大收穫！」南宮天賜跟着便把有關丐幫現任幫主司徒秉之事說出。

「司徒秉竟然當上清廷走狗？」萬仲棠實在不敢置信。

楚劍清因廿多年不曾踏足中原關係，對司徒秉這名字頗爲陌生，道：「化子頭兒怎麼會是這個叫作司徒秉的？難道梁琪死了？即使梁琪死了，也該由他的弟子，那個叫作周甚麼的來當啊？這司徒秉究竟是誰？」

「這司徒秉據說是梁琪師叔之弟子，一向甚少露臉，更不要說過問丐幫中事了。當年南宮世家被襲時，梁琪也同時在金陵失踪，因未能証實他已死亡，幫主之位便不能傳給下一代，只能由身份最高之長老暫代，於是司徒秉便跑了出來，當上代幫主，一當便是十多年。」萬仲棠道。

「如此說來，這司徒秉確不是個好東西，天賜懷疑他是四禽之一也不無道理。」楚劍清道。

「天賜，你打算先行對付這司徒秉嗎？」南宮逸道。

「是的，爹！」

楚劍清道：「此行不是採取線索那般簡單，說不定會和丐幫那些化子動上手，我看你還得帶上一些人手才好！」

萬仲棠道：「楚老兒說的對，橫豎楚丫頭和珩兒都是閒着，便着他們也出外跑跑吧，另外再挑選數名人手照應，應可足夠對付那些化子了！」

楚劍清道：「這提議甚佳，讓嫣煙及尚珩與天賜一起，另外再由上官鼎帶着八傑中其中四人接應便行了。就這麼辦吧！」

南宮天賜剛欲反對，道：「楚前輩……」

楚劍清瞪了他一眼，道：「這數個月來，嫣丫頭已踏遍金陵附近每一塊大小石頭。再把她困在家裏，她不偷偷地溜走到處闖才怪，屆時你可得負責把她找回來！」

南宮天賜那敢作聲，只得乖乖的聽從，而事實上，他可嘗不希望能多點與

楚嫣煙在一起，只不過……

* * *

當楚嫣煙獲悉南宮天賜答應與她一起同行，追查丐幫幫主司徒秉是否四禽之一時，登時雀躍萬分，她那份喜悅，實在是筆墨所難以形容。

楚劍清看在眼裏，不禁覺得這寶貝女兒實在大痴了。他柔聲問道：「嫣煙，妳眞的很喜歡天賜嗎？」

楚嫣煙粉面低垂，並不作答，只輕輕地略一頷首。

楚劍清道：「妳可知道他另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紅粉知己嗎？」

楚嫣煙登時花容失色，道：「爹，是眞的嗎？你怎麼會知道的？」

楚劍清道：「這是他親口告訴我的！」

楚嫣煙心亂如麻，道：「女兒也想到定是爲了這個原因，天賜哥才不敢和我在一起。爹，你可知那女子是誰嗎？快告訴女兒，讓女兒去找她！」

楚劍清道：「妳找她幹甚麼？一劍把她殺掉？」

楚嫣煙忙道：「女兒怎會殺她，殺了她天賜哥不把我恨之入骨才怪？女兒只是去求求她，求她讓我也可以和天賜哥在一起。」

楚劍清笑道：「嫣煙，這並非問題所在，天賜之口中，爲父知道他實在另有苦衷，至於是甚麼苦衷，他卻不肯透露。妳若眞是喜歡他的話，那並不是沒有辦法的。」

「爹，是甚麼辦法？但是，他若是眞的一點也不喜歡女兒，那麼甚麼辦法也不管用！」

「這一點你可放心，爹也看出天賜這小子心中是非常喜愛妳的，但爲了某種原因才不敢接受妳對他之一番情意！現在，妳趁着和他一起辦事之機會，盡量縛着他。但記着不要給他太大壓力，並要假裝甚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妳明白爹的意思嗎？」

楚嫣煙點點頭，道：「女兒知道！」

「我則在他爹那方面施加壓力，看看他有何苦衷。從南宮逸的口氣中，他對妳之印象極佳，早已把妳看作未來媳婦，應該會幫妳的。還有一點妳得留意，不要接近任尚珩那麼多，以免招致誤會！」

「誤會！甚麼誤會？」楚嫣煙不明所指。

「只怕任尚珩自己誤會，也怕南宮逸誤會，那時便痲煩多多了！」

楚嫣煙聽了楚劍清如此說，登時有所驚覺。她發覺近月來，任尚珩對自己的態度果然與前有所不同，不但日夕陪伴，還經常刻意地討自己的歡心。

「既然如此，那不若把珩弟留在金陵，只由女兒一人和天賜哥同行，豈不是更好？」

「傻丫頭，天賜怎會答應？妳只要對他冷淡一點，使他知難而退便行。快點收拾行囊，明早清晨便出發的了！」

翌晨，南宮天賜便和楚嫣煙、任尚珩向丐幫總舵所在地開封進發，但上官鼎等人則仍留在金陵，只因南宮天賜認爲不宜把實力分散。

一路上，楚嫣煙依照父親之提示，與任尚珩保持着一段距離，卻對南宮天賜回復昔日之親暱，好像甚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一樣。

南宮天賜大爲尷尬，當日他早已向楚嫣煙表示過心迹，如今若再嚴加拒絕的話，便會大傷她的自尊，但是若仍然和楚嫣煙如此親暱，又怎麼向余恨生交待？

在毫無辦法之下，他給自己找了一個開脫的藉口：「只要我不對楚嫣煙表示愛意便成，我又不曾主動接近她，應該不算作違反諾言，余恨生若不諒解，那也沒有辦法。唯今之計，只有把楚嫣煙當作妹子看待，那麼大家都好過！」他下定主意後，再也沒有刻意避開楚嫣煙。

楚嫣煙看見南宮天賜再沒擺出那拒人於千里外之態度，登時喜出望外，還以爲南宮天賜已改變初衷，願意和她要好。

於是，她也不避嫌，經常把嬌軀偎倚在南宮天賜身上，柔情似水的緊緊把他牢牢套著。

兩人如此親暱的情景，分別落在兩個人之眼裏。

首先，最感到不舒服的便是與他們同行之任尚珩，當日他從余恨生離去時所留下之信束中獲悉南宮天賜疏遠楚嫣煙之內幕後，實在是喜溢眉宇，認爲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可不是嗎，環繞着楚嫣煙身側的，便只有余恨生、南宮天賜和他任尚珩三個年輕人。余恨生放棄角逐，知難而退。至於南宮天賜，因爲了受着諾言束縛之關係，不能接受楚嫣煙之愛意。現在，留下來追求楚嫣煙的，便只有他任尚珩一個人。只要南宮天賜永遠不知道……

在余恨生離開金陵後，這數個月來，任尚珩日夕陪伴楚嫣煙到處玩耍，自信與楚嫣煙間之感情也發展得不錯，實大有機會奪取美人之芳心。

只可惜好景不常，這趟出來辦事，楚嫣煙竟閃電般重投入南宮天賜懷抱，對任尚珩那份冷漠，想起便令人氣結。他實在不甘心，他決定要等待一個機會。

任尚珩心裏另有着一種憂慮，他恐怕南宮天賜會在上次外出時遇上了余恨生，並從余恨生口中獲悉那諾言已經取消，毋須履行。

任尚珩不敢向南宮天賜查詢是否曾遇見余恨生，因爲如此一來，他便對撕掉那封信之事沒法解釋。若然南宮天賜主動地對他問及信件之事，他可以扮作完全忘記了那一回事，並推說那信早已失掉。

他懷疑南宮天賜早已知曉不用履行諾言，因爲這是南宮天賜爲甚麼與楚嫣煙如此親近之唯一合理解釋。他只是不明白南宮天賜爲何不追問那封信之事，難道他藉此試探自己之人格品德？

不，騎虎難下，任尚珩不甘心自動把有關那封信之事說出。因此，他暗中另下決定！

（未完．一）

☆☆☆☆☆☆☆☆

上文提要： 于廷文往天武牧場找到鳳棲梧，途中雖然遇到武老大的女兒武小倩，心有警惕，自己的秘密是否被揭發，但爲了發財，提出和鳳棲梧共享九幫十八會的財富，徵求合作，鳳棲梧立即拒絕，並曉以大義，自己不取這不義之財，並保証不會將他的秘密說出去。于廷文用竹杖想擊殺鳳棲梧都被格開，只好離去……

☆☆☆☆☆☆☆☆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火鳳凰

處決貪財司庫　警告走狗神醫

小郭心頭打一個「哈哈」。「當然會小心的。」脚步一快，疾奔前去。

鳳棲梧無可奈何的搖頭，唯一令他放心的就是于廷文有求於己，即使發覺小郭的追踪，相信也不會對小郭怎樣。

* * *

于廷文走得並不快，所以小郭要追上他並不是一件難事，小郭也沒有立即追前，他考慮很多，最後還是決定在知道于廷文落脚的地方，看準了時機才跟于廷文說話，用的當然是鳳棲梧老朋友的身份。

然後他考慮用什麼方法說服鳳棲梧。他並不太貪財富，可是他也早便發覺要吃喝好東西，要過舒服的日子，總要相當的財富。

在他來說這實在是難得的機會。

九幫十八會是什麼，他其實並沒有多大印象，但他卻明白幫會一定有相當的財富，九幫十八會加在一起，那份財富應該絕不會少到那裏去。

一想到財富到手有一定的享受，小郭便眉飛色舞，脚步起落也輕鬆得多。

于廷文還是立即分辨出那是小郭的脚步聲，雖然他不能夠說服鳳棲梧，經已瞎眼這麼多年，怒氣一過，心情由激動回復平靜，心自然清靜下來。

小郭說話時的小動作帶動的聲響，脚步起落的輕重他已經瞭然於胸，何況小郭又是那麼快追上來，正所謂印象尤新，又怎會不立即分辨出來。

他沒有理會，繼續前行，只希望那是鳳棲梧突然改變了主意要跟自己合作。

然後他發覺小郭是追踪着到來，以常理推測，那應該不是俠客的行事作風，也因此他很自然的考慮到鳳棲梧乃是釣名沽譽，表面說一套，暗裡做一套，現在是要追踪到自己的所在，有所行動。

他的脚步不由加快。

那根竹杖雖然不是他慣用的那根，可是他只憑竹杖來探路，任何的東西只要能夠傳遞他需要的訊息，其實都沒有分別。

他雖然心情已有些緊張，但仍然能夠保持一定的清醒，清楚知道走在街道上。

要到什麼地方去？那刹那他不禁有些迷惑，他跑到這個地方，根本沒有考慮到要住在什麼地方。

在他來說，日夜之分也就是熱鬧與靜寂，只要是靜寂的地方，他倦了倒頭便睡，根本不會再考慮其他。

他這邊脚步一快，小郭更加快，只是小郭並沒有考慮到已經被發覺，一直以來，小郭就是這樣粗心大意，也所以不知碰上多少次釘子，當然就是出亂子也是小亂子，才會好好的活到現在。

于廷文發覺小郭脚步加快，更加肯定小郭是追踪前來，然後他突然發覺，前面也有脚步聲。

那些脚步聲很快很急，也很輕，以他的經驗，那應該全都是練家子。

脚步聲突然停下，于廷文也同時停下脚步，他絕對肯定脚步聲是衝着自己來的。

難道鳳棲梧是那種人？他突然想到鳳棲梧一心要打那批財富的主意，口頭不答應，暗裏已指派手下到來截擊。

他看不見那些人，小郭遠遠卻看到。

那些人都是手擧燈籠，照得街道一片明亮，也照亮他的一身勁裝疾服。

他們的面色都顯得有些蒼白，手按在腰間的長刀上，穩而有力。

于廷文等了一會，終於忍不住問：「是鳳棲梧叫來的？」

那些人沒有作聲。于廷文冷笑。「姓鳳的心口各一套，江湖傳言果然不能作準。」

那些人還是不回答，于廷文沉吟着，再一聲冷笑。「好，我跟你們回去。」

「不用了——」一個聲音回答，冷冷的，那個人也是一截枯木也似，峻冷而無情。

他的刀突然出鞘，與之同時，其他人亦拔刀出來，動作都是那麼純熟，並沒有發出多大聲響。

他們絕無疑問都是殺人的好手。

于廷文只聽那拔刀的聲音便知道，先發制人，竹杖向最接近的一個刺去，他不用多問，只聽那回答已知道對方的目的在殺他。

自瞎眼以來，這可以說是第一次，乃是在他見過葉天問，決意去取出九幫十八會的財富之後。

那對方若是爲此而來，殺他的目的當然就是因爲他染指九幫十八會的財富。

換句話說，那應該就是九幫十八會的人，而九幫十八會的人找過他的也就只有小倩。

這難道是武老大的主意？

于廷文那刹那忽然覺得自已實在很愚蠢，挖掉眼睛固然是，以爲那些人是鳳棲梧派來的也是。

鳳棲梧若是對那些財富有興趣，只有看如何從他的口中將秘密套出來，絕不會將他殺掉。

只有已知道財富所在的人才覺得他沒有利用的價值，而且担心他將秘密說出去，殺之滅口。

那當然只有九幫十八會的人。

他爲九幫十八會不惜將眼睛挖掉，現在九幫十八會的人竟然要取他性命，那一股怨毒立時湧上心頭，刺出的一杖自然是既狠且毒。

他雖然出其不意，暗算的那個人却顯然早有預備，而且是衆人之首，身手也厲害得多，竹杖未到，他的身子已倒退開去，退得非常快，完全是那種不想與于廷文交手的速度。

這當然在于廷文意料之外。

也就在他一怔的時候，那些人已散開，與脚步聲移動同時，他突然聽到一陣很奇怪的聲響。

那刹那他實在分辨不出是什麼聲響，那種聲響在他來說是第一次聽到，也是最後的一次了。

那是一張奇大的繩網，由兩旁的瓦面上撒下來，不是瞎子而又身手好的或

者還可以閃避得開，那片刻的猶豫，已足以將任何人裹網起來。

繩網也早已準備好在半空當中，那些人一切都是早已準備妥當，現身攔路除了好讓于廷文在網下停下脚步，還有騷擾于廷文聽覺的作用。

于廷文就是因爲那些人的脚步聲疏忽了在兩旁瓦面張開繩網、蓄勢待發的另一些人。

繩網落在他身上，他立即明白是什麼一回事，竹杖疾挑，便要將繩網挑開，那對開眼的人也不是一件易事，何況對一個瞎子。

又何況他用的不是一柄利刀，只不過是一根竹杖，不幸又從繩網的網眼中一穿而過，那一挑之下自然不能夠將繩網順利挑開。

那些人與之同時四面八方迫近來，每一個的速度都非常人所及，從瓦面上躍下的更就是正落在于廷文的周圍，刀緊接向于廷文插去。

那刹那之間，最少有七柄刀同時刺到，于廷文若非在繩網內，要同時應付也許還有可能，現在手脚被繩網牽制，如何應付得來？

他探手抓住了一柄刀，以竹杖擋開了兩柄，還有四柄便刺進他體內。

更多的刀緊接刺進，他痛極大呼，掙扎着又連中多刀，立時變成一個血人。

那些人當眞是心狠手辣，完全沒有理會于廷文怎樣，一刀緊接一刀刺進去。

于廷文抓着刀的手已四指齊斷，竹杖瘋狂的亂掃，但隨即被劈斷，他的手立時鬆開竹杖，一探而出，抓住了其中一個人。

那隻手跟着被劈下來，斷手還未落地，他已經氣絕身亡，倒斃地上。

那些人唯恐他仍然有生存的機會，又往他身上要害扎了幾刀，然後連人帶網抓起來，急步離開。

小郭那邊看着不是不想離開，而是雙脚發軟，根本起不了，他跟着鳳棲梧東奔西跑，間中也會插手管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也總算是一個見過世面的人，却是從來未見過如此心狠手辣的一羣人。

在情在理他想跟踪下去，看那些人到底是什麼人，但現在他只想趕快離開，唯恐被那些人察覺，招致殺身之禍。

當然，若是鳳棲梧在旁邊，他的胆子一定會大起來，現在雖非胆小如鼠，也差不多的了。

他怎也想不到後面已站着一個人。

那個人一身錦衣，很年輕，長髮披肩，英俊而瀟洒，一身輕功當然不錯，來到了小郭身後，小郭也毫無所覺。

小郭在看那些人殺人，他也在看着，却是若無其事，一無所動。

那些人離開，他的目光便落在小郭面上，很有耐性，一直到小郭轉身，才開口一聲：「要走了？」

小郭看見錦衣青年同時亦聽到這一聲，不由脫口尖叫出來。

錦衣青年好像想不到他胆子這樣小，一怔。

小郭叫着身子往後面一縮，接着嚷：「我什麼也沒有看見，什麼也沒看見。」

錦衣青年微微一笑。「你也是一個瞎子？」

小郭怔住，錦衣青年接問：「是鳳棲梧叫你來的？」

「是，是，不是——」小郭心裏着慌，口齒也笨拙起來。

「九幫十八會的財富，有那一個不動心？」錦衣青年又笑了。「鳳棲梧原來也是一個這樣的小人。」

「他……他……」小郭很想替鳳棲梧分辯，可是口齒變得那麼笨拙，如何接得上話。

「回去告訴他，九幫十八會的財富，別的人休想染指。」錦衣青年的語聲沉下來。

「好的，好的，那我可以走了？」小郭便要轉身。

錦衣青年冷冷地接一句：「我總要交一份禮物你帶回去。」

這一次小郭的反應倒是快得很，知道錦衣青年要對付自己，大喝一聲，先下手爲强，一拳當胸擊去，想着出其不意，打的目標又大，一下子將錦衣青年打翻地上，方便逃走。

拳頭才動，他便知道不是那回事了，錦衣青年閃電般回手，一下便抓着他的拳頭，他那一拳便擊不出去。

錦衣青年隨即將他的身子拉近來，那刹那，小郭也知道很危險，大叫聲中一個肘撞。

他的內功不太好，可是惶急之下全力施爲，被他的肘骨撞上，也不好受，可惜錦衣青年抓着他的拳頭已控制着他的動作，隨手一轉，他的身子便往外轉出，那一下肘撞同時撞空。

錦衣青年緊接一掌印在小郭的後背上，那隻手掌在內功運起同時硃砂也似，變得一片赤紅。

小郭看不見，即使看見也不知道厲害，他當然閃避不開，後背挨了那一掌，五臟肺腑幾乎離位，一口鮮血噴出，昏迷過去。

錦衣青年把手一鬆，小郭便摔倒地上，一堆爛泥也似，昏迷不醒。

這實在錦衣青年意料之外，他原意是要小郭負傷回去告訴鳳棲梧，少管閒事，那知道小郭的內功修爲那麼糟，連一下也挨不住。

他一怔接一聲冷笑，也沒有理會，移步走向那些人的去向，迅速消失在黑暗中。

鳳棲梧也就在這時候來了，他沒有立即發現昏迷在地上的小郭。

要避免被那些人發覺，小郭當然不會在當眼的地方，尤其是看見那些人那麼殺人，當然盡量縮向自以爲安全的地方，那個錦衣青年若非早已發現他追踪到來，亦明白知道他的所在。

鳳棲梧並不知道小郭有生命危險，只是突然感覺心裏一陣不舒服，所以跑出來看看。

他是那麼頗相信預感的人，心裏不

舒服便考慮到可能有什麼事發生，而唯一可能出事的也就是追踪前去的小郭。

他的鼻子很靈敏的，才轉入街角便嗅到血腥的氣味，也就是這股血腥味令他沒有追尋小郭的所在。

追着血腥味他來到于廷文的地方，屍體雖然被搬走，血跡仍然在地上。

他隨即發現于廷文那根竹杖，一截斷落在一旁，另一截的旁邊一隻斷手。

那隻斷手顯然抓着什麼，鳳棲梧雖然對于廷文這個人不大感興趣，但想到小郭，還是探手將那隻斷手的手指扳開來，一隻鳳凰的木雕也就在斷手內。

那隻鳳凰的木雕並不大精細，但也顯然是花過工夫，鳳棲梧印象中江湖上並沒有什麼幫派是以鳳凰爲標記。

他細看了一遍，發覺並沒有什麼特別，但還是收起來。

也就在此際，他聽到一聲呻吟。

那是小郭在呻吟，他受傷倒地昏迷，到現在終於醒轉。

鳳棲梧並不知道那是小郭，但呻吟聲入耳，第一個還是想起小郭，身形一動，向那邊掠過去。

只看身形，他已知道是小郭，可是翻過身來看見小郭的面色，不由他大吃一驚。

小郭的面色有如金紙一樣，無疑是受了很重的內傷，鳳棲梧當機立斷，先封住了小郭心脈附近的幾個穴道，一掌接抵上小郭的命門，將一股眞氣輸進去。

小郭一口瘀血噴出，人亦清醒了少許，看見鳳棲梧，脫口一句：「鳳大哥，好厲害——」

鳳棲梧看見他仍然能夠這麼快將自己認出來，一顆心才放下。「傷在那裏？」

小郭勉强伸手反指。「後背——」

鳳棲梧將小郭的身子翻轉過來，才要拉起衣衫看他後背的傷勢，觸手之下，他後背的衣衫便像紙蝴蝶也似飛舞開去。

錦衣青年那一掌的威力鳳棲梧雖然沒有目睹，亦不難想像得到了。

飛開的碎布之下一個硃紅色的掌印，鳳棲梧看着不由嘟喃一聲，「這是什麼內功這麼厲害？」

他雖然江湖經驗豐富，但好像這樣的傷痕倒是不多見，而通常傷在這種內家重手法之下的人縱然能夠活命，也不會輕易將傷勢讓別人看。

傳說中類似的內功鳳棲梧也沒有印象。

小郭當然看不到，聞言大吃一驚。「鳳大哥，我到底傷得怎樣了？」

語聲一落，他不由又吐一口血，這一口是鮮血，他看在眼內，只差一點沒有昏迷過去。

鳳棲梧搖搖頭，小郭一見不由又驚叫出來。「你搖頭，這是沒救的了？」

鳳棲梧再搖頭。「你先別這樣緊張，這樣是會影响你的傷勢的。」

「我只想知道怎樣了？」

「你也是走運，對方只是示威，所以內力大部份留在衣服上，否則你五臟肺腑必碎，那還有命活到現在？」

小郭聽說放下了一半心，隨即又問：「那我還能夠活多久？」

鳳棲梧笑笑。「如無意外，活上百數十年也不足爲怪。」

小郭「啊」一聲。「差一點沒給你嚇死。」

鳳棲梧沉吟着。「內力練到那個境界的人不會太多的，雖然還未到爐火純青，也已不是一般可比。」

「爐火純青又是怎樣子？」小郭好奇心當然重。

「那是只傷衣服，將你震倒地上，昏迷過去，而不會令你受這麼重的內傷。」

「內傷，很重的內傷？」小郭又叫出來。

鳳棲梧搖頭。「總之死不了，內功練到他那個地步的人亦確實不多，雖然還未到能夠層次分明，但最少也已有十年以上的功力。」

「他年紀很輕，不過二十來歲。」

「那亦有兩個可能，一個是他自幼便開始苦練，另一個就是他本身是一個天才，事半功倍。」

「我可不管那許多，總之死不了便成了。」小郭接問：「我眞的死不了？」

鳳棲梧歎一口氣。「什麼時候連我的話你也懷疑了。」

小郭喘一口氣。「我就是差一些連氣也接不上來，這可是前所未有的。」

「那你還說這許多廢話。」鳳棲梧隨即問：「于廷文被他們抓去了。」

「給殺掉了，那些人心狠手辣，亂刀齊下，要將他砍成肉醬的。」小郭說着不由又打一個寒噤。

「然後他們將屍體帶走。」

「反正他們都要將那繩網收起來。」小郭喘着氣。「我看他們是早有預謀，否則也不會預備一張那麼大的繩網對付姓于的。」

「這也許是他們一種殺人的方法。」鳳棲梧沉吟着，印象中事實沒有這種人。

小郭苦着臉，搖頭歎一口氣。「姓于的死了，那些財富我們是沒有希望的了。」

鳳棲梧不由搖頭。「這個時候你還牽掛着那些財富，命不要緊？」

小郭又歎一口氣。「現在當然是命最緊要了，早知道這樣，我是怎也不肯跑到這兒來，吃那麼一下狠狠的，若是有什麼冬瓜豆腐才叫冤枉呢。」

鳳棲梧再搖頭。「幸好是你自己的主意，變成怎樣，怪不得我。」

「會變成怎樣？」小郭不由又着慌起來。

鳳棲梧一把將小郭扶起來。「總之死不了就是死不了。」

小郭接問：「那會變成殘廢？半身不遂？」

「都是你說的，走吧——」鳳棲梧一把拖着小郭往前行。

小郭一面移動脚一面呼痛。「我看你馬上送我到大夫那兒去，最好的大夫。」

鳳棲梧笑問：「那最好就是找一個神醫了。」

「當然當然——」

「可惜于廷文沒有告訴我那個神醫葉天問住在什麼地方。」

「葉天問？那個葉天問？」

「就是于廷文口中的神醫，他連瞎子也可以令之復明，你說本領有多大？」

「瞎的怎可能復明？」

「他可以換上另一個人的眼睛。」

「他可以？」小郭叫出來。「那眞的是個神醫了，他在什麼地方，于廷文總會告訴你吧。」

「跟你做朋友實在沒有意思，連我的話你也懷疑了。」鳳棲梧笑笑。「那些人怎麼不將你殺掉，省却麻煩。」

小郭埋怨起來。「說錯一句話也不用這樣咒詛我吧，看你啊——完全不將我當作朋友。」

「那我將你丟在這兒好了。」

「姓鳳的——」小郭隨即又大叫起來。「我看我傷得實在很重，後背現在可是痛得要命呢。」

鳳棲梧笑笑。「那還這麼多廢話。」

「你眞的不知道那個神醫住在什麼地方？」

鳳棲梧反問：「你眞的相信那個葉天問是一個神醫，能夠起死回生？」

小郭沒有回答。

* * *

葉天問也不住在很遠，就在附近的一幢莊院內，這時候也還沒有入睡。

他的心緒如此不寧，一直都沒有入睡，呆坐在大堂內，等候消息。

每當心緒這樣，他知道便有事情發生，當然亦有例外的時候。

消息終於來了，那是一個乞丐裝束的人，急步而入，稱呼葉天問：「葉大人，事情不好了。」

葉天問雖然意料之中，他看見那個乞丐氣急敗壞的樣子不禁有些疑惑。「是于廷文出事了？」

「給殺了！」

「什麼人幹的？」葉天問暗歎一口氣。「他們難道不知道于廷文的重要？」

「于廷文以爲那是鳳棲梧派來的人。」

「荒謬，鳳棲梧怎會做這種事。」葉天問笑笑。「這個人是一個典型的遊俠，于廷文去找他幫忙乃是意料中事，但他不會答應亦意料中事。」

這個葉天問的消息絕無疑問非常靈通，連發生什麼的事情也已知道。

葉天問一頓接一句：「但于廷文也沒有找錯對象，鳳棲梧事實是一個很可靠的人，除非他不答應，否則一定悉力以赴。」

「他離開鳳棲梧那兒，鳳棲梧那個姓郭的好朋友便跟在後面。」

「我看不是鳳棲梧的意思。」葉天問絕無疑問對鳳棲梧有一定的認識。「于廷文後來怎樣了？」

「被人在街上以繩網網起來，死在亂刀之下。」

「那些人絕無疑問是早有預謀，以繩網對付一個瞎子，的確高明。」

「老張已帶人追下去，我是回來報告葉大人發生了這種事。」

「你不回來報告我也很快會知道的。」葉天問歎一口氣。「人家既然是早有預謀，安排妥當對付鳳棲梧，你的追踪，你以爲他們會不會發現？」

那個乞丐聳然動容。「卑職一路上已小心，沒有人追踪。」

「你會小心的，可是以你的本領，我却不以爲你能夠發現他們的追踪。」

乞丐急問：「那如何是好？」

「也許他們只是知道追踪的到底是什麼人，並無其他的意圖。」葉天問打一個「哈哈」。「這是最理想的，問題只是這世上有沒有這樣理想的事。」

乞丐惶然拜倒。「大人先走一步，卑職留在這裏對付追踪前來的人。」

葉天問搖頭。「你是忠心的，可惜你的本領沒有多少，只有送死的份兒。」

那個乞丐沒有抬頭，葉天問的語氣雖然重一些，到底是事實。

葉天問目光隨即一寒，與之同時，一扇窗戶碎開，兩個人頭從窗外丟進來，滾落在地上。

葉天問一看便看出是那兩個派去追踪于廷文的手下的頭顱。

那個乞丐目光及處立時跳起來，一柄解腕尖刀已在手，盯着那扇窗戶。

其他窗戶隨即被震開，一個黑衣人出現在窗外，正是用繩網撲殺于廷文的那些人。

那個錦衣青年却是從正門那邊走進來，脚步不快不慢，雖然沒有兵器在手，眼中那一股殺氣已令人心寒。

他走進大堂便停下脚步，目光灼灼的看着葉天問，帶着一些冷嘲熱諷的笑意。

葉天問怔一怔。「高姓大名——」

錦衣青年目光一抬：「我姓武——」

「聽說武老大一子一女，乃是人中龍鳳，子名玉龍，一身本領已盡得他眞傳。」葉天問試探着問。

「家父一身本領非常人能及，我只得他皮毛，江湖傳說，豈能作實？」錦衣青年這話已等於承認他就是武老大的兒子武玉龍的了。

「九幫十八會的財富原是交由武老大打點，難怪武老大一子一女都出動了。」

葉天問乾笑一聲。

「葉大人既然知道是九幫十八會的財富，爲什麼還要動這個腦筋？」玉龍若無其事的看着葉天問。

「九幫十八會都是朝廷通緝的重犯，我是食君之祿，担君之憂。」

「葉大人到底是元人還是漢人？」

「現在是元人的天下，識時務者是俊傑。」葉天問又打了一個「哈哈」。

「好一個識時務者爲俊傑，難怪葉大人高官厚祿，以元人自居了。」

「朝廷唯恐九幫十八會財富到手，有所不利，當然非要小心處置不可。」

「我也相信葉大人的確是受命於朝廷，並非爲一己私慾。」玉龍淡然一笑。「但對我來說，任何人意圖染指九幫十八會的財富，都是一樣對付。」

「也是武老大的意思？」葉天問接問。

「當然是。」玉龍語氣一沉。「于廷文

心存不軌，妄想要挖九幫十八會的財富，該死。」

「他是你們殺的？」葉天問點點頭。「九幫十八會據說一向以義氣爲重，于廷文可是沒有這種感覺，才會想到要挖藏寶。」

「那是他自己的感覺，九幫十八會的人正受元人追緝，要照顧所有的弟兄，是沒有可能的事，這一點他應該比任何人都明白。」

「看來他並不明白。」

「主要的原因以我看是以爲瞎了的眼可以重見光明，不顧一切。」玉龍沉聲接問：「你這個所謂神醫眞的能夠做到這件事？」

「無論如何，我已帶給他新希望，令他回復朝氣。」葉天問打着「哈哈」。「這已是神醫的所爲。」

玉龍輕歎一口氣。「于廷文並不是一個笨人，可惜他眞的是一個瞎子，看不出來告訴他有一個葉神醫的人都是什麼人。」

葉天問淡然一笑。「你若是知道我原是學醫的，應該不會太懷疑。」

「我知道，而且你事實是一個武林高手，曾經醫治過不少奇難雜症。」

「那時候確是有這種事，所以你既然知道，應該不會太懷疑我能夠令一個瞎子重見光明。」

「高明，連自己也騙信的人，還有什麼人懷疑？」玉龍笑笑。「看來我應該將于廷文留下來，看看你如何能夠令他重見光明。」

「他不會有這樣的機會。」葉天問笑了。「難道我會爲一個已沒有作用的瞎子，花這種時間？」

「對，這才是你的行事作風。」玉龍點點頭。「所以我殺掉他，實在省卻你不少麻煩，你應該多謝我才是。」

葉天問乾笑。「若是寶藏到手，人又在安全的地方，我一定會多謝你的。」

玉龍亦乾笑。「這實在可惜得很。」

葉天問目光逐漸深沉下來。「我應該考慮到你們亦會注意到于廷文。」

「你應該考慮到的。」

「我只是奇怪，你們爲什麼一直沒有理會他，到現在才突然理會他。」

「這當然是拜閣下所賜。」

葉天問一怔，玉龍緊接。「你打探九幫十八會的下落當然是受命朝廷，但打探于廷文的行踪，無論如何都不是的了。」

「看來我是找錯了對象，我原以爲九幫十八會的人未必都忠於九幫十八會的。」

「九幫十八會雖然戰亂之中分散，也無力照顧幫會中所有人，元人亦沒有多大的好處給他們。」

葉天問突然一笑。「我看我是不幸找來打探于廷文消息的是你的人。」

「這眞是你的不幸。」玉龍並沒有否認。

「我應該見一個殺一個的，那些人無疑卑賤，但未必個個滿足於少許金錢的。」

「你向他們打探于廷文的一切，我已經知道你是在打那些財富的主意。」

「于廷文只是還有這個用處。」

「對，可是我們一直都不以爲他能夠記憶多少，而且他應該是忠心的。」

「你們若是多照顧一下這個瞎子，便不會有這個問題出現。」

「我們要照顧的人實在太多。」玉龍淡淡的笑接。「我們行動上也不能不小心。」

「武老大乃是衆矢之的，當然不會這麼容易現身，除了他之外，眞正關心于廷文的人相信已沒有。」

「家父也首次提起過這個人，但大家都以爲這個人已經不存在。」

「戰亂之中一個瞎子要保存性命應該不容易，你們開眼的不去找，那個瞎的又如何找得到你們。」葉天問笑笑。「其他九幫十八會的人當然不會照顧一個瞎子，那非獨危險，而且沒有好處。」

「這是事實。」

「難怪他心中一片怨毒，到最後你們果然爲了保留秘密，不惜將他殺掉來滅口。」

「這是保密的最好辦法。」

「好了，現在我最低限度可以肯定兩件事。」葉天問深吸了一口氣才接上話。

「第一是九幫十八會的頭兒是戰亂之中也許有死傷，但元氣則肯定未大傷，保留一定的實力，而那些藏寶圖也仍然好好的保留着，只要會合在一起便能夠回復一份完整的藏寶圖。」

「這是事實，所以于廷文的存在與否無關緊要。」

「但殺于廷文肯定與武老大沒有關係，這是我肯定的另一件事。」葉天問說着。「武老大絕不是這種人。」

「家父的確不是。」玉龍反問：「你只是肯定這兩件事？」

「應該還有一件的。」葉天問盯着玉龍。「閣下居心叵測。」

玉龍大笑起來。「你想得太多了。」

葉天問陰陰森森的接上話。「我不知道你打的是什麼主意，但可以肯定你非獨否決了于廷文的記憶能力，而且對奪取那批財富已早胸有成竹。」

玉龍又是一句：「你想得太多了。」

葉天問搖頭。「我以爲你會說我知道得太多活得太不耐煩了。」

「我跟着是這樣說的，現在你說了也是一樣。」玉龍仍然保存笑容，這種笑容却是令人不寒而慄。

葉天問也是老奸巨滑的了，看見玉龍這種笑容亦不寒而慄，吁了一口氣。「也許你應該考慮一下，我們可以合作去拿那批財富。」

「不用考慮的了，那是與虎謀皮，我人雖然已不少，如何敢與朝廷爲敵？」

葉天問笑了。「那麼多財富已足以令人改變命運，再作打算。」

「你會背叛大宋，不會背叛元人的，大宋氣數已盡，元人却是如日方中，你高官厚祿，大有所爲，又怎會爲一些財富改變命運？」

葉天問乾笑。「看來你是非殺我不可的了。」

（未完・三）

爭霸

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有備而戰　大獲全勝

上文提要： 神志不清的余青玉突然發力，令薛旗站樁不穩，二人齊向洗劍池墜下，薛旗惟恐蓋天幫追來，繼續拚命在水道中前行，終於重見天日……經此一役，薛旗願意加入余青玉之行列，部份大夫亦答應重出江湖。余三之怪病可能因爲受了劇烈之震動亦告痊癒了……得知蓋天幫將進攻凰鳳寨及全陽門，余三等人前往協助之……




余青玉尚未作答，金空空已截口道：「不可，三公子須與老夫協助兩位寨主留在山上，絕不能讓他們攻上山寨放火，否則難有取勝把握！」稍頓又道：「依老夫之見，來攻貴寨的人，絕不止七八十人，最低限度必有兩三百人，故此須防對方由兩側攻入，正面反而不須駐太多重兵，老夫建議由林楓紅和卓成雙各領一隊人駐在兩側山巒之上，一可防範，二可在必要時居高臨下衝殺，最爲妥善！」

這個提議連余青玉亦大表贊同，當下立即分配人員，藍鳳並取出地圖讓羣豪使用，金空空在地圖不斷指指點點，安排各隊人馬，爲求方便指揮，將全寨人馬分成五隊，各以一色爲代表，藍氏姊妹在中堂高樓上指揮，余青玉和金空空則不屬任何一隊，隨時協助最需要的人。

藍凰將寨內的女頭目全都召集在大廳內，交待一切事項，並下令立即準備一切應用之物，包括武器、弓箭、暗器、繩索、火把旗幟等物。待分配好一切，已近黃昏，衆人都十分緊張，誰知金空空却道：「大家先回去休息一下，養精蓄銳，老夫估計他們若攻山，亦會在下半夜，是以晚飯亦不用太早吃，免得最需要使氣力時肚子餓！」

他年紀最大，指揮分配頭頭是道，衆人亦無形中將他當作領袖，甘心聽其命令，而余青玉却在這次得到很大的啓發，回房之後，只將他的計劃和分配，仔細思索了一遍，然後上床練功。

＊　＊　＊

夜幕將凰鳳寨籠罩住，山寨表面上與平日一樣，不鬆不緊，巡寨的女寨兵照樣巡邏，更婦照常打更，這時候山下却傳來了消息，至今爲止，只發現廖栢夫率領的人馬，而且離山脚只有兩三里路。

消息傳遍凰鳳寨，大家都緊張起來，如箭上弦，只見金空空兩道眉頭深深鎖上，傳令左右兩側的卓成雙和林楓紅派人由兩側向山下設哨崗。

第二道消息瞬即傳至：廖栢夫的人馬已至山脚。女探子剛下去，第三道消息又至：廖栢夫的人馬分成四批，由山道兩側向山上進發。

北雁蕩山更加沉寂，靜得嚇人，忽然靠近山寨的山腰上飛起幾道烟花！

七彩絢燦的烟花在半空爆開，將周圍照得一亮！烟花未熄，一聲鑼響，山上石後向下拋下許多火把，將山道附近照亮。這時候不管是在高樓上的藍氏姐妹，或是寨前的女寨兵都發現山腰上有人影迅速向上移動，與此同時，山腰亦爆出一陣喊殺聲，數十個大漢向上急竄！

金空空飛掠至前寨，喝道：「尖的準備，圓的推！」推字一出口，二十多根檑木由山上滾了下去，誰知來犯亦有準備，一道哨子聲響，兩隊人都向旁散開，被檑木打中的僅有幾個人，可是金空空亦料到此一着，是故檑木滾下又喝道：「射！射閃開的人！」

剎那間，但聞「嗤嗤」聲響，一排箭

雨向下急射，伴着慘叫聲，又聞山腰有人道：「第二個方案！」

對方第二個方案是什麼，金空空自然不知道，只見山腰上的敵人都伏下來，忙又道：「圓的推！」圓的是檑木，尖的是弓箭。檑木再落下時，山腰的人反向上急竄，原來山坡不平，檑木落下時，碰到石頭，反而彈起，使對方有機可乘，這是金空空預料不到的，是故他又急急下令：「射！」

金空空將每隊弓箭手分成三組，第一組的人數最多，備硬弓長箭，第二組和第三組的弓箭手，須另得命令才能動手，而且她們都是伏匿在暗處。

第二陣箭雨，又放倒了對方幾個人，重傷的敵人由山上滾下去，沿途不斷發出尖厲的慘叫聲！對方趁凰鳳寨箭手取箭時，全速前進，於是檑木再度顯威，如此各出奇謀，蓋天幫的人雖然有損傷，但終於逐漸接近山寨。

金空空臉上一片肅穆，如果對方來的只是這些人，他有絕對把握將其全殲，就怕尚有奇兵。

接近山寨的地方，石頭頗多，對方到了「石頭陣」後，忽然不再行動，金空空心頭猛地一沉，忙道：「大家沉住氣聽命令！」

話音剛落，山腰上忽然發來一陣箭雨，金空空當然不會被射中，道：「待他們現身才反擊！」他邊說邊退，傳音道：「藍寨主請發旗號，通知兩側的人，注意敵人！」

話音剛落，兩側山巒上空都綻開了烟花，果然不出所料，來犯敵人不止此數！

當兩側山巒飛起烟花之後，前山的敵人又開始向上移動。金空空道：「第一組繼續，第二組隨時『抽冷子』！」第二組和第三組的弓箭手，射箭技藝比第一組的稍勝，她們匿在暗處，待對方探出身來，才開始行動，突施暗箭。蓋天幫顯然料不到有此一着，一下子被射殺十多個人！

與此同時，兩側山巒已响起一片喊殺聲，高樓飛起一枚白色的訊號烟花，下令兩側報告敵情，金空空依然十分鎮定，而余青玉則爬上高樓，心情十分緊張。

只見兩側山巒上光如白晝，箭矢亂飛，兩旁各有一人衝了下來，兩個女寨兵連忙迎上去，低語一陣飛上高樓報告。原來山巒兩側的人數竟然超過由正面進攻的！

藍鳳失聲道：「那不是來了三百人？」

余青玉道：「若讓對方由兩側攻進來，我方陣脚必然大亂，須速增援！」藍凰立即將守中堂的人分一半支援兩側。

女寨兵再將消息告訴金空空，金空空沉吟一下，將第三組的弓箭手撤退，留守在中堂，並令女寨兵傳令後寨的人密切注視後寨一帶的情況。

余青玉心急如焚，道：「大寨主，在下在此作用不大，不如去兩側助陣，未知意下如何？」

藍凰考慮了一下，道：「也好，請三公子小心！」

藍鳳道：「大姐，小妹去左側山巒，請三公子支援右側。」藍凰頷首，當下兩人下高樓向兩側山巒跑去，尚未上山，已見一名女寨兵跑下來，道：「敵人十分强大，林公子請三公子速去！」

語音未落，余青玉已如離弦之矢般射出去，兩個起落已上了山巒，只見一道灰影，在林楓紅和幾名女寨兵中穿插，舉手投足，圍攻的人便閃避唯恐不及！

余青玉一射而至，喝道：「你們守住陣脚，待我來會他！咦，牛鼻子，原來是你！」原來那個人竟是蓋天幫的副總管鐵冠道人！

鐵冠道人見到余青玉亦是一怔，脫口道：「怎地你還未死？」

余青玉哈哈笑道：「你死三公子也還活得好好的！今夜便是你之死期！廢話少說，看招！」他腰間雖然懸着長劍，但不急於抽劍，揮掌便打。

鐵冠道人怒道：「小子，今夜你落在道爺手中，也算是個異數，白讓道爺領功！」他亦不抽出拂塵，以掌對掌，寸步不讓，可是他只接了七八招，便暗吃一驚：「怎地這小子武功突飛猛進，似換了一個人？」

余青玉轉頭一瞥戰場，見對方除了鐵冠道人突破箭網之外，其他人尚受制於凰鳳寨的檑木箭矢，暫時未能越雷池半步，心頭登時大定，決心殺了鐵冠道人。

鐵冠道人與余青玉交換了三四十招，但覺對方內力越來越强，使自己的招式竟有難以施展之感，當下忙不迭伸手抽出拂塵來；余青玉手掌一落，「錚」的一聲响，長劍亦同時出鞘，他掌劍齊施，鐵冠道人武藝雖然嫻熟，但依然沒法挽回頹勢。

林楓紅見狀，心頭大定，忙道：「三公子，不可放他回去！」

余青玉不用他提醒，亦恨不得立即將鐵冠道人斃於劍下。「牛鼻子，今夜你是來得去不得了，何不投降，還可留得一條生命！」

「放屁，要道爺投降你這乳臭未乾的小子！妄想！」

「那就授首吧！」余青玉摸熟了鐵冠道人的變化，長劍威力越來越大，使鐵冠道人守多攻少，不由興起溜掉之念，可是余青玉怎肯放過他呢？纏得他沒有一絲機會。

鐵冠道人越鬥越心寒，暗道：「今夜不拚，說不定眞的要葬身於此了！」當下極力反攻，採取兩敗俱傷的打法，如此一來，果然有了起色，爭回不少攻勢！

余青玉亦得知狗急跳牆的道理，一時間不敢迫得太緊，但他除了防守嚴密之外，並不時封住鐵冠道人的退路，使他無機會逃逸。

鐵冠道人拂塵忽然散開，遮住余青玉的視線，左掌自右肘下穿出，這一掌他注滿了內力，威力之猛，一時無兩！余青玉長劍急舞，封住前身，鐵冠道人那一掌未至，但强勁無匹的掌風已先至，穿過劍網直迫余青玉的胸膛。

余青玉如今內力雄渾，早不懼與對方拚內力，鐵冠道人掌風穿過劍網，他左掌已發出一股掌風！

「蓬！」兩股掌風相觸之後，二人同時撤退，鐵冠道人見機不可失，乘勢急退！只聽余青玉長嘯一聲，疾如星丸，急掠追上，喝道：「再試一掌！」

與此同時，林楓紅已令幾個弓箭手以箭封住鐵冠道人的退路，鐵冠道人一時逃不了，又見余青玉來勢洶洶，只好硬着頭皮，收了拂塵，將內力注於臂上，抬起發掌！兩股狂飆如同自天而降！這一次鐵冠道人幾乎使盡其全身之力，存心一掌分勝負！

「蓬！」再一道驚天動地的巨響，震得凰鳳寨四周的人心頭都是一跳，沙石飛揚之中，但見兩道人影向後急退！余青玉只退了三步便立定，而鐵冠道人連退數步，最後雙脚一頓，跌坐在地上！

余青玉猛吸一口氣，抑住內腑翻騰的氣血，緩緩走前，火光下，但見鐵冠道人面如金紙，嘴角胸前全是血漬，不問而知受傷匪淺！

余青玉冷冷地道：「牛鼻子，你還是投降了吧，何必執迷不悟，蓋天幫終有一日會被消滅，屆時……」

鐵冠道人乾笑道：「小子，別以爲打敗道爺便可以與幫主爭一日之長短……」一語未畢，張口又噴出一口血。

余青玉一字一頓地道：「我一定能打倒他！」他忽然蹲下身去，右手食中兩指戳出。鐵冠道人擧臂抗拒，反爲余青玉在其「曲池穴」上戳了一下，一條手臂登時垂下，再一指又封住了其麻穴，然後又在其前後身戳了十來個穴道。「我暫時護住你的心脈！把他捆住送去高樓！」立有女寨兵上前，余青玉向林楓紅走過去，道：「下令箭矢稍鬆，放對方幾個人來，讓我再殺幾個，便不足畏懼了！」

林楓紅低聲下令道：「假裝箭矢不足，放幾個人過來！」

當下女寨兵便放鬆箭網，果然未幾對方便蠢蠢欲動，有幾個人慢慢向前移近。箭矢越來越疏，終聞有人道：「婆娘們的箭用罄了，衝呀！」

十多個蓋天帮的高手立即衝了過來。林楓紅待他們走近才下令：「射！」弓弦突然再響，幾個大漢閃避不及，應聲倒下，另外幾個突破箭網衝了過來。

余青玉忙道：「防止他們再衝過來，這幾個人由我來收拾！」林楓紅恐他一個人應付不了，跳起截住一名大漢，余青玉衝前，不理三七二十一，猛下殺手，長劍一橫，引開對方的視線，左脚突然飛起，踢在其膝蓋上，「卡嗤」一聲，那大漢大叫一聲，倒地站不起來，立有女寨兵上前結果了他！

余青玉一出手便收拾了一名敵人，登時將另外幾位蓋天幫的副堂主唬住，他們吶喊一聲，齊向余青玉撲去。「兄弟們，此時不拚命，更待何時？」

余青玉早已蹩住一口氣，陡地大喝一聲：「誰不投降的，一個也別想活着下山！」他掌劍齊施，雖以寡敵衆，仍然揮洒自如。

一個女頭目叫韓香玉，爲人精明能幹，見余青玉如此做法實不利大局，因爲若將精力消耗在這些二三流的敵人身上，待遇到眞正的一流高手，便要吃虧，但余青玉又是客卿身份，她不便開腔相勸，只好挽弓搭箭瞄準，一見那幾位蓋天幫幫徒退得稍後，便一箭射出！

韓香玉用硬弓，箭射得又準，這一來，大大牽制了對方，「噗」的一聲，一個大漢的上臂對箭射中，他發了狠，向韓香玉藏身之處衝過去，韓香玉連珠箭發，反將那漢子射殺。

余青玉忙道：「剩下這三個余某已足可應付，請協助林兄！」

韓香玉應了一聲，挽弓搭箭瞄準與林楓紅廝殺的漢子，那漢子忽然大叫一聲：「不要射箭，俺願意投降！」言畢拋刀跪下！

林楓紅令女寨兵將他縛了，又向余青玉那方走去。「三公子說過，不投降的，一個也別想活着下山！」形勢急轉直下，剩下的三名蓋天幫幫徒，在此情況之下，爲求活命，也只好投降。

* * *

兩側山巒的殺聲一浪高過一浪，前山的蓋天幫大軍又蠢蠢欲動，金空空毫不心急，待對方走近才令箭手窺機發射。凰鳳寨的女寨兵武功和氣力雖然不如其他齊名的山寨寨兵，但佔着地形之利，弓矢威力倍增，不負長期苦練之辛勞，蓋天幫高手每次衝鋒，都有人中箭，金空空將弓箭手分成兩批，輪流發射，沒有空隙，使對方無機可乘。

話雖如此，仍讓三名高手迫近山寨，那三人未待站穩陣脚，便偸襲石後的弓箭手。金空空喝道：「圓的先，尖的繼續阻止對方前進，不可讓後面的人接近！」言畢跳了出去，揮掌截住一名蓋天幫高手。那人見金空空功力深厚，吃了一驚，忍不住喝道：「老鬼快報上名來，老子不殺無名之輩！」

金空空冷笑道：「憑你還不配問老夫之姓名！先吃老夫一掌！」他內力雖然不如余青玉，但論到招式之純熟、火候和經驗，余青玉都尚難以望其項脊。金空空存心迅速了結對方，以穩定軍心，是以他一掌擊出時，輕輕飄飄，引對方出手，待對方掌近，內力突然一吐！那漢子虞不及此，倉猝之間只好運勁於掌迎上！

「蓬」的一聲響，那漢子武功雖然不錯，但如何能與金空空數十年的內力相比？只見他身子倒退，不料背後是塊大石，後背撞及岩石，內腑再次受震，脫口噴出一股血箭！

金空空道：「尖的收拾他！」他飛身向另一個正在追殺女寨兵的漢子飛去。「站住！」

那漢子上下看了他一眼，道：「凰鳳寨幾時請到閣下這等高手！在下乃蓋天幫林字堂堂主雷九峯，歡迎閣下反戈一擊，帥幫主必能委以大任！」

「放屁！老夫正要鬥一鬥帥英傑！少廢話，你到底投不投降？」

雷九峯揚一揚手中的厚背刀，道：「本幫即將敉平凰鳳寨，居然要我投降？簡直笑話！老鬼看刀！」金空空不再打話，施展空手入白刃的功夫，與雷九峯周旋。

雷九峯的武功比適才那一位高出許多，他是蓋天幫的老堂主，在蓋天幫有大量好手加入之後，仍在八大堂佔一席位，自有其道理，不過儘管他拚命廝殺，仍然沒法佔到一絲便宜，金空空輕嘯一聲，展開反攻，只見掌影如山，四面八方全是其影子！

這時候，另一位突破防衞線的蓋天幫林字堂副堂主林雁，在殺了幾名女寨兵之後，却被匿在暗處的弓箭手射殺，雷九峯見同伴死去，背後的援兵又久久未至，不由心頭發慌，刀法亦不如剛才嚴密，金空空覷得眞切，一掌震開厚背刀，另一掌直擊其胸膛！

雷九峯不敢硬碰，忙不迭後退，可是金空空掌風强勁，餘風所及，仍能將雷九峯的身形帶得一晃。雖只是微微一晃，對金空空這等高手來說，已是千載難逢之良機！只見他一長身，第二第三掌接踵而至！

這兩掌將雷九峯的退路全封住，沒奈何只好與對方硬拚，他刀掌齊施，全是拚命的打法！

誰知金空空並不與他硬拚，雙脚突然一錯，擰腰甩肩，右掌化拍爲掃，掌緣切在雷九峯的右腕脈上，雷九峯一條胳臂登時酸軟無力，厚背刀應聲跌落地上！

雷九峯這一驚非同小可，慌忙後退，不料金空空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長身揮掌拍出！雷九峯閃無可閃。只好抬掌迎上去！「啪！」兩掌相交，雷九峯發出一道悶哼，一口鮮血衝天噴出，人亦倒飛落地。

金空空喝問：「你投不投降？」

雷九峯喘着氣道：「老鬼，你有種的便殺了我吧！」

「這還不簡單？射！」金空空理也不理他。射字一出口，人已向前掠去，問石後的女頭目。「下面情況如何？」

「他們攻不上來，但咱們的箭亦已用得七七八八了！」明珠焦慮地道：「如果左右兩側可以協助咱們，便可將他們一鼓而殲之！」

金空空抬頭望一望兩側，喃喃地道：「只怕兩側的敵人，比這裡還强！」說着只見右側山巒上飛下一道人影，定睛一望，正是余青玉，忙高聲呼道：「三公子！」

余青玉聞聲而起，金空空忙問：「那方情況如何？」

「抓住了蓋天幫的副總管鐵冠道人，晚輩估計那方已無甚高手，是故準備到左側那邊看看！」余青玉反問：「前輩這邊情況又如何？」

話音剛落，耳畔已聽到雷九峯的一道慘叫聲。金空空笑道：「殺了他們三個人，其中一個自稱叫雷九峯！」稍頓又道：「你先到左側那方看看，最好叫藍鳳到後寨協助胡氏昆仲防守！」

余青玉應了一聲，飛上左側山巒，只見那邊廂的形勢十分危殆，乃藍鳳和卓成雙被一個黃衫客纏住，因此被蓋天幫有機可乘，有好幾名高手衝破防守線，使弓箭手陣脚大亂！

余青玉大吃一驚，一掌分開卓成雙和黃衫客，道：「讓余某來會他！請二寨主到後寨，提防對方冒險攀崖偸襲！」藍鳳不敢稍待，應聲而去。

黃衫客想不到一名後生小子，竟有此功力，又驚又詫，喝問道：「小子快報上名來，風某不殺無名小子！」

「連余三公子你也不識！」余青玉忽爾心頭一動，脫口道：「原來閣下便是『黃風沙』風會雲！」

「原來是余副幫主的忤逆子余青玉，今日風某倒要替副幫主教訓教訓你了！」

余青玉沉住氣問道：「神風寨併入蓋天幫，不知帥英傑給你什麼職位？」

風會雲大言不慚地道：「承帥幫主看得起，委任風某爲副總管，嘿嘿，風某不讓令尊專美！」神風寨雖是四寨之一，但寨主之職亦未必高過如今君臨武林的蓋天幫副總堂主，難怪風會雲得意洋洋！

余青玉冷笑一聲，道：「可惜你這副總堂主當不長！」

風會雲怒道：「小子，你不必挑撥離間！」

余青玉大笑。「閣下誤會了，因爲今晚三公子便要送你去與閻羅王相會！」

風會雲怒不可遏，厲聲道：「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死到臨頭，還逞口舌之利，今日不殺殺你的威風，只怕你還當自己天下無敵！」

「只怕你沒這個本領！」余青玉嘴上說着，手上絲毫不慢。「你們還來了什麼高手？」

風會雲哈哈笑道：「只風某一人已足以收拾你！」

余青玉一言不發，長劍急如游龍戲鳳，左掌施以「千樹落英掌」，時而挾以萬象大師的「擒龍手」絕招，如此一來，風會雲登時只有防守之能，沒有反攻之力。

余青玉內力源源不絕，似乎用之不盡，是以左掌力道越來越猛，風會雲左支右絀，忍不住拿眼望望旁邊的同伴，急道：「你們還不過來助本座！」

「太遲了！」余青玉左掌由「花團錦簇」化爲「烏雲鎖龍」，風會雲說話分神，閃避稍慢，左手手腕被扣個正着，余青玉長劍一橫，劍刃橫在其頸前，喝道：「你要活還是要死？」

風會雲轉頭一望，見幾位同伴都被纏住，沒法過來，只好灰溜溜地道：「要……要活……只是你們終不能與本幫頏頡的……」

「廢話！這是咱們的事，與你無關！」余青玉左手五指再一用力，風會雲半邊身子登時酸麻無力，余青玉左手一鬆，手臂一直，食指已戳中其腰間的「玉帶穴」！風會雲看風駛悝，急呼道：「弟兄們，余三公子大量，不殺咱們，你們趕快拋下兵器投降吧！」

那幾位蓋天幫幫徒聞言都是一怔，風會雲急又道：「你們無人可抵抗余三公子的絕技！」

余青玉輕聲對旁邊的女寨兵道：「帶他到高樓去！」他邊說邊向那幾位蓋天幫

幫徒走去，冷冷地道：「誰還不投降的，可與余某過招，能擋得住我三十招，便任他離去！」

那幾位蓋天幫幫徒，見連風會雲都讓他生擒，還有誰敢以卵擊石？當下紛紛拋下兵器投降。卓成雙喜道：「三公子，您眞行，若非你，咱們到現在還不知鹿死誰手！想不到蓋天幫派了這許多好手來！」

余青玉笑道：「告訴你一個好消息，鐵冠道人也被我擄住了，你必須繼續堵住敵人的進攻，只要左右兩側守得住，前面便穩如鐵塔！」

卓成雙拍拍胸膛，道：「放心，有我在便不讓他們越雷池半步！」

余青玉趕緊叮囑道：「事關正道之存亡，萬萬不可大意！」說話間，藍鳳又回來了，余青玉忙問道：「後寨的情況如何？」

藍鳳道：「毫無動靜，小妹早令她們點滿火把，即使一隻蒼蠅飛過，也看得見！」

余青玉道：「二寨主來得正好，請您協助卓成雙，余某去前山看看！」言畢拱拱手飛身離去，卓成雙最怕跟女人打交道，余青玉似有意爲難他，不讓他有反對之機，把他氣得牙癢癢的！

余青玉到前山，天已濛濛亮，前寨在金空空的指揮下，仍然守住，可是金空空臉上却有憂色，一見到余青玉便詢問兩側的情況。余青玉道：「老林和老卓都守得住，前輩不用担心！」

金空空道：「那些女娃子辦事，不夠周詳，明知大戰在即，居然不多準備些箭矢，如今這邊的箭已將近用罄，反而對方檢到咱們的箭，攻力大增，當眞氣煞老夫！」

余青玉大吃一驚，連忙對明珠道：「快去後寨調集一些箭矢來！」

明珠道：「早已調過兩批了，後寨已所餘無幾，如果箭頭用罄，只好用暗器了！」

余青玉忙走前探頭觀察，只見對方的前鋒距離己方不過四五丈，但人數已不足四十名。

說身遲，那時快，一枝長箭忽然向余青玉射來。余青玉眼明手快，右掌一抄，五指一緊，已將那枝箭抓住，但覺那枝箭十分急勁，余青玉定睛一望，見射箭之人，竟是廖柏夫，遂大笑道：「廖柏夫，久違了，你有胆與三公子單打獨鬥一場麼？」

廖柏夫大笑，「你有此資格麼？」

「鐵冠道人和風會雲已落在三公子手中，東郭西城亦被我打得滾地葫蘆，你自比他們如何？」

廖柏夫臉色一變，頓了一頓，大聲回話道：「眞有其事，倒值得老夫動手，你下來吧！」

余青玉道：「你不是一直希望攻上來麼？余三如今便特准你上來，無人會向你施暗箭！」

廖柏夫如何肯上去！又叫余青玉下去，正在爭持不下之際，突然見下面的蓋天幫幫徒起了一陣騷亂，余青玉微微一愣，趁廖柏夫回頭時，亦跳上一塊大石上觀察。

只見山下來了一隊娘子軍，全速向上攀登，已接近蓋天幫幫衆，余青玉料來者是友非敵，忙吩咐女寨兵不可再推檑木滾石，以免誤傷好人。金空空亦發現來了援兵，問道：「三公子，你可知來者是誰否？」

「不知道，但大概是朋友！」

「來者人數多，蓋天幫非其敵，你我兩人準備衝殺下去，只要廖柏夫逃掉，此役咱們便大獲全勝了！」

說話間，下面的蓋天幫秩序已大亂，廖柏夫大聲喝問：「來者何人？竟敢破壞蓋天幫的好事，不怕有滅門之禍麼！」

只聽一個銀鈴似的笑聲道：「廖柏夫你這狗頭，居然出言恐嚇仙子，咱們正要去找帥英傑晦氣！」

廖柏夫失聲道：「你是『凌波仙子』章水仙，還是『出塵仙子』姬無垢？」

「兩個都在！」話音剛落，便見一道灰影飛落在其身前，手上提着一根拂塵。「廖柏夫，你若肯棄暗投明，尚可過幾年清福，否則只好送你歸西天了！」

這「出塵仙子」是位女居士，在「家」修行，與「凌波仙子」章水仙合創仙女教。仙女教屹立江湖已有將近二十年歷史，按說其芳齡已不小，可是望之猶似三十許人，除天賦外，亦可見其內家修爲已至爐火純青之境！

當下廖柏夫怒極反笑，道：「何者明何者暗？明者乃本幫，暗者乃汝等一干漏網之魚！」

姬無垢道：「死到臨頭猶不自知！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佛字尾音未了，廖柏夫已一掌擊出，喝道：「潑婦少饒舌，手底下見眞章！」他成名數十年，一身武功不在東郭西城之下，豈將姬無垢放在眼中？遂展開賴以成名的六十四招「八卦拘魂掌」，一時之間只見四面八方都是其身影。

姬無垢創立仙女教之後，一干教務都交由章水仙處理，潛心學佛練武，是以內力精純，眼光如隼，廖柏夫這套虛實變幻莫測的「八卦拘魂掌」雖然厲害，但她見招破招，拂塵使來，忽聚忽散，虎虎生風，不讓廖柏夫專美！

就在此刻，余青玉和金空空亦乘勢衝下去，撲擊蓋天幫幫徒。章水仙問道：「兩位是什麼人，怎會在凰鳳寨裡？」

「在下余青玉，原乃流星門門下，本門被蓋天幫搗毀後，在下四海爲家，尋訪高人隱士對抗蓋天幫！」余青玉指指金空空，道：「這位前輩金空空，以前有個外號叫『金山銀海，不如一柄劍』，料教主亦有耳聞！」

章水仙尚未知余青玉之武功深淺，聞言道：「咱們得到消息太遲，來不及支援，只道凰鳳寨已被攻破，原來有金前輩拔刀相助，難怪凰鳳寨仍能屹立不倒！」

說話間，余青玉已連殺兩敵，章水仙心頭一動，暗道：「怎地余修竹的兒子武功如此了得，眞是後生可畏！」

金空空本身爲人介乎正邪之間，一切憑感情行事，因此出手更無顧忌，一出手便先殺了三個人，喝道：「誰不肯投

降的，便得死！仙女教的婆娘們只須堵住後路，便可甕中捉鱉！」

蓋天幫那方亦有人高呼：「兄弟們，此刻不殺出一條血路，便再無機會了，大家集中於一點强攻！」

仙女教的教徒與凰鳳寨的女寨兵不同，人人均受過嚴格的武術訓練，因此蓋天幫幫徒一時三刻沒能打開缺口，余青玉見姬無垢漸漸落於下風，捨了對手，向廖柏夫飛去，道：「請教主指揮貴屬，待在下來對付他！」他不由分說，雙掌一分，使出一招「野馬分鬃」，便將姬無垢和廖柏夫分開，隨即錯步轉身，拍出一掌，封住廖柏夫的退路！

廖柏夫這時候已無選擇之餘地，冷哼一聲：「小子欲求一死，老夫樂得成全你！」他剛才已見識過余青玉的武功，對於他一日千里的進度，內心之驚詫程度，實非筆墨能予形喩，一爲保命，二爲維護數十年的聲譽，是以傾力進攻，務求趁對方陣脚未穩，而將其擊斃！

余青玉經過與鐵冠道人和風會雲的比拚，對自己的武功，信心大增，廖柏夫雖然攻得凶狠，但他見招破招，見隙反擊，揮洒自如，越鬥越勇！

姬無垢起初還怕他應付不了，站在旁邊掠陣，看了三十多招，見余青玉武功只在己之上不在己之下，既安慰又奇怪：「這後生小子，是從那裡冒出來的，因何有此等功力，即使一出娘胎就練功，亦不可能有此能耐！」她回頭望一望戰場，終於離開，到下面狙擊蓋天幫漏網之魚。

廖柏夫鬥了六七十招之後，見毫無進展，心頭發慌，又見余青玉不慌不忙，似未出全力，不由忖道：「這小子功力到底有多深？莫非有什麼奇遇？」心念一動，突然發嘯，嘯聲兩短一長，似是暗號。

余青玉冷笑道：「你想通知手下來救你？可惜他們自顧不暇，還是乖乖投降吧，余某保証不殺你！」

廖柏夫喝道：「士可殺，不可辱！要老夫投降你這乳臭未乾的小子，萬萬不能，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廖柏夫又再發嘯，可惜前山的人都被仙女教之徒纏住，無人可助他，而兩側的人亦無多大反應。余青玉恐對方援兵至，立即加强攻勢，如此一來，廖柏夫再也不敢分神發嘯。

轉瞬間又鬥了百多招，依然未分勝負，廖柏夫眼看手下人數越來越少，再纏下去，必敗無疑。不由忖道：「這小子功力雖然有長足之進展，但內功又怎能與老夫數十年的修爲相比，不如冒險與他拚幾掌，尚有一點生機！」主意打定，便找覓硬拚之機。

激戰中，余青玉左手突施一招「神龍現爪」，廖柏夫偏身一讓，右臂一抬，袖管先將長劍拂開，左手背兩指合併，向其腕劃割去。這一招連攻帶打，不可謂不好，但余青玉反應很快，五指合攏，倏地一沉，以拳緊其指！

說時遲，那時快！廖柏夫五指張開！化指爲掌急印而出，直向余青玉拳頭，余青玉亦不慢，同時化拳爲掌！

剎那間，兩掌相觸，罡風激起一片沙石，廖柏夫雙肩一晃，向旁掠去！誰知余青玉早已提防他會溜掉，身形隨之而變，仍然將他截住。「堂堂的蓋天幫總堂主居然臨陣退縮，不怕笑壞天下英雄！」

廖柏夫老臉發紅，惱羞成怒地道：「余三，你敢跟老夫鬥幾掌麼？」

余青玉道：「你敢提出，余三也敢應允你！你小心了！」他猛吸一口氣，沉腰坐馬，緩緩提起雙掌。廖柏夫見他運功時，臉上神光流轉，心頭一凜，忙摒除雜念，亦提起九成眞力於臂上，猛力印去！

「蓬！」四掌未曾相交，四股掌風已先觸及，發出一道震耳欲聾的巨响，旁邊的沙石亦受不住震力，紛紛向山下滾去，幾乎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停手望過去。

塵埃滿空，只見余青玉和廖柏夫已分開丈餘。兩人臉色鐵青，表面上難分勝負，似石像一般挺立着，但四道目光却似四柄無形的利劍，在半空交擊着。

廖柏夫沒法在內功方面壓倒余青玉，使他帶來的人，信心崩潰，知道今日難以善終，是以有幾個人已暗中立定主意投降凰鳳寨！

兩盞茶工夫過去，余青玉終於先開口！「廖總堂主果然功力不凡，但不知可否再來一掌？」

廖柏夫騎虎難下，即使明知輸，也得硬着頭皮上，他一言不發，再提足了氣，踏前幾步立定，抬臂沉腰！余青玉依樣畫葫蘆，兩者相距六尺，同時發掌！

再一道霹靂在羣豪耳旁爆响，兩條人影向後倒飛，只見金空空向余青玉飛去，扶住其後肩，一股內力源源輸進其體內，低聲道：「快引氣歸元！」

廖柏夫連退數步，終於一跤摔倒，坐在地上，嘴角鮮血汩汩流下來，臉如金紙，已喪失了再戰之力，與此同時，忽有幾位蓋天幫幫徒跪下道：「咱們願意棄暗投明，歸順凰鳳寨！」

一呼百應，剎那間前山跪下了一大羣蓋天幫幫徒，廖柏夫心情激動，更加控制不了體內翻騰的氣血，哇地一聲，張口噴出一股血箭！

凰鳳寨內外同時爆起一陣歡呼聲，聲震雲海，人人喊道：「廖柏夫已敗給余三公子！」

「噹噹噹」宏亮的鐘聲，在北雁蕩山中迴盪着，接着又是「咚咚咚」的鼓聲，振奮人心。

午時的陽光雖然特別燦爛耀目，但不管如何，都得讓凰鳳寨上下勝利之歡欣氣氛所遮蓋！所向無敵的蓋天幫，分明暗兩路，大舉進犯，結果落得慘敗而返。凰鳳寨寨主在仙女教及余青玉等人協助下，不但擊退了强敵，還俘擄了蓋天幫許多高手！

此刻聚義廳內，筵開十八席，除了款待嘉賓之外，寨內的女頭目都出席，餘下之女寨兵亦在各處吃喝慶祝，內外一片熱鬧。

最高興的當然是藍凰和藍鳳姐妹了

，她倆首先長身向來賓敬酒，一敬三杯，羣豪亦不推辭，開懷暢飲。藍鳳再斟一杯，道：「這次功勞最大的便是余三公子，生擒鐵冠道人，力挫廖柏夫，英勇過人，小妹再敬你一杯！」

藍鳳又道：「可惜那風會雲不識抬舉，居然想溜掉，結果死在亂箭之下！」

余青玉力挫廖柏夫的情形，凰鳳寨的仙女教的人都親眼得睹，對這位青年英俠不由刮目相看，尤其那些懷春少女，對他更是又羨又敬，是故霎時間人人都將目光落在其身上。

余青玉有點窘，忙長身道：「二寨主如此說可折殺余三了，今日之勝，全靠貴寨上下人人奮勇爭先，悍不畏死，方能穩住陣脚，還有仙女教的兩位教主和諸位姐姐及時趕到，方能竟全功，余三只是盡了點棉力，當不得二寨主盛讚！」

這幾句話教在座之人聽後都暗暗點頭，饒得藍鳳一向活潑大方，聽他這樣說，反而覺得尷尬，生怕無意中得罪了仙女教，一時間站又不是，坐又不是，不知如何轉圜，幸好「凌波仙子」章水仙及時長身道：「二寨主所說，句句實在，三公子何須過謙至此？敝教只是來得及時而已，趁敵疲，佔着多幾分氣力的便宜，來搖旗吶喊，實不敢居功，不但二寨主要敬你，連本座也要敬你一杯，三公子，請！」

余青玉急道：「不敢當，在下亦敬兩位一杯！」

「出塵仙子」姬無垢接道：「適才三公子與廖柏夫拚內力，料內腑有所損傷，本座有一瓶秘製療傷藥丸『百花玉露九轉丸』相贈，尚乞笑納！」

余青玉深感受寵若驚，忙道：「聞說此丸十分珍貴，余三無功不敢受祿！」

姬無垢道：「眞乃儒子不可教，想不到你比老身還執着！此藥再珍貴，也不如人命之寶貴，何況此丸乃老身創製，尚有許多，身子要緊，加上羣魔亂舞，公子須以大局爲重，速速取去！」

余青玉這才上前接受，章水仙又道：「三公子受傷似乎不輕，若有需要不妨開口，彼此同道，不必客氣！」

「多謝教主好意，余三身旁有一名醫照料，估計靜養幾天便能無事！」

藍凰忙道：「諸位，菜已涼了，請動箸，邊吃邊談！」

余青玉內腑受震不輕，不敢多喝，只沾唇即止，其他人放懷暢飲，高談闊論，說起適才惡鬥情景，無不眉飛色舞。酒過三巡，姬無垢問道：「三公子，你左首那位高人，甚爲眼熟，可否代爲介紹一下？」

余青玉「啊」地叫了一聲：「余三該死，連這個也忘記，這位是……」

話未說畢，已被金空空一陣大笑打斷，道：「蘭君，是我！想不到你我在此處相見！」

姬無垢臉色一變，道：「閣下到底是誰，因何喚老身小名？不說清楚可不與你客氣！」

余青玉道：「教主，金老前輩雙名空空！」

姬無垢斥道：「誰要你多管閒事，讓他自己說！」羣豪見狀又驚又愕，互相交換眼色，都不知他倆之間有何恩怨。

金空空苦笑一聲，道：「蘭君，事情已過了三十年，想不到你我如今還……咳咳，算了吧！」

藍凰忙打圓場：「原來兩位是舊相識，那好極了，吃了酒，大可以再慢慢敘舊。」

章水仙接道：「大姐，那人確實不是東西，這時候揭了出來，敗了大家酒興，可劃不來！」

姬無垢也知道自己失態，舉杯虛敬一下，將酒喝了，當下宴會繼續，金空空却有點坐立不安，低聲對余青玉道：「三公子，這次你可得救救老夫！」

「前輩何出此言？晚輩能幫你什麼忙？」

金空空抓抓頭，結結巴巴地道：「老夫……不想再見她……不不，不想與她單獨在一起，你最好替我想個辦法……」

余青玉詫聲問道：「可有原因？」

「這個……一言難盡！」金空空道：「老夫只求你一事，下不爲例！」

余青玉不由爲難起來。

趙學佗在右首那邊聽到，低聲道：「區區有個辦法。」

金空空急道：「快說快說！」

「等下咱們三個先退席，就說要替三公子療傷……」

話未說畢，金空空已脫口道：「妙哉，事不宜遲，如今便走吧，免得夜長夢多，也不知她等下還會說些什麼話！」他邊說邊推余青玉。

余青玉只好長身道：「兩位寨主，諸位豪傑，余三內傷不輕，不便相陪，諸位請慢用！」

金空空道：「不錯，咱們要替三公子治療內傷！」

章水仙道：「金大哥，躲避不是辦法！」

金空空結結巴巴地道：「胡說，我躲避什麼？三公子！咱們走吧！」說畢拉着余三離去。那些女寨兵見狀都交頭接耳起來，姬無垢似甚有悔意，有點坐立不安。

藍凰忙又道：「教主，等下請審問鐵冠道人和廖柏夫一下，此兩人乃蓋天幫紅人，必知甚多秘密！」

姬無垢長身道：「老身身子有點不舒服，告退了，至於盤問之事，該由余少俠進行於理方合！」言畢也離座，藍氏姐妹料不到宴會會鬧出不快的局面，甚感意外。

＊　＊　＊

余青玉到房中忙不迭問道：「老前輩，不是晚輩不幫你的忙，只是我連你倆之間的瓜葛也不知道，如何幫得上忙？」

趙學佗道：「不錯！其實以區區冷眼旁觀，金前輩與姬教主之間的事，根本就是小事，躲避反而不妙！」

余青玉訝然問道：「大夫知道他們之間的瓜葛？」

趙學佗微微一笑，道：「無非是男女之間的情愛！前輩，區區可有猜錯？」

金空空嘆了一口氣，道：「三十年前，老夫與她私訂終生，但後來却……老

夫雖然違約，但至今尚未接觸過任何一個女人，不過累她爲我等了二三十年，老夫心裡也過意不去……」

「老前輩爲何違約？難道後來才發覺自己不愛她？」

金空空搖搖頭：「後來老夫發覺自己熱愛武學，多於愛她，一個男人娶妻生子之後，那還能專心學武練武？老夫是個武痴，可惜資質不高……」

趙學佗道：「你是個武痴，她却是個情痴，看來你躲避得一時，躲不了長遠！」

金空空瞪了他一眼，道：「你別再冷言冷語，快替老夫想個切實可行的辦法方是正理！」

趙學佗吸了一口氣，道：「區區先問你幾句話，你可得老老實實答覆，才有辦法可想！」稍頓又問：「這三十年，你一個女人也未沾過，可是不是時時刻刻都在練武習武至心無雜念？」

金空空考慮了一陣，道：「你問得有道理，這二三十年來，老夫不時都會想起她來……」

趙學佗道：「這証明你不娶她，也未能專心一意練武，當然亦不能証明成了親的男人便不能練武，眼前就有一個最好的例子……三公子不但成親，而且一娶兩個！」

金空空苦笑一聲：「紅顏禍水這句話總沒錯，老夫若不是與她……咳咳，又怎會不時想念她？」

「既然已經與她有了感情，情況便不同，如今前輩打算怎辦？」

金空空反問：「難道要老夫娶她不成？」

余青玉乾咳一聲，道：「前輩如今就算要娶她，她也未必肯嫁給你！」

金空空道：「對啦，她對你印象不錯，這件事便交由你替老夫解釋一下，先看她如何回覆再作打算！」

余青玉毅然點頭，道：「晚輩盡力替前輩斡旋，料無大問題！」

金空空喜道：「如此你還不快運功療傷，待老夫助你一臂之力！」當下余青玉立即盤膝運功，金空空盤膝其後，雙掌按在他背後「靈台穴」，將眞氣源源輸進余青玉的體內，趙學佗則手執金針，蹲在他倆身邊護法，一有「走火入魔」之跡象，便出手相救。

過了頓飯工夫，只見余青玉頭頂冒起白煙，似蒸籠一般，余青玉和金空空兩人額上都爆出汗珠，過了半炷香工夫，金空空才收了雙掌。又一忽，余青玉頭頂上的白烟逐漸稀薄，終於見他睜開雙眼，吐了一口氣。

趙學佗忙將「百花玉露九轉丸」交給余青玉，「快嚼碎吞下！」余青玉依言服了兩顆藥丸。「三公子覺得如何？」

「胸廓間輕鬆多了！」

趙學佗拈了一顆放進囊中，道：「此丸果然名不虛傳，待區區有空時研究一下！」

余青玉站了起來，金空空忽然低聲道：「外面有人，三公子，你可別忘了……」余青玉微笑走前開門，誰知門外那人却是凰鳳寨的女頭目韓香玉！

韓香玉大方地道：「三公子練了功？敝寨寨主問你幾時去審訊鐵冠道人及廖柏夫？」

余青玉想了一下，道：「這就去！」韓香玉引他到聚義廳，只見廳內還有十來個人，衆人見到他都與他打招呼，余青玉一一回禮，問道：「鐵冠道人和廖柏夫呢？」

藍凰道：「還關押在地窖裡，咱們想請你去審問他倆一下。」

「很好，大家一齊去吧！」

章水仙道：「那兩個到底是個人物，人多反而不便，咱們的意思是請三公子獨自去，最好能夠收服他倆，則咱們這方的實力便大增了！」

余青玉爲難地道：「別人猶有可能，這兩個只怕不肯歸順咱們。」

章水仙抿嘴一笑：「三公子能人所不能，不必氣餒，咱們在此等候佳音！」余青玉苦笑一聲，只表示盡力而爲，隨即跟韓香玉到高樓，原來地室在高樓下面。

地窖頗深，走了二十多級石階方至底部，中間是一條走廊，兩旁各有幾間囚室，對着走廊的那一端，以鐵閘爲牆，廖柏夫和鐵冠道人分開囚禁，在最後那兩間，余青玉走到那裡，鐵冠道人睜開雙眼看了他一下，又閉上眼睛，廖柏夫則一動不動，躺在地上，余青玉道：「請韓姑娘通知趙大夫來一趟！」

韓香玉將鑰匙交給他，回身走上去，余青玉打開鐵冠道人的閘門，邊進邊問：「道長覺得如何？」

鐵冠道人嘿嘿冷笑：「道爺好得很，如果你不來打擾我，就更加好了！」

余青玉微微沉吟，道：「道長喜歡清靜，在下不打擾就是。」言畢退出去，又將閘門鎖上，鐵冠道人大感意外，一骨碌坐了起來，望着余青玉，余青玉只當作不知道，又打開對面那道鐵閘，走了進去，「總堂主，」他連呼三遍，廖柏夫都沒有反應，遂在他身邊蹲下，不料廖柏夫上身突然仰起，雙掌齊出擊向余青玉！

這一次事出突然，又快又猛，連在對面的鐵冠道人也暗叫一聲不妙，可是他高興得太早了，只見余青玉的反手一展，十指一合，已將廖柏夫雙掌抓住，廖柏夫一張臉又青又白，一時眼睛跟離水的魚兒一般，毫無光彩，死死地瞪着余青玉，不斷地喘着氣。

余青玉冷笑道：「總堂主何必枉費氣力！」他用力甩掉廖柏夫之手掌，又道：「若論你之作爲，死不足惜，不過念在首惡仍帥英傑，故此考慮從輕發落，不過還得看你是否有改過自新之誠意！」

廖柏夫喘着氣道：「余青玉，你別高興得太早，蓋天幫已得了半座武林，你欲與帥幫主爭一日之長短，那是痴人做夢！」

余青玉哈哈笑道：「帥英傑又不是神仙，又未練成金剛不壞之身，只有三歲稚童，才會認爲他是不可擊敗的！請問以今日余某之武功，比之他如何？」

「還差很遠，你們一個在天，一個在地！」

（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 無根大師道出小虎前生身份是武曲星，還說出如有困難，可找石頭娘娘和狐精胡力幫忙，弔祭中有金家二小姐金如雪，小虎不敢相認，暗中觀察致祭者的誠意，希望辨出誰是兇手，但未有發現，懷疑鑄劍家歐陽天，便到劍莊找他未遇，查問他的老伴時，她被殺滅口，雖然追出知道是自稱幽冥教使者所殺，但終被那使者逃脫……



新派俠情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鐵小虎

見紅光尋屠夫　持魔劍殺兒女

胡力補充道：「這個老小子精打細算，自行以大鐘扣住自己，藉以躲避石塊磚瓦。」

小狗子道：「可是，裡面並沒有人呀。」

石玉娘指着地上的一條足以容納一個人自由出入的壕溝，道：「他把大鐘扣在壕溝上，自然困他不住，可以輕易遁走。」

鐵小虎道：「玉娘，咱們可以重新再種一次瓜。」

小狗子道：「對，再種一次瓜，很好玩啊，往事重演絕對不會再犯錯。」

胡力極目遠眺，搖首道：「幽冥使者已去遠，來不及了。」

小虎跺脚道：「可惡！」

事到如今，怨天尤人也沒有用，只好作罷，另起爐灶。

* * *

目標指向百里之外的泰山。

泰山山脚下有一個村子，叫桃花村。村北有一棟大宅子，門楣橫匾上寫着「三劍堂」三個斗大的金字。

是齊魯劍客賀三劍的家。

三劍這個名字，在江湖上一直是榮耀與尊貴的代名詞。

相傳，賀三劍自出道以來，數十年如一日，與人交手，從來不超過三劍。

三劍之內便決定勝負。

他一直扮演着勝利者的角色。

從來沒有一場敗績。

這倒並不是說，齊魯劍客賀三劍的劍術天下第一，獨步武林，已超越劍神鐵老虎，劍仙金飛龍。

而是與鐵老虎、金飛龍交手三招後，他並沒有敗。

也許，再打下去，落敗的會是他。

但是，他堅守原則，不曾多打一招。

他認爲，印証武學，旨在切磋技藝，以武會友，不一定非要分出勝負不可。

就因爲他有這一種涵養，更加贏得別人的尊敬，山東武林道皆以他爲首是瞻。

今天却面臨考驗，鐵小虎找上門來，是福？是禍？只有天知道。

* * *

小虎主僕已到了桃花村，正在往三劍堂走。

鐵狗道：「聽聞賀三劍的名聲不壞，是個正人君子。」

小虎不以爲然：「哼，天下的僞君子多得很，別信這一套。」

「八少爺，姓賀的成名已久，可能很扎手。」

「媽的，你少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本少爺的眼中沒有扎手的人！」

「打算如何對付賀三劍？」

「三個字。」

「那三個字？」

「兇！狠！殺！」

「這樣不好吧，無根大師曾說，不要濫殺無辜。」

「你懂個屁，不這樣他怎會承認是屠殺鐵虎莊的兇手，乖乖的交出寒鐵劍

來？」

「我是怕萬一殺錯了好人，一定會遭到天打雷劈的。」

「放屁，少說喪氣話。生死有命，禍福在天，該死的活不了，該活的死不了，輪不到你小子來瞎操心。」

突然之間，小虎好像變了一個人，變得兇狠毒辣，冷酷無情，沉聲道：「退而言之，萬一殺錯了人，閻王也不收，小鬼也不要，無根大師會替咱們擦屁股的。」

望一眼不遠處的三劍堂，又道：「傻小子，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遇上非常的事情，就要用非常的手段，你懂不懂？」

鐵狗聞言，思路豁然開朗，道：「我懂，非常之事，自然要用非常手段，不能墨守成規，一成不變。」

「對，劍挑三劍堂。」

「好，掌劈賀三劍。」

「橫衝直闖。」

「要他好看。」

「寧可錯殺一百。」

「不能放走一人。」

「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

「以毒攻毒。」

「以戰止戰！」

夠狂，夠瘋，也夠蠻橫、自大，說至最後，簡直語無倫次，胡說八道。

* * *

「站住！」

甫至三劍堂的門口，便被兩名守門人攔下來。

其中一位高個子的道：「兩位有事？」

鐵小虎一開口就沒有好話：「脫了褲子放屁，多此一舉，沒有事誰會來這個鬼地方。」

另一位矮個子的道：「什麼事？」

鐵狗道：「找人。」

高個子的道：「找誰？」

小虎道：「賀三劍。」

矮個子的强忍着怒氣道：「不知有何見教？」

鐵小虎抬頭挺胸，傲氣十足的道：「找他挑戰。」

高個子的打量一下二人，面露不屑之色，道：「兩位小小年紀，敢向我們老爺子挑戰？」

龍虎小霸王雙眉一挑，故意耍威風，朗聲道：「黑小狗！」

小狗子會意，馬上演起戲來，立正站好，應道：「有！」

「人家不相信咱們是來挑戰的，怎麼辦？」

「給他們點顏色看看。」

「給什麼？」

「請公子指示。」

「好，把三劍堂的招牌給我摘下來。」

「遵命！」

命字出口，人已縱起。

「不要動！」

兩名守門人睹狀大怒，同聲一喝，咬着尾巴竄上去，企圖强行阻止。

詎料，弄巧成拙，偷鷄不成蝕把米，反而作了鐵狗的脚墊子，雙脚踩着二人的頭，已將匾額摘下。

「找死！」

「看劍！」

守門人羞憤難當，拔劍猛砍。

小狗子早已飄落門內，還嘻皮笑臉的說了一聲：「多謝！」

守門人簡直要氣炸了，一劍落空，脚落實地，隨又挺劍刺出去。

奪！奪！兩聲響，沒有刺到人，却刺中了匾。

這下鐵狗可逮住了，劍拔不出來，被他一拉一送，一送一拉，折騰了個夠，最後，劍是拔出來了，由於用力過猛，兩個守門人接連表演了三四個元寶翻身，才灰頭土臉的站起來。

臉都氣紫了，肺都氣炸了，二人同聲一喝：「殺！」

不再攻擊小狗子，聯手刺向鐵小虎。

「媽的，你們瞎眼啦！」

眞是瞎眼了，自觸霉頭，小虎好妙的手法，簡直神乎其技，雙手電也似的，奇準、奇險、奇絕的，揑住了他二人的劍尖。

二人嚇得魂飛天外，腦子裡連半個念頭還沒有轉過來，鐵小虎暗力猛吐，喝了一聲：「斷！」

說斷眞斷，「卡！」「卡！」兩聲，兩支長劍同時攔腰震斷。

鐵小虎怒冲冲的道：「你娘哩，三脚貓的把式，少在這裡丟人現眼，識相的還不快去通報賀三劍，叫他出來迎接貴客！」

至此，守門人再也不敢爭强鬥勝，像是鬥敗了的公鷄，拖着斷劍，鼠竄而去。

* * *

小狗子扛着三劍堂的招牌，跟在小虎的身後，抬頭挺胸的闖進了三劍堂。

門內庭院不小，處處花木扶疏，爭妍鬥麗，踏着石板路，甫進十丈餘，穿過一道花牆，面前是一個四合院，正欲衝進正前方的大樓，大樓之內已冒出一個蓄着八字鬍的老頭來。

與此同時，但見金光閃爍，人頭鑽動，從兩側出現的人更多，早已將傢伙亮出來。

「殺！」

「殺！」

不問青紅皂白，潮水也似的殺將過來。

却被八字鬍老頭阻住了：「大家都不要衝動。」

守門的那個高個子的人氣忿忿的道：「這兩個臭小子，毀劍摘匾，欺人太甚，狂妄自大，簡直目中無人，絕不能輕輕放過，弱了咱們三劍堂的名聲。」

八字鬍老頭沉着一張臉，道：「這筆賬等一下當然要算，還要他們付出足夠的利息來，現在老夫想先問他們幾句話。」

鐵小虎好急的性子，朗聲道：「遠來是客，該本少爺問你，閣下可是齊魯劍客賀三劍？」

八字鬍老頭道：「不是，老夫是三劍堂的總管。」

「叫賀三劍出來。」

「小友有何貴事？」

「好說，想見識見識賀老頭的劍法。」

「想與我家主人交手，請照規矩來。」

「什麼狗屁規矩？」

「家主人從來不跟無名小卒動手，必須先過三關。」

「過那三關？」

「也就是須先打敗本堂的三位高手，才有資格與家主人過招。」

鐵小虎好狂好驕，橫掃全場一眼，道：「好啊，那一位不怕死，先放馬過來。」

一名紫面大漢大叫一聲，從左側人羣中挺身而出，吼道：「張爺爺願給你小子送終。」

小虎又在耍威風：「黑小狗！」

「有！」

「殺小蟲，要不要牛刀？」

「不要，小小刀就可以了。」

「你有沒有把握？」

「包在我身上。」

「必須一招得手。」

「沒問題。」

「丟了本少爺的臉該當何罪？」

「願將人頭獻上。」

「好，祝你成功。」

「請公子靜候佳音！」

純粹是演戲，效果絕佳，早將三劍堂的弟兄氣昏了頭。

人在盛怒之下，就往往免不了會發生失誤。

果不其然，那名紫臉大漢，劍還沒有拔出來，便被小狗子削去大拇指，不戰而敗。

第二人的情況也好不到那裡去，劍拔一半，被鐵狗連鞘挑飛到屋頂上去。

第三人的表現最好，遭遇也最糟，劍是拔出來了，也分心刺出，奈何技不如人，僅僅遞出半招，就丟了半條臂，灑下一地血。

就這樣，所謂過三關，兩三下便清潔溜溜。

小狗子大言不慚的吆喝道：「小兒科，過三關沒意思，不好玩，最好多過幾關嘛，不怕死的儘管上，保証照單全收，絕不退貨。」

鐵小虎亦道：「不錯，多多益善，不怕死的全部都歡迎，大家集體向閻王報到，報名費八折優待。」

這話太狂，太傲，也太傷人，惹惱了在場所有的人，大夥兒齊聲一喝，蜂擁而上，準備要打羣架。

猛聽有一個洪鐘似的聲音劃破長空，以命令的口吻道：「住手！」

循聲望去，立見正面大樓台階之上，傲然站立着一位五十餘歲，道貌岸然，甚是魁梧勇壯，而又不怒自威的老者。

沒見老者怎樣作勢，人已飄落在小虎面前丈許處。

在他的身後，帶起了一陣風，足証此人功力深厚。

揮揮手，命衆人退下，又道：「這位小英雄已取得跟老夫交手的資格，不必再戰。」

上上下下，打量一下鐵八虎，接道：「少俠如何稱呼？」

鐵小虎冷然一哂，道：「本少爺正想要問你。」

「老夫賀三劍。」

「啊，原來你就是賀三劍，好大的架子啊！」

「你——」

「我叫紅小虎，又名紅一劍。」

「紅一劍？」

「沒有錯。」

「什麼意思？」

「本少爺與人動手，往往一劍解決，不喜歡用第二劍。」

「娃兒好大的口氣！」

「火車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如若不信，一試便知。」

「老夫會試的！」

齊魯劍客賀三劍忽然伸出一隻手來，吐出來一個字：「劍！」

緊跟在他身後的一名壯漢，立將捧在手中的劍，雙手奉上。

紫銅色的劍鞘，古意盎然，護手上還鑲着好幾顆明珠，單看外表，就曉得是一把好劍。

二人對面而立，凝目而視，雙方皆握住了劍柄。

場中登時一片死寂。

寂靜之中，却別有一番令人窒息的緊張氣氛。

* * *

驀然——

「拔劍！」

「拔劍！」

同時出聲。同時拔劍。

也同時拔出了劍。

金光燦爛，耀眼奪目，彷若夜空中的閃電，强光下的金剛石。

眞的是鑽石，就嵌在鐵小虎手中寶劍的劍身上，一共七顆。

「七星劍！」

「七星劍！」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衆口一詞，同聲驚呼。

好霸道的七星劍，的確名不虛傳，小虎不殺人，單找劍，兩劍相撞，金鐵交鳴，火花四濺，「錚！」一聲，齊魯劍客賀三劍的劍已一斷爲二。

馬上震駭全場，看得目瞪口呆，任何人都來不及應變，鐵小虎的劍尖已抵住賀三劍的咽喉。

意外的是，到此爲止，小虎並未再向前挺進。

却嚇壞了三劍堂的弟兄們，誰也不敢輕舉妄動。

就好像被釘子釘在原地，落地生根，一動不動。

賀三劍驚惶失色的道：「你是鐵家的人？」

小虎道：「不是！」

「既非鐵家之人，劍神鐵老虎的成名兵器怎麼會落在你的手中？」

「本公子與鐵家的八少爺是好朋友。」

「娃兒說那裡話來，好朋友也不會將他老子的寶貝送給你。」

「起碼知道七星劍的密藏之處。」

「原來是個無恥的小偷。」

「順手牽羊不爲偷！」

「小子，老夫業已落敗，殺剮請便。」

「你並沒有敗。」

「此話怎講？」

「是敗在劍上，敗在七星劍的鋒芒上，可以再戰。」

「老夫已無劍可用。」

「可以再換一把。」

「再換？」

「換一把最好的！」

目的無他，志在逼他亮出寒鐵劍來。

這是一件傷天害理的事，除非萬不得已，他是不會俯首認帳的。

請將不如激將，此乃絕妙良策，爲了保名保命，他別無選擇，只好借助寶刀寶劍。

鐵狗與小虎的默契絕佳，復在一旁猛煽風點火。

「對，再換一把劍，挑最好的。」

「士可殺不可辱，這樣就鞠躬下台多沒面子。」

「賀三劍，賀三劍，起碼得拚三劍，這樣就認輸，算什麼嘛。」

「我家公子贏得也不光采，不過癮，不刺激，不威風，不足以留傳千古，驚動萬世。」

「你娘，別裝蒜！」

「媽的，別裝王八！」

「奶奶的，是英雄就拚到底，死也要死得像一條漢子！」

「是泥人還有三分土氣，再不行動，休怪黑爺爺要罵人啦，操你親娘祖奶奶！踩爛你們三劍堂的倒霉破招牌！」

可不是說着玩，當眞將匾額放在脚下來踩。

踩一脚，罵一句。

罵一句，踩一脚。

聲聲刺耳。

脚脚落實。

將賀家的祖宗八代罵了個夠。

也將三劍堂的匾額踩得面目全非。

不錯，是泥人還有三分土氣，是木頭，也會着火，齊魯劍客賀三劍被他二人激得鷄飛狗跳，怒火焚身，暴跳如雷的道：「好，娃兒有種別逃，老夫今天决心要大開殺戒！」

戒字出口，人已轉身跨進大樓左側旁的一道月門。

* * *

月門內別有天地，房舍鱗次櫛比，乃三劍堂的內眷所在。

通過兩個天井，幾條廻廊，潛入角落裡的一間密室。

密室關防嚴謹，有三道門，三把鎖，裡面琳瑯滿目，珍藏的東西全部都是賀三劍心目中的寶貝。

移開一個橱櫃，壁上還另有密窟，長方形的壁洞內，有一個紫檀木做的劍架，架子上面端端正正的放着一把劍。

古色古香的劍鞘，鏤金鑲玉，一看就曉得絕非凡品。

上面還鐫刻着持有者的名字——鐵三虎。

毫無疑問，正是劍神鐵老虎苦心煉鑄的寒鐵劍。

賀三劍伸手取過，神色顯得有點慌張、凝重。

刷！劍已出鞘。

沒有金光。

是血光！

血紅色的寒芒籠罩全室，劍身通體血紅似火。

彷彿是鮮紅的血凝聚而成！

更像是火紅的烈火的化身！

隱隱約約中，血劍之上，似乎還有神嚎鬼哭的聲音傳出。

「有鬼！有鬼！」

「邪門！邪門！」

賀三劍臉色變了，聲音變了，整個人都變了樣兒，頭皮發炸，面容慘白，手在抖，心在跳，似乎眞的是遇見了鬼。

人也好像失去理智，失去控制，痴痴傻傻，呆呆楞楞，失魂落魄的，雖然雙手握劍，依然不由自主，宛若反被劍制住，被牽引着，衝出密室。

早已驚動了全家，賀三劍的家小全部聞訊趕來。

賀家的長子發現父親神色有異，惶聲道：「爹，你老人家的臉色好可怕啊，是不是那裡不舒服？」

「沒有！」聲音比冰窖裡的冰還冷。

劍更冷，噗嗤！一聲，刺進他自己兒子的肚子裡。

血流如注，慘嗥似殺猪，當場便倒下去，倒斃在他自己流出來的血泊中。

乃妹看在眼中，嚇得半死，驚極而呼道：「爸，你老人家是怎麼啦？是不是瘋啦？怎麼可以殺哥哥呢！」

賀三劍語無倫次的道：「沒有，我沒有殺人，人不是我殺的。」

睜着眼睛說瞎話，明明是他殺的，否認有屁用。

同時，口說不殺人，却又挺劍殺了第二個。

就是他嬌滴滴的親生女兒。

和她哥哥倒在一起。

賀夫人就在面前，如非親目所見，做夢也不會相信，老公會將親生的兒女殺死，一把鼻涕一把淚的道：「老伴，你是中邪了？着魔了？還是鬼迷心竅？虎毒不食子，你爲什麼殺死自己的兒女？」

說至最後，已是泣不成聲，趴在兒女的身上，呼天喊地的大哭起來。

死鴨子，硬嘴巴，賀三劍還是不肯承認：「我沒有殺人，絕對沒有，是劍殺的。」

這是什麼狗屁歪理，劍握在他的手裡，不是他殺的，難道說劍還會自動殺人？

何況，無三不成幾，手起劍落，他又殺了第三個。

正是他的結髮妻子，親親熱熱的另一半。

＊　＊　＊

鐵八虎與小狗子，本已隨後追至，準備動手殺人奪劍，爲鐵虎莊死難的親人復仇雪恨，見到這般情景，也被嚇呆了，駐足而觀，未曾出手。

小狗子碰一下八虎，噤聲道：「八少爺，姓賀的是九名兇手之一，已無可置疑。」

「錯不了。」

「劍應該是銀白色，怎會是血紅色？」

「顯然是被我們鐵家人的鮮血染紅的。」

「變成血劍啦？」

「甚至是魔劍！」

「怎麼說？」

「賀三劍殺他自家的人，你不覺得很納悶？」

「是很古怪。」

「說不定是我爹我哥他們，寃魂不散，附在劍上來討命。」

「好可怕啊。」

「同時，我覺得，姓賀的可能已經眞的瘋啦。」

＊　＊　＊

沒錯，是瘋了，將兒子，女兒，老婆，連殺三人後，齊魯劍客賀三劍這才承認他自己殺人了。

「我殺人啦，殺人啦！」

「好好玩啊，好好玩啊！」

眞是瘋子，把殺人當作兒戲，手舞之，足蹈之，喜不自勝，言畢又來了一長串哈哈大笑。

大笑聲中，還劍入鞘，瘋瘋癲癲的，大搖大擺的，步出月門，向外面行去。

甫至剛才動手的地方，已被鐵小虎追來截住，道：「媽的，別逃，咱們的事情還沒完哩。」

賀三劍儍呼呼的道：「咱們有什麼事？」

「決鬥！」

「沒有，沒有的事，老夫根本不認識你。」

「哼，少裝蒜，我問你，你這一把劍是從那裡弄來的？」

「誰說的，」手上明明有劍，却硬說：「老夫兩手空空，那裡有劍。」

「且別管你有劍無劍，快說另外那八名兇手是誰？」

「兇手？誰的名字叫兇手？從來也沒聽說有這一號人物。」

「你娘，說你瘋，你眞瘋，氣死我也。」

「老子好好的，沒有瘋，別咒人，咒人嘴上是會長瘡的。」

「閉上你的嘴，你的腦袋會掉，脖子上會長疤。」

「謝了，謝了，只要青春不要疤，再見！」

＊　＊　＊

這是他自己的家，賀三劍却頭也不回的離開了。

八字鬍總管攔不住。

其他的弟兄攔不住。

鐵小虎拔劍在手，喝道：「賀三劍，想死也該死在自己家裡。」

小狗子亦道：「是嘛，別死到外面去做孤魂野鬼！」

話落人起，雙雙拔腿就追。

可惜沒追到。

賀三劍也沒逃走，奔至花牆附近，是被飛龍堡主劍仙金飛龍截住的。

而且，此人的本事好大，一出手便將賀三劍手中的魔劍奪下來。

令人不解的是，賀三劍竟似毫未反抗，趁金飛龍一怔神，金如山、金如海、金如雪爲之雀躍分心的當兒，已擦肩而過，消失在牆頭上。

偏偏，父子兄妹四人一字排開，正巧擋住小虎主僕的去路視線，待彈身掠頂而過，飛上牆頭時，早已不見賀三劍的踪影。

＊　＊　＊

小虎飄身落地，不悅道：「鮮，眞是鮮事，憑金堡主的身手，會攔不住賀三劍，在下還有很多事情要追究。」

劍仙金飛龍歉然一笑，道：「抱歉，老夫是有所疏誤，由於沒料到這一把劍會如此順利到手，心神一分，被他溜走了，不過——」

「不過怎樣？」

「一個瘋子，可能也問不出任何結果。」

「最低限度，也該摘下他的人頭，爲我的好友八虎報仇。」

金如雪一雙會說話的大眼睛瞟了小虎一眼，似是對他對自己心上人的這份情義十分感激，嬌聲道：「一個瘋瘋癲癲的人，跑不遠的，山不轉路轉，相信他逃不出咱們的手掌心的。」

鐵小虎深情的瞥了金如雪一眼，傲然的道：「那當然，不論上天入地，絕不會輕輕放過他。一旦將姓賀的擒在手中，一定會請金姑娘來給他一劍。」

金如雪淡淡一笑，道：「謝謝。」

小虎壓低聲音道：「然後妳就嫁給我。」

如雪臉上一熱，羞澀的說：「討厭！」

劍仙金飛龍道：「紅少俠，別躭誤時間，我們快去分頭追趕吧。」

鐵小虎道：「且慢，尚有一事未了。」

「何事？」

「拿來。」

「拿什麼？」

「拿你手上的血劍，魔劍，寒鐵劍來。」

「劍是老夫奪來，少俠何出此言？」

「你不給？」

「不給！」

鐵小虎聞言大怒，差點沒氣破肚皮，氣忿忿的道：「豈有此理，三劍堂是在下攻下的，這個秘密也是我紅小虎戳穿的，你不覺得自己在投機取巧，撿便宜？」

小狗子亦大爲光火，隨聲附和道：「投機取巧，撿便宜的人是小人，不是君子，更不是望重江湖的英雄。」

劍仙金飛龍沉聲道：「錯，錯，大錯特錯，事實上，這把劍本來就應該歸老

夫所有。」

鐵小虎怒容滿面的道：「你憑什麼？」

「憑我是鐵府的親家。」

「在下是八虎的朋友。」

「對不起，親家比朋友要親近得多。」

「說了半天，原來你早有侵佔之心，我看這件血案——」

「老夫並無侵佔的意思。」

「哼，事實勝於雄辯。」

「只是暫時保管，將來還要給別人。」

「給誰？」

「鐵家的後代自然有優先權。」

「如果鐵家眞的死光死絕了呢？」

「待八劍齊全後，再由武林公決。」

「如何公決？」

「由金某人遍撒英雄帖，請各門各派的首腦來共同商議。」

鐵小虎冷哼一聲，道：「然後，就大家分贓？」

小狗子冷言冷語的道：「彼此都皆大歡喜？」

劍仙金飛龍心平氣和的道：「或則集中保管，也許藏之名山，留待後世有緣，甚至也有可能徹底銷燬，以杜後患，此事須待大家公意，老夫不敢擅作主張，但絕對不會有分贓的事情發生。」

言來義正詞嚴，無懈可擊，充滿了凜然正氣，接又徐徐言道：「此時多言無益，到時候自然會請紅少俠親自參加，任何意見均可公開討論，多數公決，根本不可能發生狗皮倒灶的事。」

眞是倒了八輩子的血霉，費了不少勁，好不容易逮住一個元兇，結果，賀三劍瘋了，趁亂逃走不算，一把本來應該屬於小虎的寶劍，却白白的便宜了劍仙金飛龍。

金飛龍說的頭頭是道，小虎無詞以對。

此時此地，自然又不是該他表明身份的時候。

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將到口的肥肉往別人嘴裡送，眼睜睜看着金家父子兄妹離去，還不得不基於禮貌，道「再見！」，說「後會有期！」

直至他們去遠後，小虎這才忍不住吐一口口水，跺一跺脚，自言自語道：「呸！衰啊，眞衰，衰到姥姥家去了。」

小狗子不表同意，道：「哼，馬後炮，既然心有不甘就不該放他們走，大可力爭到底。」

「本少爺是想放長線，釣大魚。」

「公子覺得姓金的也有問題？」

「事實眞象未明之前，人人有問題，個個有嫌疑。」

「準備如何處理這件事？」

「明查暗訪，不擇手段。」

「不怕把金如雪姑娘的愛情弄吹？」

「吹就吹。」

「多年的感情，好可惜啊。」

「哼，大丈夫何患無妻。」

「下一個目標該找誰？」

「先追到賀瘋子再說。」

＊　＊　＊

找一個正常人，尚有線索可尋。

尋一個瘋子却如盲人瞎馬，大海撈針。

尤其身在東嶽泰山，峯巒崗嶺，深溝絕壑，洞穴岩石，野廟草寮，處處都是藏人的絕佳所在，找起來可謂倍加辛苦。

苦尋三日半，毫無所獲，這日中午，無意中遇上了一件怪事。

北方，偏東一些，有一縷紅光直衝霄漢，歷久不散，彷彿是一條單色而又不彎曲的彩虹。

隱約之中，好像還有哭泣的聲音在空際飄散。

紅光很弱，泣聲也很小，時有時無，若隱若現，但靜觀傾聽良久後，八虎主僕，確信是存在的，絕非空穴來風，無中生有。

可是，費了不少勁，找了不少地方，並無任何發現。

把鐵小虎給弄糊塗了，道：「邪門，明明存在的東西，怎會找不到？」

小狗子道：「說的也是，似乎成心在跟咱們捉迷藏，搗蛋。」

「跟八少爺搗蛋，門兒也沒有，非找到不可。」

「怎麼找？」

小虎自有妙法，揚聲道：「胡力、玉娘何在？」

「在！」

胡力、石玉娘應聲聯袂而至。

鐵小虎道：「紅光、泣聲，你們聽見看到了吧？」

石玉娘應道：「有。」

「在何處？」

「就在前面不遠。」

「是何怪事？怪物？」

「奴婢還沒有去看。」

「爲什麼不去察看一下？」

「未得星君指令，不敢自作主張。」

「本星君現在命令妳去查。」

「得令！」

此乃小事，來去如風，不過眨眼工夫便又轉回來。

鐵小虎道：「看清楚沒有？」

石玉娘道：「看清楚了。」

「是什麼？」

「請星君自己去一看便知。」

＊　＊　＊

一道山崖，面向南，正對着太陽。

半山崖上，有一條極爲狹窄的石縫。

石縫裡放着一把劍，露出寸許長的劍刃來。

紅光正是由此而生。

泣聲亦是由此而出。

「哎唷，是血劍！」

「哎唷，是魔劍！」

主僕二人驚呼出聲，鐵小虎猛一個彈縱，拔身而起。輕而易擧的便將血劍取在手中。

刷！拔劍而出，映出滿天紅光，比太陽還紅，跟鮮血一樣。

再看看劍鞘上的字，是「鐵五虎」，屬小虎的五哥所有。

飄飄忽忽的，遠在天邊，又似近在

眼前，是好像眞有幽幽怨怨的泣訴聲音。

小狗子頓覺頭皮發炸，透體生寒，道：「八少爺，這劍透着古怪，可能眞有鬼魂附身。」

鐵八虎打了一個冷顫，道：「不會吧？」

「明明聽到有奇怪的聲音嘛。」

「可能是風吹劍刃的聲音。」

「天靈靈，地靈靈，但願如此，不然就災情慘重，俺準會被嚇死。」

說着，還雙掌合十，朝四方拜了四拜。

胡力道：「恭喜，恭喜，星君福星高照，又發現第二把劍。」

小虎道：「眞想不透，這把劍怎會藏放在此？」

石玉娘道：「想必是爲了避禍。」

「避禍？避什麼禍？」

「賀三劍發瘋，手刃妻子兒女的事，已經傳遍山東，得到這把劍的人心生懼駭，故而棄之荒山。」

「如此說來，此人也必定距此不遠？」

「應該是的。」

小狗子道：「無名無姓，無憑無據的，到那兒去找？」

鐵小虎怒吼一聲，道：「找不到也要找，好在範圍不大，成名的武林人物屈指可數，大不了全部趕盡殺絕，問題就解決了。」

小狗子道：「對極了，全部趕盡殺絕，一網打盡，就等於替老爺公子他們報了仇啦。」

鐵小虎「嗯」了一聲，還劍入鞘，打算下山去。

萬不料，劍一出鞘，便再也插不進去了。

似乎，劍身發福了，膨脹了，劍鞘已經容納不下。

小虎大惑不解的道：「這是怎麼搞的？」

鐵狗亦道：「金飛龍那一把劍爲何能插得進去？」

腦中靈光一閃，小虎道：「我明白啦。」

「八少爺明白什麼？」

「必須見血，仇家的血，或仇家親人的血，方可入鞘。」

「哇呀呀，萬歲，這可好，有沒有殺對人，劍都知道，以後可以省去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但不知能否指示方向？」

「好像會，脫手欲飛，指向北方。」

「北方是濟南，大地方。」

「大地方的武林人物最多。」

「走！到濟南去，吃香的，喝辣的。」

「走！」

＊　＊　＊

魔劍眞的好像有鬼附身，指向別處時，反應全無，一指向北方，便脫手欲飛。

主僕二人好不興奮，曉行夜宿，一路疾奔，第二天傍晚，便到了濟南府。

復在魔劍的感應導引下，來至「太白居」。

太白居是一家大飯莊，兼營客棧生意，高朋滿座，生意鼎盛，在濟南府是數一數二的。

老闆侯三，以前是個屠夫，賣猪肉的，武功底子不錯，後來發了財，才改行當上大老闆，做起飯店生意來。

四十來歲年紀，紅光滿面，精神飽滿，一身織錦緞長袍，剪裁合身，不知道的人誰也看不出，侯大老闆以前是個殺猪的。

侯三今天的運氣大概不太好，一直在心驚肉跳，坐立不安，當他目睹店裡闖進來兩個小伙子，看見小虎手中的血劍時，臉色登時大變，雪白如紙，當即離開櫃枱，急匆匆的溜到後面去了。

＊　＊　＊

孰料，剛剛進入一間小客廳，正要關門，鐵小虎的脚已踏進來，强行闖入。

侯三當門而立，阻住他的去路，不准小虎進來，道：「客官，此乃私室，吃飯住店請到前面去。」

鐵小虎臉色一沉，單刀直入的道：「本少爺是來找你的。」

侯三大搖其頭道：「我們並不認識，你一定是找錯人了。」

小虎道：「我們是不認識，但是。」

語氣一頓，將魔劍一舉，指着他，又道：「但是，牠認識你！」

乖乖楞地登，魔劍好像眞有識人之能，鐵小虎只是隨便一指，相距的有尺許遠，陡然間，却如長了翅膀，直往侯三的咽喉上竄。

嚇得侯三面如死灰，冷汗如雨，閃電也似的暴退數尺，連連搖手道：「認錯了，認錯了，一定是認錯了。」

小虎挺劍追上去，道：「認錯了嗎？」

眼看魔劍又要往他身上竄，侯三的褲襠都濕了，早已魂不附體，一面退後，一面說道：「沒錯，我是認得這一把劍，請趕快把牠移開，求求你，拜託拜託，我受不了啦。」

口說不算，還不停的打恭作揖，如大難臨頭，如死之將至，如待宰的羔羊，待決的死囚，狼狽惶恐之狀，非筆墨所能形容。

鐵小虎並未將劍移開，寒臉道：「想暫時擺脫死亡的恐懼，你必須答應本少爺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將你知道的事，全部說出來。」

「可以。」

「知無不言？」

「自然。」

「言無不盡？」

「一定。」

「如有半句謊言，就要你血流五步？」

「情願。」

屠夫侯三表現的很合作，鐵小虎這才將劍移開，彼此就在小客廳裡，面對面的坐下來，侯三猛拍馬屁，還倒了杯茶。

小虎道：「本公子紅小虎，這一位叫黑小狗，閣下也先介紹一下自己吧。」

「老夫侯三，以前是個屠夫，現在是太白居的老闆。」

「侯三，這把劍你是如何弄到手的？」

「是——搶來的。」

「在那裡搶的？」

「邯鄲鐵虎莊。」

「鐵家與你有殺父之仇？」

「沒有。」

「那麼，有奪妻之恨？」

「也沒有。」

八虎尚未發火，小狗子已經按捺不住了，衝上去一把抓住他的衣領，另一隻手左右開弓，啪！啪！給了侯三兩個耳光子，殺氣騰騰的道：「媽的個巴子，既無殺父之仇，又無奪妻之恨，爲何如此殘酷毒辣，將鐵家殺得鷄犬不留？」

鐵狗用力不輕，打落三顆牙，嘴角已淌出鮮紅的血水來，但他沒哼半聲，打落牙齒和血吞，道：「侯某也是被迫，並非出於本意。」

小虎一楞，道：「被迫？你是說有人强迫你去殺人放火？」

「事實確是如此，而且是誤上了賊船。」

「本公子有聽沒有懂。」

「待侯某道出眞象就會懂的。」

「說！」

侯三整理一下紊亂的思緒，不勝悲悽的道：「其實，老夫會捲入這一場是非之中，純粹是無妄之災，連我自己也莫名其妙。」

鐵小虎疑雲滿面的道：「放屁！你自己也會莫名其妙？少騙人！」鐵小虎疑惑地道。

「侯某句句實言。」

「你娘，最好交代清楚，如有半句假話，小心你吃飯的傢伙。」

「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夜裡，侯某已上床睡覺，半夜醒來的時候，却突然發現，跑到荒郊野外去了。」

「噢，有這種事，是否得了夢遊症？」

「不，是被人扛去的。」屠夫侯三低聲道。

「你爲什麼不反抗？」

「此人武功甚高，曾當面露了一手，一掌便將一塊墓碑劈碎，况且，侯某的穴道被制，根本無從反抗。」

「他意欲何爲？」

「强迫我去辦一件事。」侯三苦着臉道。

「去鐵虎莊殺人奪劍？」

「是後來才知道的，當時並未言明。」

「你答應了？」

「不答應他揚言要殺我全家，雞犬不留。」

「此人究係何方神聖？」

「不知道。」

小狗子好烈的性子，跳起來又賞了他「五百」，破口大罵：「他媽的，你們面對面，會不知道是誰？」

屠夫侯三道：「因爲他臉上戴着一張鬼怪面具，看不見他的眞面貌。」

鐵小虎命令他說下去。

「此人似非窮兇極惡之徒，並不想平白的叫老夫爲他辦事，還給了我二百兩銀子的車馬費，聲言日後倘若得到奇珍異寶，他願以高價贖回。」

「後來呢？」

「後來，侯某又被他點中睡穴，昏迷了，第二次醒轉時，發覺躺在數里外的一個野廟裡，他的面具、衣服，已經穿戴在我的身上。」

「野廟裡就你一個？」

「一共八個，全部集中在一起。」

「認識另外七個人嗎？」

「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有面具，不認識。」

「可以問呀。」

「大家都好像有意隱瞞身份，自始自終，沒見有人說過一句話。」

「可以逃呀。」

「逃不了，有人在監視，監視得很嚴。」

鐵狗道：「不對，既然有人監視，你的那位主顧，如何能掉包？」

屠夫侯三道：「可能是因爲那天的天氣特別黑，那位老兄的武功又特別高的緣故吧。」

小虎道：「監視你們的人，面具上面是否有一個『王』字？」

「不錯，他手下還有不少人，個個皆身懷絕技。」

「這個人的身份是——」

「自稱是幽冥教主。」

「姓什麼？叫什麼？」

「他沒有說，也沒人敢問。」

「到了鐵虎莊以後的情形怎樣？」

「先神不知鬼不覺的，將外圍的崗哨解決，潛入核心重地，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一舉將寒鐵寶劍奪下，然後才開始大燒大殺。」

鐵小虎恨得牙癢癢的，熱淚滾滾而下。

好半晌，始强自將悲傷收起，黯然言道：「八把寒鐵劍，歸何人所有？」

屠夫侯三道：「幽冥教主言而有信，八把寒鐵劍，全部歸我們八人所有。」

「他自己一把都沒有要？」

「是的！」

這事太反常，太不合情理，小狗子道：「怪哉，這件事是幽冥教主領頭幹的，怎會一把不要？他所爲何來？眞是個怪物，叫人摸不透他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這事的確透着古怪，令人諱莫如深。

說不定另有更大，更嚴重，更令人匪夷所思的陰謀正在醞釀進行之中。

＊　＊　＊

夜已降臨。

客室裡點上了燈。

小虎道：「劍已到手，想不通你爲何又棄之東嶽？」

侯三道：「主要是因爲害怕。」

「害怕？」

「這劍好恐怖，會發出異聲，如泣如訴，劍身居然會自動出鞘寸許，通體血紅，越發叫人胆顫心驚。」

「慢着，我且問你，在得劍之初，劍

身可是血紅之色？」

「是銀白色的。」

「可有異聲？」

「沒注意。」

「是什麼時候才變色？聽到異聲？」

「數日之前。」

「於是，心生畏懼，決定棄諸荒山，擺脫責任？」

「嗯，尤其在聽到賀三劍發瘋殺家的消息後，意志更加堅定。」

「你有沒有想到，如何向付你車馬費的那位老兄交代？」

「當時不顧一切，事後才想到。」

「可有此人的訊息？」

侯三歎息一聲，道：「有，昨天夜裡，在臥房的門上，發現一張字條。」

小狗子道：「那位老兄留的？」

「正是。」

「怎麼說？」

「他說近日之內，欲將寶劍贖回，並且留下了連絡的暗號，代價面議。」

「暗號是——」

「太白居的食客，如有人點三斤醬牛肉，三斤狀元紅，三個鍋貼，三個叉燒飽，三葷三素，外加一碗酸辣湯的人就是正主。」

「媽的，他是牛，能吃得下這麼多？」

「誰知道。」

觸動了鐵小虎的靈感，心生一計，道：「喂，殺猪的，咱們打個商量。」

侯屠夫立道：「請公子示下。」

「我們扮作小二哥，替你招待這位貴客如何？」

「好啊，這是侯某求之不得的事。」

「倘若表現良好，看在老天爺的份上，或許可以饒你不死，給你一條自新之路。」

「還沒有請教，紅公子與鐵家有何關係？」

「本公子跟八少爺是生死之交的好朋友，也是鐵老莊主的乾子，等於是鐵家的第九隻虎。」

「哦！」

「但是，無論如何，你是殺人的兇手之一，死罪可免，活罪難逃，免不了還是得受點皮肉之苦。」

屠夫侯三感激涕零的道：「謝謝公子，謝謝公子，但能留得一條殘命，任何的懲處，皆樂於接受。」

鐵小虎亮一下魔劍，道：「現在，且先將劍收起來，咱們再好好的合計合計。」

然而，說怪眞怪，魔劍還是不聽使喚，無法入鞘。

小虎望着刻在劍鞘上的「鐵五虎」三字，低語道：「五哥，這位殺猪的也是迫於無奈，並非出於本意，請稍安勿躁，待這一場戲演完後，小弟自然會討回公道來，請暫時安息吧。」

白搭，沒有用，劍還是插不進去。

屠夫侯三耳聞目見，嚇得他直打哆嗦，縮作一團，惶恐萬狀的道：「我的媽呀，這可該如何是好。」

小狗子道：「事到如今，我看非得見血不可。」

侯三更驚更怕，聲音都在發抖：「什麼？要見血？」

鐵小虎道：「是，要見血，不見血就無法入鞘，說不定會壞了大事，將那位老兄驚走。」

小狗子補充道：「或者不花一毛錢，被他偷偷盜走。」

八虎又道：「殺猪的，你自己選一個地方，先挨一劍，吃點點心吧，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事實如此，侯三無可逃避，心一狠，牙一咬，當下將袖子捲起來，指着自己的手臂道：「就請公子在臂上刺一劍吧，要準，要快，千萬不要拖泥帶水。」

小狗子詭笑一下，戲謔道：「安心，安心，我家公子是大行家，砍頭如切菜，不會讓你承受額外的痛若的，只有一點點痛，跟蚊子釘一下差不多。」

刷！紅光一閃，小虎劍已出手，的確夠快，也好文明，劍已收回，侯三才感覺到，眞像是被蚊子釘了一下。

却已戳了一個寸許深的洞，鮮血泉湧而出。

小狗子故意調侃道：「喂，殺猪的，痛不痛？」

這是什麼話，臂上開了一個洞，豈有不痛之理，侯三不愧爲是一條漢子，咬着牙，沒哼半聲，還强作笑顏，自己騙自己：「還好，還好。」

眞玄，侯三挨了一劍，魔劍沾上了血，果然順利的還入鞘中。

若有若無，如泣如訴的異聲亦隨之完全消失。

侯三總算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一屁股坐下去。

沒有坐下去。

彷若屁股着火，立即又跳起來。

不是着火，而是經過這一陣驚嚇，褲襠裡生出不少「黃金」，坐不下去。

鐵狗已經聞到異味，捂着鼻子嚷嚷道：「骯髒鬼，不衞生，還不快去換一條褲子來。」

純屬多餘——屠夫侯三已兀自起身離開。

小狗子衝出門口，補上一句：「殺猪的，晚餐的時間到了，別忘了開一桌酒席過來，要吃香的，喝辣的。」

＊　＊　＊

鐵八虎和小狗子，現在已經是太白居的貴賓，自然要吃香的，喝辣的，侯三返回來的同時，酒席也早已端整齊備。

侯三換了一身新衣，傷口也包紮好了，菜皆佳餚，酒亦上品，酒過三巡，菜上五道後，小心翼翼的道：「紅公子！不知這一場戲到底該如何來演！」

小虎道：「本公子說過，我們就是太白居的店小二，凡是扎眼的客人，全部由我倆出面招待。」

「我這個老闆還要不要繼續坐鎮？」

「不要，可暫時廻避一下。」

「萬一那位老兄指名要找我怎麼辦？」

「解鈴還須繫鈴人，自然還是得閣下親自出馬。」

「最好不要，一切皆由兩位全權處

理。」

「笑話，你是餌，沒有餌如何釣魚？」

「老夫是怕把老命賠進去。」

「放一百二十個心，我們可以當你的義務保鏢。」

「那傢伙技深若海，可能不好惹。」

小狗子拍着胸脯道：「媽的，你雖然沒有說，小爺也曉得，是怕我們技不如人，告訴你，三劍堂打得稀里嘩啦，賀三劍氣急發瘋，你知道用了幾招嗎？」

屠夫侯三道：「幾招？」

鐵狗伸出一個手指來，洋洋得意的道：「一招！」

侯三更加佩服，連忙敬酒勸菜，忙得不亦樂乎。

小狗子更加得意，道：「只要你肯眞誠合作，不要花樣，順利的逮住那位神秘客，甚至連幽冥教主也一併釣上鈎，保証可以助你渡過難關，饒你不死。」

侯三頷首應是，目注魔劍，道：「兩位可不能把這一把劍帶在身上，免得節外生枝。」

鐵小虎道：「那當然，咱們先找一個秘密地方藏起來，將來跟正主兒打交道的時候，這是必不可少的東西。」

小狗子道：「另外，請找幾套合身的小二服裝來，開兩間上房，費用照算，一文錢也少不了你的。」

侯三道：「那裡，兩位太客氣了，免費，一切由侯某免費招待。」

鐵小虎很堅持：「不行，公事公辦，伙伕燒飯，本公子沒有白吃白喝的習慣。再者，隔行如隔山，店小二這一行，純粹是門外漢，還請侯老闆多多指教。」

侯三想一想，道：「侯某這裡倒有一個最直接了當的好法子。」

小虎道：「別拐彎抹角，請直說。」

屠夫侯三道：「乾脆今夜就先實習一下。」

鐵小虎馬上表示同意：「好，咱們現在就當實習店小二去。」

小狗子也神采飛揚的道：「現買現賣，明天就走馬上任。」

＊　＊　＊

一點不錯，現買現賣，第二天，主僕二人眞的當上了太白居的店小二。

穿的是小二哥的服裝，又刻意整理了一下門面，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任誰也認不出來。

太白居的生意不惡，大門一開，便陸續有食客上門。

可惜都是一些飲食男女，並無扎眼的貨色。

是以，鐵小虎主僕也一直按兵不動，並未親自上陣。

直至晚膳時分，食客漸漸增多時，始在人羣之中，發現一位怪客。

是很怪，奇裝異服不算，行動也顯得鬼鬼祟祟的，半白的頭髮上，戴着一頂寬邊帽，遮住了半張臉，用一隻鼠目，不停的左顧右盼，好似一頭尋找獵物的大野狠。

衣服很髒很臭，全身散發着一股濃濃的汗臭味，可能少說也有七八天沒洗澡。

寬邊帽則是嶄新的，十分惹眼，就像是在叫化子的頭上，戴了一頂王冠。

氣味實在難聞，大家皆敬鬼神而遠之，怪客也有自知之明，在角落上挑了一個最僻靜的位置坐下來。

鐵小虎立即迎上去，客客氣氣的道：「客爺想吃些什麼？」

怪客不假思索，立道：「來三斤醬牛肉，三斤狀元紅，三個鍋貼，三個叉燒飽。」

「要不要炒幾個菜？」

「三葷三素。」

「什麼湯？」

「酸辣湯。」

乖乖，這不正是那位老兄規定的暗號嗎？八虎與小狗子互望一眼，不由皆喜上眉梢。

怪客好壞的脾氣，拍着桌子吆喝道：「混帳，你們發什麼呆，還不快去拿酒端菜來。」

小虎此刻身份不同，只有逆來順受的份兒，低聲下氣的道：「是，是，馬上來！」

交代廚房，快馬加鞭，很快便端整齊全，端上桌子去。

原以爲怪客一定有話要說，詎料，好似八百年沒吃飯，酒菜一上桌，便大吃二喝起來。

＊　＊　＊

「小二！小二！」

有人在拉直嗓門喊叫。

是鼎鼎大名的百善先生。

小狗子急忙衝過去，抹乾桌子，先獻上一杯茶，恭謹有禮的道：「老先生是要打尖？還是住店？」

「先塞飽肚子再說。」

「吃什麼？」

「三斤醬牛肉，三斤狀元紅，三個鍋貼，三個叉燒飽，三葷三素，外加一碗酸辣湯。」

「好，馬上來！」

糟糕，鬧出雙包來了！

小狗子嘴裡應好，心裡却七上八下，弄得滿頭都是霧水。

尚不止此，方待舉步離去，身後有一個沙啞洪亮的聲音道：「慢走，照百善先生的樣兒，再來一份。」

這人好威猛，高大健壯，像極了一座活動的鐵塔，五十郎當歲，一臉絡腮鬍，身穿黑衣，脅佩寶劍，背上還背着一個包袱，鐵小虎以前見過他，此馬來頭不小，乃黑道北六省的總瓢把子鎮八荒杜天雄。

小虎生怕把事情弄複雜，誤入歧途，自問道：「大爺要點的酒菜，跟這位老先生完全一樣？」

杜天雄「嗯」了一聲，沒說話。

「三斤醬牛肉，三斤狀元紅，三個鍋貼，三個叉燒飽——」

「還有三葷三素，外加一碗酸辣湯。」

「大爺吃得了嗎？」

「放肆，你管得着嗎？」

「小的爲大爺着想。」

（未完・三）

上文提要：嘉琳再次收到勒索信，秦豪與錢海均願意相助，在約定的百花樓內，監視每一個進出的人未果，遂脅迫聯絡人十三妹，依然不得要領……死胡同中，外表成不了氣候的金七竟然殺死了德威武館的石問天師傅。仿製的不封手册未能贖回徐小凱，但金燕西却對嘉琳透露其藏身之處，甫至，却遭酒丐、竹葉三及其徒巴隆等人襲擊……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京華俠隱

不畏艱險　勇救兒子

郡主說：「不知道那也沒辦法，潘谷呢？」

「回郡主，他外出打聽消息時，我被捕，他聞風逃走了。」李艷秋說。

「他既然已得到了想要的錢，爲什麼還沒有走？」

「回郡主，他迷戀民女，民女不走他也不走。」

「妳爲什麼不走呢？」

「民女自知罪孽深重，一切不幸皆由民女而起，所以在徐小凱沒有找回之前，絕不離開本鎮。」

嘉琳點點頭，儘管孩子沒有下落，聽了這話內心也稍微安慰。可見人心並不全是醜惡的。

問不出頭緒來，只好叫鐵蓮把她帶下去。

＊　＊　＊

李艷秋跑了，這簡直是奇事。

李艷秋不會武功，雖然花旦也要練把子，但戲台上的槊基把子，不能算是武功的。

沒有武功能逃出義王府嗎？

其實郡主只叫人看管李艷秋，並未上鐐銬，也未羈押，鐵蓮不過是上了次廁所，她就不見了。

王府進出的車轎甚多，一問之下，她乘轎自後門走了。據管車轎的人說，李艷秋自稱是郡主的親戚。

這主要是李艷秋被抓來時，並未對外公開，府內下人不知。

當然，這管車轎者及轎伕子們也從未見過李艷秋。

小吉子問出這件事的始末去稟告郡主，安總管又要擋駕。

「總管，這可是十萬火急的事。」

「小吉子，你說的八寶六香瓶是波斯進貢的？」

「是啊！」

「你是說每天嗅一次能提神醒腦，延年益壽？」

「當然囉！總管嗅過沒有？味道如何？」

「哼！什麼八寶六香，只有一股子蛋黃味道。」

小吉子差點忍不住，鐵蓮匆匆而至，說：「小吉子，有沒有頭緒？」

「有，可是安總管攔阻我未能及時稟告郡主。」

「有什麼頭緒？」

「李艷秋乘轎子逃出王府，她說是郡主的親戚。」

「好一個刁婦！」鐵蓮猛咬牙，這些煩心的事，郡主如何承受得了？却又不能不去報告。

鐵蓮匆匆離去，安總管和小吉子交換了一個十分微妙的眼神。

那知郡主聽了鐵蓮的話，却淡然一笑，說：「算了！咱們的紕漏太大了！也不差這一件。」

潘谷和李艷秋早已不住在半掩門張粉家中。却在張粉的堂妹處，這女人才二十六歲，也是幹這行的。

反正潘谷手頭有錢，幹這行的連肉都可以賣，只要給錢，而且不是小數目，自然敢收留他們了。張烈貞侍候得挺

週到的。

每頓飯都是四菜一湯，客也不接哩！在太陽穴上貼上兩帖大膏藥，有客人來找就裝病。

現在李艷秋和潘谷在吃飯。

潘谷說：「在義王府妳能逃出來，眞是異數。」

「你好像不信？」

「我當然信，郡主怎麼說？」

「潘谷，由於郡主太仁慈，一點也沒爲難我，人心都是肉做的，所以我必須告訴你一件大事。」

潘谷說：「是不是勸我自首？」

「不，我希望你盡一切可能找到小凱。」

「這話妳已經說了多少次了！」

「這次不同，告訴你，小凱不是徐繼祖的孩子。」

「這個我也聽說過，他是徐繼祖的繼室李氏，也就是妳的姐姐偷偷要來的。」

「不錯，小凱是我生的。」

「什……什麼？」潘谷猛然一怔，自己的女人生過孩子，而自己却不知道，如何不驚？

「妳別胡扯了！」

「這是眞的。要不，我爲什麼甘冒坐牢的危險，而不離開此鎮？」

「這……」

的確，這句話勝過千言萬語，她實沒有理由不逃走的。

他說：「這是什麼時候生的？」

「當然是五年前，那時我們剛認識不久。」

男人在這方面的記憶是有限的，他也記不清第一次和李艷秋到底多久了，有沒有五年八九個月？

既然徐小凱都五歲了，最少這種事是在五年前發生的。

「那……播種的人是誰？王爺？富賈？要不，可能是徐繼祖這傢伙，一箭雙鵰。」

「不，是你。」

「妳……」

潘谷面色大變，不管他有多渾，對於自己的骨肉，還是十分重視的。但他不信：「妳在動什麼歪腦筋？妳說！」

「潘谷，正因爲我知道你是認錢不認人的人，所以迄今未說。果然，你正是這種人。」

他猛然揪住了她，說：「妳說的沒有一字不實？」

「我……我爲什麼要騙你？」

「那……那眞是我的孩子嗎？」

「你閉起眼睛想想，徐小凱是否有很多很多地方像你？」

潘谷認眞地去想，他實在想不起來。

他綁架徐小凱時，心中想的是十萬兩銀子，以及是否能及早拿到？接款放人的方法是否妥當？會不會事敗身陷囹圄等等。

在那一兩天之內，他實在沒有認眞地看徐小凱一眼，現在苦思之下，的確有點像他了。

這種心理作用是極有可能產生的。「先入爲主」也就是這個意思。

李艷秋說徐小凱是他的兒子，他的概念中就有「徐小凱是我的兒子」的框框，其他一切的可能性，都會放在這框框中去遷就這框框了。

這樣想下去，一定會越想越對，越想徐小凱就越像他的兒子。

何況，李艷秋被擒逃出，她應該珍惜這意外逃生機會，遠走高飛，要說她胡扯，實在找不到支持她這行爲的理由。

他鬆了李艷秋，剛才臉上還有暴戾之氣，此刻完全被興奮和激動所取代。

他一下子就蹦跳到炕下。

「艷秋，你等我。」

「你……你要幹什麼？」

「咱們的兒子，我的骨肉，不能不救，少則一天，多則兩天，我會帶着小凱回來，要是三、五天不回來，妳一個人走吧……」

潘谷走了。

李艷秋悵然，想想潘谷這個人，總還不失人性。

安總管拿了一封信去見郡主，但找不到郡主。

關於秦豪在秘密地窖中養傷的事，只有鐵蓮和郡主知道，這事非保密不可。

「鐵蓮，郡主呢？」

「什麼事？」

「當然有事囉！」

「郡主有事外出，她交待有任何重大事故，由我處理，除非大得非找她本人不可，也要由我決定是否馬上找她。」

「姑娘，妳的口氣可不小。」

「不是我的口氣不小，而是你的囉嗦勁太大！放心！若是一件功勞，一定歸你。要是因你窮磨菇，誤了時間的話……」

「這有一封信……」安總管還眞怕她。

鐵蓮接過抽出信箋一看，臉色未變，心已大亂，她說：「知道了！總管，這是誰送來的？」

「司閽人說是一個陌生的中年人，不認識。」

「多久了？」

「不到半個時辰。」

「行了！我會轉給郡主。」

安總管走後，鐵蓮見到了郡主，明知她看了此信滋味，却不敢耽擱一點時間。

「郡主，這封信送來約半個時辰，送信的是中年人，門房不認識。」

嘉琳以爲，大概又是延期一天了吧？

如不是這事，皇上的聖旨也該到了。

但是，一看信箋，心弦欲斷。

「嘉琳：

狀子告到皇上面前，在目前是大費周章、費時失事的。所以決定改爲一般處理肉票的辦法。最後給妳兩天時限，交出『不封手册』，過時不交，立時撕票……」

嘉琳虛脫地坐在椅上，喃喃地說：

「我前世作了什麼孽？爲什麼不斷地折磨

我？我死了算什麼？孩子何辜……」

「郡主，是誰的信？」

嘉琳郡主作了個手勢，鐵蓮看了信，咬牙切齒，磨拳擦掌。可是她找不到試拳的對象。

郡主示意把信燒了，反而安慰鐵蓮說：「鐵蓮，不用為我煩心，該來的總要來，兩天後會發生什麼事，誰也不能預料。」

「郡主，話是不錯，可是兩天畢竟太短了！讓我出去走走好不好？」

「不必！妳照料著，我下去看看他……」

地窖中的秦豪，傷口恢復得很快。

這是因為王府本有不少的不傳秘方、外國的藥物，以及「不封先生」的金創藥。

其實最好用的還是東洋人及波斯人的藥物，連敷帶吃，效果迅速。

「妳的孩子還沒有下落？」

他的第一句話就是那麼嗆人，她的涵養再好，也差點賞他一個耳光。

「你將來也會有兒子的。」

「我希望我的兒子不會被人抓到把柄當作敲詐勒索的對象……」

她強忍著心焦如焚的怒火甩甩頭，說：「你感覺怎樣了？」

「很好，估計一兩天內就能找『酒丐』再活動活動筋骨了。」

「『酒丐』的功力不在古楓之下，尤其當他使用緬刀的時候。你初癒之後，如何能對付以逸待勞的『酒丐』？」

「他並非大獲全勝，他的腿上也被我的魁星筆戳了個窟窿。」

「秦豪，為了絕對的把握，你該繼續充實自己。」

「我不以為對付不了『酒丐』，而是竹葉三這個陰險的傢伙藏了拙，突然由徒弟變成了師傅，使我和錢海上了當……」

「不管怎麼說，如果你一人遇上了『酒丐』和竹葉三，又該如何？」

「妳的所謂充實是指什麼？」

「秦豪，為了及時找回孩子，逮捕綁匪及大盜，我希望你學『不封手冊』上的五招絕技。」

「我就知道妳遲早會提出這個問題。」

「我有什麼不對？」

「這會陷我於不義。」

「家師不希望我們師姐妹練那五招，是怕太集中於滿人身上，我一點也不怪家師，但別人練它就不受限制。還有，萬一我們為了客氣不練而落入歹人之手……」

秦豪說：「這話不無道理，妳可以找別人練。」

嘉琳眞是欲哭不淚。有句話幾次要對他說却沒有說，那時一時負氣，而現在她認為不該再遲延了，又怕他的傷剛有起色而不顧一切，前功盡棄。

總之，她絕望無助，感到人生乏味。

「我這次好了，一定盡全力找回妳的孩子，儘管我仍未有過孩子，但我可以想像孩子被綁架的滋味……」

嘉琳扭頭就走，因為她的淚水已奪眶而出。

但在地窖門口說：「你想吃點什麼？告訴鐵蓮，很方便，廚房什麼膳食都能做。」

「謝謝妳，我不會虧待我的肚子，我會交待的。」

* * *

鎮上風傳要開一家酒鋪，而不是槽坊。

槽坊是釀酒的，酒鋪是蒐集各省名酒零售。

這是一件大事，因為傳說這酒鋪經常會供應十餘種各省名酒，如紹興、花雕、太雕、竹葉青、女兒紅、山西汾酒、貴州茅台、還有烟台張裕公司的紅玫瑰、櫻甜紅、紅葡萄酒。至於白葡酒萄有白玫瑰、佐談經和大宛香等。

張裕在烟台設酒廠是光緒十八年的事。以兩百萬兩銀子設廠，以二千畝山地自種自法國引進之名種葡萄。

有錢好辦事，這位劉掌櫃才五十出頭一點，雖是前雞胸後駝背，幹勁十足。連夜趕工，要在明天開張。

晚上運來一些酒甕、酒罎及瓷酒瓶等。

也有木工在釘貨架及櫃架。

夜深了，街上都已經沒有行人了。王府的更夫及鼓樓上傳來了三更，這時來了一位老人。

人長得邋遢，但劉掌櫃一看，就知道這是位嗜好杯中物的老饕。

「掌櫃的，明天開張？」

「是的……是的，貴客請多多捧場關照。」

「掌櫃的，聽說貴寶號以專賣宇內名酒為號召，不知確否？」

「貴客別介意，名酒嘛！自然聊備一格，要說宇內名酒無所不賣……」

「至少有紹興、汾酒、茅台三種酒吧！」

「當然，當然。」

「是京裝還是廣裝？」

「果然是位大內行，此地離北京不過數十里，自然是京裝了。」

由於紹興酒最怕舟車輾轉搖來晃去，搖晃太久會變湯變酸，所以在作酒胚時，京裝和廣裝（廣東）都是精工特製，不易變質的極品。

一般人來說，那知道這些秘密？

「掌櫃的貴姓？」

「敝姓劉。」

「劉掌櫃，聽說今天你拒絕了不少客人，說是明日開張時方開罎開甕賣酒，不知我這今日之劉伶如何等到明天？」

劉掌櫃笑笑說：「請貴客略述劉伶禁酒之事。」

客人說：「劉伶天天酗酒，觸動閫怒，毀了他的酒具，且下令戒酒。他對妻子說：「戒酒事大，應設盛酒清餚祭告天地。妻子以為他決心戒酒就答應了他，那知他在禱告天地時說：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斛解醒，婦人之言，切不可聽。說完，又飲得爛醉……」

劉掌櫃大笑，說：「敢問貴客大名？」

「老夫金夢生，取醉生夢死之意。人

生本如夢，金某初讀李白的將進酒，覺得他誇大其詞，所謂：古來賢聖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魏文帝詔朝臣有謂：蓋聞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惟酒無量，仲尼之飲也。姬旦酒餚不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婆娑窗巨醉，故能斬蛇鞠旅。」

劉掌櫃說：「孔叢子也說過：平原君與子高飲，强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吾子何辭焉？』我想詩仙李白的將進酒，大概是以這幾句而來的。」

兩人越談越投契，劉掌櫃的說：「金老先生，小號雖未開張，即遇酒中知己，不得不破例，決定出示各種名酒，請君品嚐，共謀一醉，並請宣傳……」

「好極了！我一看劉掌櫃的，就知道是位爽快的人。」

於是劉掌櫃取出一瓶茅台、北京蓮花白、四川錦竹大麯、陝西的鳳翔酒，另有花雕、太雕、竹葉青、紅兒紅等等。

居然還有張裕的紅玫瑰和櫻甜紅。

連白乾和綠豆稜都也端了上來。

「只是餚嘛！金老先生太晚了！飯館已經封了灶，只有委曲你，這兒有醺魚醬和滷豆干等等。」

「夠了……夠了！其實老夫喝酒是很少要什麼菜餚的……」

酒蟲子一下子有這麼多的名酒擺在面前，眞正是「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了？

喝得性起，金夢生說：「劉掌櫃，今晚咱們眞正是『黃泉無旅店，醉宿誰家』了？來！今夜不醉，遺憾終生……」

不論如何海量，酒是不可這樣十餘種拼雜起來喝的，尤其都是烈酒。

「金老先生……我雖是賣酒的……也差不多了！老先生海量，但也不宜太……」

「劉掌櫃是不是有些心疼了？」

「不！不！小可是怕萬一過量……」

「沒有的事……劉掌櫃，老夫一生嗜酒，可還沒一次在面前擺了這麼多名酒，這眞是終身難忘的盛事……」

最後這金夢生還是適可而止了。劉掌櫃說：「金老先生，今夜相處，也是有緣，請帶回一瓶茅台慢慢喝吧！」

「劉掌櫃，像你……這麼好客……可不是做生意之道啊！」

「金老先生……小可也知道……所以碌碌一生……沒有多大出息……」

「劉掌櫃，一共多少錢？」

「金老先生，我說過這是請客。」

「不……不，你是生意人……將本求利……我怎可以讓你虧損？這樣吧！你先給我掛上賬，過幾天……我酒鬼就有錢啦……再來結算。」

說完就搖搖晃晃地走了。

這金夢生是「酒丐」，不要說傳聞本鎮要開一家蒐集宇內名酒以饗客人的酒鋪，就是嗅也嗅出來了。

而這劉掌櫃又是誰呢？

他技巧地盯上了「酒丐」，到了地頭，原來是一座道觀，「酒丐」在前面叫門，這劉掌櫃本是前雞胸後駝背的人，這會兒也靈活了哩！

他自側面猱身一按，一丈六七的牆頭，就到了觀內了。「酒丐」醉醺醺地往後走，道人們見了他都十分尊敬。

進入三間小齋內，說：「老竹，小東西呢？」

「不是好好的？喏！茅台？你老可眞行，這麼晚了還能買到這麼好的酒。了不起！了不起……」

「老竹，小東西交給你了！可要小心點，茅台不能過量。」

「放心！酒老，飛不了的。你儘管去歇一會兒。」

「今兒個喝得不少，我要去歇一下……」

「酒丐」往後走了，這道觀很大，是科蘸派，終年為人超渡，也就是和鬼打交道的法事。

竹葉三就剝著花生喝了起來。

那知這一瓶有點不同，劉掌櫃不過是希望「酒丐」引路，不能在酒中作手腳。但送他一瓶茅台，酒中就有了毛病。

這是因為劉掌櫃知道「酒丐」已喝足，這一瓶最少要留下半瓶與竹葉三分享的。

竹葉三才不過喝了兩小杯，就倒在床上了。

劉掌櫃出現了，立刻進入房間，發現了徐小凱被綑了雙手，嘴上勒着一條帶子，小小的年紀飽嚐劫難，乍見這醜老人就仇眼相向。

最早劫持他的是潘谷，而醜老人正是他，潘谷說：「別怕，我是來救你的……」

徐小凱一聽這口音，竟是最早劫持他的人，大力掙扎。

潘谷扶起來就走。

出了道觀，潘谷有一種深深的自負和成功感。

「酒丐」老賊陰詐無比，但投其所好，照樣還是會上當。當然，潘谷的設計以及肯花本錢，才是初步成功的因素。

李艷秋對於他的計劃不抱太大的希望，主要是她對潘谷的瞭解不夠。

她以為潘谷只是一個琴師而已，自然不知道徐小凱在何人手中，更不會想到潘谷已知小凱在何人的手中。

當潘谷突然自後門進入，和孩子出現於她的面前，甚至連這賣大炕的張[illegible]貞還在夢中，根本不知道呢！

「噢！太好了！潘谷……眞想不到……」

「不要叫，小凱，我們不會虐待你，我給你解開嘴上的布條，可是你要安靜。」

徐小凱很聰明，他沒有叫。

他雖然嘴未叫，內心却在大叫：我恨你們，使我離開了我的爹、娘……我恨你們。

「小凱，放心！很快我們便會把你送到你的父母身邊了。」

徐小凱不太相信，但小傢伙也學得老練了。

現在，潘谷正在不斷地打量徐小

凱。

欣賞自己的兒子，這心情來得太突然，也就更複雜了。這比欣賞一件瑰寶還要娛心。

可是，他看不出有甚麼明顯的相似之處。

但也看不出完全不相似，以致產生不了絕對不可能是他的骨肉這種印象。

「你看這孩子那份倔強勁有多像你？」

李艷秋不能不增加他的信心。她知道，徐小凱的面貌、身材等等，和潘谷有多少類似之處。

潘谷看得太久，就閉起眼一會，然後再看。

他以爲徐小凱實在無一處像他。

這還在其次，孩子不像父親，總會像母親，他仔細看，小凱和李艷秋，他們也沒有相似之處。

潘谷忽然起了疑心。

像潘谷這種人，頭腦反應是不會遲鈍的。

但他却弄不清李艷秋蒙騙他的動機。

睡覺時，他用一根極堅靭的繩索和小凱拴在一起。

這看在李艷秋眼中，也就心照不宣了。

所以潘谷和徐小凱一入睡，她立刻就走。由於潘谷也陪「酒丐」喝了不少茅台等名酒，這一睡也挺沉的。

李艷秋出了張烈貞的後門，把門帶上，她絕未想到，已被人盯上了。

這確是個大鎮，但在一些有心人來說，它却又顯得太小了。金七打了個手勢，叫部下攔住了李艷秋。

「幹……幹什麼呀？」

漢子說：「李老闆，三天內義王府的堂會就要開鑼了！而妳却不見影兒，我們是奉命請妳去見王妃的。」

李艷秋還眞以爲是義王府的，她詭稱是義王府的親戚逃脫，而她又是原始綁架案之主犯之一，義王府抓她是可信的。

她沒有掙扎，這樣也好，只希望盡快帶她去見嘉琳郡主，以便及早去救徐小凱。

潘谷儘管很倦，但當房門發出微聲時，他睜開眼，一看不是李艷秋而是金七，立刻暗暗地把他與徐小凱之間的繩索弄斷。

金七站在炕前齜牙而笑，說：「潘師傅，你眞行！十萬贖款到手還不過癮，看樣子肉票又回到你的手中，再來個十萬二十萬是不成問題的了！」

潘谷坐了起來。

金七裝瘋扮傻的功夫很到家，但總不能永遠瞞人耳目。而潘谷也是個有心人，早在暗中看出門道哩！

「金七，你到底是唱黑臉還是白臉的？」

金七攤攤手：「我是武丑，黑臉白臉都要唱。」

「你的意思是……」

「向你道賀，煞費苦心，玩了個花樣把孩子騙到了手。」

「不錯，因爲他是我的骨肉。」

金七忽然笑得前仰後合。

「金七，我知道你是一號人物，這次爲義王府演戲組班來此，十之五六都是有爲而來，而不是眞要上台唱戲的。」

「謝謝你的謬獎，把孩子交給我吧！」

「金七，告訴我，你要孩子的動機是……」

「潘谷，事到如今，賞格告示幾乎天天在換，你難道還想打馬虎眼？」

「原來是爲了賞格。」

「當然，銀子是白的，眼珠是黑的，那個不動心？」

「好吧！我的十萬両用掉不到萬両，都是你的了！這檔子買賣，你看有沒有賺頭？」

「好是好！可是你不會沒有看過告示，抓到了綁匪，救回徐小凱是賞格五十萬両呀！」

「金七，你是唱的，我是拉的，要說演戲嘛！姓潘的也不全是外行。俗話說：退後一步路，留與子孫耕！可不要太過份了！」

「我說潘師傅，如何才算不過份？」

「孩子是我和李艷秋生的，只是事前不知道，現在知道了！世上沒有不愛自己骨肉的人，你金七高抬貴手，人給我，錢給你。」

金七綠豆眼疾轉，此刻他要是揭穿秘密，說孩子不是他的骨肉，潘谷要弄死孩子，比捏死一隻蟑螂還容易。

「潘谷，這對我當然是一件好事，只怕你說了不算。」

「潘某說話算數。」

「謝了！這也算是兩全其美的事，銀票給我，孩子歸你。現在只要把銀票丟過來就成了。」

「這樣吧！你的人退到門外，我把銀票留與張烈貞，你來拿就成了。」

「潘谷，你也不必疑神疑鬼，我金七要是想抓你，就讓你逃出此屋，也跑不了你。」

「金七，不怕吹炸了嗎？」

「還是那句話，我是爲了錢，你是爲了骨肉團圓，咱們是各取所需，沒有甚麼大衝突。如果眞的翻了臉，不是姓金的小看你，你這腦袋瓜子，也不過是掖在褲腰袋上罷了！」

潘谷輕蔑地一笑：「姓金的，你這份德性，在我潘谷的心目中簡直是被窩裡伸出脚來……不像把手！」

金七仍然齜牙笑着，一點火氣也沒有。

潘谷彈起時，抖臂揚手，足有十來枚金錢鏢呼嘯而出。

金七的確是深藏不露，只閃不接，全部落空，但兩個身子已流矢般地接近。

金七小巧，潘谷穩沉。

一個是騰、彈、射、閃，一個是拳重腿沉。但有一點相似，都瞪着死神似的眸子，瞄着對方要害。

金七在七個變位中完成了十一腿三掌，二指及五拳的狠攻。潘谷一口氣砸出了七拳二十一脚。

張烈貞本在睡覺，已被金七的部下揪起來，她睡眼惺忪地說：「怎麼？不接客就是不接客，還要強啊——」

挨了兩個耳光之後，張烈貞既不烈也不貞哩！抹抹嘴角上的血絲，往大炕上一倒，就要鬆開褲腰帶。

「媽的！妳眞以爲我們連臭魚爛蝦也不忌？」被揪了起來，嘴上勒上一塊布條。

現在，潘谷一拳砸在金七的小腹上，本以爲得手了，竟然拔不出拳頭來，像被鱆魚的吸盤吸住了似的。

另一瞬間，潘谷在不算慢的閃避中，腰眼上被實實地踩了一脚。

結果李艷秋和潘谷又被金七等人押着回了籠。

只不過，身份超然的「酒丐」和竹葉三出了醜。上面那主兒却也未太責備他們。但是對金七的褒獎，也就等於對「酒丐」和竹葉三的貶抑了。其實潘谷早已被收買，他到十三妹處去接「貨」，暗交金七就是例子，只是他有自己的打算而已。

而且，這主兒馬上給獎。雖不如官方的獎額多，也不少於潘谷所得到的十萬的一半哩！

至於潘谷的十萬，他說未放在身上。

* * *

一品鍋涮羊肉的掌櫃的是一個三十左右的女人。有人說她是個寡婦，也有人說她是個老處女。

一品鍋的羊肉和牛肉道地，女掌櫃的也好看，所以生意興隆。

事實上，這鎮上有三家這種舖子，東西也差不多，女掌櫃長得好，嘴又甜，總是佔便宜。

這會兒，女掌櫃趙俏見伙計忙不過來，只好親自走出櫃枱幫忙。

這時衆目睽睽，集於門外站定者的身上。

由於中秋未過，秋老虎仍烈，午後天氣燠熱，來人一身素羅衫褲，神采飛揚，負手而立。

「貝勒爺，裡面請。」小伙計順子是趙俏的親戚，蹶着屁股肅客迎賓。

金燕西「刷」地一聲開了大摺扇，踱了進來。

趙俏出了櫃枱說：「貝勒爺，這邊坐，你可是好久沒來啦！」

「女掌櫃，還記得我這個食客嗎？」

「喲……爺台，要是忘了你這位貴客，那記性可就太壞了，來一盅還是……」

「來一盤白切羊肉，這道菜妳是很出名的。」

趙俏知道在佔她便宜，故作不知，道：「還有呢？」

「妳是知道，這天氣吃涮羊肉太早了些，牛肚、羊肚、醬牛肉、羊腦，通通是涼拌，妳看如何？」

「喲！爺台，是你要吃的，我看甚麼呀？」

「我要這些，供不供應在妳呀！」

「爺台，你少貪嘴……」一扭大屁股蛋兒，辮子一甩就走了。金燕西還眞欣賞她這風格。

可是趙俏滑溜得很，有好幾次都被她托詞自手指縫中滑了出來。

金燕西爲甚麼對這當爐的民女有意思呢？鎮上有多少希望攀龍附鳳的妞兒，他却興趣缺缺？

這有原因，且看這曲詞：「悄偷窺，亭亭玉立，宛似浮波菡萏，含露弄嬌輝，輕盈臂腕消香膩，綽約腰枝綠碧漪。明霞骨沁雪肌，一痕酥透雙蓓蕾，半點春藏小麝臍……」

其實這是唐朝李隆基和楊貴妃同浴華清池的旖旎風光，宮娥宦官在牆縫中偷看到的。

金燕西是不是也偷窺了趙俏的出浴風光呢？

妙的是，一個療傷的病人就躺在櫃枱內的房間中，通常在行號中的大欄櫃之內，外人是絕對不可進入的。

所以這病人在內，有竹簾擋着，他可看到外面的情形，外面却是看不清簾內的景況。

因爲屋內暗，外面明亮。

趙俏端上一壺老黃酒和醬牛肚，金燕西低聲說：「趙俏，今天晚上，我還要來光顧貴寶號。」

「歡迎……」

「不過要很晚，吃妳的白切羊肉。」

「喲…… 爺台，何必拿人窮開心……」

「趙俏，我可沒心情開妳的胃……」

趙俏回到櫃枱內，簾內的人說：「金燕西這個色中餓鬼和妳囉嗦甚麼？」

「你最好別問！」

「爲甚麼？」

「你會覺得太酸了！」

「放心！趙俏，我信任妳。」

「他說今天晚上要來吃我的白切羊肉……」

「趙俏，給他點甜頭。」

「怎麼？你喜歡綠色的……我倒是沒有想到。」

「趙俏，我既不會喜歡綠色的，妳也不是褲帶鬆的女人，妳知道我叫妳這麼做的動機嗎？」

「不大清楚。」

「我總感覺這小子和一些案子可能有關。」

「你是說盜竊、兇殺和綁架案？」

「不錯，尤其是綁架案。」

「堂堂貝勒爺會爲十萬贖金幹綁架勾當？」

「妳不懂，這其中大有文章。」

「你要知道，我幫你是可以，可是，請鬼容易送鬼難。」

「不要緊，即使我弄錯了，綁架案和他無關，他也不敢報復。妳想想看，他告密徐小凱的藏身處，却叫我和秦豪去涉險。在他以爲，我們是包死無活的。」

「他還有把柄在你手中？」

「對，而且還不是個小把柄。」

「好吧！我試試看……」

趙俏再去送菜時，金燕西又摸了她的手一下，低聲說：「趙俏，你們甚麼時辰上門板封灶？」

「爺台，幹什麼呀？」

「我要吃妳的白切羊肉，妳以爲我在

開玩笑？」

「喲！爺台，你吃的都是天鵝肉，那會喜歡羊肉？」

「妳這隻白羊與衆不同。」

「恐怕要子時以後，走後門……」

金燕西挑挑長眉，勾搭女人很少有弄不上手的，這次趙俏能答應，他倒是有點意外哩！

趙俏進入櫃枱內說：「錢海，成了，子時以後，應付得了嗎？」

「你又能否應付得來？」

「反正是豁出去了嘛！」

錢海說：「女人眞有辦法！」

「那要看看對方是不是個賤男人。」

「其實食色性也，古人名言是沒錯的，要不要聽個故事？」

「你還眞有這份閑情逸緻？」

「一個老和尚怕小徒弟迷於美色，對小徒說女人是老虎，非常可怕，小徒牢記在心。某日携徒下山，遇見一個女人，徒問師這是甚麼？師說是老虎。回山後師問徒世上何物最可愛？徒忸怩地說：老虎。」

趙俏說：「你這故事頗有點禪味。」

「我只是強調孔子的話，好色是人的本性，只是在禮敎的束縛之下，必須有所選擇而已。」

「金貝勒可不是個好調理的年輕人哪！」

「我知道，趙俏，萬一有一天我進去了，妳要放得下，丟了這點家當遠走高飛。」

「你是指對付金燕西這回事嗎？」

「不是。」

「還有甚麼犯法的勾當嗎？」

「趙俏，如果我是不得已的，爲了報恩甚麼的，妳能原諒我嗎？」

「當然，我們也不是一年半載的交情了。」

「妳願意考慮我的話嗎？」

「有那麼嚴重嗎？」

「有。說嚴重點，也許會殺頭，要是運氣好一點，可能發配北大荒，西北邊陲，再幸運一點，也許是三兩年的鐵窗生涯，但我們不能太樂觀。」

「我聽你的。」

「趙俏，古人所謂生死之交，我們也差堪比擬了。」

趙俏說：「不是寃家不聚頭，這話是對的，上輩子不是我欠你的，就是你欠我的。錢海，我總以爲你來此別具用心。」

「我不忍騙妳，的確是別有用心。」

「以我們的交情，不能告訴我是甚麼用心嗎？」

「趙俏，最多四天，最少兩天，一切都明朗了。」

「所謂一切，包括些甚麼？」

「噢！我不妨透露一點，這包括近日發生的一連串兇殺案、各王府顯貴的失竊案，以及綁架的案中案等等。」

「都會在三四天內結束？」

「不錯。」

趙俏窈窕的身段扭動了一下，似乎內心十分激盪震懾，說：「錢海，會不會都是你……」

「趙俏，不要這麼想，我一個人還沒有這麼大的本領作這三件大案子。」

「是啊！可是總會掛上點邊兒，對不對？」

「對！」

「錢海，我猜想，三大案子中的一件是你幹的。」

「趙俏，妳猜着了我就不便否認。」

「錢海，你對我說過，過去曾做過錯事，十分後悔，從此以後要改邪歸正的，這是不是本性難移？」

顯然，她的語氣中有稜有角。

「趙俏，不要多心，請信任我，我正在這方面努力。原因之一是補償被我害過的人，另一目的是向妳有個交待。」

「我無所謂，我只是爲你惋惜，空有一身絕技，師出名門，而……」

「趙俏，只要我幹這件事能略贖我爲師門蒙羞的恥辱，能讓妳明白爲了報答妳對我的這份摯情，我就是死了，絕無遺憾。」

「你死了沒有遺憾，我呢？」

「趙俏，我要是不死，八成也會發配邊疆，最少也要在牢中蹲上十年八年。到時出來的時候，我已變成老頭子了，所以我勸你……」

「甚麼？勸我馬上找個男人補上你的缺？」

「趙俏，只有那樣，我才能安心赴死或者服役……」

*　*　*

時間一寸一寸地消失，那摧心噬胆的危機却一寸一寸地逼近。就像被困在燎原的大火中，四周的火勢一圈一圈地向中央蔓延。

嘉琳黑白分明的眼珠上出現了隱隱的血絲。嘴唇焦裂，坐立不安了。

撕票的時限只有半天了。

半天固然會發生很多的事，可是對這綁架案來說，會有甚麼進展呢？

嘉琳如此，鐵蓮更厲害，寢食不安，眼睛都大了。因爲郡主是她的師姐，也算是她的親姐姐。

地窖中的秦豪却是吃得飽睡得足。由於康復得很快，還下炕踢騰兩下。

鐵蓮對嘉琳說了幾句，這種人沒有同情心，也沒有心肝，不要再理他了。

「啓稟郡主，金七求見。」

首席護衞柳青此言一出，嘉琳精神一振，說：「金七在那裡？」

「側門外，坐了一乘小轎來的，看樣子似怕被人追踪。」

「快把轎子抬進來。」

金七眞正是落水狗上岸——抖起來哩！青衣小轎一直由側門抬到簽押房內，爲了不使他暴露身份，閑雜人等摒退，大門掩上。

簽押房內只有郡主、鐵蓮和金七三人。兩個轎伕在簽押房外被看管着。

「金七，先不談石師傅是不是你殺的，你來此一定有重大事件……」

「回郡主，石問天該不該殺？不久自知。如果我能報告郡主有關係徐小凱的近況與下落，小民可以拿賞格總數的多少？」

嘉琳和鐵蓮幾乎像是在大海中抱住

了一塊浮木。這是她們最渴望聽到的消息。

「金七，你眞的知道？」

「郡主，小民有幾條小命，敢在這檔口開玩笑？」

「小凱情況如何？」

「還不錯，只是正因受了點風寒咳嗽發燒……」

嘉琳母子連心，好像她自己渾身也發起燒來，金七看在眼裏，更加篤定。

「小凱在本鎭上？」

「是的。」

「有高手數人看守？」

「是的。」

「都是那些人？」

「郡主，在你來說，這些重要嗎？」

「爲甚麼不重要？如果你的消息可靠，本宮會派人營救，對於那邊的情況及實力不該瞭解一下嗎？」

「是的，回郡主，有『酒丐』、竹葉三，偶爾還有別人，但小民不識，因爲小民在那兒也是個肉票。」

「你也是肉票？」

「是啊！由於徐繼祖爲了營救徐小凱，要小民帶一筆巨款到另一個方向去，旨在引開官方的人，小民照意思作了，那筆錢他送給了小民。」

「恐怕不是送給你，而是你詭稱被劫走而吞了吧？」

「這……事實並非如此的。」

「金七，石問天師傅是死在你手裏的吧？」

「這……這怎麼會？石問天乃華山派俗家高手，小民……」

「金七，那石師傅跟踪你，在那胡同中遇害。」

「可是小民並不知道，要是小民害的，石師傅開弔之日，小民豈敢前去弔祭！況且石師傅這人……」

「金七，怎能證明你的消息可靠？」

「這有辦法證明，但如郡主證明確實，小民希望立刻拿到應得的賞格。」

「好！你說吧！你希望是多少？」

金七知道，此刻就是要五十萬的全部，嘉琳也會給他，但那太狠了些，也會引起鐵蓮的仇視而不易脫身。

他盤算了一下，二一添作五，有三十萬也夠這輩子吃喝了！何況他手頭還有八萬多兩沒動呢！

他說：「回郡主，小民冒死逃出，而且今後仍有生命之憂，所以小民不能不爲今後的日子打算，找個地方，遠遠地匿起來，以免仇人找上門，這需要……」

鐵蓮不耐地說：「多少，快說。」

「回郡主，小民以爲三十萬是個合理的——」

「放屁！」

鐵蓮眞火了。說：「你有沒有人性！這檔口你還猛敲竹槓？」

「鐵蓮，妳別管。金七，三十萬不多，因爲你如果眞的逃出魔掌，今後你必須時時逃亡，終生不安。」

「是的，郡主。小民實有不得已的苦衷。」

這當然是鬼話，在一個平民來說，有一萬兩銀子作生意，一生吃喝穿戴，也就不必發愁了。

要三十萬是絕對談不上苦衷。

「好，金七，你說，如何證明你的消息正確？」

「郡主，我剛才說過，徐小凱受了風寒，咳嗽發燒，是不是？」

「不錯。」

「勒索者不能使孩子有危險，所以有毛病必須爲他治療。」

「當然。」郡主說：「金七，我想『酒丐』也不是最高的主兒，那主兒是誰？」

「回郡主，小民說過也是肉票，怎麼會知道那主兒是甚麼人？但有一點小民可以斷定，那主兒是地方上有權勢的人。」

鐵蓮說：「廢話。」

「金七，說下去。」

「是的，郡主，要證明小民的話是否確實，請馬上派人到馬大夫處去等候，他已被召去爲徐小凱看病，也許已經回來了。但必須軟硬兼施他才會說的。」

郡主一想，這也可能是預早安排的，要馬大夫作僞證，說是爲小凱看過病，以便誘援救者上鈎。

但嘉琳大致是相信了，她說：「金七，我要確實證明了之後才能付款。」

「當然，我願在此作人質，事實上在這兒才安全。」

郡主下令備車，她要親自前去。

「郡主！」鐵蓮說：「我去問問就成了！何必妳親自去呢？」

郡主把她拉到一邊，說：「鐵蓮，不但我去，妳也要去，如果屬實，馬上就要行動救人，小心夜長夢多，再說，他們撕票期限已經快到了。」

「是的，郡主，金七這小子絕對不可靠，應該把他關起來。」

郡主點了頭，而金七此刻也甘願先蹲進去

但這邊在備事，長生堂藥舖中却來了一位神秘客，此刻已是掌燈之後，長生堂平常早沒有關門，今天例外。

馬濟仁是鎭上頗有名氣的大夫，開了這家藥舖。現在他正在親自抓藥，一邊抓藥一邊深思。

站櫃枱拉藥匣子的李伙計說：「掌櫃的，到底是甚麼貴族病了？看你用的藥量，不像是成人……」

雖是伙計，見多了也懂得不少。

「不錯，不是個成人，是個五歲的孩子。」

「一定是那一家王府中的金童玉女了？」

「不要再問了！到後邊爲我沏杯釅茶來。」

「是，掌櫃的……」

李伙計到後邊去了，櫃枱外忽然出現了一個人。就像是忽然從地下鑽出來似的，馬濟仁吃了一驚。

他還以爲是請大夫那邊的人來取藥呢！

「先……先生，我正在抓藥，一會兒就好，你請稍待一會。」

來人很年輕，提了個長包袱，很重，放在櫃枱上。

（未完・六）

☆☆☆☆☆☆☆☆

上文提要：丁少秋第二次遇到姬七姑，這回只好出盡渾身解數，但是仍無法避開她的掌勢，突然有兩人左右偸襲姬七姑，擊中她「陰極眞氣」罩門，她不敢逞强退走，丁少秋才發現是柳青青，另一個是李玉虹，但已失了她的踪影……原來李玉虹被金鉢禪師救起，傳授魔教內功，再來找丁少秋，說明自己遭遇經過……

☆☆☆☆☆☆☆☆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

四撥人馬兼程　雙方雷嶺拚鬥

接着丐幫主李鐵崖率同四位長老，二十名弟子也趕到了。過了一天，花字門也由總監易天心副總監逢天游和四衞（左衞魚巧仙、右衞白靈仙、前衞劉寶香、後衞沈雪娟、以及二十名女弟子和峨嵋派的艾大娘都到了。

易天心還帶來了消息，說丁少秋和李玉虹、柳青青現在正在加緊練功，八月十五，一定可以趕到。

現在黃山萬松山莊可熱鬧了，也可以說高手如雲，大家決定八月初一動身，因人數較多，走在路上，容易引起路人注意，把各大門派的人分作四撥，分批上路，先到玉皇殿集合，再一起上武功山去。

這四撥人馬，第一撥是原江南武林聯合會的人，仍在一起，計有會長東海採薺叟、副會長少林南派俗家掌門人仲子和、黃山萬天聲、洞庭釣叟徐璜、六合門掌門人李瘦石、淮揚派掌門人羅天生、鄱陽水寨寨主劉行、八卦門謝傳忠、丐幫南昌分舵主蒼鷹白仰高、白鶴門掌門人松陽子、師弟松雲、武功門邵南山、老三況南强。

丁老爺子和三個兒子丁伯超、丁仲謀、丁季友、兩個媳婦姚淑鳳、祝秋雲、孫女小鳳、丁福等人。大家都是江湖武林同道，身爲主人，當然要走在前面。

第二撥遲一天上路，是少林金羅漢通濟大師、武當天寧子、八卦門掌門人洞涵子，華山派齊逸雲父子，及幾派門下弟子。

第三撥第三天上路，是護花門由護法何香雲率領，花字門由總監易天心率領，再加峨嵋派的艾大娘。

第四撥人數較少，第四天上路，是丐幫幫主李鐵崖率領的丐幫的人，算是給大家壓後。

丁少秋、李玉虹得到消息之後，經大家商量的結果，決定立即上路，暗中跟隨第一撥人馬。因爲天南莊要對付的一定是此行的爲首的「江南武林聯合會」的人，也就是第一撥人馬，只要把「江南武林聯合會」的人擊敗了，他們可以等候着第二撥、第三撥、第四撥人，依次序予以吃掉。

從黃山出發的第一撥人馬，經祁門、店舖灘進入江西。丁少秋等五人從九華山出發，由新安州入江西，在移灘就發現了花字門留下的記號，知道第一撥人馬剛從這裡過去，雙方相距不過三兩里路，幾乎已經和他們會合了。此後就一路跟在第一撥人馬的後面，只是沒和他們見面而已！

他們這一行程，在擬定之初，天南莊當然不會馬上知道，但一、二、三、四撥人馬依次上路之後，天南莊自然很快就得到消息了。

自從天南莊莊主南天一鵰盛世民等人死在丁少秋劍下，姬夫人盛錦花咬牙切齒，要替胞兄報仇，但因中秋之約已經逐漸接近，聖母（姬七姑）沒有指示，她就不敢輕舉妄動。

現在得知江南武林聯合會的人已分四撥上路的消息，就急步朝後進而來，剛走進月洞門，就看到聖母身邊的一名侍者站在階上，朝自己含笑點頭道：「聖母剛行功醒來，有請夫人入內相見。」

盛錦花知道聖母跟前的兩名侍者，跟了聖母幾十年，自然不敢端夫人的架子，

連忙欠身道：「多謝姊姊，請！」

侍者沒有多說，轉身領着盛錦花往室中走去。

室中一把高背太師椅上，端坐着姬七姑，看到盛錦花走入，鳩臉上綻起一絲笑意，說道：「盛錦花，妳是不是得到消息了？」

盛錦花趕忙走上幾步，跪了下來道：「侄孫媳叩見姑太婆……」

「起來、起來。」姬七姑道：「有話起來再說。」

盛錦花站起身，退到下首站停，躬身道：「啓稟聖母、江南武林聯合會的人，已分作四撥，按日起程，預定在玉皇殿集合。」

姬七姑點着頭道：「老身已經知道了。」

盛錦花道：「不知聖母有何指示？」

姬七姑桀桀笑道：「老身已經派人去了，除了第一撥，讓他們一起橫屍玉皇殿，其他三撥人，永遠也到不了玉皇殿！」

盛錦花驚喜的道：「原來聖母都已經安排好了。」

姬七姑道：「但還有一件事，妳派公孫總管親率四隊鐵衞，趕去玉皇殿，把它燒了。」

盛錦花疑惑的道：「江南武林聯合會的人……」

姬七姑嘿笑道：「等公孫總管率人趕到之時，已經沒有江南武林聯合會了，妳只要依照老身說的去做，不用多問，到時咱們再商量攻取少林、武當就好。」

盛錦花躬身聲應「是」，退了出去，立即指派總管公孫軒率領四隊鐵衞武士、夤夜上路，趕去玉皇殿，依計行事。

* * *

丁少秋、李玉虹、姬青萍、柳青青、池秋鳳五人遠遠跟着第一撥人馬後面，由馬迴嶺一路南行，經靖安、上高、萬載、宣風、在幾天後的傍晚時分就抵達玉皇殿，一路上始終沒有發現敵踪。

玉皇殿由松雪道人（白鶴門松陽子三師弟）主持，也安靜如常，好像天南莊對江南武林聯合會的行動，毫不理會一般。

第一撥人馬進入玉皇殿之後，丁少秋等五人也相繼趕到，他們就在離玉皇殿不遠的一片松林間停了下來。

丁少秋道：「奇怪，天南莊怎會一點動靜也沒有？」

李玉虹悄聲道：「大哥，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呢？進不進去？」

柳青青道：「大家既然訂下了約，自然要到了日子明槍交戰。」

姬青萍微微搖頭道：「姑老太太和我娘不會有這樣耐性的，我怕……說不定會另有文章。」

丁少秋道：「那我們就暫時不用進去，在暗中容易覷伺動靜。」

李玉虹道：「那也總要找個落脚的地方才行。」

池秋鳳拉着柳青青的手道：「走，我和五妹找房子去。」

原來四位姑娘又叙了年齡，李玉虹和姬青萍同年，只是大了姬青萍一個月，她們都叫丁少秋爲大哥，李玉虹就成了二姐，姬青萍的三姐，池秋鳳的四姐，柳青青最小，自然是五妹了。

兩人去了不久，就喜孜孜的回來，池秋鳳道：「給大家報告一個好消息，我們在半里外找到了一家獵戶人家，只有父子二人，送了他們三兩銀子，他們答應讓給我們暫住，有一間堂屋，兩個房間，一個灶間，大家快去吧。」

柳青青道：「地方好在很幽僻，是在一處樹林裡面，不易被人發現。」

姬青萍道：「那就快走。」

茅屋果然只有半里來遠，在一片深林之中。除了兩個房間，灶下有柴，米缸裡還有小半缸米，水缸裡也有滿滿一缸清水。

大家在堂屋裡坐下，吃了帶來的乾糧。

丁少秋站起身道：「妳們好好休息，我要出去瞧瞧。」

姬青萍道：「大哥，最好我們四人中有一個人和你一同去，萬一發現敵踪，就可以趕來通知大家。」

池秋鳳道：「是啊，我們之中，總得有一個人跟你同去。」

柳青青接口道：「兩位姐姐說得極是，我想我們這幾人中，如論功力，自然是大哥和二姐兩人最高了，我們到這裡來的目的，是爲了覷伺對方有甚麼動靜，就以大哥和二姐兩人爲主，再有一人爲副手，分日夜輪值，譬如大哥和三姐輪值晚上，白天就由二姐和四姐當值……」

姬青萍道：「對了，我們有五個人，不當值的一個，就負責我們的伙食。」

柳青青叫道：「啊，這樣我這做小妹的太吃虧了，不公平。」

李玉虹笑道：「妳們三個可以輪流呀，有甚麼不公平的？」

丁少秋點頭道：「這樣也好，我想在玉皇殿的人，也會派人巡邏，但他們總是在明裡，人家有些甚麼陰謀，他們不會發覺的，只有我們在暗處，敵人有何動靜，都瞞不過我們的，五妹這提議很好，我們就這麼辦，好了，今晚妳們誰跟我去？」

柳青青咭的笑道：「要輪，自然該由三姐和大哥一起去了。」

姬青萍心裡自然高興，但臉上不由得一紅，朝柳青青瞋道：「妳笑甚麼？」

柳青青忙道：「沒有呀？」

李玉虹催道：「別多心啦，快些走吧！」

丁少秋道：「好了，妳們不當值的，就早些休息，萬一有甚麼情況，我會叫三妹趕來通知妳們的。」說完，當先走了出去。

姬青萍提起青萍劍，說道：「誰多心了？」

她口中雖然這樣說着，粉臉却燒紅得更厲害，緊跟着大哥身後，走出茅屋。

兩人很快穿林而出，悄悄朝玉皇殿而來，在離玉皇殿還有半里光景，就閃入路旁松林。

丁少秋選擇了一棵樹葉較密，樹幹較高的大樹，悄聲道：「三妹，我們到樹上去。」

一吸眞氣，就躍登五丈高處，找了一處枝幹較多的地方，等姬青萍跟着躍上，就悄聲道：「三妹，這裡像一把椅子，不

但可以坐得很穩，還有靠手，妳就坐在這裡好了。」

姬青萍問道：「你呢？」

丁少秋道：「我替妳安頓好了，就可以到處走走，遇有情況，我會很快回來的，妳只管放心好了。」話聲一落，人已閃了出去。

姬青萍手握青萍劍，就在枝柯交結處坐了下來，發現這裡眞像一把椅子一般，雙手還可以擱在樹枝上，就是要打個盹，也不怕跌下去。她當然不敢打盹，大哥離開了，萬一有敵人悄悄欺近，就得由自己來應付。

約莫過了頓飯光景，突然聽到身側樹葉似有輕微的聲响，姬青萍急忙站起，喝道：「甚麼人？」

「三妹是我。」

丁少秋已在她身邊含笑道：「沒把妳嚇着吧？」

姬青萍急着問道：「有沒有動靜？」

「沒有。」丁少秋道：「四周安靜得很。」

姬青萍身子朝右側移了些，說道：「大哥，你也坐下來歇一回吧！」

丁少秋果然在她身邊樹枝上坐了下來。這片樹枝交結成了一個兜狀，坐一個人寬敞有餘，坐兩個人就稍稍擠了些。

姬青萍心頭小鹿一陣跳動，但在感覺上却是甜甜的，自己和大哥相識以來，從沒有這樣親近過，一面低低的問道：「現在不知甚麼時候了？」

丁少秋目能夜視，看她羞澀的模樣，連說話都低垂着粉頸，心中也有着異樣的感受，情不自禁在她秀髮上親了一下，柔聲道：「差不多二更多了，妳睏不睏？」

姬青萍抬起頭來，說道：「我們是監視對方，有任務在身，我才不睏呢！」

丁少秋道：「奇怪，天南莊怎麼會一點舉動也沒有的？」

姬青萍道：「我也覺得奇怪，這和姑老太太平日處事不像，她老人家是不肯放過任何機會的。」

接着眨眨眼睛，又道：「大哥，我知道姑老太太不會放過你，你也決不會放過她，因爲她是這次挑起江南武林動亂的主謀，但我娘……我娘……她一向只知聽姑老太太的話，因爲她是姬家的媳婦，所以小妹我想求求大哥，遇上娘的時候，希望大哥劍下留情，不知你肯不肯答應？」

丁少秋道：「我答應，妳爲了救我，而且已經不止一次救我了，何況，妳是我的妹子，我會盡力設法保全妳娘的，妳放心好了。」

姬青萍沒想到大哥會答應得如此快法，心頭一陣激動，撲入大哥懷裡，咽聲道：「大哥，你眞好。」

「妳哭了？」

丁少秋緩緩把她粉臉托了起來，緩緩的低下頭去，輕輕吻着她像帶雨梨花般的臉頰。

這下直把姬青萍羞得趕緊閉上了眼睛，她只覺他兩片熾熱的咀唇，一下堵住了自己的櫻唇，他靈活的舌頭，也試探着慢慢的從唇縫間游入。

她感到窒息、昏眩、甜美、和心頭小鹿的猛撞，快要塞上喉嚨，但一個人却有飄飄欲仙的感覺，她不由自已的發出夢囈般輕嗯！

兩情相悅，宛如水乳交融，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四片吻得緊緊的咀唇才輕輕的從膠着中分開。她又羞澀的躲進他懷裡，他又在輕輕的吻着她秀髮。

姬青萍幽幽的道：「大哥，你忘了我們是做甚麼來的了？」

丁少秋輕笑道：「三妹也忑小看愚兄，十丈之外，只要稍有動靜，絕難瞞得過我耳朵的。」

姬青萍從他懷裡直起身來，問道：「眞的沒有一點動靜？」

丁少秋道：「現在已經三更天了，我看天南莊今晚不會有甚麼行動了。」

姬青萍坐直身子，掠掠散亂的鬢髮，說道：「我總覺得事情有些不對！」

「不來不是更好嗎？」

丁少秋攬住她粉頸，又緩緩的把臉湊了過去。

姬青萍立即閉上了眼睛，把臉抬了起來，四片咀唇，這回熟悉的又膠合在一起！

東方漸漸吐露魚白，樹林間响起亂得數以千計的鳥聲，姬青萍偎倚在大哥懷裡，驀然驚覺，發現大哥正在低頭看着自己，不禁緋紅着臉道：「大哥，天都亮了，你怎麼不早些叫醒我呢？」

丁少秋含笑柔聲道：「我看妳睡得很香，不忍叫醒妳，同時也好多欣賞一回妳漾着淺笑的睡姿，不知有多優美！」

姬青萍披披咀道：「好了，我們該回去了，明天早晨，你還要欣賞另一個睡美人吧！」

說完，縱身躍下樹去。

一連四天，各大門派的四撥人馬，已經按照梯次，陸續到達玉皇殿。

丁少秋和李玉虹爲主，也一連在暗中日夜監視了四天四晚，都在平靜中過去。這一情形，不但丁少秋感到奇怪，就是在齊集在玉皇殿的各大門派，也測不透天南莊葫蘆裡賣甚麼藥？

現在已經是八月十二，離中秋不過三天了。

各大門派的人因四撥人馬連日趕路，準備在玉皇殿休息兩天，決定十四日赴約。（玉皇殿就在武功山脈的西首，距離武功山不過半天行程）

丁少秋也正因玉皇殿高手雲集，不虞天南莊突襲，而且花字門抵達玉皇殿之後，總監易天心隨時都有人傳遞消息，縱或有甚麼情況，半里之遙，也隨時可以趕去支援，自己幾人，正好作爲各大門派藏在暗處的一支奇兵，因此除了易天心之外，沒有人知道丁少秋幾人就在玉皇殿附近。

* * *

八月十四日，天氣晴朗，山區間秋意漸深，早晚已可感到輕寒。

江南武林聯合會聯合各大門派的人，午飯之後就整隊出發，預定傍晚可以抵達武功山下的蔡家嶺，休息一晚，第二天早晨再向天南莊拜山。

丁少秋和四位姑娘就在各大門派的人走後，也跟着上路，只是遠遠的尾隨而行。

丁少秋和姬七姑有過三次接觸，深知姬七姑是個剛愎自用的人，決不肯輕易放過各大門派的，怎麼也不相信她會隱忍到今天，遲遲沒有動手。

姬青萍也不敢相信，這不是姬七姑平日爲人；但儘管大家不相信，天南莊一直沒有動靜，總是事實。

各大門派的人在蔡家嶺一處大宅休息，丁少秋五人也到了離蔡家嶺三里的茅店，他們爲了隱蔽行藏，沒有向民家借宿，只有隱入了深林，好在早就準備了乾糧，大家靠着樹身，用過乾糧，天色已漸漸昏暗下來。

柳青青道：「這次中秋之約，老哥哥早就知道的，怎麼沒見他來呢？」

李玉虹道：「是啊，平常有事，老哥哥都會出現，明天這一會，是正邪存亡的關鍵，老哥哥却不見了。」

丁少秋點着頭道：「不錯，我想老哥哥不會不來的，我們不是也沒有出現嗎？他可能和我們一樣，要等明天才會現身。」

姬青萍道：「大哥，今晚我們要去蔡家嶺？」

丁少秋道：「今晚是雙方約定的前夕，如果姬七姑一舉擊潰各大門派，明天這場約會，就沒有了，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晚上，我們自然要在暗中監視，我看我和五妹分作一組，你領三妹、四妹值前半夜，從現在起，到三更爲止，我和五妹值下半夜，從三更到四更，過了四更，天快亮了，就不會有事了，大家休息一回，就好去赴會了。」

李玉虹點點頭，一面說道：「我們明天去和各大門派會合嗎？」

丁少秋道：「不，我們還是和現在一樣，悄悄跟去隱身林間，不到時候，不宜露面。」

李玉虹道：「就這麼辦好了，三妹、四妹，妳們跟我來，大哥和五妹先去休息一回吧！」

說完，率着姬青萍、池秋鳳二人，迅快的往林外而去。

各大門派的人在蔡家嶺落脚，對天南莊而言，無異兵臨城下，盛錦花自然很快就知道了。

她奇怪姑太婆說過：「除了第一撥讓他們一起橫屍玉皇殿，其他三撥人，永遠也到不了玉皇殿。」

可見聖母早就有了安排，她派出去的人手，對付第一撥的，當然要勝過對方第一撥甚多，對付第二撥的，當然要勝過對方第二撥甚多，不然，就沒有把握吃得掉人家。

關於這一點，盛錦花完全相信不疑，因爲聖母在近年內，敦聘了不少三山五嶽以外的武林特級人物，像飛雲羽士秦飛雲，凌波仙子凌巧巧，野人山獅王苗飛龍等人，只要一個人就可以解決各大門派一撥人馬還綽有餘裕。

另外聖母又吩咐自己派公孫總管親率四隊鐵衛武士趕去玉皇殿，放把火把它燒了。

直到如今，各大門派的人已經到了蔡家嶺，可見他們並沒有甚麼損傷，聖母派出去的人不可能不動手，但結果如何呢？

就連平日精明强幹的公孫軒，率同四隊武士，趕去玉皇殿，也不見一人回來。尤其每日派出去的探子，也一個個像泥牛入海，杳無消息，以致這幾天天南莊得不到江南武林聯合會的一點動靜，一直到今晚兵臨城下，人家已經到了蔡家嶺，自己才知道。

盛錦花越想越覺得不對，站起身急步往後進而來，跨進圓洞門，剛走近階前。

一名侍者欠身道：「姬夫人可是要謁見聖母嗎？」

盛錦花含笑道：「是的，煩請侍者通報。」

那侍者道：「夫人請稍候。」

盛錦花點頭道：「侍者請。」

那侍者轉身進去，不多一回，返身走出，抬抬手道：「聖母請夫人進去。」

盛錦花說了聲：「多謝。」

隨着侍者身後走入，立即趨入幾步，朝姬七姑座前跪下，說道：「侄孫媳叩請太婆金安。」

姬七姑頷首道：「起來，妳這時候進來，有甚麼事嗎？」

盛錦花站起身，退到下首，才躬身道：「啓稟聖母，江南武林聯合會會同各大門派的人，今晚投宿蔡家嶺……」

姬七姑雙目綠光大盛，喝問道：「妳說甚麼？」

盛錦花垂首道：「侄孫媳是說江南武林聯合會的人……」

姬七姑手掌在靠手上一拍，憤怒的道：「還有江南武林聯盟的人？」

盛錦花道：「是的，侄孫媳據報，他們聯合少林、武當、華山、丐幫等派，人數似乎不少……」

這下可把姬七姑激怒了，手掌拍着靠手，沉聲道：「難道老身派去的人都死光了？」

說到這裡，哦了一聲，森綠目光緊注盛錦花，問道：「這幾天妳難道會沒有他們的消息，怎麼不早些來向我稟報？」

盛錦花躬身道：「自從公孫軒率領四隊鐵衛出發之後，侄孫媳每天都派出幾撥探子，但直到今天，公孫總管沒有回來，連每天派出去的人也都如泥牛入海，沒有一個人回來的……」

「會有這等事？」姬七姑不禁呆得一呆，說道：「除了丁少秋，他們還會有甚麼高人？就算另有高人替他們撐腰，也沒人能是秦飛雲和獅王等人的對手，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究竟是甚麼人敢和老身作對？」

盛錦花不敢作聲。

姬七姑沉哼一聲，又道：「好吧，讓他們來好了，今晚不用去理他們，等他們明天來了，老身倒要瞧瞧這護航的人是誰？」

一晚過去，第二天就是中秋——八月的一半了。

各大門派的人一清早由蔡家嶺出發，朝武功山雷嶺南麓而來。

武功山雷嶺，原是武功門的發祥之地，號稱「武德堂」，房舍巍峨，依山勢而建，不下數百間之多。最上面是祖師殿。

自從天南莊佔據了武功山之後，祖師殿三進宮殿式房舍，改爲聖母居住的行宮，她在第二進，第三進是接待貴賓的地方，住的都是特別邀請來的世外高人——一些特級大魔頭。

下面接近山麓，是武功門總堂「武德堂」，如今改成嶽麓觀分院。

天南山莊，本來設在大行山丁家莊，就因爲和江南各大門派訂了中秋之約，盛錦花把天南莊所有人手，都集中到雷嶺來了。

各大門派的人午前就抵達南麓，但見一片廣大的草坪，四周圍以參天古木，形勢極爲壯觀！

東海採薺叟點頭道：「巍峨壯觀，果然不愧是有三百年歷史的武功門發祥之地！」

武功門掌門人邵南山浩歎一聲道：「兄弟慚愧，更對不起敝門列祖列宗，把敝門一片基業，竟讓妖邪蟠踞，鵲巢鳩佔……」

李鐵崖不待他說完，大笑道：「道兄不是回來了嗎？自古邪不勝正，今日一會，白蓮餘孽瞬即敉平，也正是貴門重新發揚光大之日。」

邵南山道：「但願如李幫主金口。」

就在這幾句話的工夫，只見從山麓「武德堂」大門中，走出四五十名一色身穿灰布道裝，頭椎道髻，手捧長劍的道人，他們排成一排，站到了左首，最後一個身穿青衣道袍的則是嶽麓觀主常清風的師弟白靈風。

原來常清風也是白蓮教的餘孽，只是他平日掩飾得很好，沒有人識破他的身份而已！

接着走出來的是天南莊的鐵衛武士，一身黑色勁裝，手持朴刀的慓悍壯漢，共有一百二十六人，他們却分成了兩行，站到廣場的右首。

最後一人是總領隊繆千里。（天南莊鐵衛武士，由原先的十八鐵衛擴展爲十八小隊，每隊九人，共爲一百六十二人。總管公孫軒奉命趕去玉皇殿，曾帶走四個小隊，從此沒有下落，如今在天南莊的只有十四個小隊了）。

隨着走出來的是盛錦花、言鳳姑、常清風、無名漁父、徽幫幫主楊三泰、洪澤湖飛魚馮五、另外還有七八個衣着不同的老者，有僧有道有俗，自然是天南莊邀約來的幫手了。

這些人以盛錦花爲首，緩步跨入廣場，迎着各大門派的人走來。

各大門派的人在天南莊的人出現之時，本已停了下來，直至盛錦花等人走入廣場，大家也就迎了上去。

雙方差不多就在同時到達廣場中間，相距還有一兩丈遠，便自站停下來。

盛錦花含煞目光朝各大門派的人掠過，才抱抱拳冷峻的道：「江南武林聯合會各位道長依約光臨，盛錦花有失遠迎，諸位請多多原諒。」

東海採薺叟越衆而出，抱拳還禮道：「盛女俠好說，咱們依約而來，今日之會，希望貴教聖母也能出場，才好解決問題。」

盛錦花哼了一聲道：「你們有甚麼話，和我說也是一樣，聖母當然會蒞場，但還不到時候，我已要人去請她老人家了，諸位不妨稍候。」

說到這裡，凌厲目光忽然朝站在右首的武功門丁南屏冷聲道：「丁老爺子，令孫丁少秋今天沒有來嗎？」

丁南屏道：「少秋要來，但這時候還沒趕到，盛女俠有事嗎？」

「不錯，我有事找他。」盛錦花鐵青着臉道：「他殺了我大哥，我要把他碎屍萬段，方洩心頭之恨。」

祝秋雲接口道：「盛錦花，妳有事就找我好了。」

盛錦花目光一注，問道：「妳是甚麼人？」

祝秋雲道：「護花門門主祝秋雲。」

盛錦花哼道：「原來妳是丁小賊的娘。」

祝秋雲道：「原來妳是盛老賊的妹子。」

盛錦花怒叱道：「妳話說得好聽些！」

祝秋雲冷笑道：「是妳先說了髒話，我不能回敬嗎？」

何香雲道：「門主何用和這種白蓮教妖孽多費唇舌？」

武功門掌門人邵南山道：「祝門主，老朽想和這位盛女俠說兩句話。」

祝秋雲道：「邵掌門人只管請。」

說完，徐徐退了下去。

邵南山朝她拱拱手，才神情一肅，凜然道：「盛女俠，令兄盛世民一向雄霸天南，和武林同道相安數十年，不料這幾年誤入歧途，投靠死灰復燃的白蓮教，侵佔敝派武德堂和大行山丁家莊，終於飲劍身亡，這就是例子，老夫希望妳盛女俠立即率同天南莊的人，退出武功山，（大行山也在武功山脈之內）還可保全天南莊昔日盛譽，否則玉石俱焚，就悔之晚矣。」

盛錦花一臉厲色，冷笑道：「邵南山，你少說大話了，要天南莊的人退出武功山，哼，今天，你們這些人，只怕沒有一個人能夠活着離開武功山呢！」

少林南派俗家掌門人仲子和瞋目喝道：「盛錦花，妳說甚麼？」

盛錦花冷冷的道：「我說你們這些人，沒有一個還能活着離開這裡的，這話你聽不懂嗎？」

「哈哈！」仲子和仰首向天大笑一聲道：「那要看結局究竟鹿死誰手了。」

盛錦花看了他一眼，不屑的道：「憑你少林南派一個俗家掌門人？哼，就算少林寺，也指日可下，今後江湖上，只怕再也聽不到少林這兩個字了呢！」

仲子和怒極而笑，喝道：「就憑你們一小撮白蓮教餘孽？」

盛錦花冷笑道：「很快了，只可惜你們永遠聽不到看不到了。」

何香雲道：「這賤人咀硬得很，不給她一點顏色看看，她眞不知道天高地厚哩！」

盛錦花怒聲道：「妳才是賤人，妳是甚麼人，這裡有妳說話的份嗎？」

何香雲玉腕抬處，鏘的一聲抽出長劍，喝道：「我是護花門首席護法何香雲，盛錦花妳呢？只是白蓮教餘孽而已，來，我先教訓妳，看妳能在我劍下走得出幾招？」

盛錦花被她激得臉色煞白，正待抬手拔劍。

言鳳姑跨上一步道：「護花門一個小小護法，何用夫人出手，由賤妾去把她拏下來就是了。」

盛錦花點點頭，說道：「這是第一陣，妳要小心些！」

言鳳姑含笑道：「夫人只管放心。」

說着，舉步走出，抬手掣劍，喝道：「姓何的，妳有多少能耐也配向夫人叫陣，看我來收拾妳。」

何香雲斜睨了她一眼，哼道：「辰州言門，雖然不是大門派，但一向以名門正派自居，却想不到會有妳這樣一個違背祖訓，依附白蓮教貽言門之羞的下賤女人，還敢面對天下武林口出大言，眞是死不要臉……」

言鳳姑就是因爲和兄嫂不合，負氣投到天南莊來的，何香雲這話正好刺中她隱痛，心頭怒極，厲喝一聲：「賤婢看劍！」

不待對方說完，抖手一劍，閃電般刺出。

何香雲口中雖然在數落，但她一雙靈活的眼珠，却一直在凝注對方動靜，這時眼看言鳳姑一劍刺來，喝了聲：「來得好！」

長劍一格，噹的一聲把對方刺來劍勢撥開，順勢一記「撥草尋蛇」，劍光一閃，刺向對方小腹。

言鳳姑身隨劍走，一個輕盈轉身，避招發招，劍尖已經削向何香雲左肩。

何香雲劍勢上揚，又是噹的一聲格開對方長劍，兩人各自被震得後退了一步。

這一連幾劍，雙方都以快打快，誰都想速戰速決，以最快時間解決對方，因此兩人一退即上，手中長劍再接再勵，攻勢更見淩厲。

護花門的人，練的是一套「青衣劍法」，脫胎華山「太白劍法」，但另有其精到之處，看去輕靈快捷，實則辛辣無比！

辰州言門劍法，劍走陽剛，在各大門派之外，獨樹一幟，屹立湘西數百年，也有它的獨特之處。

這一戰，一個是護花門的首席護法，一個是言門女將，練劍數十年，這番在各大門派羣雄之前，第一場決戰，誰都想贏得頭籌，是以各出奇招，愈戰愈急，但見兩條人影，此進彼退，兔起鶻落，劍光繚繞，不時發出劍劍撞擊之聲！

轉眼工夫，已打出四五十招，依然銖兩悉稱，難分勝負，激戰中，突聽言鳳姑冷笑一聲，右掌揚處，色如硃砂，乘隙朝何香雲肩頭劈去。

在護花門中，丁仲謀和何香雲最爲情投意合，丁仲謀出身南離門，練成一身絕技，就是爲了對何香雲情有獨鍾，才甘願屈居護花門總管。

何香雲出戰言鳳姑，他早已擠到了衆人前面，也一直在注意着兩人交手的情形，此時驟覩言鳳姑使出「硃砂掌」來，心中一急，急忙叫了聲：「香雲小心！」

人已點足縱起，急撲過去，人還未到，左手已凌空朝言鳳姑揮去。他在觀戰之時，左掌早已提聚十分功力，這一揮，一道色呈暗紅，熾烈似火的掌風，就如黃河天來，疾捲過去。

但他總是看到言鳳姑硃砂掌出手之後才出手的，還是慢了半拍，但聽砰然一聲，和有人發出一聲低沉的悶哼，同時響起！

那稍早的一聲「砰」，是言鳳姑的「硃砂掌」一下擊中何香雲左肩，把何香雲打得震退了三步之多，雙腳一軟，頹然朝地上跌坐下來。

稍後那一聲低沉的悶哼，却發自言鳳姑口中，她掌勢甫發，沒想到一道熾烈的掌風，已襲上身子，悶哼一聲，往後就倒。

這一倒下，但見她一頭花白頭髮，立即像變成了灰燼，連她一身青布衣衫，也遇風成灰，一個人也好似縮小了許多，全身血肉全被「爍金掌」烤乾，變成了枯焦的木炭一般！

丁仲謀一掌揮出，人已落到地上，雙手抱起雙目緊閉，臉紅如同塗硃的何香雲，口中急急叫道：「香雲，香雲，妳怎麼了？」

這原是一瞬間發生的事，站在盛錦花身邊的人，看到丁仲謀飛身而出，出手傷人，立時有四五條人影飛縱而出，亮出兵刃，朝丁仲謀攔截過來。

各大門派中，丁季友、護花門的任香雪、謝香玉，和花字門總監易天心等人，也及時迎着掠出。

丁季友一下攔到丁仲謀身前，說道：「二哥，救人要緊，這裡由我來。」

祝秋雲眼看丈夫出場，也趕緊跟了過來。

丁季友連長劍都沒出鞘，朝對方五人雙手一攔，說道：「諸位要待如何？」

天南莊方面，這縱身出來的五人，年紀都在五旬以上，最前面的一個是手持黑色拂塵的灰衣老道，雙目精光迸射，沉哼道：「他救人心切，這也是人之常情，言鳳姑不是也以硃砂掌傷人嗎？」

灰衣老道道：「年輕人不用強辯，貧道不想傷及無辜，你叫姓丁的出來領死。」

丁季友心中一動，暗道：「他已看到二哥爍金掌的威力，還敢叫陣，那一定是他練的功夫，可以剋制爍金掌了。」

心念轉動，含笑道：「在下也姓丁，道長有意賜教，在下也可奉陪。」

灰衣老道目中寒光一凝，盯注着丁季友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丁季友道：「在下丁季友，道長呢？」

灰衣老道點頭道：「丁仲謀、丁季友、你是他兄弟？」

「不錯。」丁季友道：「道長還沒說出你的道號？」

灰衣老道把手中黑色拂塵揮了一下，抬目道：「你沒看見貧道的玄玉拂塵嗎？還要問貧道的道號？」

丁季友道：「道長拂塵有何特別之處？在下倒是看不出來。」

「哈哈！」灰衣老道大笑一聲道：「你師父沒和你說過武林人物嗎？」

丁季友看他口氣托大，也自大笑一聲道：「家師是何等人？豈會跟在下說名不見經傳的人物。」

灰衣老道聽得臉色一沉，怒哼道：「小子，你敢對貧道如此說話，那眞是沒聽說過貧道是誰了？哈哈，像你這樣沒見過世面的小子，死了豈不冤枉？好，貧道就破例告訴你，貧道祁連通天涯淳于眞人是也。」

淳于眞人，在江湖上名列十大高手之一，武功之高，自是不在話下，爲人也在正邪之間，一生最是好名，他本來就叫淳于眞，五十歲之後，忽然換上了道裝，在自己姓名下面加了一個人字，就成爲淳于眞人，儼然以道家眞人自居了。

淳于眞人，丁季友當然聽說過，但故作詫異之狀，雙手一攤，說道：「抱歉，在下眞沒聽人說過。」

淳于眞人揮了下黑色拂塵，說道：「你下去，那就換一個上來。」

丁季友抱抱拳道：「在下既然遇上道長，也算有幸，自然要向道長討教幾招了。」

隨着話聲，鏘的一聲，撤出劍來。

淳于眞人也抽出劍來，點頭道：「好吧，年輕人，你只管先發招好了。」

丁季友長劍豎立當胸，說了聲：「在下有僭。」

右腕一抬，朝前點出。他爲了要試試這位自稱眞人的武功路子，隨手刺出一劍，使的只是普通招式「仙人指路」。

淳于眞人微微一笑，身形一個輕旋，右手長劍迅即遞出，劍尖一顫，幻出三朵劍花，朝丁季友三處大穴襲到。

丁季友跟着挪移身形，避劍還擊。

兩人身形飄忽，劍勢變化，愈見迅疾。

淳于眞人沒想到丁季友劍上造詣居然不弱，口中發出一聲大笑，長劍陡然一轉，迅如疾雷，噹的一聲，搭上丁季友的劍尖。

丁季友立時發覺從他劍上傳來一縷極爲陰寒的眞氣，心中暗暗好笑，忖道：「原來你練的是『玄陰眞氣』一類陰功，別人怕你陰寒之氣，我是北極門下，豈會懼你區區陰功？」

心念轉動，長劍也不抽回，任由他黏着不動。

這一情形，在外人看來，兩人長劍膠着，極似比拚上了內力，但淳于眞人却感覺不對了，自己貫注劍尖的「玄陰眞氣」，直逼對方，早應傳入丁季友手臂，換了任何一個人，只要被自己陰寒之氣逼到握劍掌心，早已禁受不住，他居然會一無所覺！

心中一動，不覺加强功力，由劍上直逼過去，這回丁季友有了反應！

不，是淳于眞人感覺到對方開始反擊了，一縷比自己「玄陰眞氣」還要寒冷的眞氣，從對方劍上傳了過來，就像閃電一般，一下撞到自己掌心，一條握劍右臂，登時凍得痲木不仁，心頭大吃一驚，暗叫一聲：「會是北海玄冰眞氣！」

此時要待撤劍已是不及。

只聽丁季友以「傳音入密」說道：「道長在江湖上也是久享盛名的高人，何苦替白蓮教餘孽效命？」

他在說話之時，「玄冰眞氣」已經不再進逼。

淳于眞人聽得大感驚異，也以「傳音入密」問道：「誰是白蓮教餘孽？」

丁季友仍以傳音道：「就是盛錦花丈夫的祖姑母姬七姑，她是昔年白蓮教主徐鴻儒門下七弟子，天南莊全是她在幕後主使，自稱聖母，道長眞的一無所知？」

淳于眞人也以傳音道：「多謝指點，哦，年輕人，你可是北海門下？」

丁季友傳音答道：「不錯，在下正是北海門下。」

淳于眞人忽然收回長劍，一言不發，朝山外奔行而去。

常清風手揮拂塵，飄然走出，朝白鶴門掌門人松陽子打了個稽首道：「松陽道兄請了，貧道想和道兄說幾句話。」

松陽子聞言走上幾步，稽首道：「道兄有何見教，但請直言。」

常清風笑了笑道：「貧道想和道兄討教幾招，以定勝負？」

松雲子站在大師兄身後，接口道：

「你要動手，貧道奉陪……」

常清風詭異一笑道：「貧道話還沒有說完。」

松陽子道：「道兄請說。」

常清風道：「貧道之意，由貧道向道兄討教，以定勝負，如果道兄勝了，貧道立即率同敝觀弟子退出武功山，假若如貧道獲勝，也請道兄率同貴門弟子，退出這場糾紛，不知道兄……」

「不！……」松陽子不待他說下去，口中堅決的吐出一個「不」字，然後臉色一正道：「道兄主持貴觀，原在嶽麓，此處乃是武功山武德堂，道兄憑藉天南莊勢力，鵲巢鳩佔，理該退出武功山去。敝門聯合江南武林同道，對抗白蓮教餘孽，成立江南武林聯合會，會合各大門派，討伐妖邪，貧道忝爲此行的主人之一，豈能輕言退出，倒是道兄如非白蓮教餘孽，依貧道相勸，還是早退出的好，貧道艮言盡此。」

他這番說話義正詞嚴，聽得常清風心頭暗暗怒惱，但却大笑一聲，點着頭道：「好，好，道兄既然不肯退出，咱們就只有放手一搏了。」

話聲出口，左手拂塵突然朝松陽子迎面拂來。

松雲子看得勃然大怒，長劍一撩，從側面閃出，喝道：「常清風，憑你還不配和我大師兄動手。」

常清風大笑道：「松雲子，憑你配和貧道動手嗎？」

兩人說話間，已經雙劍疾發，各自搶攻了兩招。

松雲子是白鶴門的第二高手，劍、掌齊施，攻勢十分凌厲。常清風左拂右劍，拂守劍攻，招式譎異，絲毫不讓。

瞬息之間，已打了二十幾個照面。

松雲子本來凌厲的攻勢居然漸見鬆懈，常清風抬手一劍當胸刺去，松雲子勉强封格出去，還是被刺中左肩，雙脚忽然一軟，跌倒下去。

常清風跟上一步，正待舉劍刺下，松陽子覩狀大驚，急快抽劍一格，喝道：「道兄不可傷人。」

常清風刺下的一劍雖被格開，却震得松陽子脚下微感踉蹌，身不由己向左退出了半步。

常清風大笑道：「貧道早就說過，要向道兄討教……」

花子門副總監逢天游一閃而出，說道：「道兄，常清風由兄弟來對付他。」

無名漁父嘿然道：「你還是陪老夫玩幾手吧！」

他右手持一支五尺長精鋼釣竿，迎着逢天游走來。

洞庭釣叟徐璜大笑道：「你是漁夫，我是釣叟，你應該和兄弟較量較量才是。」

無名漁父看了洞庭釣叟一眼，哼道：「你就是徐璜？」

洞庭釣叟也望着他重重哼了一聲道：「你就是那個無名之輩。」

無名漁父大怒道：「老夫是不是無名之輩，你馬上可以知道了。」

洞庭釣叟大笑道：「閣下如果不是無名之輩，怎會被人家一劍砍去左臂。」

無名漁父聽得怒不可遏，大喝一聲：「你敢小覷老夫，看招！」

呼的一聲，精鋼釣竿當頭抽去。

洞庭釣叟微哂道：「老夫從沒見過如此毛躁之人，今天看來非教訓教訓你不可！」

右手抬處，從衣袖中飛出一支小指粗的釣竿，閃電之間，節節伸長，一下伸長到六尺光景，越到竿頭越細，迎着無名漁夫的釣竿，「叮」的一聲，竿頭正好頂住了對方的竿頭。

兩支釣竿一觸即分，立即各自展開別出心裁的奇招，（武林中從未有過釣竿招式，只是憑他們每人的武學造詣，自己創造的招式而已）以攻還攻，激戰得十分激烈！

無名漁夫這支釣竿，只是新近趕着請鐵匠鑄製的，雖是純鋼鑄成，但因一時之間無法覓到風磨銅，軟度就不夠了，所以只能鑄成五尺長，不能再細再長了，用來自然沒有從前的順手。

洞庭釣叟這支釣竿，長有八尺，可以自由伸縮，他看無名漁夫的釣竿只有五尺長，所以他把中間兩節隱藏着沒使出來。

這兩人使的不是刀劍，烈日之下，看不到刀光劍影，但呼呼咻咻之聲，盈耳不絕，竿影如織，兩條人影，縱躍起落，好像兩個大蜘蛛在佈置成的蛛網中一般，根本看不清他們的招式。

就在洞庭釣叟截着無名漁父動手之際，常清風和逢天游也動上了手。

逢天游身材高大，一支闊劍長逾四尺，是江湖上極負盛名的劍客。常清風拂塵一擺，陰沉的笑道：「逢老哥劍法名滿江湖，據貧道所知，你老哥一向獨來獨往，此番不知是給那一位朋友邀來捧場的？但今天乃是天南莊和江南武林聯合會了斷過節，逢老哥何必淌這場渾水，依貧道相勸，你老哥此時退出還來得及……」

逢天游眼若銅鈴，發出破竹似的一聲大笑道：「逢某乃是花字門副總監，你豈會不知？」

常清風微微搖頭道：「逢老哥大名鼎鼎，竟然只當了區區花字門一個副總監，豈不太委屈了？」

逢天游大笑道：「常清風，你挑撥得好，逢某雖然只當了區區花字門一個副總監，但比起你常清風堂堂嶽麓觀主，却跟白蓮教餘孽當尾巴，還是高明得多了。」

常清風臉色一沉，嘿然道：「貧道原是一片好心，不想你屈死武功山下，你既然不識好歹，那就說不得只好由你了。」

逢天游瞋目喝道：「常清風，你有多少能耐，只管使來，看看今天誰先橫屍武功山下？」

「好吧！」常清風拂塵朝前一展，右手長劍當胸，陰笑道：「逢老哥請！」

逢天游闊劍臨風，朝前輕輕推出，喝道：「逢某向不佔人便宜，你只管發招好了。」

常清風沉笑一聲，長劍抬處，身形連旋，接連刺出三劍，當眞快疾如風，使人目不暇給！

逢天游闊劍呼的一聲橫掃而出，一道匹練般劍光，挾着濃重寒風，威勢極盛，只一劍就把常清風逼退了一步。

常清風喝了聲：「好劍法！」

拂塵連揮，護身欺進，長劍緊隨着攻出。

這兩人一個劍隨拂後，拂塵掩護長劍，劍攻拂守，身形不斷的游走，看去有攻有守，使得極爲輕靈。

一個身材高大，闊劍開闔，匹練般劍光，挾着呼呼劍風，更是威風八面。

眼看常清風輕靈有餘，兀是閃來閃去，無法攻得進去。

這一戰，誰都看得出如論劍上造詣，常清風應該比逢天游要遜上一籌，只要時間稍久，常清風決不是逢天游的對手。

雙方交手，不到盞茶工夫，逢天游應了一句老話：「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他四尺闊劍，使得大開大闔，起初固然威風八面，但這回却漸漸露出鬆懈來了，大有後力不繼之感！

常清風呢？他一直閃來閃去，避免和對方硬打硬接，始終保持着體力，是以消耗不多，還是劍拂同前，輕靈如故。

激戰中，突聽常清風一聲陰森的冷笑，左手拂塵突然揚起，右手長劍一下刺中逢天游左肋。逢天游怪叫一聲，一手緊掩左肋，登登的後退了三步。

常清風得理不饒人，快速欺進，一劍朝他胸口刺去。

就在此時，但聽「噹」「噹」兩聲，兩條嬌小人影一閃而出，兩支長劍交叉架住了常清風的長劍，那是花字門左衛魚巧仙，右衛白靈仙兩位姑娘，及時出手。

這時另兩位姑娘前衛劉寶香，後衛沈雪娟已一左一右扶住了逢天游。

逢天游眼若銅鈴，流露出詫異和憤怒之色，大聲道：「逢某怎麼會敗在他常清風的劍下？」

話聲出口，一個人腳下踉蹌欲倒，由劉沈二位姑娘扶着他退了下去。

常清風長劍被魚巧仙、白靈仙兩位姑娘長劍交叉架住，不覺目光一抬，左手拂塵隨手一拂，右手把長劍收了回去，呵呵笑道：「二位小姑娘好身手，各大門派來勢洶洶，莫非都不敢出手，要妳們兩個來抵數的？貧道不想和妳們動手，快退回去，叫黃山萬天聲、六合李瘦石、武功門邵南山等掌門人出來，才像話。」

他連敗素以劍術馳譽江湖的白鶴門松雲子，和花字門逢天游，無怪他口氣狂了起來。

萬天聲聽他指名叫陣，手按長劍昂然走出，李瘦石、況南強也幾乎和他同時走出。

魚巧仙、白靈仙二人冷笑一聲，嬌聲道：「你休得發狂，且勝了本姑娘再說。」

萬天聲搖手道：「二位姑娘且慢，常道長既然指名叫陣，待萬某來會會他。」

況南強抱拳接口道：「萬莊主，李掌門人，常清風也指名向敝派掌門人叫陣，在下不才，代掌門人出來，希望二位且讓在下來會會他，也請二位姑娘給在下一個機會。」

花字門總監易天心叫道：「既然況三俠這樣說了，妳們退下來吧！」

魚巧仙、白靈仙長劍一收，朝常清風冷笑一聲，悻悻的退了下去。

萬天聲看了況南強一眼，一手摸着下巴，暗以「傳音入密」朝況南強道：「況兄注意，如論劍術，常清風根本不是松雲道兄和逢天游的對手，此中只怕有詐！」

況南強也以「傳音入密」答道：「在下省得。」

萬天聲朝六合門掌門人李瘦石含笑道：「況三兄既然堅持要和常道兄一分勝負，李兄和在下就替他掠個陣吧！」

李瘦石點頭道：「萬兄說得是。」

兩人果然一齊退後了幾步，並肩站停下來。

況南強長劍一指，喝道：「常清風，況某領教。」

常清風依然一臉陰笑，手中拂塵向前一展，頷首道：「況三俠武功門高手，貧道久想領教高招，你可以出手了。」

況南強有前面兩人前車之鑑，自然對他不敢大意，聞言應聲道：「好，你接着了。」

喝聲出手，長劍一揮，左足跨進，側身發招，使了一招「太白入戶」，一點劍光斜取對方右胸，這是一記試探招式。

常清風斜退半步，左手拂塵起處，化作一蓬銀絲，反手朝況南強面門拂來。

況南強沒待他拂到，左手握拳，呼的一聲，擊出一記「百步神拳」。

要知他乃是武功第三高手，勤練拳劍數十年，這一記「百步神拳」何等威力，一團勁疾拳風，不偏不倚，擊在常清風拂塵幻起的一蓬銀絲上，呼的一聲，把常清風連拂帶人震得後退了四五步之多。

常清風站住下來，緩緩吁了口氣，臉上飛起一絲陰笑，點頭道：「況三俠好一記百步神拳，貧道領教了。」

身形驟然直欺而上，長劍一抖，一連攻出了五劍。

況南強自然不肯退讓，右手長劍連揮，展開「武功劍法」，以攻還攻，和對方厮殺起來。

＊　＊　＊

再說丁少秋和李玉虹等四位姑娘，跟隨各大門派衆人之後，也早已到達雷嶺山麓，好在廣場左右兩邊，古木參天，儘多大樹，可以隱蔽身子，只是離廣場中間，太遠了些，雖然可以看得見場中情形，卻是聽不見雙方說些什麼。

丁少秋眼看常清風一連擊敗二師叔(松雲子)、逢天游二人，心中深感奇怪，二師叔，逢天游都是不該敗而敗，而且在十幾二十招之後，漸見敗象，也都是在攻勢忽然鬆懈之後，腳下同時出現跟蹌……

唔！他(常清風)左手拂塵，並無招式，只是隨意揮拂，而且他拂塵揮出的方向，都是對着對方面門，莫非拂塵另有詭計？

一念及此，立即從懷中取出救傷、解毒兩個瓷瓶，和自己貼身收藏的寒鐵青霓劍，一齊遞給柳青青，說道：「五妹，只有妳下去一趟才行，花字門的何香雲中了言鳳姑一記硃砂掌，只有百寶救傷丹可以治療，妳把救傷丹藥瓶交給我二伯父，(丁仲謀)告訴他餵何護法三粒藥丸，再替她運功行氣，就可痊癒，另外，我師父(松陽子)和花字門的魚巧仙、白靈仙，都被常清風拂塵迎面拂過，不知是否有什麼不對？如果運氣發現有異，那就是中了常清風拂塵上的毒，只需服一顆解毒丹即可，二師叔(松雲子)和逢天游和常清風交手多時，吸進的毒也可能較多，要服兩顆解毒丹。」

柳青青點點頭道：「我知道，這把劍作什麼呢？」

丁少秋又道：「我要妳下去，是因爲我和二妹(李玉虹)要等姬七姑現身之後再出去，三妹(姬青萍)此時不宜露面，這柄劍削鐵如泥，我想況爺爺也一定會落敗的，就由妳出場，但要記住，出場前必需口中含有一顆解毒丹，才不會中他拂塵之毒，可用這柄劍削斷他的拂塵，也趁機把此人除去。」

柳青青咭咭的笑道：「我知道，大哥、二姐、三姐、四姐，我走了。」

說完，嬌軀一扭，躍下大樹，再藉著每一棵樹身掩護行踪，悄悄穿林而出。

還沒有奔近，就被在林前値崗的丐幫弟子發現，喝道：「你是什麼人？」

柳青青含笑道：「我要見向長老。」

那丐幫弟子交代了同伴幾句，就道：「你隨我來。」

說完，就領着柳青青來至向鳳亭面前。

柳青青搶上一步，叫道：「向長老，你好。」

向鳳亭認不出柳青青來，望着他一怔，問道：「這位……」

柳青青嬌聲道：「向長老可是認不出來了？我是柳青青呀！」

向鳳亭這才哦了一聲，笑道：「原來是柳姑娘，妳……」

柳青青沒待他說下去，就接着道：「我要請向長老帶我去見白鶴門的松陽道長，丁大哥說：常清風的拂塵可能暗藏毒藥，和他照過面，動過手的人，都可能中了他的毒，才要我把解藥帶來了。」

丐幫幫主李鐵崖也走了過來，問道：「柳姑娘，丁少俠，和小女都來了嗎？」

柳青青爲難的應了一聲道：「嗯，大哥和二姐還沒趕來，大概也快到了。」

丐幫幫主李鐵崖是老江湖，眼看柳青青支支吾吾的，心知丁少秋和女兒一定已經到了，只是爲了某種關係，一時還不便露面而已，當下就不再問，一面接着道：「時機緊迫，柳姑娘請隨老夫來。」

他領着柳青青來至松陽子面前，把柳青青來意說了一遍。

松陽子驚異的道：「會有這等事？好，那麼就請柳姑娘把解藥丸交給貧道好了。」

柳青青取出兩個藥瓶，先把解藥丸取了一顆，然後把兩個藥瓶一起交給松陽子，說道：「丁大哥要我去把常清風殺了，這兩個藥瓶都交給老道長了。」

說完，舉手把解藥毒丹納入口中，正待舉步朝外走去。

艾大娘已經急步走來，叫道：「青青，只有妳一個人來嗎？」

柳青青抬目往外一望，急道：「娘，時間來不及啦，等我去把常清風解決了，回頭再和妳說吧！」

艾大娘吃驚的道：「連松雲道長、逢副總監都……」

她話未說完，柳青青已經衝了出去。

原來是一陣工夫，況南強已經被迫落下風，雖然左拳右劍，左手一記又一記打出「百步神拳」，右手長劍一套「武功劍法」依然出招凌厲，但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他已經力不從心，漸見鬆懈下來。

各門派中人，一個個看得心頭震驚無比，看來況南強依然沒法在常清風劍下走出三十招……

就在此時，只見一道藍影突然飛身而起，朝場中正在激戰的兩人之間瀉落，口中剛喝道：「住手」二字，就聽到「噹」「噹」的兩聲，硬把兩支長劍架開。

艾大娘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女兒——青青居然一劍架得開常清風和況南強兩支長劍，口中默默的唸着：「菩薩保祐，喃嘸觀世音菩薩。」

常清風被格開長劍，只不過斜退了一步，但況南強被格開長劍，竟然腳下跟蹌，連退了三步，雙腳一軟，砰然一聲跌坐下去。立即有武功門下兩個弟子一掠上前，扶着他退下。

常清風定睛瞧去，這架開自己兩人長劍的竟是一個二十來歲的藍衫少年，不覺怔得一怔，左手拂塵一揮，目注柳青青問道：「少年人，你是武功門下？貧道和況南強之戰，他已經是強弩之末，你來攪什麼局？」

柳青青不屑的看了他一眼，冷笑道：「常清風，你以爲你這手劍法眞的勝得了白鶴門松雲道長，花字門逢副總監，和武功門的況三俠嗎？」

常清風哼道：「難道是貧道敗在他們的劍下不成？」

「不錯，如論劍上造詣，你和這三位前輩還差得遠呢！」

柳青青披披咀，忽然大聲說道：「諸位武林前輩，常清風也是白蓮教的餘孽，他左手那柄拂塵中，暗藏毒粉，所以和他交過手的人，都中了毒，以致在他的劍下，走不出三十招……」

常清風拂塵一揮，怒哼道：「小子，你在胡說八道些什麼？」

「我才沒有胡說八道呢！」柳青青挺挺胸，大聲道：「你只管多拂幾下，我可不怕你拂塵有毒。」

常清風厲笑道：「原來妳是個丫頭。」

柳青青右手長劍一揮，哼道：「來，常清風，你能在我的劍下走出五招，就算你命大。」

姑娘家學會了大哥傳給她們的「崆峒九劍」，這些日子都在加緊苦練，雖然還不能說得心應手，但也差不多了，所以敢對常清風誇下海口。

這話聽得常清風勃然大怒，就算自己不使毒拂，像松雲子、逢天游、況南強三人，也未必能在三十招之內勝得自己，這小丫頭好狂的口氣，一面厲笑道：「小丫頭，妳小小年紀，口氣倒是不小，來來，貧道倒要看看妳五招之內，如何能勝得了貧道？」

柳青青哼道：「五招，其實我已經說多了呢，不信，你試試就知道了，來，我讓你先發招。」

常清風左手拂塵朝前一揮，怒笑道：「好……」

他「好」字剛出口，陡見一道青光從對方左手飛捲而出，嗤的一聲，寒氣未消，自己左手頓覺一輕，急忙低頭看去，一柄拂塵已被柳青青的青光齊柄削斷，拂絲散落一地。

柳青青早已收起青霓劍，冷冷的道：「你少在我面前使拂塵。」

常清風根本連對方用什麼東西削斷自己的拂塵的都沒看清，但他相信削斷自己的拂塵，決不是柳青青右手的長劍，心頭暗暗吃驚，怒笑道：「好個丫頭，貧道本來不想取妳性命，現在妳死定了。」

身形驟發，長劍起處，幻起一簇劍光，朝柳青青密集刺到。（未完・卅一）

☆☆☆☆☆☆☆☆

上文提要：天玄帶嚴霜去清音庵，半路遇到房珏，對嚴霜道：這人是個壞人。和房珏爭持想証實嚴霜的身份，嚴霜否認是梅家孤女，拒絕房珏提問，不願跟他走，天玄維護嚴霜，幾遭房珏毒手，嚴霜插手解了圍，天玄不幸摔落深淵。房珏用四美婢試出嚴霜武功，便向她步步進擊，迫至懸崖，幸得快活仙婆拯救……

☆☆☆☆☆☆☆☆



新派武俠長篇 / 金玉明・文 可飛・圖

煞氣嚴霜

說孤苦同病相憐 悲身世投水自殺

嚴霜心中一動，自忖道：「莫非爲我兩母女而來？」

於是立刻接着問：「後來呢？」

涵清道：「大概庵主矢口否認此事，故而皆遭慘殺！」

嚴霜低下了頭，滴滴珠淚，滾落襟前！

半晌之後，嚴霜想起一件事來，又道：「那尼庵却應該還在呀？」

涵清吁了一聲道：「惡徒們殺人之後，竟又放火，將尼庵化爲灰燼！」

嚴霜聽到這裏，神色變得蒼白可怕，全身竟連一點氣力也沒有了！

涵清看出不對，道：「女施主是不舒服？」

嚴霜搖搖頭，掙扎着站起，連個謝字也沒有說，竟然搖搖晃晃的走出了「清音閣」外！

涵清雖然一再請她在閣中歇歇，並一再詢問何處不適，她竟像是根本沒聽見一樣，走出了「雙飛橋」！

涵清搖搖頭，他閣中還有事情，無法久候，在佇立多時，見嚴霜並無意外後，回轉了閣中！

嚴霜呆望着湍急的二水，淚如雨下！

她不顧萬里迢迢，忍餓受凍，到這峨嵋山，就爲了要取回她母親的遺物，也好知曉自己的身世！

如今已成夢境，清音庵已毀，女尼們盡皆喪命，這打擊，是嚴霜由生以來所從未遭遇過的，她忍受不下了！

此時，恰少遊人，再說嚴霜也毫無顧慮，在越想越傷心的情形下，嚴霜由垂泣變作痛哭，痛哭成了號啕！

號啕久久，她米粒未沾，漸覺不支，手扶着橋欄杆，眼望着澎湃的流水，慢慢的止住了哭聲！

她似非有心的，喃喃說道：「娘，我該怎麼辦？怎麼辦？」

她搖搖頭，停一停，又搖搖頭，再次說道：「沒有辦法了，娘，您可知道，清音庵沒有了，您留的東西也沒有了，我今生今世，也無法知道爹的事啦！爹叫什麼名字，咱們是什麼地方的人，誰是殺爹的仇人，娘！娘！您爲什麼不親自告訴我呢？您認爲留下了個小本子，我就能看得到嗎，您錯了，錯了，一場殺劫，一場大火，娘，毀了我一生！」

說到這裏，她又悲從中來，再次哭泣起來！

突然，水中映出了個人的影子！

那是她的娘，依然是白髮半禿，枯瘦的樣子！

水波不停的盪動，影子變了，一變而成了克業！

她搖着頭，悲號着喊道：「娘，您說過，要嫁人的話，嫁個我所喜歡的人，克業二哥喜歡我，我也喜歡他，可是……誰知道他在那裏？就是知道，我能嫁給他嗎？能嗎！何況根本就不知他的下落！這個夢也空了，都空了！娘，您叫我嫁人，是爲了復仇，可是現在我再也沒有辦法知道，仇人是誰了，這仇又怎麼報呢？娘！娘！妳這個女兒好可憐喲，好命苦唷，我喜歡的，偏偏多災

多難，我所想的，件件到頭成空，爲什麼？爲什麼？這是爲什麼？」

她一口氣，直喊到聲嘶力竭始止！

那最後的三句爲什麼，眞能使鐵石人兒聞之淚流！

可是山色依舊，水流不息，她感慨倍增！

實在，她小小的心靈中，積壓的幽怨太多了，終於她止住淚水，下了決定！

擦擦眼，遙望着天際，如泣如訴的喃喃道：「娘，女兒決定要去找您去了，我寧願死，也不願再受這殘酷的折磨，恕女兒不孝，恕女兒不孝……」

說着，她緊抱了一下手中的拐杖，雙目漸漸闔起，淚如泉湧，滾滾順着香頰流了下來！

她低沉而傷感的，如夢幻般的，不由自主輕輕頻呼着「克業」！「克業」！「二哥」！「二哥」！

在低呼中，上半身已經緩緩探出了橋欄杆，向那澎湃永無止境的黑、白二水，慢慢滑落……

她自己覺得，和死去的母親，接近了許多！

適時，就在她業已失去的重心，向漩渦中滑墜的時候！

突然，右臂被人緊緊的握住了！

接着，她掙扎不脫，含怒的回過頭來！

當她回頭看清楚這人之後，却不由驚咦一聲！

剎那間的沉默後，嚴霜說道：「是您？」

她不待這人開口，神色却又一變爲氣惱的樣子，道：「您幹麼緊緊的拉住我？」

原來站在嚴霜身後，突然伸手將嚴霜右臂緊緊握住的人，竟是位白髮而面帶慈祥笑容，腋間挾着柄大雨傘的老婆婆！

老婆婆含着親切的笑容，嚴霜認得她，她就是當年會經出錢，埋葬嚴霜母親的那位老婆婆！

自然嘍，這老婆婆也就是「快活仙婆」！

不過嚴霜直到今天，也不曉得當年出資葬母的老婆婆，就是她日夜苦覓不得的當代武林「第一奇客」！

當年爲了老婆婆的一句話——「妳這根拐杖送給我可好？」結果引起了嚴霜的疑心，而飛奔跑出了蘇州城！

這自然怪不得仙婆，但却也怪不得嚴霜！

嚴霜已經把那根拐杖，看作了母親的影子，別說送給「仙婆」是辦不到的事情，就算「仙婆」看看也是妄想！

如今在這峨嵋山區，突又重逢，雖說「仙婆」是好心救了嚴霜，可是嚴霜却一點也不感激她！

快活仙婆却有勝人一籌的耐心，非但對嚴霜的質問不覺得生氣，並且依然含着慈祥的微笑，道：「這眞是緣份，想不到在峨嵋山又碰上了，剛才的背影，我簡直是作夢也沒有想到會是妳？」

嚴霜不能再任意的亂發小性子，只皺了皺眉頭，並沒有回答快活仙婆的話，但神色却也緩和了許多！

快活仙婆接着又道：「妳長得眞是又高又壯又美……」

嚴霜突然是明白了「仙婆」居心似的，接口道：「噢！妳還是想要我這根拐杖吧？」

快活仙婆搖搖頭，笑着道：「不，當初也只是和妳鬧玩兒，妳也不想想，我這大年紀，明知那是令堂的遺物，會不通情理向妳索要嗎？」

嚴霜一楞，道：「眞的？」

快活仙婆道：「我爲什麼要騙妳？」

嚴霜語塞，低垂着頭，沒有開口！

快活仙婆却一指橋下水流道：「不過妳還像個小孩子，剛才只顧喜歡這『雙橋清音』的無邊美景，竟忘了危險，我若遲到一步看妳不摔下去才怪！」

嚴霜却搖搖頭道：「我不是看美景看出了神！」

快活仙婆驚咦一聲，道：「哦！那妳是……」

嚴霜枯澀的說道：「我想跳下去！」

快活仙婆明知一切，却故作不解，道：「跳下去，爲什麼？」

嚴霜道：「我想死，跳下去尋死！」

快活仙婆突然生了氣，叱責道：「胡說，妳敢！」

嚴霜被「妳敢」這兩字，說動了氣，道：「我爲什麼不敢？」

快活仙婆道：「不爲什麼！我說妳不敢，妳就不敢！」

嚴霜哼了一聲，道：「我就是敢，一定要跳下去死！」

快活仙婆道：「我不離妳左右，看妳怎麼死法！」

嚴霜道：「老虎還有瞌睡的時候，不信咱們就試試！」

快活仙婆突然一變神色，轉爲嚴肅的說道：「妳是說，一定要跳下去尋死！」

嚴霜道：「當然一定！」

快活仙婆道：「決不更改？」

嚴霜道：「決不更改！」

快活仙婆道：「不論發生什麼事情，也不更改？」

嚴霜不耐煩的說道：「告訴妳，我要尋死，一心尋死，一定要死，任何變化，任何事情，任何原故也阻攔不了！」

快活仙婆道：「不是我老婆婆嘮叨，是因爲我自己有事情，必須問清楚妳的決心後，才能告訴妳，所以我還要叮上一句！」話鋒一頓，又道：「妳是一定要尋死，眞的是不更改了？」

嚴霜大聲道：「是啦，都沒有錯！」

快活仙婆好怪，突然嘻嘻地笑了起來！

嚴霜不由黛眉一揚，道：「有什麼好笑？」

快活仙婆道：「太好笑了，眞是笑死人啦！」

嚴霜冷哼一聲，道：「我看妳大概是有毛病！」

快活仙婆拍着手道：「好孩子，妳眞聰明，我正是有毛病……」

嚴霜不耐煩的接口道：「妳有毛病是

妳的事情，我管不着，也問不着，如今我只告訴妳，我要跳下去了，請妳鬆開手！」

快活仙婆道：「不不！我不能……」

嚴霜用力一掙，快活仙婆順勢在欄杆邊上一斜，眼看着要摔下橋去，吓的嚴霜突然抱住了她！

快活仙婆却不害怕，只接着說道：「我一着急，話就說不清楚了，妳先別急着跳不跳，先聽我說明一件事情，要不，妳死我也死！」

嚴霜聞言，皺起眉頭道：「說吧說吧，我聽就是！」

快活仙婆又笑了，就像發生了什麼天大喜事似的！

嚴霜眉頭又是一皺，道：「妳要是老笑個沒完，可別說我不再瞧妳……」

快活仙婆不待嚴霜話罷，又接口道：「別急，我說了！」

她說是馬上要講那件事了，但却將話鋒停了下來！

眼睛看看四外，突然一指橋盡頭處道：「我們坐在那塊大石頭上說好不好？」

嚴霜白了快活仙婆一眼，道：「好好好，眞嚕嗦！」

說着，掙開了快活仙婆的手，當先走去。

坐定之後，仙婆正色道：「姑娘貴姓？」

嚴霜道：「姓何名嚴霜，有話該說了吧？」

快活仙婆道：「我先說本身的事，然後還有個小要求……」

嚴霜接口道：「我可事先聲明，替妳辦不了什麼事！」

快活仙婆搖頭道：「這件事只有妳能辦得到！」

嚴霜道：「什麼事？」

快活仙婆道：「求妳的事，留在後面說。」

嚴霜無奈的說道：「好好，只要妳別再虛耗時間就行。」

快活仙婆道：「不會，就說了！」

果然，她這次話鋒一頓，說到正題，道：「何姑娘，妳猜我老婆子這大年紀，來峨嵋幹什麼？」

嚴霜道：「我不是神仙！」

快活仙婆驀地神色悲傷的說道：「我是個人間最苦最苦的人，孤苦零仃有幾十年了，吃盡世間各種苦頭，也受盡世上一切的磨難！」

嚴霜不由追問道：「妳的親人呢？」

快活仙婆長嘆一聲，道：「別提了，兒孫們皆已成人，誰還稀罕個多嘴多舌嘮嘮叼叼的老太婆？於是我成了眼中釘！」

嚴霜皺眉道：「可惡，世上怎有這種不孝的人？」

快活仙婆道：「怎麼沒有？多得是呢，我有個朋友，不幸死了，死前，她的兒女都曾答應過代她辦件事，那知我朋友屍骨未寒，這些不成器的兒女們，却已爭着分財產，找婆家，把諾言忘了個乾淨！」

嚴霜喟嘆一聲，道：「我信您說的事情！」

快活仙婆話鋒一頓，又道：「咱不說人家的事，說我自己吧，我無處可去，無家可歸，更無事可作，越想越悲哀，就來了峨嵋！」

嚴霜奇怪的說道：「爲什麼十分悲哀後，要來此地呢？」

說着，似有所悟，哦了一聲又道：「我明白了，來這秀甲天下的峨嵋，在山水的陶冶之下，可以滌盡胸中煩憂，忘却人間悲哀？」

快活仙婆搖頭道：「姑娘，妳人在這秀甲天下的峨嵋，佇步在奇景妙絕的二水『雙飛橋』上，却怎地偏要尋死呢？」

嚴霜嘆息一聲，道：「是有難言之隱，我活着已經沒有意思了！」

快活仙婆道：「對呀！我也活着已經沒有意思了！」

嚴霜一楞，道：「難道您也是爲尋死而來！」

快活仙婆道：「誰說不是！」

嚴霜皺眉道：「因此妳就來了峨嵋？」

快活仙婆道：「一點也不錯！」

嚴霜似有所疑的問道：「天下的名山，多得數不過來，您偏偏選中要在峨嵋山中尋死，我想必然還另有原因。」

快活仙婆道：「誠然，我苦命老婆子，窩窩囊囊的活了一輩子，悲悲慘慘的過了一世，臨死，却要挑個喜歡的地方！」

嚴霜道：「這理由，好像叫人不能相信。」

快活仙婆道：「古人說，那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於心，何姑娘妳要是不信，我苦命老婆子也沒有辦法！」

嚴霜想了想，道：「好，我信了，您說有事求我……」

快活仙婆道：「是嘛，現在就要說到了。」

快活仙婆話鋒一頓，將腋下的巨傘，竪放在她和嚴霜坐處山石的中間，如釋重負般喟嘆出聲！

然後揉揉雙臂，自顧自的說道：「整天拿着這柄傘，煩死了也累死了！」

接着，他對嚴霜慈祥一笑，道：「我找一位姑娘這樣的同伴，眞可說是踏破鐵鞋，但却苦無覓處，如今却是得來全不費工夫……」

嚴霜接口道：「您說的是我？」

快活仙婆道：「當然！」

嚴霜道：「您說的同伴，指的可是去尋死？」

快活仙婆一拍手，笑嘻嘻地說道：「一點也不錯！」

嚴霜暗中皺起了眉頭，自忖道：「這個老婆婆好怪，尋死還要找個同伴，並且似乎對死的事，毫無悲悽的感覺，竟能拍手歡笑……」

正想着，快活仙婆却又說道：「何姑娘，現在要說出我的請求了。」

嚴霜道：「好，我在聽。」

快活仙婆道：「首先我要重覆一句，姑娘死志是否還能動搖？」

嚴霜苦笑着搖搖頭，道：「不可能動搖了！」

快活仙婆道：「那就好了，姑娘決心求死，我是不願再活，結成同伴，是順理成章的事，姑娘反對不？」

嚴霜道：「我不反對！」

快活仙婆又一拍手道：「那就是了，從現在起，我們已成同伴！」

嚴霜下意識地點點頭道：「嗯，同伴！」

快活仙婆道：「如今我們商量一下，怎樣死得快樂舒適！」

嚴霜一楞，道：「什麼？死得快樂舒適？」

快活仙婆道：「是呀，要死也得找些快樂舒適才對！」

嚴霜道：「求死以前的快樂？」

快活仙婆道：「對，姑娘眞是個好同伴，知人心意！」

嚴霜苦笑道：「未必！」

快活仙婆道：「何姑娘可有好主意想？」

嚴霜道：「爲死而求刹那間的快樂，怕是像抽刀斷水一樣！」

快活仙婆道：「李白要是活到現在，我非要重重打他一頓屁股不可，借酒澆愁，尚可原諒，抽刀斷水豈不成了瘋子！」

嚴霜一笑道：「詩人有詩人的意境，老婆婆怎能斤斤計較文字！」

快活仙婆道：「不管，我生平最恨『無病呻吟』，空發牢騷有個屁用，對惡人，只有殺，對好事，要學而行，否則……」

嚴霜突然接口道：「老婆婆不嫌離題太遠了些？」

快活仙婆一笑道：「多虧姑娘提醒我，咱們還談咱們的事吧！」

說着，快活仙婆自囊中取出了個小絹包，道：「何姑娘請先看看這裏面的東西！」

她邊說，已將絹包打了開來！

嚴霜看清包中東西之後，不由一楞！

裏面竟是十粒如「龍眼」般的明珠！

嚴霜在「王家」一年，見過奇珍珠寶，也曾隨口問過它的價值！

像快活仙婆這十粒珠子，少說一粒也値千兩之價！

快活仙婆這時却道：「這是我一生所積的財物！」

嚴霜道：「看來，妳是非常有錢。」

快活仙婆道：「可別再說到錢，那玩意兒害死了人！」

嚴霜却搖搖頭道：「老婆婆，不過英雄無錢，也寸步難行呀！」

快活仙婆道：「這話不錯，古今多少英雄，倒在『錢』的面前！」

嚴霜嘆口氣，沒有開口！

快活仙婆却又說道：「這玩意故然能令英雄揚眉，志士吐氣，寃家成友，敵國結盟，但害處却也一樣，並且更大！

「英雄以此揚眉，但已無格，志士憑此吐氣，必有後患，寃家即便成友，旨在其利，這些……况，父子爲此勾心，夫妻因之鬥角，兄因利而失『友』，弟爲此而忘『恭』，朋友……」

嚴霜接口道：「財的利弊，老婆婆已說得夠清楚了！」

快活仙婆道：「我眞是夠嘮叼的，難怪兒孫們個個視我若眼中釘！」

話一頓，接着又說道：「何姑娘，妳死志已決，我又是早就想死，如今結成了同伴，我倒有個自以爲很好的辦法。」

嚴霜道：「什麼辦法？」

快活仙婆道：「這些珠子，送給人家我不捨得，妳要知道，這是我省吃儉用辛辛苦苦積存的，在死前，我要用光了它！」

嚴霜一笑道：「怕不可能了！」

快活仙婆道：「怎麼不可能？」

嚴霜道：「此處連酒家茶樓也沒有，怎樣花用……」

快活仙婆一笑，接口道：「這就是我要和妳商量的事了！」

嚴霜皺眉道：「商量怎樣花掉這些珠子？」

快活仙婆道：「不錯！」

嚴霜道：「我想不出好辦法來……」

突然，她腦海中掠過一個意念，話鋒一頓，又道：「老人家能讓我作主？」

快活仙婆道：「可以呀！」

嚴霜道：「老人家大概不知道，此處本來有一座『清音庵』，十幾年前，突遭奇變，庵毀人亡……」

快活仙婆一笑，接口道：「妳可是有心再建造一座？」

嚴霜頷首道：「有這個心意！」

快活仙婆道：「好是好，不過那却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

嚴霜喟嘆一聲，道：「我往往是想得太天眞……」

快活仙婆却又接口道：「不，這件事能辦得到！」

嚴霜搖頭道：「怎麼能夠？我們就要死了！」

快活仙婆道：「這和我要求妳的事，不謀而合，所以我說辦得到。」

嚴霜道：「對了，我還沒問您要我作些什麼事呢？」

快活仙婆道：「這件事很有意思，若是配合在這裏重建『清音庵』的事的話，那就可以說是冥冥中的安排了！」

嚴霜道：「到底是什麼事嘛？」

快活仙婆道：「我們晚死一年！」

嚴霜一呆道：「晚死一年，爲什麼？」

快活仙婆道：「我想請妳陪我一年！」

嚴霜道：「我是問，有什麼原因要遲一年才死。」

快活仙婆道：「我們都是決心尋死的人，這點沒有錯吧？」

嚴霜道：「沒有錯。」

快活仙婆道：「我們要死的原因，也許不同，但是活夠了，活着並不愉快，却再無疑問，因此要晚上一年才死！」

嚴霜道：「您仍然沒有說出道理來。」

快活仙婆道：「就說到了，妳知道的，我積了不少錢，現在除了建座清音庵外，還剩很多，我要花光用光它！這些錢，本來是我留作棺材本的，如今既已決定陪妳跳『雙飛橋』死，自然就用不着

什麼棺材了。」

嚴霜道：「話也許對，但又何必非遲上一年不可呢？」

快活仙婆道：「當然有道理，年輕時，讀古人詩賦，最喜歡李白的那首『廬山謠寄』，因爲裏面有一句：五岳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我也有此志，當年曾夢想要遊遍名山秀水，可惜夢是夢，眞是眞，到現在仍是空話幻想！現在我們已經決定死了，並且是矢誓不悔的要死，因此我要在這一年之內，作次遍遊名山的豪舉事。妳就是我的同件，這是妳早已答應過的，如今一面建庵，一面去遨遊，一年後重回此地，錢也花光了，庵也蓋成了，素願也了啦，咱們也該死啦，妳不認爲我這個辦法，作法，是很美？」

嚴霜笑了，道：「夠美，就這樣辦了，只是我要沾您一年的光，花您的，用您的，沒法報答，怪難爲情的。」

快活仙婆道：「妳錯了，人生難得一知音，何況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同死的良伴，錢算得了什麼，生沒帶來，死難帶去！」

嚴霜道：「昔日蒙您出資葬母……」

快活仙婆接口道：「妳想報答我？」

嚴霜道：「承人之恩，怎能不報，況且……」

快活仙婆又接口道：「好呀，妳答應多陪我歡樂一年，就算報恩了，如何？」

嚴霜道：「任憑您作主吧。」

快活仙婆道：「這要心甘才行。」

嚴霜笑道：「有玩有吃，快樂的過上一年，我自然心甘。」

快活仙婆道：「但却有兩個條件！」

嚴霜道：「什麼條件？」

快活仙婆道：「第一，上那兒去玩，那兒休息，要聽我的！」

嚴霜道：「我答應。」

快活仙婆又道：「第二，我有個講故事的毛病，每天都要講上個半時辰，妳要聽，但是只准聽，却不准問！」

嚴霜一笑道：「有人講故事給我聽，當然好嘍。」

快活仙婆道：「不是好不好的問題，我要妳答應才行！」

嚴霜道：「我也答應了！」

快活仙婆高興的一拍手，道：「痛快，現在咱們走！」

嚴霜道：「到那裏去？」

快活仙婆把臉一板，道：「妳怎麼答應的話，馬上就忘了？」

嚴霜想了一想，道：「是不是一年遨遊現在開始了？」

快活仙婆道：「當然啦！」

嚴霜一笑，提起拐杖，道：「好，咱們走！」

說着，她好心的去用右手拿快活仙婆的那柄傘，豈料竟然沒有拿動，不由一楞，聚力再提，才拿了起來！

她搖一搖頭道：「您這柄傘好重！」

快活仙婆道：「嗯，不輕，是鋼骨，鋼架，連面都是精煉的繞指鋼絲所編成的，重量大概有四十斤左右！」

嚴霜一驚道：「這麼重，您拿着不累？」

快活仙婆道：「誰說不累，不過拿習慣了，也就不當回事啦。」

嚴霜搖搖頭道：「您是個怪人！」

快活仙婆點點頭道：「不錯，妳也是個怪人！」

嚴霜一楞，道：「我什麼地方怪？」

快活仙婆道：「我又有什麼地方怪？」

嚴霜道：「您這大的年紀，不論晴雨，總拿着這麼一柄奇重的大傘，不管叫誰看來，都會說您很怪！」

快活仙婆一揚眉頭，道：「妳呢？妳這個年紀，却日夜不離這麼一支木拐杖，愛如性命，寢食與共，難道別人看來不以爲怪？」

嚴霜語塞，木楞有頃，才道：「這拐杖您知道的，它是先母唯一的遺物……」

快活仙婆道：「所以嘍，我這柄傘，也有必須不離手的理由呀！」

嚴霜笑了，快活仙婆也笑了，這一老一少，笑的十分開心，老手牽着嫩手，巨傘鈎着拐杖，大步而去！

* * *

又是深夜，一處寬闊的山洞，一個發着熊熊烈焰的火堆！

兩個人，半躺臥着，在閒談。

是快活仙婆和嚴霜，她們仍然在峨嵋山中。

快活仙婆以一根長而粗的樹枝，撥動着火堆中的枯枝，臉上現出無比慈祥的微笑，對嚴霜說道：「孩子，咱們現在要先決定兩件事！」

嚴霜道：「是什麼事？」

快活仙婆道：「第一是我們的稱呼，第二……」

嚴霜不待快活仙婆說完，已接口道：「您比我奶奶的年紀都大，我叫您奶奶好了！」

快活仙婆搖搖頭道：「我當夠了人家的奶奶啦！」

嚴霜奇怪的看着快活仙婆道：「那您要我怎麼稱呼嘛？」

快活仙婆道：「我生子不肖，孫兒更不成材，都在一心算計我的棺材本，所以我恨透了當人家的奶奶！」

嚴霜道：「我又不會計算您的棺材本，叫您奶奶有什麼關係？」

快活仙婆道：「不幹不幹，讓我想想，還有什麼沒人叫過我！」

嚴霜似自語般，道：「那可太多了，嬸嬸啦，姑姑呀……」

快活仙婆突然一笑，道：「傻孩子，妳也不想想，有兄弟，就會有喊我嬸嬸、姑姑、甚至阿姨，不過還沒有人叫過我師父！」

嚴霜一皺眉頭，道：「師父，您想當我的師父？」

快活仙婆道：「嗯！對了，妳就叫我師父好了！」

嚴霜搖頭道：「這可不是隨便叫的！」

快活仙婆道：「奇怪了，師父比奶奶還小了一輩，妳却甘願叫我奶奶，而不能叫聲師父，這有什麼道理？」

嚴霜霎霎眼道：「告訴您也沒有關係，我娘活着的時候，曾經對我說過，要

我拜師學點武功，所以師父不能亂叫！」

快活仙婆哦了一聲，道：「妳是怕人家因爲妳有了師父，就不再收妳了對吧？」

嚴霜點頭道：「當然嘍，我二哥曾說過，武林中的前輩高人們，都很仁厚，絕對不願意多惹是非和奪人所好！」

快活仙婆一笑道：「那麼說來，妳還想遇上個好師父，對嗎？」

嚴霜道：「那自然嘍！」

快活仙婆却突然正色道：「妳大概忘了吧，妳是決心要尋死的，我們已經有了約定，遨遊天下一年，然後一塊兒跳雙飛橋？」

嚴霜微微一楞，道：「嗯，剛才我是忘了這件事啦。」

快活仙婆道：「所以呀！妳已經不能拜師學藝了！」

嚴霜無奈喟嘆一聲，道：「好吧，我就喊您師父！」

快活仙婆道：「我再問妳，這可是妳自願叫的？」

嚴霜道：「自願就自願……」

快活仙婆道：「不行，這個可不能勉強！」

嚴霜道：「反正只是爲了彼此好稱呼……」

快活仙婆搖頭接口道：「話不是這麼說，古人說的好，一日爲師，終生爲父，這不祇是爲了咱們稱呼上方便……」

嚴霜調皮的接口道：「難道您還能眞的教我點什麼？」

快活仙婆道：「這句話問的對極了，我正要教妳點什麼！」

嚴霜噗嗤一笑，道：「可是教我背這柄大怪傘？」

快活仙婆却正色道：「妳眞夠貪，這柄傘可不是隨便誰都能揹的！」

嚴霜一笑道：「好像還要有資格才行似的！」

快活仙婆却自顧自的點着頭道：「這說話的不錯，現在妳還沒有資格揹它，不過我却希望，遲早有一天，妳會揹着它勝任而愉快！」

嚴霜看快活仙婆的話和神色，不似玩笑，於是說道：「當眞呀？」

快活仙婆道：「這不是玩笑事！」

嚴霜皺着眉頭，想了半天，突然她一個滾身站了起來，邁步走向洞角，快活仙婆的大傘，就放在那裏！

快活仙婆適時問道：「妳要幹什麼？」

嚴霜道：「我打開它仔細看看！」

快活仙婆一笑道：「妳不是已經試過了一次嘛，它夠重喲！」

嚴霜道：「我還拿得起來！」

她說着，手已經伸了出去，但當手握住傘柄之後，突然心中一動，記起了第一次拿這大傘的事來！

她轉念自忖道：「不錯，自己幾乎沒有拿起來，好重，這麼重的一柄傘，怎麼老婆婆挾在腋下，若無其事呢？」

想歸想，她拿歸拿，這次用了力，單手勉強算把傘拿起來，然後開始想撐開它，怪也！用盡力氣却難辦到！

她不服氣，鼓一口眞氣，提提力，傘開始向外擴張，但僅僅張開了尺許，却再難支持，被迫鬆開了手！

適時，快活仙婆却道：「好孩子，傘給我，妳躺好，有些壞人就要來了！」

嚴霜正木楞間，洞外已經傳來了話聲！

首先入耳的是個暗啞的聲音，道：「這個山窟窿裏有火光，人也許就在裏面！」

接着一個尖嗓門的人說道：「嚷什麼，怕人聽不見！」

暗啞的聲音道：「老三就這麼婆婆媽媽的，聽見了怎麼樣，反正總要『亮相』，莫不成咱們還暗中下手！」

尖嗓門的人叱道：「萬一不是咱們要找的人呢？」

暗啞的嘿嘿一笑，道：「那才更沒有事呢！」

說着，人已經走近了山洞口！

快活仙婆倏忽伸手，將嚴霜拿着的巨傘奪去，很快的往所舖地上的毛毡下面一塞，巨傘沒了影子！

接着快活仙婆悄聲道：「我裝睡，來的人任妳對答，這是幾個很壞的人，妳要小心，千萬別說出我帶着一柄傘的事！」

話說完，快活仙婆眞的躺了下來，幪頭假睡！

適時，火光映射下，走進了五個漢子！

前頭一個，四十五六歲的年紀，身材短小，尖嘴猴腮，背負着一對「判官筆」，兩隻眼睛射着精光！

第二個人是個粗壯漢子，也是四十多歲，黑髯，一臉橫肉，濃眉大眼，兇狠狠的活像惡鬼！

第三位却是位美少年，劍眉星目，但眼中含着狡獪陰險的惡光，看來不像是個好人！

第四個中等身材，除掉那「哈巴狗」鼻子有些難看外，其餘五官四肢，配得十分合適，三十多歲的年紀。

第五個却是位老者，六十了，花白的頭髮，深凹的雙眼，高高的眼眶，一望而知是個厲害脚色！

嚴霜並不害怕，沉着的說道：「你們有什麼事？」

短小尖嘴猴腮的人嘿嘿一笑，聲調尖銳，一聽就知道是剛才被稱爲老三的那個人，這絕沒有錯！

這人自進洞之後，就把一對賊眼瞪圓了，上下左右的打量，最後盯在幪頭大睡的快活仙婆身上！

嚴霜一開口，這人怪笑兩聲，道：「小姑娘，妳一個人住在這山洞裏，不害怕？」

嚴霜黛眉一蹙道：「我是和我……師父兩個人！」

本來嚴霜沒預備叫快活仙婆師父，所以我字之後，猶豫了一下，但因沒有別的好稱呼，逐暫時又說出師父這兩個字來。

不料她這一猶豫，使這個尖嘴的漢子，動了疑心，嘿嘿的陰笑着，邁步就走向了快活仙婆躺卧的地方！

嚴霜急疾上步，正好攔在他的身前

，道：「喂，我師父剛剛睡下，你想幹什麼？」

這一來，越法使這尖嘴的漢子動了疑，但他也微微的楞了一楞，因爲嚴霜閃身相攔的時候，無心中現出了輕身的功力！

尖嘴的漢子在微楞之後，說道：「小姑娘，三爺對妳說實話，是追着個快死了的活冤家來的，現在三爺我疑心這躺着的人，就是他！」

嚴霜道：「胡說，這山洞裏就只有我們師徒兩個！」

尖嘴的漢子搖頭道：「兩個人是不錯，但三爺不信這個人是妳師父！」

嚴霜道：「誰要你信來的！」

尖嘴的漢子道：「好說，妳沒讓我信或者不信是不錯，可是……」

嚴霜接口道：「別嚕嘛了，你們走你們的路，我要睡了！」

尖嘴的漢子才待開口，那粗壯黑髯一臉橫肉的人，已大踏步走了過來，揚着啞嗓子喝道：「老三你眞夠溫，那裏有這麼多話說？」

話聲中，這大漢驀地拔起了背後的「九環刀」，以刀尖挑着快活仙婆遮身的毯子，猛地一揚！

毯子立刻被他捲揚開來，可是說來眞怪，一捲一揚之後，毯子却又自動的飄了回來，仍舊蓋得嚴絲密縫！

黑髯大漢濃眉一挑，道：「他的媽，老子就不信這種邪事！」

話聲中，「九環刀」二次向毛毯扎挑下去！

黑髯大漢適才立處，恰好隔着個尖嘴的小子，是故突然撤刀挑開毛毯，嚴霜來不及阻攔。

第二次下手，嚴霜已有準備，斜步旋身，人已到了黑髯大漢的面前，尖嘴小子手眼都很快，伸手想把嚴霜抓住，但一抓成空，於是呆然一楞！

就在尖嘴小子微微一楞的時候，耳聽得黑髯大漢一聲痛呼，尖嘴小子定睛看處，却吓了個目瞪口呆！

黑髯大漢那柄「九環刀」，不知怎麼回事，到了嚴霜手中，刀尖正劃開黑髯大漢的肩臂，難怪他吼叫！

嚴霜此時寒着臉，沉聲道：「你們都給我滾出去！」

黑髯大漢和尖嘴的小子，聞聲不由的退了幾步！

適時，那哈巴狗鼻子的中年人陰陰一笑，大步走了過來，他背着一柄寶劍，氣勢上勝過別人！

他走到嚴霜面前，慢言慢語的說道：「看不出，妳還眞有兩套玩意兒，嘿嘿！不過要憑着妳這兩套玩意兒，就想保護住我們想要的人，那還差些！」

「那還差些」四個字，快如暴雨般出口，左手却在這個時候倏忽伸手，點向嚴霜的肋下！

嚴霜學了三招，除不解首先發動對敵襲擊外，有人要想打她，那可眞是和想登天一樣的難了！

哈巴狗鼻子的中年漢，這手偷襲夠狠，嚴霜又因爲早受了快活仙婆的指敎，認定這五個東西都不是好人，遂也動了眞氣！

當對方左手食中二指，點到肋下的刹那，嚴霜閃都不閃，左手一順，右手的「九環刀」潑風般削下！

招法奇妙，疾如閃電，那長着哈巴狗鼻子的中年漢，任憑應變多快，也難收回左手，一聲呼痛，地上多了兩個斷指頭！

這一來，震住了大家，個個臉上現露出駭愕之色！

此時那個六旬的老者沉聲喝道：「你們閃開，守住洞口！」

其餘四個漢子，互應着退向洞口，並包紮傷處。

老者走到相距嚴霜八尺地方，停步道：「老夫申天威，人稱『巴蜀獨叟』，率領門下『川邊四豪』，追殺一名仇家，到了這山洞以外！仇家業已受傷，地上留有滴滴鮮血，血止於洞口外，是故老夫師徒，方始不告而進驚吵了姑娘。姑娘一身功力，令老夫佩服，但是姑娘也請記住，若妄以這身功力，護守我那仇家，却是不智之擧！當然，老夫沒有親眼目睹，仇家是否藏在這山洞之中，是故老夫先禮後兵，望姑娘容老夫搜上一搜！」

嚴霜一笑道：「哦，你那些徒弟，不說一句人話，上來就動手，換上你却又先禮後兵了，眞不害羞！我說過了，這山洞中就我們師徒兩個，沒有旁人，你們不信我也沒有法子，若說要搜……」

申天威接口道：「老夫只想見令師一面！」

嚴霜噗嗤一聲笑了出來，道：「你好聰明喲，還不是想看看睡着的人是那一個？」

申天威臉一紅，道：「也可以這樣說！」

嚴霜搖頭道：「看是可以，但現在不行！」

申天威道：「這爲什麼？」

嚴霜道：「我不撒謊，睡的人是我師父，所以不能現在驚動她老人家，你們要非看不行，可在洞外等着！」

申天威道：「等到何時？」

嚴霜道：「等我師父睡醒！」

申天威殘眉一挑，道：「老夫沒有這麼閒的工夫！」

嚴霜道：「隨便你，不等就走，沒人攔你！」

申天威嘿嘿一笑，道：「老夫要是不等，也不走，想現在就看一看呢？」

嚴霜沉聲道：「怕不容易！」

申天威又是兩聲怪笑，道：「姑娘，妳認爲功力能勝過老夫？」

嚴霜話都不答，却把手中的「九環刀」放在了地上！

申天威心頭一動，自忖道：「這丫頭是個什麼來路，老二的功力不低，她竟能空手將刀奪下，萬一睡着的人，眞是其師，那……不會的，這丫頭在搗鬼，剛才這麼大呼小叫，眞是她的師父，焉有如此死睡不醒的道理，我不能上當！」

想到這裏，申天威揚聲道：「姑娘請自己揭開毛毯，讓老夫看看，這是老夫讓到最後的一步，若仍不能答應，莫怪

老夫要親自動手了！」

嚴霜一笑，道：「我沒有這個胆子，你不聽話想自己動手，就動手好了！」

申天威冷哼一聲，首先將背後寶劍撤出，身形猛地欺上，當將到嚴霜身前的刹那，却一旋斜向左方！

人老成精，申天威看似撲向嚴霜，却中途變勢，在他認爲必然可以避過嚴霜的攔截，挑開毛毯！

那知嚴霜會的玩兒雖然不多，但件件都是出羣之技，輕功尤其高超，申天威身形剛剛站穩，嚴霜已經到了面前！

嚴霜寒着臉，一言不發，目瞪着申天威！

其實，嚴霜本可以不聞不問，任由申天威揭開毛毯一看，當發覺不對之後，事情自然算了。

不過嚴霜久與武林中人往還，性格上養成了不屈的習慣，又怕對方傷了快活仙婆，所以全力阻止！

申天威劍已在握，如同騎虎，殘眉一挑，沉聲道：「姑娘，老夫再作警告……」

嚴霜接口叱道：「出去，你現在就給我出去！」

申天威冷哼了一聲，道：「老夫對敵，向來沒有今朝這般仁厚，只因看出姑娘妳功力不似老夫仇家門下，方始一再容忍！也許老夫的容忍，正加深了妳的狂傲，老夫再給妳最後的一個機會，自己揭開毛毯……」

嚴霜接口道：「我說過要你們等，就再沒有商量了！」

申天威怒聲道：「好，那老夫就等！」

「等」字出口，左掌迅疾拍下，右手劍却由下反上，斜挑地上的毛毯，他雙管齊下，令嚴霜難防！

那知嚴霜身形一閃，左手倏出，右手一翻一甩，非但避過了申天威的一擊，並且還了一記煞手！

這一手，是嚴霜用慣了的一招，「金家寨」傷過地痞，太平鎭殺過徐總管，這次對付上了申天威！

嚴霜如今的眞氣內力，更勝從前，況是全心維護快活仙婆而出手，因之威勢無與倫比！

申天威並沒有小瞧嚴霜，所以他不論攻防，都十分小心，一招拍空之下，收劍疾退，但仍險險被嚴霜擊中！

當時設若嚴霜上步追襲，申天威也難逃此危，只是嚴霜認定沒學過攻擊，所以迫退申天威之後，就停手相待！

申天威威震巴蜀，有「獨叟」之稱，那就是說論巴蜀一帶的武技功力，他可稱「獨絕」的意思！

如今一招就被嚴霜迫退，自覺太也羞人，大吼一聲，手中劍展開奇式，化作千百寒星，罩撲上來！

適時，毛毯揭了開來，快活仙婆緩緩坐起，申天威師徒，皆已看淸了快活仙婆的面目，始知果然料錯了事！

不過目下申天威劍勢如虹而下，收已不及，況他暗自存了私心，要乘此時，剷除一個未來的武林高手！

所以非但在看清快活仙婆之後，未曾收勢，並且又加了兩成眞力，一心想在這一招之下，將嚴霜殺死！

嚴霜根本不怕，她在克業有心傳授下，非但練成了「禪門」上乘心法，並且一雙星眸也獲益良多！

任憑申天威劍法如何玄妙，那幻出的千百星芒，却休想瞞過嚴霜，因之嚴霜嘴角含着冷笑，沉着相待！

說時遲，那時快，千百寒星已洒到嚴霜頭頂！

只見嚴霜身形倏閃，非但未退，反而闖進了星芒之中，她左手斜探，右手橫摘，奇事立即出現！

申天威只覺左手腕間一痲，竟然一點力量都用不上了，五指一鬆，寶劍已落在了嚴霜的手中！

嚴霜這次却不像上兩次似的，抓下對方兵刃之後，自己也呆楞着，如今經驗已多，十分坦然了！

不過嚴霜却還沒有傷人之意，但在此時，已經露出頭臉來的快活仙婆，却突然揚聲說道：「徒兒快將寶劍由上而下，斜着一劍！」

嚴霜劍在右手，腕子沉下，劍光也是下垂之勢，快活仙婆一喊，嚴霜下意識的竟隨着喊聲將劍劃出！

申天威寶劍出手，大出意料，但他却不像段承和郝華甫，非仁者存心，而是道地小人，是故首先起了傷人之意！

劍一出手，他左手已探入囊中，這老兒身懷奇毒絕狠的暗器，爲防身，也爲殺敵，隨時備用！

當他探手囊中，尚未能將手臂抽出來的刹那，寒光射處，寶劍已到，他那右肘立被劍鋒劃斷！

一聲慘號，由他懷中甩出來了半條斷臂，挾着一片腥血，還緊抓着一支黑亮尺長銅管！

嚴霜見過爭搏，也見過受傷的人，當然也看到過腥血流滴，她從來沒有霎過眼，和皺皺眉頭！

可是這一次却不然了，她竟然吓得驚呼一聲，閃身丈許，小臉上發着駭極才會出現的灰白色！

原來申天威那半截斷臂，正在作怪！

那五個手指頭，一緊！又一緊！索索的顫抖，因之帶得半條斷臂，在地上一動又一動的爬行！

那傷口，腥血仍在流溢，斷臂既在挪動，雖然只向前方動了幾寸，但那血水也向前滑行的慘狀，的是嚇人！

最狠的還要算是申天威，他斷臂之後，在一聲慘號呼出之下，竟不再停留，飛身搖晃着奔出了山洞！

他那四個人稱「四豪」的徒弟，業已吓得胆亡魂喪，也緊隨着他師父申天威的背後逃之夭夭！

快活仙婆搖頭，道：「可惜呀可惜！」

嚴霜驚魂乍定，道：「什麼事可惜？」

快活仙婆道：「妳那劍短了三寸！」

嚴霜奇怪的問道：「是那一劍嗎？」

快活仙婆道：「就是斬斷申天威右臂的那一劍！」

嚴霜道：「若再往前三寸，又能怎樣？」

快活仙婆道：「那就能開了申天威的膛，武林中就少了一個惡獠！」

嚴霜搖頭道：「算了，怕死人啦！」

快活仙婆喟嘆一聲，道：「終有一天，妳會不再覺得殺人可怕的！」

嚴霜道：「除非那人是我仇家！」

快活仙婆道：「看吧，反正那一天遲早會來！」話鋒一轉，接着又道：「孩子，把那斷臂扔出去，手指抓着那黑筒兒，却要解脫下來，那玩意兒太厲害了，不容落於他人之手！」

嚴霜看看地上那截斷臂，搖頭道：「我不幹！」

快活仙婆道：「害怕？」

嚴霜不承認怕，却道：「妳不會自己動手？」

快活仙婆道：「別忘了妳是我的徒兒！」

嚴霜一楞，繼之一笑道：「那僅是爲了稱呼上方便……」

話未說完，快活仙婆已接口說道：「我救過妳的，妳……」

嚴霜仍然含笑，道：「我答應妳的條件，晚死一年……」

快活仙婆道：「我不是說妳要跳水的那一次！」

嚴霜道：「奇怪了，根本沒有第二次嘛！」

快活仙婆道：「剛才我若不告訴妳寶劍劃削，妳會不會動手？」

嚴霜搖頭道：「當然不會，我幹麼要殺他嘛！」

快活仙婆一笑，道：「妳若再遲上片刻，就死在申天威的手掌裏了！」

嚴霜笑道：「別騙我，我不信！」

快活仙婆道：「咱們這樣辦吧，我要能證明我的話對，妳就要正正式式的拜我作師父，否則就任憑妳作主！」

嚴霜想了想，道：「好吧！」

快活仙婆一指斷手所握的黑筒道：「妳小心的取出這個筒兒來！」

嚴霜看看斷手，搖搖頭道：「我還是不幹！」

快活仙婆道：「假如這支筒兒，能證實我說的話呢？」

嚴霜道：「那也要妳自己取出它來！」

快活仙婆一笑，凌虛招手，道：「好，我取就我取！」

話聲中，嚴霜注目，只見那斷臂及手一動，黑筒竟然自動飛起，筆直的投到了快活仙婆的手中！

嚴霜傻了，木楞的看着快活仙婆！

快活仙婆不理會她，左手抓住蓋身的毛毯，一抖一甫，奇哉怪也，毛毯竟然疾投對面的石洞壁上，緊貼不墜！

接着，快活仙婆在地上拾起幾塊小石頭，抖手對毛毯打去，一陣輕響，都釘在毛毯上面！

借着火堆的光亮，嚴霜看得清楚，石子打成了個人形，嚴霜這時方才知道，老婆婆竟是一位武林奇客！適時，快活仙婆開口道：「孩子妳注意看着，這黑筒一動，能散佈多廣，筒中藏物，又有多麼鋒利，就明白我的話不錯了！」

說着，快活仙婆手指一動，一聲奇音發出，只見大蓬金星暴閃，那毛毯之上，立刻扎滿了金針！

嚴霜心頭一凜，她沒有想到，小小一支黑筒，竟然如此霸道，適才設非快活仙婆示警，自己必死無疑！想到這裏，正要開口，只見快活仙婆却又凌虛向毛毯招手，妙呀！那毯上的金星，立刻都沒了影子！

再看快活仙婆掌中，却多了數百根細如牛毛的金針，耀着奇采光輝，現在，嚴霜已決定認快活仙婆作師父了！

可是快活仙婆却搖着頭道：「孩子，別忘了，咱們這是爲了稱呼上方便，暫時喊着好聽的，我可不配作妳的師父！」

嚴霜笑了，道：「師父還在生我的氣？」

快活仙婆道：「我沒有氣，孩子妳聽着，現在先這樣喊，拜師之禮暫不舉行，我要再看妳一年，何況咱們早有了約定！」

嚴霜沒再開口，她知道，現在多說沒有用，反正自己已經鐵了心，跟定了快活仙婆，一年，就一年吧！

她們名份暫時算是定了，快活仙婆却轉向洞口外開了口，聲調不像對嚴霜那樣和氣了，而是十分威嚴的說道：「別再在上面吊着了，下來！」

嚴霜正感奇怪，洞頂上，却適時跳下了一個人來！

嚴霜着實吓了一跳，暗暗的搖搖頭！

（未完・十四）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